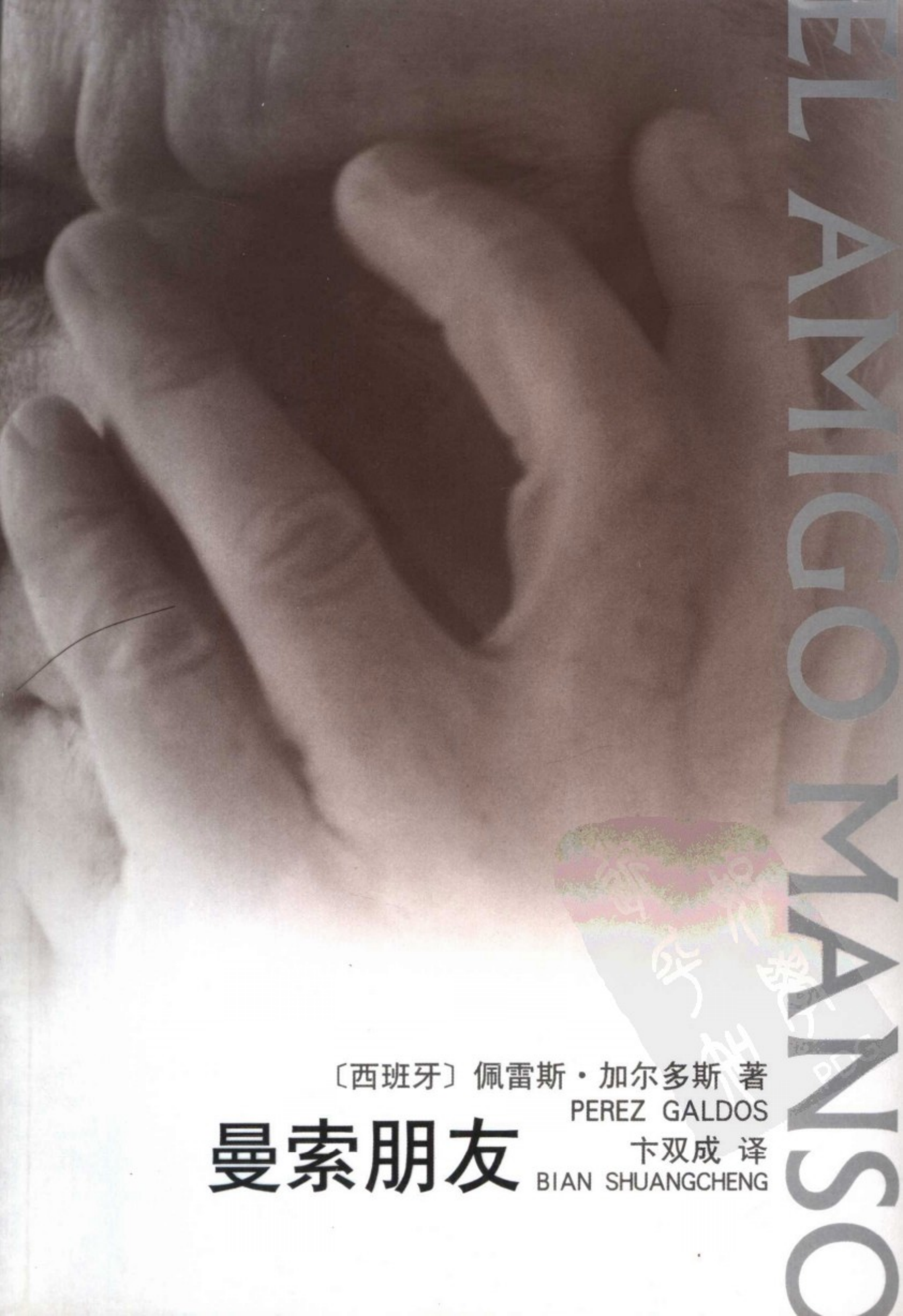




EL AMIGO MANZOS

〔西班牙〕佩雷斯·加尔多斯 著

PEREZ GALDOS

曼索朋友

卞双成 译

BIAN SHUANGCHENG

Esta obra ha sido publicada con una subvención de la Dirección General
del Libro, Archivos y Bibliotecas del Ministerio de Cultura de España.

ISBN 7-02-00528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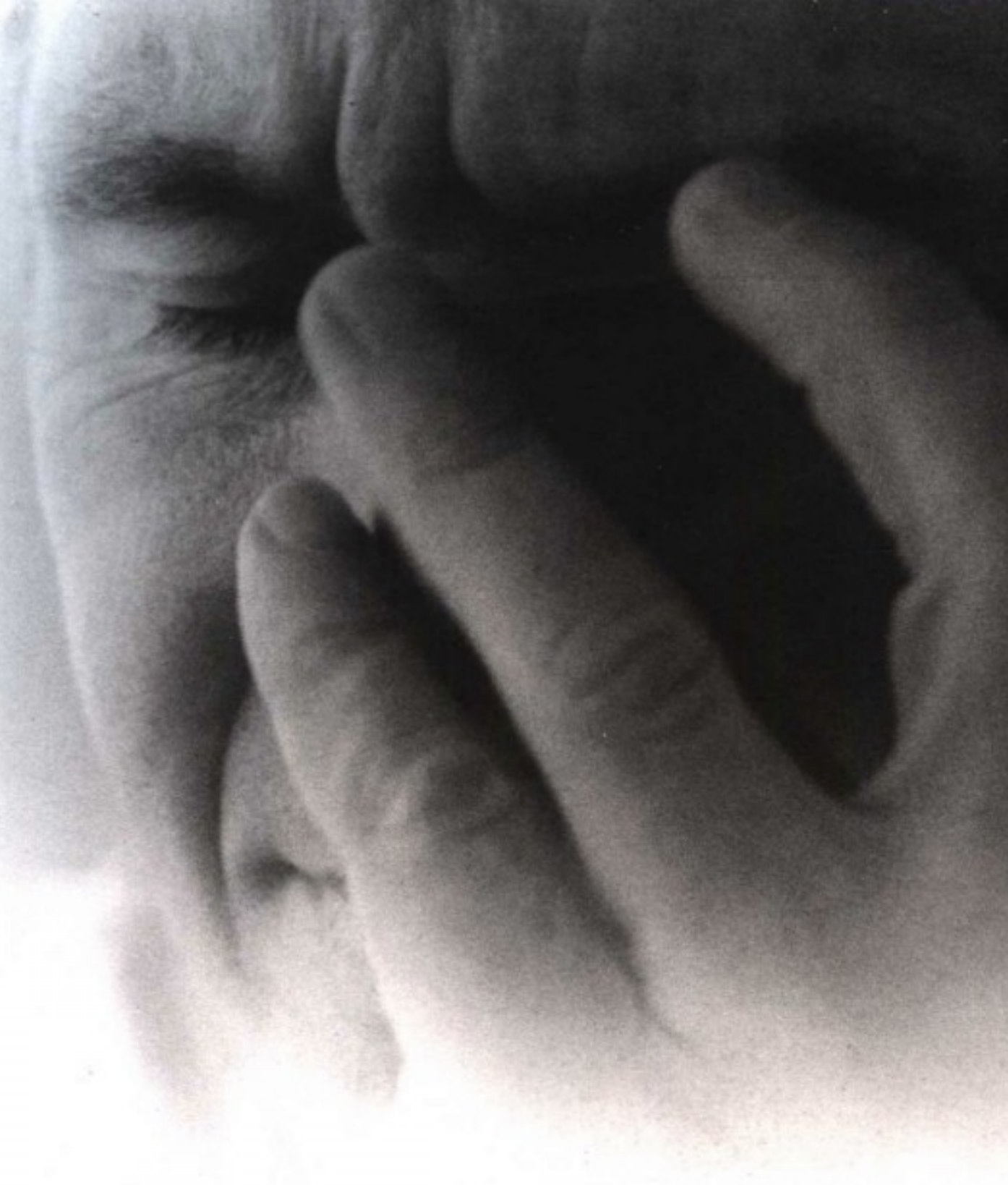


9 787020 052806 >

ISBN 7-02-005280-0 定价：17.00元



EL AMIGO MANZOS



〔西班牙〕佩雷斯·加尔多斯 著
PEREZ GALDOS
卞双成 译
BIAN SHUANGCHENG

曼索朋友

人民文学出版社

本书由西班牙文化部书籍、档案与图书馆总局资助出版

Benito Pérez Galdós

EL Amigo Manso

Casa Editorial Aguilar S. A. 1975

Obras Completas de Pérez Galdós(P. 1185—P. 131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曼索朋友/(西)加尔多斯著;卞双成译.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8

ISBN 7-02-005280-0

I. 曼… II. ①加…②卞… III. 长篇小说-西班牙-现代 IV. I5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2405 号

责任编辑:胡真才

装帧设计:柳 泉

责任校对:郑南勋

责任印制:王景林

曼 索 朋 友

Man Suo Peng You

[西班牙]佩雷斯·加尔多斯 著

卞双成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市双桥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00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9 插页 2

2005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ISBN 7-02-005280-0

定价 17.00 元

前 言

外国文学领域常常有这种现象，一种国际通用语言学的人多了，学的时间长了，这种语言的文学作品便慢慢被人们所了解和接受，其中的名著在人们眼里也就多起来了。中国人的熟悉英国文学、法国文学、俄国文学大抵属于这种情形。中国人接触西班牙语语言文学比接触上述国家的语言文学要晚得多。一八六二年创立的京师同文馆有英文班、法文班、俄文班、德文班、日文班等，就是没有西班牙文班。一九五二年北京外国语学院西班牙语系的建立，才标志着中国人系统地较大规模地学习至今仍被称为小语种的西班牙语的开始。因而西班牙的维加、克维多、贡戈拉、阿拉尔孔、卡尔德隆、乌纳穆诺、加尔多斯等这些在西方人编的世界文学史里与莎士比亚、弥尔顿、奥斯丁、狄更斯、伏尔泰、司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等齐名的巨匠，一般中国读者还很陌生。塞万提斯是个例外。

为了让我国读者更多地了解文明古国西班牙的优秀作家及其不朽的作品，现将十九世纪西班牙最杰出的现实主义小说家、西方文论家称之为“西班牙的巴尔扎克”的加尔多斯的自传性小说《曼索朋友》呈献给大家。

首先简要介绍一下作者生平。

贝尼托·佩雷斯·加尔多斯一八四三年五月十日出生于西班牙海外领地加那利群岛的首府拉斯帕尔马斯。他天资聪颖，四岁诵读，六岁为文，七岁做诗。在家乡念完中学，前往马

德里入中央大学攻读法律，毕业后却投身新闻业，为多家报刊撰稿，同时进行文学创作。他一生写了七十八部小说和二十四个剧本，还有游记、回忆录、政治演讲稿等，小说成就最大。一八九七年当选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院士，一九〇七年和一九一〇年两度当选国会议员。一九一二年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由于国内反动势力的阻挠而未能获奖。晚年双目失明，生活凄凉，一九二〇年一月四日逝世于马德里。

加尔多斯把自己的小说分为“民族事件小说”和“当代小说”两类。前者卷帙浩繁，共有五辑四十六卷，每卷为一部独立的小说。它囊括了自一八〇五年西班牙人民反抗拿破仑入侵的特拉法尔加战役至一八九八年复辟年代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他的这类作品尽管是经过艺术加工的小说，亦可视为历史文献，类似于中国作家王蒙的《布礼》、《蝴蝶》、《青狐》等作品。加尔多斯的“当代小说”主要作品有《莱昂·罗什家族》、《悲翡达夫人》、《佛尔图娜塔与哈辛达》、《慈悲与贫穷》、《玛丽亚奈拉》和《曼索朋友》等。

《曼索朋友》讲述了加尔多斯本人的一段生活经历，叙事方式颇为奇特。“我”本来是虚无缥缈之物，被一位神人塞入一具肉身凡胎之中，赋予了人形，名曰马克西莫·曼索。曼索幼年丧父，刚强的母亲决意要将他培养成人，出人头地，带他来到马德里念书，曼索终于成为大学教授。教课之余，他受邻居肉铺老板娘之托，把她的行为放浪的儿子马努埃尔调教成为一个知书达理、举止文雅的优秀青年。同时，曼索还帮助聪明的孤女伊蕾内，其怜悯之情渐渐变为爱慕之心。可伊蕾内却属意于已成为社交界新星的马努埃尔，结果二人终成眷属。郁闷的曼索请求那位神人收回肉身凡胎，让他重归虚无。而“我”在另一个世界上依然关注着人间百态，“我可以怀着成年人看待儿时让自己眉开眼笑的玩具之际那样的轻蔑，眺望着

伊蕾内、家兄、佩尼亚……及其他不幸的小人儿！”

小说的情节并不曲折复杂，亦无多少悬念，只是通过一种轻松善意的讽刺，生动优美的描绘，塑造了曼索这样一个亲切自然而又令人肃然起敬的人物形象。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时时折服于作者叙述之从容，描写之细致，摹状之生动，刻画之精当，比喻之巧妙，不由得暗自赞叹：真是大手笔啊！他那诗一般的意境，格言一般的语句，读来令人回味无穷，译者纵然殚精竭虑、挖空心思，也难将原作的精妙之处一一传达出来。

卞 双 成

二〇〇五年七月

一 我不存在

我不存在……万一哪个多疑、固执、精明的人不相信如此坦率的表白，或者要我起个什么誓才肯相信，我可以发誓发誓再发誓——我不存在；同时，我抗议推测我被赋予了真人的显著特性的任何倾向和趋势。我宣布，我甚至连谁的画像都算不上。我承诺，如果这些时髦的喜欢刨根问底的人当中的某一个要在无骨无肉之我与任何一个可用于活体解剖实验的人之间寻找相似之处，我一定站出来维护自己子虚乌有的特权，用从我认为恰当的地方提取的证据表明：我现在不是过去不是将来也绝对不是什么人。

“我是，”我用隐晦的语言来讲，以便人们好懂些；一件精巧的捏合物，即人类琢磨出（如神一般^①）的一种很难制造的东西。人类的思维倘若掌握了些许方法，便模仿起上帝在尘世上用物质造成的作品来。我是人类的这些赝品的新版本。自从世界可以称为世界以来，这些赝品就在那里的台子上卖出去了。我完全背离孝道，把出售假货者叫做懒虫；善良的芸芸众生则称其为艺术家、诗人或者其他类似的什么。我是幻觉，我是梦之梦，我是影之影，我是一种或然性的猜疑。陶醉于我的虚无缥缈，看着无垠的时间莫名其妙地流逝——时间的懊恼由于太大而竟至于化为愉悦，我问自己我的谁也不是

^① 原文为拉丁文。

是否等于是一切人，我的缺乏人的属性是否等于我具有人的属性。这是我尚未弄明白的事情。但愿千万别弄明白，免得自豪的幻觉消散，而自豪的幻觉向来都能减轻这些虚幻之地的冷酷的乏味。”

先生们，在此间这一虚幻噍类的渊藪，也有假话空话——你们惊愕去吧！有等级；每个阴谋都……！我们有传统的对立，有特权、反叛、舍饭、暴动。我们这里的许多实体，姑妄言之，是靠奇迹活着，假设我们是活着的话。我匆匆钻出这些晦涩言辞的迷宫，步入普通语汇的光明大道来解释我何以无喉舌而说话，无双手而撰写这些若有人读终将辑成一部书的文字。请你们认为我具有人的外形吧，因为有人呼唤我，用不知什么巧妙的法术给我披上一张人皮，将我变作活人的复制品或冒牌货，具备活人的全部能力与行为。把我弄出小屋并搞成这副糟糕模样的是一位友人……

顺序，叙述的顺序。这位朋友的恶习大概多得好比海底的沙粒，因而做起了写小说这种让人痛心的令人耻辱的事情，就像有人以读小说的形式来服徒刑或接受天谴一样。此人不久前来找我，向我谈起他的著作。他说已经写了三十本，我便非常同情，很难对他的恳求无动于衷。他还想犯一回丑恶的写作罪，要我充当帮凶，给那三十桩罪行再添一桩。这位善良宽厚的囚徒，这位不可救药的无辜者对我说，他很想就教育这一大题目用小说进行一次细致的犯罪；又说布局谋篇早已筹划停当，只是缺少素材而无法实施计划，无法像历次作案时那样敏捷和巧妙，所以打算推迟这项工程，等武器、工具、梯子、撬锁器、剪裁器和其他有关贵重器材备齐，便果断将它完成。在准备期间他不愿闲着，想干点无须多少魄力的零活。他知道我有一个轻松愉快的题材，便来购买，出的价钱为四打文学

商品,分四期支付;一法内加^① 陈旧的构思,令人惊讶地一层一层码放着,可派一切用场;十阿孙夫雷^② 情愫烈酒,度数高得足以达到出口标准;最后,是一大堆用模具浇铸的现成句型与套语,已经剪裁妥当,外加一个以上的细口大肚瓶装的胶水,用以粘合、拼接、制版、连接、装配。我认为这笔买卖不错,便同意了。

这个一身恶习的性情温和的朋友不知在我面前胡乱涂写了些什么,也不知道施展了什么妖术魔法……我觉得他将我按进一滴墨水里,点燃一张纸 随后,火、墨水、我被塞入一只散发着鱼、硫磺和几种极其难闻的毒药的混合物的令人作呕的气味的球形瓶,瓶子剧烈摇晃……少顷,我从红通通的烈焰中蹦出,化作血肉之躯。疼痛告诉我,我已经变成了人。

二 我是马克西莫·曼索

身边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三十五岁的时候。如果我再补充一句,说这些事情刚刚过去不久,而且这个真实故事当中的许多情节是在不足一年当中发生的,那么细抠历史事件的年代的读者大抵会满意的。下笔伊始我就不得不让那些多愁善感的读者扫兴的是,我是两个学科的博士;通过考试在一所学院当上了我不愿指名的一门显学的教授。我将自己的绵薄智慧

^①干量单位,一法内加约合五十五升。

^②液量单位,一阿孙夫雷合二升。

和全部时间奉献给了哲学研究，从而得到了生活中最高尚的乐趣。我不理解为什么大多数人确信这一妙趣横生的学科枯燥乏味。哲学永远陈旧又永远崭新，堪称一切知识的统帅和人类生活的可见或者不可见的主宰。

人们之所以有这种误解，也许因为他们希望钻研哲学却又不得其法，而方法则是深入它弯弯曲曲的腹地的向导；也许因为浅尝辄止，仅仅看到崎岖坎坷的外表而未能领略格外甘甜与温馨的内涵。得益于奇异的禀赋，我从小就特别喜欢钻研理论，探寻真谛，运用理智。这一优势之外，我又十分幸运地遇到一位良师，他理所当然地指引我走上正确的道路。艰难事业里的顺利成功源于好的开端，漫长旅途中的安全与快速取决于正确迈出的第一步，这是千真万确的。

那么，人们也许会称我为哲学家，尽管我自以为不配这一称呼，只有那些探讨思想和人生的大师才堪称哲学家。我仅仅是学生，充其量算作巨匠队伍中一名小小的助手，这些巨匠多少世纪以来一直在兽性人类的粗坯上雕琢着神性人类的美丽形象。我是砥砺工具和传递零件的徒弟，而敏锐的洞察、卓有成效的胆略、强大的创造性力量在我皆力所不及，一如我的同代人的力所不及。我是教师链中的一环，我不断劳作，将前人教我的知识传给后人；我精心地将自己观察到的周围的事物，无论是颠扑不破的理论还是瞬息万变的现实，无论是毋庸置疑的现象还是大胆的假设，都聚拢起来；我每天迈着普通人缓慢而稳健的步子前行；我用其他人的知识之和积累着自己的知识；最后，力求使得那些业已成熟的思想 and 含辛茹苦塑造的体系不致化作徒劳的过眼烟云，而要成为牢固地奠基于我的良知中的支撑我人生现实的平稳构架。只说不做的讲道士不是讲道士，而是口吐人言的讲道台。

现在谈谈我的外表。据说总的来看，我的外表像个坐着做学问动脑筋的人。许多人觉得我不像教授，而像法庭职员或者律师。还有人以我没有美髯并且总是剃光胡须为依据，猜测我是开明神父或者戏子——这是两种非常类似的角色。小时候人家说我长得很好，现在我觉得不那么好了，至少有几个人直接或者间接地这样对我说过。我中等个子。由于人类的高度逐渐降低，这样的身材几乎可以算作修长。我营养良好，身强力壮，肌肉发达，可既不笨拙也不肥胖。相反，由于进行十分有条理的体育锻炼，我的举动相当敏捷，体质一直很好。眼睛天生近视，小时候又灯下贪书，夜读过甚，所以不得不用眼镜。我戴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夹鼻镜，它使我洋洋自得。不过最后我选择了金丝眼镜，它给我的舒适感，我曾经不厌其烦地赞扬过，同时，我也承认戴上它我显得有点老气。

我的头发坚硬，黝黑，浓密，只是我素有怪癖，从来不留长发，而是随心所欲地修剪一下，为图省事而牺牲了一种装饰，像我这样没有其他装饰的人常常是不会轻视发型的。在别人看来我并不矫揉造作，既不为追逐潮流而标新立异，也不会由于保守而显得滑稽可笑。与某个友好的马路裁缝的合作，使得我的衣着一般化；我习惯戴老百姓用双关语称为“鱼篓”的那种高礼帽，以至于没有它便无法生活。我还没有在帽子种类或帽子家族中找到替代它的别的类型，所以连夏天也戴高礼帽。若无离奇古怪之虞，甚至外出旅行我也敢心安理得戴着它。整个冬天我外套不离身，即使在家中通阳台的小屋学习时也是如此，因为我不爱用火盆和火炉。

我已经说过我的体格健壮。现在补充一句，我不记得什么时候吃饭不是津津有味的。我并非美食家，对佳肴珍馐一窍不通。只要端到我面前的食物，我一概照吃不误，从不深究

其祖籍与配方。至于偏食，说实话只有一样，偏爱的是很普通的食物，即我们平时所说的鹰嘴豆。讨厌的保健学家声称鹰嘴豆属于不易消化的食物之类。倘若真是如此，我却从未有过这种感觉。对我颇具权威的我的腓部认为，没有什么能代替这种可口的植物肉小球，假如失去它们，我将无法抚慰自己；假如我视若琼浆香醪的洛索亚河^①水连同鹰嘴豆一起消逝的话，我将更加无法抚慰自己。无须赘述的是我对酿酒业的发展不曾关注，附近山上清冽的甘泉就是我的酒窖。只有柔和的红葡萄酒在酒店老板兑足水并且经我证实以后，才谨慎地饮用少许。至于对人有害的梅迪奥迪亚酒，我是一滴不沾。再来一笔：我不吸烟。

我是阿斯图里亚斯人，生于坎加斯·德奥尼斯镇。这个地方位于科瓦东加县，扼奥塞瓦山口。我和西班牙的民族性堪称兄弟，因为我们都是在那座山的庇护下诞生的^②。它常年青翠，冬季头戴雪帽，山腰为绿草覆盖；遍布山冈的橡树和栗树弯着腰，仿佛在爬坡；葳蕤的枝叶形成许多绿色闲阒，深邃神秘，宛若迷宫，熊黑徜徉其间；巉岩嶙峋，宛若白云的基座。我父亲在镇上开药铺。他是个出色的猎人。从里瓦德塞亚村到蓬加村及塔尔纳村，从阿琉达斯村到乌列莱斯村，整个这一带他都了如指掌。当我到了能够承受远行劳顿的年龄，父亲便带着我和我的哥哥何塞·马里亚去打猎。我们攀登普埃尔托斯高峰，跋涉于卡夫拉莱斯和佩尼亚梅列拉地区；在蔚为壮观的列瓦纳峰，我们穿行于云彩之间。

①供给马德里居民饮用水的一条河流。

②七一八年在这里进行了著名的科瓦东加战役，西班牙人打败了入侵的阿拉伯人，此战役标志着西班牙历史上长达近八百年的光复时期的开始。

下午我常去圣佩德罗·德维利亚努埃瓦镇，有时独自一人，有时跟一些与我同龄的孩子一块儿去。那里的石头上镌刻着那位被熊吃掉的国王的简短而凄惨的祭文。我爬上拜占庭式门廊那严重风化的石柱，到近前端详圣父及圣徒们呆板的面容，这些粗糙的雕像充满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宗教恐惧。我抱着柱子，在别的调皮鬼帮助下，用沥青涂抹石像的眼睛和胡须，使得它们越发吓人。我们为此开怀大笑。可一回到家，我回想起被我涂抹的石人，睡觉时很害怕，做梦也是石人。我梦见扁平而对称的手、戒尺般的脚、扭曲的身子、鼓出眼眶的眼珠，便惊叫起来，直到母亲领我同她一起去睡我才安静下来。

我不像别的坏小子那样，拿顽石敲掉使徒的鼻子或圣父的手指，砸去出水嘴上的龙须，或者在还愿碑上写脏话。碑上的古文我看不懂。踢球时我们总选择拜占庭式门廊，而不喜欢对着寒酸的修道院的围墙踢，我们觉得圣父及其随从给我们回球回得准。当时这伙孩子的首领如今成了阿斯图里亚斯省的一位要人，分工主管——噢，多么滑稽的人生！——文物委员会。童年时代周围的景物永远在我心中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记，以至我常常发现自己身上有渊源于那里的成分，有那些河谷的忧郁与秀丽，有那些山冈和山洞的雄伟——山洞的回音重复着祖国历史含糊的第一声，有那些游人飘然而上以后自以为置身云彩之中的高峰。所有这些，连同喧闹优美的河流，作为山僧之海的凄楚哀怨的诺尔湖，以及荒凉孤寂的圣佩德罗修道院，其中肯定融入了我的成分。或者说，我与它们有亲戚关系，还不是铸件与模具之间那样的物质亲戚关系，而是共同成形的亲和关系。我还可以说，那位被熊吃掉的国王所引发的深深的惋惜之情也为我的人生留下了印记。我觉得

再现那段恐怖故事的情节已经印入或者描入我的脑海。一个情节是，年轻的君主与其温柔的王后告别，另一个情节是，君主攻击猛兽，后来被猛兽吃掉了。我一淘气，父亲就吓唬我，说狗熊来吃我了，就像吃掉法维拉先生^①那样。好多个夜晚我做噩梦，梦见那个故事中的魑魅魍魉列队从我面前走过。无论如何我也不独自进山。即使在今天，一看见狗熊，一瞬间我会觉得自己是那位国王；如果凑巧碰到一位国王，我会感到自己似乎有几分像熊。

我父亲不到老年就去世了。二十二岁的哥哥何塞·马里亚和十五岁的我成了没爹的孩子。哥哥不愿求功名愿求财富，便去了哈瓦那。我特别看不起虚荣，渴望真正的名气。小小年纪，镇子里却没有谁的学问超过我，我被当成学者。我读书很多，连神父也向我请教哲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问题。我染上了几分卖弄学识的傲气，常摆出权威的架势。感谢上帝，这些毛病我后来彻底克服了。母亲很为我骄傲，只要稍有点身份的客人造访，母亲总让我进客厅，想方设法迫使我炫耀历史或文学知识，拐弯抹角地使话题跟那些学问沾上边儿。而大多数情况下只能是说些文不对题的话。

由于家境较为宽裕，母亲便带我来到马德里，希望这里能很快为我展示一条容易猎取功名的道路。果不其然，在努力忘掉过去的知识以及重新学习这些知识以后，我看到了更加美好的前景。我结交了许多优秀的青年学者和有名的老师，频频在文学界抛头露面；我扩大了读书的范围，学业有了长足的进步，不久谋到一个做学问的初级职位，还可以企盼更高的职位。母亲在马德里有交情颇深的熟人，其中包括加西亚·格

^①七三七年至七三九年的阿斯图里亚斯国王。

兰德及夫人（他们在自由联盟^①中的时间很长）。不过这些人对我的生活影响甚微，因为学习的热情将我与大学以外的一切隔绝开来，我不喜欢也不参加社交活动，它对我毫无用处。

我急于讲述我的内心世界和我的学业中自己钟爱的话题，无意之中我的特殊兴趣驱动手中这支笔在写，我任其随意驰骋，甚至允许它带着赤诚与直率，在我认为值得称道之处无须吝惜褒词。说我在学问上的严肃甚至到了引起一些地球居民发笑的程度，似乎是自吹自擂，但话已说出去了，没有人能把这些话从这张纸上擦掉。我时常庆幸自己的严肃性格，庆幸自己想象力的低下，庆幸自己具有观察与务实的精神，它使我能够实事求是地看待事物，绝对不会弄错事物的真实体积、尺寸和重量，并且使我永远严格约束自己。

自从开始掌握这些艰深的学问以来，我力求做到让自己的理智绝对主宰自己的行为，无论是至关重要的行为还是微不足道的行为。我知道自己圆满实施了这一美好计划，以至惊异于那些研究事物逻辑的人都没能做到这一点，而他们研究的目的是使逻辑成为有效约束生活的法则。我能够扼制可能会使我倒霉的激情，扼制会将自我放纵者引向堕落的欲望。这种费力的克制使我得到训练，变得坚强起来，在道德的细枝末节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胜利。我得到了一种令许多人羡慕的正常生活，一种本身就比任何纵欲快乐的节制。新的恶习，譬如吸烟和去咖啡店，已被连根铲除。

条理主宰着我，支配着我的行为举止，这种主宰与支配的程序有几分像天文学的法则。这种计划，这些胜仗，这种节

^①一八五八年在西班牙掌权的一个政党。

制，这种规律，这种将分钟变为轮齿、将时间变为壮丽的亮晶晶的游丝的钟表式运动，一旦在生活中实施，只能划成一条名曰独身生活的简单直线。对独身状态宣布专横的判决没有用，因为它可能一无是处或者较为完美，这得依据事实的积累而定。事实的积累就是受生活激流冲刷的一切有形与无形的事物逐渐麇集，使习惯、忧虑、奴役的或者自由的常规逐渐形成坚硬表层或者沉淀物。

慈母伴我在马德里生活了十二年，这是我大学学习的全部时间。这期间我当过家庭教师，也由于在报章杂志上发表过各种文章而出了名。母亲给我勇气与耐心，精心料理我的生活以免我分心而影响学习。对于这位非凡女性帮助我努力奋进时显示的坚忍不拔的毅力的任何赞扬，都将是苍白无力的。我今天的一切都应归功于她；首先，我的生命，其次我的社会地位，还有一些重要品质，即我的严谨素质、勤劳习惯和节俭品德。我还负债于她的是，花费了母亲保存的父亲留下的微薄财产的一部分，母亲守护着这笔遗产，精打细算地度日，除了我们生活以及供我作为穷学生念书的必需开支以外，一个钱也不花。我们生活在体面的贫穷之中。然而那样的拮据赋予我的气质以胆识和勇气，这两样东西的价值抵得上全世界的所有珍宝。我获得了教授职位，母亲履行了她的使命。

仿佛她的一生是有条件的，目标就是使我当上教授。目标一实现，在刚刚走完的艰辛道路上曾经是我的向导与明灯的这位女性便逝世了。母亲死得平静而满意。我无法踽踽独行。在孑然一身的初期，我是多么的笨拙！过去习惯于连微不足道的事情也要问母亲，如今一步也走不对，好像提心吊胆地摸索。以前向母亲学的许多东西如今不够用，只有在每个细小问题上回忆她那些全部贯穿着谨慎的话语、思想和行为，

我才战胜了自己的笨拙。

这一巨大的不幸过后，我住了一段时间的旅店，但那很糟糕，随即便租了一间小屋，住了六年，后来房子倒塌，又被迫搬到现在的住处。有一位贤淑善良的妇人，系阿斯图里亚斯省人，是我母亲的朋友，主动提出当我的管家。她的勤勉将家里变得舒适整洁，使我这个单身汉的生活无比愉快。这时候，我没有一点儿抱怨的理由，即使拿世界上曾经为神父和牧师操持过家务的所有管家来换我的管家也不行。

我住在圣灵大街已经三年了，这里不乏任何一种烦人的噪音。可我现在习惯了在市场的喧闹中工作，甚至觉得卖青菜的女人的吆喝可以激励我的思绪。我听大街的声响，宛如倾听大海的节奏。我以为——习惯的力量如此之大——假如没有莴苣菜“四重唱”，我的课备得就不会像今天这么好。

三 我来讲讲我的芳邻

不讲别的邻居，他们跟我的事情无关。我要说的人非常重要，恳请读者即便因此破财也千万别跳过这一章，尽管不宜由于“芳邻”这一字眼而亢奋，以为从此展开了一段恋爱故事或者我将陷入感情纠葛。不。我的写作提纲不收录阳台之间的情话，我讲的也不是又一个俗不可耐的人生事例，自然不会引出另外几个也许不太俗不可耐的事例。

我家的底楼有个肉铺，是马德里最古老的店铺之一。这家小有名气的肉铺用的是屠宰世家“里科斯”的招牌，店主是

个叫做哈维拉太太的妇人，在本区和邻区尽人皆知，娘家是里科斯家族，去世的丈夫姓佩尼亚。佩尼亚家族是曾经几次与里科斯世家联姻的一个灌肠世家。一八七八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们这座楼着了火，人们都沿着楼梯一层层地往下跑。这天我认识了哈维拉太太。我觉得她是个很贤慧的女子。她大概认为我是正人君子，值得她从各个方面尊敬。一天，她排闼直入，进入我的屋门（四层右侧），一见面就将我捧上了天，说我是做人的楷模和青年的典范。

“我没见过别的例子，曼索先生。”她对我说，“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一个没有坏毛病的人！整整一上午就待在家里；一天只出去两次的人；一大早去上课，后晌去散步。不乱花钱，注意身体，不干蠢事……这样的事如今太少见啦，曼索先生。真该把您供在神坛上……圣母哟！这都是实情，干吗不这样说呢？我见天说您，谁想听跟谁说，拿您做榜样……可这些人不是天天都有。”

从那天以后我就开始拜访她，每次一进屋（底层左侧）她便相当热情地迎上前来。

“按说我不应该在您面前开口。”她说，“因为我愚昧无知，是个大老粗，而您却什么都懂。可我不能沉默。假如我胡说八道的话，请您包涵着点儿，权当没听见。您别以为我不晓得我无知，别这样认为，曼索先生。我不想冒充学者和读书人，那样的话就太可笑了，您说是吧？我怎么认为的就怎么说，说心里话，心就是我的嘴巴……我就这样，直率、自然、比水还透明，因为我是罗德里戈^①那地方的人……这样比扭扭怩怩、磕磕巴巴、咬文嚼字、让人听不懂要好。”

^①罗德里戈，西班牙城市，位于历史悠久、物产丰富的萨拉曼卡省。

我与这位淳朴的妇人的真挚友谊迅速增长。我一下楼去她家，她就叫我看她贵重的宽边服装、长裙、丝绒短袖紧身上衣、披巾、缀着箔片的头巾、深紫色闪光绸、捻线披巾、银发卡、银丝耳坠、项链，全都精美正宗。随后又给我展示马尼拉的头巾，令我惊叹不已，那真是华美绝伦。有一天我下楼，见她将不知从什么带插图的报纸上剪下的我的画像镶入镜框，挂在客厅的墙上。这使我忍俊不禁；而她很为自己的举动得意，这就更使我笑得前仰后合。

“我撤下了圣安东尼奥，换上了您。让圣徒出去，请教授进来……是这么回事，那天我看见报纸登着您的事儿，我高兴得……”

每逢大的节日和我的生日，她都少不了送我咸猪肉、火腿和别的美味，这些东西当然她店里很多，也很好。她的佳祝数量可观，我一个人消受不了，便将很大一部分匀给学校的同事，他们中一个特别爱吃猪肉的人还常拿我和女邻居开玩笑。

不过哈维拉太太的友好中并未藏匿爱的情愫，也不是完全无私的。这是有一天她告诉我的。那天她从圣伊尔德丰索教堂回来，上楼进了我家，像往常一样不拘礼节地往我客厅兼书房的椅子上一坐，欣赏起我的书架来，书架最上边摆着一些石膏塑像。那天上午我正在修改一位朋友翻译的黑格尔^①的《美学体系》文稿并且作序，关于美的概念装满了脑袋，在里面来回翻腾，搅得我神态恍惚。看见这位夫人，我的脑子仿佛得到了愉快的休息。瞅着她，我觉得头脑清醒了，条理恢复了，犹如老师走进了孩子们不做功课、打逗嬉闹的教室。我的

^① 乔治·吉尔莫·弗德里格·黑格尔（1770—1831），德国人，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哲学大师。

芳邻是美学权威，而我头脑里的概念，说穿了就是一伙被监禁的淘气包儿，在脱离现实的情况下，他们投身于乱七八糟的嬉戏与胡闹。我一直认为哈维拉太太风姿绰约，可那天我突然觉得她漂亮无比。黑风衣，花枝图案的黄色大披巾——她刚给一个烧炭夫的小孩当洗礼教母归来；过时然而真正贵重的首饰，货色纯正，熠熠生辉，镶着祖母绿和粗重的金边。所有这些，衬映得白皙的面庞神采飞扬，梳理整齐的乌发飘逸秀美。黑格尔真幸运！

哈维拉太太年纪尚轻。由于经常坐着，按照那位美学大师在关于比例的一章中所讲的标准，她略显丰腴，但身材颀长，体形匀称，致使胖这种缺陷几乎变成一种美。在身后书架的衬托下，她格外引人注目。望着哈维拉太太，我发现人与背景的对比颇为滑稽，以至于我差点儿想为我的评论加写一章：美术的讽刺。

“我正在观看这几个‘先贤’。”说着，她的目光又回到墙的高处。

“先贤”是我母亲在石膏店买的四尊塑像。选购时没有任何标准，仅仅根据体积大小而定。他们是狄摩西尼^①、克维多^②、马可·奥勒利乌斯^③和胡利安·罗梅亚^④。

“这些就是什么都知道的大师。”夫人毕恭毕敬地说：“这么多书！这儿的学问可大了！……天爷！这些您全装进脑子里去了！所以您懂得这么多。还是说我们的事吧。您听着

① 狄摩西尼（公元前 384—前 322），古代雅典演说家。

② 弗朗西斯科·戈梅斯·德·克维多（1580—1645），西班牙作家、诗人。

③ 马可·奥勒利乌斯（121—180），古罗马作家和哲学家，一六一年即罗马皇帝位。

④ 胡利安·罗梅亚（1818—1863），西班牙演员和诗人，曾任马德里王子剧院院长。

点儿。”

无须她提醒，我的全部注意力一直集中在她身上。

“我很喜欢您，曼索先生。您是一个不多见的人……不对，您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人。自从跟您来往，您就一下子钻进了我的眼睛，钻进了我的身体，占据了我的心……”

她忽然笑了；看起来像是我爱上了您，其实不然，曼索先生。我这么说并非您不配，圣母啊！因为，虽说您的脸像神父——这不是冒犯您，不是，先生……还是谈正事吧……您的脸色有点苍白，比盛蚕豆的盘子还要严肃。”

我有点茫然，无言以对。哈维拉太太到底解释清楚了。何求于我？一件十分自然十分平常的事，但那一时刻我却没有料到。这肯定是由于我头脑中的淘气包拿美学开玩笑，独断专行，使我脱离了现实；同是这些小淘气弄得我在谛听哈维拉太太陈述要求时精神恍惚，不知所措。她的要求是委托我教育她的孩子。“这小子太调皮。”她将披风朝后一掀，接着说：“眼看快满二十一岁啦。他很正直，这不假，具有世界上最真挚的情感，他的心是天使的面团做的，即使榔头敲，也甭想把一点儿坏念头敲进他的脑袋。只是没人能让他学习。漂亮姑娘的眼睛就是他的书本，剧院的包厢就是他的图书馆。上午睡觉，下午去驯马场，去体育馆，去那个什么……我不懂，叫什么阿斯卡特，就是用轮子滑冰的地方。没准哪一天，拖着一条断腿回来了。买衣服花的钱像淌水，请他那帮小兔崽子似的狐朋狗友吃喝，花销也不比买衣服少。特别爱斗小牛，爱参加业余斗牛，爱驯牡犊，干起这些来劲头大，勇气足。他自尊心挺强，谁要碰他一下，可够他瞧的。圣母！……总之，从他好的素质来看，甚至从他干的傻事来看，我觉得他很可能成为一个完美的男子汉大丈夫，不过这个大丈夫现在得加工，马克

西莫朋友，不加工的话，我儿子肯定会成为一只不折不扣的笨鹅^①……我太爱他了，不能对他操之过急，那样我会上火。您瞧，我有时想骂他打他，我发怒，自己跟自己生气，以免上他的当。可那时只要孩子一来，伸着那张小坏蛋的脸往我面前一站，再吻我两下，我就完全陶醉了……我发呆犯傻，曼索朋友，我无法拒绝他的任何要求……我知道我这是在毁他，我知道我没有母亲的样儿……您听着，我觉着为了让孩子改掉毛病，走上正路，成为男子汉大丈夫，成为绅士，不宜餒着来，不宜强迫他，而应……我试试能否说清楚……应该慢慢儿慢慢儿地给他戴上嚼子，挽上缰绳，逐渐引导，先拿好话哄，后用棍子打，耐心再耐心，一张又一弛；一点儿一点儿地使他的爱好多种多样，培养他对别的事物的兴趣；先假装放松一些，然后勒得更紧；这儿触动一下，那儿放开一下，给他拉一道丝绸的羁绊；如果有成效，再寻找机会，在他感兴趣的时候给他教点儿什么，或者设法使他觉得功课有意思……我若把他交给一个严厉的教书匠，他肯定会嘲笑老师。他需要的是这样一位老师——既是老师，又是好朋友和伙伴，不知不觉出其不意地渐渐将好思想灌进他的脑子，将科学知识作为美好的令人愉快的事物拿给他，不爱责备人，不乏味，而是充满善意，怀着菩萨心肠，有足够的机智，如果见效，就开怀大笑，口才要好，能将有益的东西讲得引人入胜，把教诲输入学生的眼睛和心里。”

一个不识字的妇人把教育这一重大问题领悟得如此精深，令我咋舌惊叹。我陶醉于她的见解，一言未发，只是用能够达意的点头表示我的赞许，同时眯缝着眼睛——这个习惯

^①西方观念，鹅为呆鸟。

是我在课堂上养成的，学生答对了题，我便这样。

“我孩子现在和将来永远都不愁吃喝。”肉铺老板娘又说，“我有钱，虽然这样说了对我不好。事情明摆着：我是罗德里戈城那地方的人。所以我希望孩子也要学会节俭，学会过日子，但不当吝啬鬼。我站在肉案后面度过一生没什么不光彩。圣母啊！可我，曼索朋友，不愿叫孩子做卖肉的或贩牲畜的，不愿叫他干跟犄角、猪鬃、下水沾边的任何营生。我不乐意他游手好闲、没有教养、举止轻浮，不乐意他成为那种出了大学门连十字都不会画的人。我希望凡是一位靠租金生活的绅士应该会的他全会，我希望别人在他面前谈论正事的时候，他不至于吞吞吐吐……您瞧，上帝和卡门圣母不知从哪里给我的宝贝儿子送来一位我所需要的先生。这位先生，这位学者，这位师长便是您，马克西莫先生……不，您别假装没有知识，也别显出非常惊讶的样子……更为有利的是，我可爱的马努埃尔对您很有好感！……只要一谈起您这位邻居，他的话就没个完。于是我就说：‘那你就向他学呗，小伙子，哪怕学得不地道呢……’昨天我跟他说：‘我要叫你在曼索朋友家学习，每天三四个小时。’他挺高兴！……我给他在大学报了名，可他八天倒有七天给我缺课，说讨厌那些老师，一上课就瞌睡。总之，马克西莫先生，要么您答应这件事，要么咱们绝交。至于酬金，由您确定……感谢上帝把您带到我家这座楼里来，让您在四层垒了窝……曼索朋友，您听我说，您是从七重天下凡的……，，

我非常高兴这位朴实的妇女对我的信任。这项使命令人愉快，再说这也是人家看得起我，我便同意了。我执意不要酬金，可哈维拉太太坚决反对我的义气，大动肝火，差点儿要跟我动手，甚至我觉得她真的打了我几下。所有问题都在当天

达成协议，翌日便开课了。

四 我的学生马努埃尔·佩尼亚

哈维拉太太是……（我讨厌下面这个不甚文雅的字眼，却又无法回避）寡妇。丈夫在世时肉店生意兴隆。她丈夫是真正的卡斯蒂利亚人，忠厚老实，精于屠宰，会做买卖，酒量大，具有公牛一般的近乎疯狂的激情。五十岁上死于肠绞痛。这一不幸过去四年之后，我认识了哈维拉太太，她那阵大约四十岁。也正是在那段时间，居民区的人唧唧咕咕地议论，猜测她跟一个叫庞塞的人关系暧昧。此人曾是说唱剧的男中音，聪明过人，仪表堂堂，但后来已很憔悴，他懒得无可救药，却吹嘘自己会做手工。庞塞的手工制品，除了能够让自己恼火使别人讨厌，再没有别的用处。这个男人整天呆在我的女邻居家里，或者用马粪纸建造宫殿然后撕毁，或者做一个又大又复杂永远做不完的框架。这是拿铁丝弯制的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①的微缩品。庞塞会修修补补，用他的一台雕刻机加工许许多多的小玩意儿，有木头的、金属的、象牙的，全都蹩脚，俗气，脆弱，无用，而且永远不完工。

还是把庞塞放在一边，咱们来谈我的学生吧。马努埃尔·佩尼亚秉性善良，聪明伶俐，以至我悟觉到不费多少气力就能去掉他的坏毛病。这些毛病来源于热血沸腾，来源于小伙子

^①西班牙国王菲利浦二世一五六三年敕令建造的著名寺院。

的义气和本能的豪爽，来源于年轻人心中蓬勃萌发的追求理想事物的骚动，来源于佩尼亚易激动与爱冲动的性格，来源于他的健壮和幽默。这一切使得他与忧郁及凛凛身躯和堂堂仪表带来的青年人的轻浮浅薄一概无缘。

我心满意足，犹如一位雕塑家得到用以镌刻人像的一块无可挑剔的精美石料。从第一天起我就发现，我不仅赢得了学生的尊敬，而且赢得了学生的好感。情况良好，因为不受学生爱戴的教师不是真正的教师，缺少作为人与人之间传递思想的最好导线的诚挚的友谊，便无法教学。

一开始我小心翼翼，不谈正式的学习内容，绝对不提任何学科，更不提哲学，生怕马努埃尔从我书房逃跑。我们聊天，说些他感兴趣的话题。我只好克制自己，诱导他自然而然地表述，将他思想的各个侧面展示给我。与此同时，我指出他提及的事情的真谛，力图讲解人世间一切事物中严肃和重大的一面，无论这些事物表面看来多么微不足道。

这样，时间过得很快，有时马努埃尔在我家一呆就是大半天。我觉得他的个性特征中，思维和意志较为薄弱。相反，我发现在他各种各样的基本活动的谐调配合中，感情发挥着决定作用，我发觉了在美学园地培育他这一天性时我可能获得的优势。绝妙的计划。我毫不犹豫地从小缺口进攻他愚昧的城堡，确信想象力，与长期围困造成的苦难无法和睦相处并且必定背叛愚昧的想象力，将把城门交给我。

我的工程从诗人开始。十分遗憾，这孩子对拉丁文一窍不通，无法让他欣赏宝贵的古典诗歌！我们便在本国语言范围内，首先从西班牙的《帕尔纳索游记》^①着手，太顺当了，我

^①西班牙文学巨匠塞万提斯的一部长篇叙事诗。

的学生从我们的交谈中找到了极大的乐趣。我们阅读和评论一个又一个诗人的作品，路易斯·德·莱翁修士^①的，圣胡安·德·拉·克鲁斯^②的，或者喜欢运用强调语气并且轰动一时的埃雷拉^③的。随着阅读评论的进行，我看见他的脸色时而苍白，时而通红，显现出悲怆或亢奋。起初我略加指点，他即可领会诗歌的精髓；很快，不等我讲他就能抢先进行评论，而且惊人的正确。他有艺术家的气质，有强烈的美感，甚至可以分辨风格的细微区别，尽管几乎丝毫不懂语法。

后来学习现代诗人的作品，没有多久马努埃尔便熟悉了。他记忆力非常好，听他感情充沛地背诵现代诗、著名神话以及浅显的和深奥的文章的段落，也许人们会大吃一惊。我的学生如此融洽地与诗结合，使人觉得他也大有希望成为诗人。一天，马努埃尔特别神秘地给我拿来一首双韵五行诗，我看后认为十分糟糕，吩咐他一辈子都不许再对缪斯九女神尔汝相称，而要永远使用那个体现友爱摈弃放肆的尊称；我对他讲明，感觉美和表现美是与家庭琐事迥然不同的。他不失体面地向我保证，再也不赋诗了，只读别人的诗。

刚开课那阵，马努埃尔真诚地说他讨厌《堂吉诃德》。等我们钻研完诗歌再读这部书的时候，他简直被迷住了，有时笑得流出了眼泪，有时深深同情主人公，难受得几乎要哭。他告诉我，他夜晚睡梦中想的也是这位伟大骑士的英雄壮举和凄惨遭遇，弄得早晨醒来都想在脑袋上扣个盘子冲出去模仿他。缘由是他天资聪明，已经领会了这部惟妙惟肖地表现了人类心灵的高尚与羸弱的小说的深邃涵义。

① 路易斯·德·莱翁(1527—1591)，西班牙诗人和神学家。

② 圣胡安·德·拉·克鲁斯(1542—1591)，西班牙诗人、卡门教派神秘论者。

③ 费尔南多·德·埃雷拉(1534—1597)，西班牙诗人。

上课的一个主要目的应是教会马努埃尔用书面语言表达思想。他的口头表达正确流利，一写出来就坏了。他写的信引人发笑，用的词语稀奇古怪，句法一塌糊涂，叫你想都想不到；词汇贫乏，不懂书写规则。考虑到如果不实践，语法理论对他毫无用处，我便将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让他抄写文章选段。没选古文，抄古文无益，我选了现代作家的作品，比如豪维亚诺^①、莫拉丁^②、梅索内罗^③、拉腊^④ 以及其他人的。

与此同时，我们每天下午外出散步，以使上午的学习臻于完善。一边走路一边学习，身体和头脑同时运动。这种行之有效的漫步教学法其实应叫“逍遥教学法”，因为并非由于亚里士多德采用它而得名，而是由于逍遥漫步而得名。我们无所不谈，看见什么谈什么，想到什么谈什么。星期日去普拉多博物馆^⑤，我们陶醉于所见到的那么多的珍宝。起初我发现马努埃尔欣赏展品时有几分迷惘，但很快他的头脑就变得惊人的清醒，对雕塑的兴趣大大增长，跟以前对诗歌的兴趣大大增长一样。他对我说：“以前我总来这个博物馆；但就是没看见这些东西。”

我喜欢联系实际给他讲所有的课，如果联系不上活生生的现实，就举例子。以世界当课堂以无穷无尽的现象当书本的现实是一位十全十美的博士。在道德范围里，阅历能比说教赢得更多的信徒，不幸能比教义要点赢得更多的基督徒。如果打算向马努埃尔讲授一条艺术原理，我就力争在一件艺

① 卡斯巴尔·梅乔尔德·豪维亚诺(1744—1811)，西班牙作家和法学家。

② 尼古拉斯·费尔南德斯·德·莫拉丁(1737—1780)，西班牙诗人。

③ 拉蒙·德·梅索内罗·罗马诺斯(1803—1882)，西班牙风俗主义作家。

④ 马里亚诺·何塞·德·拉腊(1809—1837)，西班牙著名作家、政论家。

⑤ 普拉多博物馆系马德里最著名的博物馆，藏有绘画、雕塑、金银器等。

术品面前诠释 阐述伦理,运用寓言、讽喻故事甚至实物 物质方面的现象则尽可能面对现象本身讲解。物质部分是我教学的弱点,因为我这方面学识浅陋,只能如同人们所说的在火堆上跑步似的一擦而过,粗略地谈一谈气象知识与雨雪雷电,说几句彩虹和北极光,我不大愿意研究这方面的问题。

我这辈子是幸运的,我欣喜地看着学生对我的情谊不断增长。我克服了他的固执己见与桀骜不驯,取得了多么辉煌的胜利啊!不过这些我以后再讲。现在,为了不让别人说我的一生尽是玫瑰花,我来诉一诉我的苦衷与烦恼,尤其要说到一个人,一个爱串门的人,她常来打断我安静的学习,蚊子似的在我耳边嗡嗡,连唠叨带尖叫,搅得人头晕目眩难以忍受,最后还掏走我口袋里的血汗钱。我说的是薄命的加西亚·格兰德夫人,她总跟我母亲的音容笑貌一起浮现在我的记忆里。母亲出于她无限的慈善,给我留下了这份遗产,这眼无底洞,这个我得为之付出血汗、金钱、时间、耐心的令人厌烦的负担。

五 谁能描绘甘迪达太太?

没有人能描绘她,绝对没有。不过由于“只要有愿望就称得上英雄”,我现在就来做力图刻画她的英雄。自从这个讨厌鬼第一次在民间舞会上展露她妩媚窈窕的身段,用词尾念得很重的尖嗓子阿谀奉承肥厚的耳朵时,我就有心摹状她。甘迪达太太是一个在所谓自由联盟的政治时期扮演过二流或三流角色的人物加西亚·格兰德的遗孀。加西亚属于这样一类

人，他们不打扰后代与名气，死后受到党报冷冷清清的悼念，被冠以‘正直’‘积极’‘勤恳’‘认真’‘聪明’或者诸如此类的评价。加西亚还属于那种一手抓小政治一手抓大生意的净干赚钱买卖的人，属于繁衍及生长于国会与证券交易所的厚实沉渣上的永不消亡和人丁兴旺的种族的一个“两面人”；一个没有才干却有替代才干的凛凛身躯和堂堂相貌的人；一个渴望轻而易举发大财的人；国会机构细分之后形成的团伙的一个小头头；一件油漆一新的废物——缺乏能力的证券投机商、缺乏口才的演说者、缺乏精明的政治家，不是报道而是粉饰形势；一只在政治影响下以各种结晶体的形式出现的拟人物——忽而当省长，忽而做慈善理事会主席，忽而在没有银钱的银行或者没有铁轨的铁路公司今天任总裁明天为经理。

忙忙碌碌中，身心形态表现出淋巴体质和爱虚荣这两个基本特征的加西亚挥霍了自己的财产、妻子的财产和其他一些人的财产中不小的一部分，因为他任总经理的一家保障我们生命安全的股份公司将人们半辈子的积蓄席卷一空，统统付之东流。人们都说加西亚正派，只是太软弱。多么有趣！软弱与正派总合不来，正如谦恭及博爱常跟掌管自己的和专用的资金所需要的魄力打架一样。

有人断言，说加西亚·格兰德的贤妻乃天佑神助之人，由上帝订做并且派遣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神秘莫测的计划)，以将放在她面前甚至她背后的全部资金折腾精光，这位神女要把她的毁灭之手伸向四面八方。虽然这种说法未给那些将其性命托付于加西亚的人以慰藉，却给了加西亚以遁词。当代的马德里从来没见过如此挥金如土、如此穷奢极欲、如此疯狂追求导致破产的浮华虚荣的女人。

我不知道那些遥远的日子该算顺境还是逆境。我母亲认

识甘迪达是在她春风得意的时候，那是发行五十个月长期公债的日子，爆发非洲战争^①的日子，内格雷特^②说‘不’的日子，出卖国家财产得款数百万的日子，扩建太阳门^③的日子，马里奥^④和格里希^⑤前来演出的日子，奥多内伊^⑥与长期内阁独揽大权的日子。我重复一遍，我母亲和甘迪达夫人交情颇深。母亲告诉我，甘迪达的生活像暴发的富翁一样阔绰，去她府邸（阿尔穆德纳大街后面的宅院之一，如今那片房子已经推倒，以便延长百伦大街）吃饭的人很多，那里常常举办舞会、晚会、茶会、宴会、招待会。甘迪达的贵族欲太强了，加西亚健在时她不断撺掇丈夫去活动一个封号来。可加西亚一直不为所动，而且始终保持着对贵族的尊敬，因为自从富翁阔佬们纷纷当上贵族以来，人们已经不太敬重贵族了。加西亚不想要封号，连罗马人给的封号也不要，据说罗马人封侯还是郑重其事的。

有钱的时候，甘迪达的虚荣浮华和一掷千金超过了挥霍无度的特列丽娅侯爵夫人。一旦背运，特列丽娅尚能刚强地抵挡贫困，用尊严掩饰匮乏；而家慈的这位朋友却把穷人的角色扮演得令人心酸，刚一迈上悲惨的台阶，家事陡然间便一落千丈，跌入类似于堕落的境地。特列丽娅从小养成某些习惯和温柔举止有助于掩饰破产后的窘境；但甘迪达的教养糟糕

① 指一八五九年西班牙在摩洛哥进行的战争。

② 马努埃尔·德·内格雷特(1736—1818),西班牙政治家、外交家。

③ 马德里市中心的一个广场。

④ 卡格利亚里·马里奥(1810—1883)，意大利抒情歌曲演唱家，曾红极一时。

⑤ 卡洛塔·格里希(1819—1899)，意大利古典舞蹈表演艺术家。

⑥ 莱奥波尔多·奥多内伊(1809—1867)，西班牙将军和政治家，三度出任政府首脑。

透顶，不会用高贵和荣誉的薄纱遮盖尴尬与拮据，而这在特列丽娅则是拿手好戏。丈夫逝世二十年之后，甘迪达人老珠黄，容颜更变，没了府第没了收入，过着比沿街乞讨稍微强点的生活。然而她无法抑制装腔作势的傲气和充满弥天大谎的言语，总在企盼着平步青云以便卖官鬻爵……总在谈生意，要出售谁知道位于哪个爪哇国的领地……后来居然到这种凄惨地步，说要贱卖里维拉^①的《使徒》和德波斯^②的《狩猎图》这两幅画……唉！爵位、封地、油画仅是她头脑里的梦。她一开口，事无巨细，总得带上一大串侯爵、公爵的名字，炫耀一番。

甘迪达的尊严在一切场合都消失了，她的窘境变成了滑稽剧；召唤她自尊的是胡乱蒙在一堆令人痛心的破布上的谎言纱罩，纱罩如此之薄，即使瞎子也看得见里面盖的是什么。她靠耍花招玩圈套行乞，使得自己处于说得过去的贫穷线上。每回我从那摁门铃的方式上就知道是甘迪达来了。她大模大样地叫门，问女仆：“那人在吗？”便径直走进我的房间，在最不恰当的时候打断我的思绪。这家伙仿佛专拣我最希望独处最希望宁静的时候造访，她知道我收藏兴趣广泛的弱点，来时总拿着一件盗器、神像或者别的什么小玩意儿，给我看过后说：“哎，你看这值多少？可是好东西。我知道某某侯爵夫人肯出十到十二个杜罗^③；不过，要是你打算增加你的收藏，给四个杜罗拿去吧，可得谢谢我哟。你看，为你我牺牲了自己的利益……真是忍痛割爱呀。”

我真恨不得轰走她，可又想起善良的母亲，想起她临终前

① 何塞·德·里维拉（1588—1652）西班牙画家。

② 巴勃罗·德波斯（1590—1678），佛兰德（欧洲中世纪的伯爵领地，位于如今法国、比利时、荷兰的部分地区）画家。

③ 西班牙古代银币。

不久对我的郑重嘱托。甘迪达一帆风顺的时候跟我母亲交情颇深。此外，她丈夫加西亚·格兰德一八五九年当地方执政官期间，把我父亲从选举引发的一起十分严重的不知什么冲突中解救出来。母亲感激涕零，镂骨铭心，即便到了阴间也不会忘记这一恩典。弥留之际母亲嘱托我，无论如何都要尽量保护那位可怜的寡妇。我给甘迪达买来一些用品，她却连蒙带唬，拿东西走时还得捎些钱。她捞钱的方式多种多样，层出不穷，令人难以置信。也许她进门这样说：“你知道吗？我在萨莫拉的管家来信了，下周就寄给我卖地的第一期款项……哎，我没跟你说过我最终找到买主了？真想不到，你的消息过时啦……你可是不知道情况有多妙！……跟我搭界的某公爵要那些地，为的是扩展他在埃斯皮加尔的庄园……总之，我得寄去一份授权证书，还得写几份契约，真够呛……借我一千雷阿尔^①，下星期一定还。”

接着，为了掩饰对钱币的渴望，她装出一副见过大世面的样子，乐呵呵地大声说：“真够呛！……我修理客厅家具花的钱说出来恐怕都没人信……如今修椅子的都是强盗……真的是，孩子……噢！这事我没给你讲过？对，我觉得讲过……”

“什么事，夫人？”

“我是说我和我外甥女正在绣一只大枕头。给你绣的，好家伙，漂亮得要命。阿奇耶伯爵夫人和她那埃梅子爵女儿昨天看了，高兴极啦。她们真希望认识你。我对她们说你哪儿都不去，想的只是你的书你的学生。那么，再见，孩子，祝你愉快。”

甘迪达摆出一副高雅的漫不经心的样子，佯装要走。见

^① 西班牙辅币。

她离去，我顿觉松了一口气。不料她从门口折转回来，叫道：“嘻，瞧我这脑子！……那一千雷阿尔你借不借？如果你有事要用，下周我一定给你一千个杜罗……不不，不用谢我……你这是帮了我的大忙……哪儿还能找到比这里更保险的地方存我的钱呢？”

“我什么都不需要。”我说。

“您快滚吧，夫人。”这句话已经到了我的嘴边，但又一想，她也许要交房租，或者有其他别的急需。于是，怒气便在慷慨的弱点和对于母亲的怀念面前让步了，我给了她要的数目的一半。

不出一个月她又来，给我带一只旧钟表或者一个旧的小玩意儿，都值不了几个钱。

“帮个忙吧。收下这个，留作纪念。你要是知道我现在生着病就行了！……真麻烦！……是精神紧张……我不知道怎么对你讲。我不明白，医生也不明白。走在街上，我觉得两边的房子要塌，墙壁要把我压倒……好多天好多天都没睡着觉了 光吃几块丘鹑胸脯肉，一片烤面包，有时喝半杯香槟。”

我忍不住笑了。我知道这个可怜虫的饭食。

“为了散心，”她接着说，“昨晚我去皇家剧院看戏。我坐在顶层楼，因为我懒得穿礼服。我往下一看，见塔尔公爵坐在包厢里。他刚从巴黎回来……这么着吧，还像以前那样，这些珍品送给你。我快死了，孩子，我无可挽救地快死了，所以想给你留个纪念。这东西十分贵重，圣赫罗尼莫大街的古董商给我出过两千雷阿尔。”

“那样的话，您就拿到古董商那里，卖两千就是了。这两千对您肯定有用。”

“你别给我泼冷水，先生……够呛！想想你善良的母亲

吧,她是那么爱我。”

她继续装可怜相,表演得十分出色,终于挤出一滴眼泪赠给了我。

“越接近坟墓的时候,她的语气感人肺腑;我的爱似乎越发强烈,更加爱你了。真是的……再见,我的孩子。”

她难过地站起身,往门口走了几步,手伸进衣兜里一摸,惊叫一声,随即不高兴地说:

“好家伙……瞧我这脑子!够呛!我刚才没把钱包忘在这儿?……我本来是去药房的。这下还得爬上九十层台阶……天哪!我太难受了!告诉我,你有三个杜罗没有?今天下午我就叫伊蕾内过来还给你。”

我给了她三个杜罗。还能怎么办?但是次数太多了,终于有一天,在甘迪达又故伎重演前来勒索的时候,我怒不可遏了,对这位常客说:“夫人,您需要用钱就老老实实在地管我要,别演戏。我有责任不让您饿死……我最喜欢实话实说,讨厌装模作样。”

她付之一笑,说我的俏皮话使她很开心,又叨咕起她的自尊“真够呛”之类来,不知道还有什么。

斥责她过后,我觉得自己有点过分,心中颇感内疚。因为贫苦肯定有某些权利采用千奇百怪的方式来掩遮自己;贫穷是地球上谎言的最大传播者,肠胃则是坑蒙拐骗的驱动者。

甘迪达曾经美丽动人。陷入贫穷的初期她还竭力保护五官使之免受岁月的消磨,可到了频繁造访和侵犯我守备松懈的钱财的时候,衰老已将她从保养芳容的劳累中解脱出来。描眉打鬓之笔早已束之高阁,连洗脸梳头也不那么仔细了,这种仔细本应属于端庄正派而不属于花里胡哨。她的穷困潦倒显示在衣着与发型上。头套是几种不同颜色的假发做的,缀

着辫子和毛线球状物；全身装束刻意模仿最新流行款式。就像她的行为里没有穷人的庄重一样，她的服饰上没有洁净和补丁，洁净和补丁是穷人的奢华，或者准确地说是穷人的尊严。甘迪达的衣服式样入时，布料却又旧又脏，看得出曾经改过无数次才成了现在这般模样。她宁愿穿光泽艳丽的破衣烂衫而不愿穿崭新的细布裙或者戴纯毛大披巾。她有件颜色就像科林斯^①葡萄干的衣服，布料起码是发生比卡尔瓦洛行动^②的年代的，经过多次改做和穿用，颜色变得仿佛桃花心木，加上它的闪光、纹理和皱褶，倒也显得稀罕神奇。

她戴着一方细密的面纱，经线下积的灰尘微粒被阳光一照，面纱便呈现出彩虹般的光辉，而在暗处，面纱宛如守护前额的一群蜘蛛；苍老的脑袋仿佛已在遗弃的孤寂的阁楼上陈列了半个世纪。她戴着灰手套，每当朝我挥舞双手，露出绽线的山羊羔皮接口和尖尖的手指，我便觉得那是两只爪子；一旦它们伸进一只暖手筒里，我就感到一阵轻松。那只真皮暖手筒仿佛曾经擦过地板。

我的常客甘迪达的侧脸跟古罗马人差不多，颇像我书架上摆的那几个石膏‘先贤’中的马可·奥勒利乌斯。从她正面很难察觉出昔日风韵的痕迹，眸子里跳荡着说不清楚的病态的贪婪笑靥令人作呕，说准确一点是绑架者的笑；总在点头，不知为什么，我感到这个动作显示出她难以悔改的骗人癖。她的举止会唤起我的回忆，所以我才能容忍她，有时还觉得她讨人喜欢，尽管还到不了盼望她登门造访的程度。有一天，我

① 希腊南部连接伯罗奔尼撒半岛与希腊大陆的地峡。

② 一八五四年六月西班牙发生的一次导致全国混乱的兵变。由于叛军与政府军曾在马德里近郊的比卡尔瓦洛小镇交火，史称“比卡尔瓦洛行动”。

把她像马可·奥勒利乌斯这一点指给我的学生马努埃尔看，这坏小子便用这个古罗马皇帝的名字称呼甘迪达，后来故意将这名字跟另一个古罗马皇帝卡利古拉^①混淆起来，管她叫卡利古拉。

肯定是我那天的抢白触动了甘迪达，她改弦易辙，很长时间都没露面，之后来过几回，却没有张口要钱。过了些日子，她意外地打发侄女来，每次带张纸条，无论要钱多少，条子总这样写：请你借给我三四个杜罗，下星期准还。

甘迪达的星期跟但以理^②的一样，一星期等于七七四百九十年，或者稍微少一点。

让一位少女伸出天真无邪的手来行骗，清楚地表明了那老太婆的狡诈，她知道我十分疼爱孩子，料定我不会拒绝。她判断得很对，一见那小姑娘进门，既不拐弯抹角也无花言巧语地将纸条递向我，我就赶紧抢先把手伸进衣兜或者抽屉，省得让可怜的孩子难为情地交付那讨厌的便条。

六 她名叫伊蕾内

她面色苍白，眼神里有一丝慌乱和急切；似乎显得营养不良；她拘谨腼腆，仿佛很不乐意执行姑妈的差遣。这使得我动了恻隐之心，除了她讨要的钱，我常在桌子上准备些糖果。估

① 原名 裘力斯·恺撒(12—41)，卡利古拉为其绰号，因爱穿一种叫作卡利加的士兵凉鞋而得之。

② 《圣经·旧约》中著名的四大先知之一，足智多谋，善于圆梦。

计孩子们通常具有的热切欲望在她身上难得满足，我每次给糖果都不让她等候；她呢，以不加掩饰的急切一把抓过，羞答答地垂下目光道谢，当时就吃起来。起初我便怀疑伊蕾内这般匆忙地消受我的馈赠，是害怕一旦将糖果和甜食揣回家姑妈会与她分享，后来得知我没有猜错。

我记得见她在我桌子旁翻阅书籍、稿件、报纸，找到什么看什么。那时她十二岁，曾在不知哪所学校念过三年多书，艰难地完成了初级学业。我叫她读了一段话，惊异于她语音的纯正、语气的坚定、理解概念的准确以及对于生僻词汇和复杂句型的熟悉。我让她写几个字看看，她用漂亮的英国式笔画写出我的名字，下面还注明‘教授’。

伊蕾内跟我聊天，回答我关于她的学习、生活、确切身世的提问，表现出超越同龄人水平的辨别力。她是一位美丽、正直、聪慧的女子的草图。太遗憾了！由于邪恶势力作祟，那一良好的发育进程被扭曲，或者说不等顺利成熟便夭折。然而在伊蕾内的性格中，我发现了令人钦佩的自卫气质和刚强的雏形，这些是正直秉性的基础。她甚为敏锐，竟然显示出对甘迪达的弱点与虚荣的并不肤浅的认识。伊蕾内常以天真烂漫的孩童使用的本身就风趣诙谐的语言向我讲述可悲的甘迪达的故事，虽不无奚落讥讽，又不失对婶婶的尊敬与钟爱。

看见伊蕾内衣衫褴褛的样子，我越发怜悯她。好几个月了（现在我觉得是好几年），总见她戴一顶麦秆编的粗糙的草帽，用一条跟她脸色一样苍白的带子背着一个变形的压瘪的筐，带子的一头耷拉着，要多难看有多难看；浑身衣裳颜色暗淡，皱皱巴巴，破烂不堪，属于三手抑或四手货，而且处处有补丁，显得越发寒伧。脚上的鞋更让人痛心，太大且不说，还歪七扭八，连鞋跟都没有。我决定给她买一双好看的高靰皮鞋，换

下那舐板似的破靴子。给钱没用，甘迪达会拿去的。我那精干的管家带着伊蕾内去了鞋店，不多一会儿就领着穿上新鞋的小姑娘回来了。见她眼里噙着泪水，我以为是新鞋夹脚的缘故，一问，她说不是不是，还在屋里又蹦又跑，以使我确信鞋的适脚。笑着笑着，泪珠也就没有了。

有几回，甘迪达的便条除了要钱，还写着这样的话：“求你给伊蕾内提供一本语法书。”

我十分乐意借书给伊蕾内，可她苍白的面色和渴望的目光向我昭示了另一种需要，无法用读书满足的需要，不接受精神诡辩的需要；这是机体的需要，是动物生命的最高法则。我们这些饱汉履行着这一法则却又忽略了它，也忽略了饿汉用以嘲弄或欺骗法则的苦楚。痛哉哀哉！伊蕾内饥肠辘辘。一天，我让她跟我一起吃饭，才确信了这一点。看她进食的样子，仿佛整整饿了一个月。她吃得津津有味，风卷残云一般，却不失拘谨之态，并且没怎么推辞就收下了用纸包好的剩下的甜食。饭后闲聊时，可怜的孩子似乎为自己的贪吃难为情，很少说话，只是抚摩着一只猫，随后管我要了一本架子上的书惬意地读起来。

伊蕾内是个不爱吵闹不招惹是非的孩子。除了那次试鞋，从未见过她在我屋里蹦跳或喧哗。她通常是默默地谨慎地坐着，俨然是位成年女子；要么一幅一幅地观看墙上挂的版画，要么翻阅图书卡片，要么经我允许后随便拿起一本画报或者游记画册欣赏其中的插图。她格外敬畏我，甚至不敢像别的小孩那样问我“这是什么 那是什么？”，或者一切全凭自己猜测，或者将求知欲留在心里。

我过教名日那天，伊蕾内带给我一个自己绣的表袋。那天甘迪达特意开恩，没叫侄女带纸条——破天荒的一回！在

其他重大节日，伊蕾内还送过我几样手工小物件儿和一只仿麻布小纸盒儿。小纸盒现在没有了，一天被猫抓去撕碎了。我总是给她买件衣服，以回报她的小礼物和表达我的怜悯之情。

这聪慧而不幸的孩子，不是甘迪达而是加西亚·格兰德的侄女。父母家境富裕。加西亚在世时她就成了孤儿，叔叔待她如亲生女儿。作为生活靠山的叔叔一死，伊蕾内便遭了殃，幸好她的年龄还不足以察觉从顺境到逆境的突变。没有别的亲戚，甘迪达收留了她。我不禁要问：对伊蕾内而言，生于贫穷和教养于苦难这所不幸的学校是好事还是坏事？苦难这所学校依据每个人的秉性，使许多人变得粗俗，也使另一些人变得纯洁和高贵。我时常问伊蕾内是否满意自己的命运，她总说满意。然而她美丽的眼睛本能地流露出的悲哀，也许拆穿了那些我们长期或许一辈子都识不破的主要骗局之一；那种悲哀，我觉得有时像是瞳孔的波光与色泽产生的美学效应，有时像是现象的显示结果，我们从中得以窥探精神世界的奥秘。

岁月峥嵘，光阴荏苒，伊蕾内越来越大，来我家的次数越来越少。这并不意味着甘迪达家境改善，而是拿着条子敲竹杠的不光彩的使命让伊蕾内生厌。她的自尊心随同年龄一起增长。只是在要大钱的时候她才来，小钱是女仆来讨。又不知不觉地过了一段时间，终于到了大钱小钱一概由女仆来要的一天。我再也见不着伊蕾内了，尽管总能通过甘迪达和女仆打听她的消息。最后，我怀着无缘无故的诧异得知她穿起了学生装。这件很自然的事情我却觉得奇怪——因为我们常常忘记万物在生长和社会在前进。我十分欣慰地获悉伊蕾内进了女子师范学校。她不是听了婶婶的话，而是自己的主意；她一心想为自己谋得一席之地，不再依附任何人。伊蕾内考

试成绩优秀，获了奖。甘迪达向我夸耀侄女的多才多艺，说她令全校惊奇，知识渊博，是个才女，总之是个“了不得”。

我讲的这部分故事大约发生在一八七七年。是年我从宁静的堂费利佩大街搬到了喧闹的圣灵大街，不久便认识了哈维拉太太，开始施教于马努埃尔·佩尼亚，接着又发生了前面讲过的其他事件。此种叙述牺牲了时间顺序，保全了逻辑顺序。逻辑顺序是我的顺序。时间跟钟表一样，可以随心所欲；逻辑则不然，它是知识的钥匙和时间的钟表匠。

七 我为学生高兴

因为他的卓越德行能随着学习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每天都向我显示出新的可贵之处。他迷恋历史课，能从中概括出美妙的结论，这是他学习中的主要乐趣和最大裨益。他总感吃力的方面在于书面表达。甚为惋惜的是，思维非常活跃，有时非常敏锐和独特，却缺乏程式；能够透彻领悟众多优秀作家的思想，却又与文学形式格格不入。我命他就历史或者经济方面的随便什么问题写篇短文，他很快写好交卷。我一看，见解之精辟值得称道，但语言之粗俗平庸难以容忍，我甚至无法按正字法规则纠正他那些用语中的拼写错误，尽管由于持之以恒，我在改正这类错误方面已经大有长进。

只差一个细节，人们就会了解我学生的智力特征。这一细节是，我让他口头表达那同一篇写得糟糕透顶的短文中的精辟见解，这下跟换了个人似的，他变得自由自在，游刃有余，

仿佛卸去了束缚手脚的桎梏。他面对着我讲演起来，滔滔不绝，应付裕如；思想内涵丰富，层次段落清晰，前后衔接恰当，诱导感染性强。他的话语不甚正确，但亲切易懂，铿锵悦耳。

“好了。”我有一天激动地对马努埃尔说：“很清楚，你是演说家。如果努力，你将会达到少数人才能达到的境界。”

于是我明白了他真正的风格存在于谈话之中，他的思想只有在口头表达中才能成形，他开始在对话中表露出一丝能言善辩的才能；现时和现实问题诱惑着他，对纯理论则嗤之以鼻。当我打算讲哲学时，这一点就更加清楚——劳而无功。我那可爱的马努埃尔或者哈欠不断，或者心猿意马，或者一个词也听不懂，或者拿纸叠小鸟，甚至于烦得受不了，哀求我看在上帝份上停止讲课，因为他感到不好受。的确不好受，精神紧张，烦躁不安。

马努埃尔的秉性如此强烈地排斥这类知识，以至于据他说我第一课所讲的关于“正确要素的探询”对他产生的效果类似于一片催吐剂之于人体。我要求他思考“存在与认识的真实统一”，告诉他一旦养成思索的习惯，肯定会发现其乐趣难以名状，他说自己一思考这一命题或者“思维能力与思维结果的实质上的一致”，脑子里便被迷惘完全笼罩，肠胃也剧烈疼痛起来，只好停止思索，机械地合上书本。

抗拒哲学！抵制风格！可悲的马努埃尔·佩尼亚哟！假若不是一面反对教授哲学一面又在其他科目取得令我惊奇的进步，这位学生在老师眼里就会大为逊色。教马努埃尔哲学的惟一收获是他对哲学史稍微有点兴趣，但也仅仅认为它是一门稀奇并能增加学问的科目，而不是一种系统的知识或学科。我很恼火他这样自发地成为怀疑论者，便花大力气予以

纠正，可越纠正他越憎恶他所称的“无神的神学”。那阵子马努埃尔喜欢用辛辣的俏皮话谴责或者颂扬一些事物，有时妥当熨帖，更多的时候荒谬怪诞。但是这种调侃正经事的作法如今相当时兴，据此几乎可以认为我的学生具备了这种专长就等于他辉煌的才华大厦的建筑卒底于成，作为最后一道工序的屋顶风向标安装业已告竣。他的才能以及欠缺和超常之处，我全都看在眼里，抑或最稳重的人？一位缺乏教养的豪杰，抑或务实精神的化身？我茫然了，不知如何回答自己。

另外，马努埃尔逐渐显露出一种同龄人当中我从未见过的交际才能，他能博得与其交谈的所有人的强烈好感；潇洒的风度、娓娓动听的谈吐、恰到好处的诙谐赋予他的话语一种打开所有人心灵之窗的说服力与征服力；他善于和对方站在同一知识高度，用属于对方那个层次的语言交谈。尤其值得称道的是马努埃尔的菩萨心肠，由他心底吐露流露泄露出来的真情常常超越高尚、宽宏、豪爽、慷慨等字眼儿所要求的程度与范围。我殚精竭虑调理他的高尚情操与慈善性格，为其制定理智的疆界规则；我也不遗余力地纠正他胡乱花钱、随买随丢小玩意儿的不良习惯。没能革除他抽烟的恶习，因为这在他已成痼癖；但却成功地去掉了他糖果不离口的坏毛病——他兜里的糖总是装得满满的。以前又嚼糖又抽烟，马努埃尔的食欲大减，更糟的是讲课时他一吃糖我也受到诱惑。习惯的威力如此之大，任何一种无益的欲望如此有效地支配着我们脆弱的感觉器官，以致有一天糖果由于我自己的禁令而绝迹的时候，我的舌头居然怀念起它们来，我几乎要为没有糖果而难受。

无须赘述哈维拉太太多么感激我匡正了其子的行为。谢忱在圣诞节和其他节日以火腿、血肠和灌肠的形式来到我面

前，所有的馈赠品质量高数量大。不过我给马努埃尔的钱包所强加的限制使她省了一大笔开销，即使送我半片肉店，她也不吃亏。

马努埃尔衣着考究，富于变化。我从未试图在这方面多加管束，因为着装整洁是举止文雅的保障，它本身就是良好教养的因素之一。马努埃尔富有，得在社会上扮演一个风度翩翩风流倜傥的角色，自然就该注意仪表的悦人与举止的洒脱，注意培养和训练风格，风格之于性格犹如语句之于思想，也就是说风格是谈吐、服饰、能力、人品。我不喜欢的是，有几次他心血来潮，别出心裁地打扮成斗牛士的模样，去牛圈，去郊游或者去饲养公牛的牧场。我们激烈争论，甚至要吵起来。最后他来软的，起劲恭维我，以此自卫。我呢，认识到应给各个年龄段（如果不是所有年龄段的话）的人留出一部分属于自己的东西，而且脱离具体环境和区域影响的作法是愚蠢的，于是我妥协了，让时间和严酷的生活法则去医治马努埃尔的幼稚虚荣症。

我一直考虑着马努埃尔将来在社会上闯荡和占据与其优异禀赋相适应的社会地位的过程中需要克服的困难。一个微妙的问题！十分明显，社会民主业已深深扎根于我们中间；无论是谁只要有金钱有才华，所到之处便会受到人们的接纳、款待和欢迎，而没人会问他是谁和出身于什么家庭。我们大家都熟悉一些出身微贱如今却身居高位的人，他们甚至同历史上统治西班牙的阿拉伯民族有瓜葛。每每作为相等物而由证券与机敏所替代的金钱与才华，在我国已经打破了一切屏障，造成了阶级的混淆，比欧洲其他国家的阶级混淆程度高，范围广。那些国家的民主已跟惯例分离，而由法律加以体现。从这一点来看，撇开政治上的巨大差异不谈，西班牙正在奇怪地

逐渐类似于美国，跟美国一样逐渐成为一个怀疑主义的和讲究功利的国家，同化与平等精神占了上风。历史的实际意义在我们中间日益减弱；历史全部转移到考古学家、好奇者、收藏家和乏味偏颇的学者的冰冷的手里。暴发户与平步青云者屡见不鲜；传统势力威风扫地，或许是由于它曾诉诸武力而招人憎恨；思想自由的潮流滚滚向前；作为不可避免的时代力量的财富与才能扩展着它那广袤无垠的王国。

然而这一变革尽管已经相当深入，却尚未达到摈弃在出身低微者进入社会中心（权且这么说吧）的问题上的某些顾虑的程度。如果低贱家世离得远，哪怕距今相隔十年，也好办，很好办。我国的民主健忘却不至于盲目，一旦微贱家世近在眼前，就得花费力气用钱加以掩饰。试问哪家侯门肯在族徽上画一条羊腿、一尾小鱼抑或别的什么卑贱行业的标志呢？这些钟鸣鼎食之家的渊源十分遥远，如今已经没人留意；可我学生家的属于下九流之列的肉铺依然营业；聪明伶俐、英俊潇洒、卓尔不群、十全十美的马努埃尔·佩尼亚，常常被大学的同学唤作“屠夫之子”。

这些事情我不对马努埃尔说，只是自己琢磨，一琢磨就忧心忡忡，顾虑重重。一天我和学生谈起了他的未来与打算，他说自己有点儿爱上斗牛场主的女儿，一位妩媚文雅的姑娘了。哈维拉太太也知道了，似乎并不反对。本德索尔姑娘是正派人家的孩子，一大笔财产的惟一继承人；品德似乎无可挑剔，社会地位高于马努埃尔。本德索尔家虽然早先也卖肉，但三十年前就不卖了，改做牲口贩子和粮食包销商，生意规模很大。哈维拉太太对儿子的选择颇为满意，喜形于色地给我说：“这好像是天意，曼索朋友。那姑娘有票子，至于高贵不高贵，那还不是犄角对犄角的事。”

我尊重这一拿牛作比喻的讲究实际的理由，同时也觉得不足二十三岁的马努埃尔尚未达到婚配的最佳年龄，哈维拉却说任何年龄都可以缔结美满姻缘。我悟觉到此事自己不宜干涉，便缄默不语。依我看，哈维拉极欲同本德索尔家结亲。本德索尔原本很穷，小时候光着脚在坎德拉里奥大街流淌的血水里连蹦带跑，嬉戏打闹，然而三十年富裕、荣耀、尊贵的地位早已结束了她父亲的低微下贱，母亲和姊妹们个个华服美饰，结交的朋友和熟人是实实在在守着碍眼的肉案的哈维拉接近不得的。本德索尔家的太太小姐，哈维拉虽然光知道她们的名字，远远瞅见过，但却渴望与她们来往，渴望攀上她们的地位。她认为这易如反掌，有钱就行。一天，我从马努埃尔口中得知他母亲打算将铺子盘出去，结束卖肉生涯。

坠入爱河的马努埃尔陷得一天深似一天，用在学习上的时间与精力愈来愈少。课上了两年半之后，现在他对我的真挚爱戴和尊敬虽然没有减少，不过我们之间的学习联盟趋于松散，我们的交谈趋于简短。天天见面，谈各种事情，我力图将他的心思引向总体规律，他却只爱谈论具体事例与个别现象，一味偏重新近出现的和显而易见的东西。两人有时候激烈争执，有时候议论几句新出版的著作，但是已经不一块儿去散步了。他每天傍晚外出骑马，我独自一人漫步。最近连在科学文学艺术联合会所在地的晚间见面都取消了，因为他经常去看戏或去本德索尔家。

我察觉出一种习惯的中止所引发的些许孤寂与忧伤的空虚。我们到了应该结束引导学生的地步了，他已经能够自学一切可以认识的知识了，甚至能够超过我。我这样对哈维拉说了，她显出非常感谢我的样子。停课后的头一天晚上，这位头脑简单的女人上楼和我闲聊，话语中流露出些许与从前的

直率迥异的傲气。同本德索尔家联姻的念头开始搅乱她的理智；她自觉有财力应付一种奢侈的局面，因而她的傲气似乎不是完全没有道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她的宏伟计划与她表述这一计划所使用的语言之间的鲜明对比，她旧习不改地管钱叫‘钿’，管炫耀叫‘显摆’。以前马努埃尔不止一次地力图将母亲引上学院式的正确运用语言的道路，却收效甚微。

有些话哈维拉太太说得明明白白，有些话则说得谨慎而风趣，让我去猜。肉店关门，永远洗净手上的牝犊血，她讲得字字真切。我深表赞许，心里却暗想：夫人，你若再说下去，就会遇上麦克白夫人^①洗手时所碰到的困境。哈维拉闪烁其辞地表示想使自己与庞塞的关系合法化；打算弄个什么头衔以便在社会上出出风头，当个受人尊敬的女士，譬如说弄个十字徽标，无论什么等级，哪怕是慈善团体的也成；捐个名誉职务或者名誉头衔什么的。

那些日子是一八八〇年的春天。这时候甘迪达太太又重新亲自来鸽我了，她和哈维拉在我屋里邂逅，两种迥异的性格相撞的结果如何，就无须我多言了。两人尽情表演了一番。肉铺老板娘坦然自若，无拘无束。加西亚·格兰德的遗孀自吹自擂，谎话连篇，装模作样，说费德里科·鲁维奥、奥拉维德、马丁内斯·莫利纳等名人都接见过她。经甘迪达提议，去了斯帕浴场。哈维拉为甘迪达要了雪利酒和酸橘子树叶水；甘迪达讥笑她是医生的经验论，并称赞了矿泉水，由此扯起了她的旅行、她的熟人、她的公爵和侯爵。最后，十分了解甘迪达的我

^① 莎士比亚剧本《麦克白》里的人物，她正想洗掉手上的血迹，听见外面有人重重地敲门。

想象她被收进了《哥达年鉴》^①。

屋里只剩下我和我的常客的时候，她立即放下虚荣的嘹亮号角，换上嗡嗡叫的蚊子似的低音号，又抽泣又撒谎地向我哭起穷来。真够呛！一直企盼着萨莫拉的年金，可那个奸诈的管家！……多么奸诈的管家哟！年金不来，不知怎么办才能支付伊蕾内在师范学校的数量可观的费用，光书钱就花去了收入的一大部分。不过，所有的钱都花得值得，因为伊蕾内是个奇才，令老师惊叹，为学校增光。更为优越的是她得到了几位外国夫人（甘迪达太太弄不清是英国人还是奥地利人）的指点，她们非常喜欢伊蕾内，教她做各种高雅的女工，完善她的教师气质，还培养她落落大方的气度、优雅不俗的谈吐、婀娜娉婷的举止。这些构成了撒克逊妇女的主要风韵。她已经十九岁啦。

我好长时间没见伊蕾内了，很想见一见，以便从我的角度评判她的进步。然而伊蕾内不知由于什么微妙的误解，或者由于自尊和其他瞒着我的原因，从不来我家。一天早晨，我在街上碰到她，女仆陪着她在一个摊子前买菜。我惊异于伊蕾内顾长的身材和寒伧的但却十分干净的衣着，她周身显示的整洁肯定不是婶婶教的；她清楚地展现了一种高贵的贫困，勇敢地甚至是欢欣地过着穷日子。我的第一反应是招呼她，可她仿佛觉得难为情，躲过我的目光，装作没看见，扭头跟卖菜妇说话。我尊重伊蕾内的回避，继续向学校走去，拐过珍宝大街的路口，我便忘记了那张总是苍白的和表情丰富的脸庞，忘

^①一七六三至一九四四年德国哥达市出版的族谱、外交、统计等学科的综合年鉴。

记了她那修长的身材，只想着我当天要讲的课，题为“道德觉悟与意志的相互关系”。

八唉，可怜的我哟！

唉，不幸的人 百倍凄惨的人，不幸者当中的不幸者，你在晦气的时刻从静谧的秩序井然的天堂落入喧嚣的乱作一团的地狱。人们哪，将你们的生命纳入一份规定了适时的劳动与悦人的条理的计划吧；像灵活的蚕似的蜷缩在你们的茧里吧 依照审慎的尺度调整你们的一切功能、乐趣、劳作吧，以备有人从茧外搅乱你们，迫使你们进入闹腾腾、乱哄哄、急匆匆的洪流……千倍倒霉的客观主义哟！你夺走了我们思维里的快乐，夺走了纯粹之“我”及其如意算盘的享受；你从我们的“孑然一身”里窃取了愉快的影子，抑或与之相等的东西，即我们的习惯、我们时间的固定性及正常性、我们寓所的舒适！……这些呼喊尽管发自灵魂深处，却不足以解释我的习惯突然发生的巨大的彻底的变化。

你们听着吧，你们颤栗吧。我的哥哥，惟一的哥哥，那个二十二岁时乘船前往安的列斯群岛^① 寻觅财富的人，来信说他打算举家返回西班牙。他在美洲待了二十年，干过各行各业的营生。起初筚路蓝缕，艰苦卓绝，接着由于民众暴动而破产，

^①位于南北美洲之间，构成中美洲的一部分，习惯上分为大安的列斯群岛与小安的列斯群岛。

最后因为同一场战争而暴富——战争是鸿运的无耻盟友。

哥哥在大沙谷阿^①娶了一位富有的姑娘，从此夫妇俩的财产数以百万。任凭安的列斯的珍珠岛^②政局变幻，云谲波诡，带上金钱和家人移居欧洲，人财两安，还有比这更精明的打算吗？还有孩子的教育问题，免除惊恐之虞的希冀；另一方面，也想炫耀一番，了却衣锦还乡的夙愿。这些因素促使我哥哥拿定主意回国。他给我来信两个月之后，我收到一封发自西班牙桑坦德城的电报，唉，从而得知了我所担心的事情。

我预感那一家子人的到达会搅乱我的生活，思忖着自己的生活习惯将被弄得乱七八糟，拥抱胞兄时的天伦之乐里也掺入了一丝苦涩。一八八〇年九月的一天早晨，我在火车北站迎来了何塞·马里亚一行，包括他的妻子、三个孩子、岳母、小姨子，还有一个约摸十四岁的小黑人和一个混血小姑娘，加上托运的十八个大大小小的箱子、十四个手提包、十一个小包裹、四把软面扶手椅。代表动物王国的是一只鹦鹉、一只笨鸟和两只燕雀，分别装在笼子里。

我为这一大队人马包租了一家旅店的一半，尽量予以妥善安顿。见面第一天哥哥就说必须租房，想要一层面积大的底楼，全家都住进去，还得非常宽敞，跟在美洲一样。何塞·马里亚长我六岁，但看起来像大二十岁，刚见面时他的一头白发叫我吃了一惊；面色如烟叶，满脸皱纹，仿佛抹着半透明的沥青，透过表面的树脂层看得见真皮的黄色；跟我一样没有蓄须。哥哥身着细羊驼呢服装，头戴精致的巴拿马草帽，帽带纤细黑亮，领带细得跟帽带一样，衬衫胸口绣花，纽扣镶着钻石，

① 古巴的一个城镇。

② 巴拿马湾的群岛。

领子开得很低；脚蹬漆皮尖头靴子。利卡（他们这样称呼我嫂子）一身碧绿和玫瑰红，她妹妹一身蓝，都戴麦秸草帽。我觉得姐妹俩象征着那片令人心旷神怡的国土上的植物，以及遍布美丽绝伦的飞鸟和艳若彩虹的昆虫的森林的魅力。

第一天，何塞·马利亚除了称赞我们美丽的富有诗意的阿斯图里亚斯省，再没说别的话。他告诉我，抵达桑坦德城的头一天夜晚，一望见里瓦德塞利亚^①的灯塔，他的泪水不禁簌簌落下来。偿还完眷恋故土的情感债，我们着手找房子。我有活儿干了。本来九月的考试就够我忙的了，这下更得加倍奔波，精细地掐算时间，烦得我没法说。最后终于在圣洛伦索大街找到了一层很不错的底楼，租金四万五千雷阿尔，带马车房和九个面朝街道的阳台，楼里面地方很大，正是他们需要的诺亚方舟。内部装修、添置家具和地毯，我估计得花一万多杜罗，何塞认为我没多算。后来的计划实施以及室内幔帘装修师说出的数字证明我估计得太少了，我这外行的知识尚未达到熟稔地毯与马车费用的程度。

一家子又住了一个多月旅店，他们用这段时间按照大西洋此岸的习俗改换服饰。手艺人成群结队地拥到家里；家里人每时每刻都可以试穿衣服和选择布料、带子和饰物；裁缝来来往往，跟在自己家里一样。三位女士缝制了厚厚的皮衣和棉衣，她们觉着对于即将来临的严寒和患肺炎的危险来说，任何衣服都显得不够。两星期后所有的人，从我哥哥到小孩子，全都改头换面了。

利卡母女三人很满意以激烈争论、咨询和腰部的某些痛苦换取的新装，极力夸奖时装裁缝和胸衣裁缝的精湛手艺，尤

^① 西班牙的一座港口城市。

其称赞一切全部物美价廉，从服饰到工钱。价格的低廉使她们发狂，以致一家挨着一家商店地购买小玩意儿，天天下午满载而归，买的东西五花八门，从假珠宝到地摊上的小物件儿，无所不包。店员们随后送货上门，带着一包包一捆捆造物主首创而后又经针织、印刷、纺织工业予以完善的物品。成打成打的手套、成箱成箱的印花纸、小装饰品、扇子、假花、匣子、彩绘小铲、灯罩、新式样的玻璃及陶瓷器物堆在客厅的桌子壁台上，多得令人难以置信。说实话，我真以为她们要开商店了。

她们还频频洗劫糖果店。闺房里总摆着一大盘糖果，因为利卡每时每刻都会就着水果消受甜食，有时候是就着糕点或冷餐肉。利卡正值春风得意之际，且相当高兴，随心所欲接着随心所欲。她妹妹尚不处于这种状态，而且相距甚远，却也随心所欲，每时每刻都在要这要那：“我想吃葡萄。我想吃鸡蛋羹。我想吃炸鱼。我想吃蛋白酥。”房间的门铃响个不停，仿佛高高的铁丝上拴着淘气包捣蛋鬼似的。可怜的仆人们端着碟子盘子出出进进，应接不暇，看着真叫我难受。

三位女士身着街上买来的服装，懒洋洋地躺在摇椅上消磨时光，天热时悠然自得地摇着扇子，天冷时紧紧地裹着毛毯。晚上去看戏，看完戏喝巧克力饮料，然后就寝，一直睡到半晌午，梳头女郎来了她们还睡得死死的，用一般办法难以叫起她们。懒得无以复加的利卡，既不愿起床又不想不梳头，便将脑袋探出枕头，采取这种别扭的姿势让人梳，梳完接着睡。

这当儿两个女孩和一个小子在一间供他们使用、吵闹和奔跑的屋子里淘气，混血女孩蕾梅迪奥斯和小黑人鲁佩蒂科负责照料他们。叫喊声马路上都听得见；他们拖着椅子当车拉，没有一天不摔碎个什么东西、不整个儿撕断一个窗帘或者不弄散一件家具的。刚来不久便几乎赤条条地在地毯上打滚

儿，直到天气凉了，才见他们穿着新做的昂贵的吊着皮面的细呢子服装出门溜马路。

鲁佩蒂科太顽皮，实在拿他没办法。一天到晚光贪玩，要不就趴在阳台上看来往的车辆。女主人们一喊他递什么东西——这差事大约两分钟一次——就得找遍全楼，找着了便揪住耳朵拉过来。我负责这项与我的废奴主义思想大相径庭的痛苦使命，因为小黑家伙的哎哟声在我听来仅比女士们令人无法忍受的吼叫声略强一点，她们成天价呼喊着：“黑鬼，给我拿鞋去。”“来给我紧一下胸衣。”“给我端杯水。”“递我一支发卡。”等等，等等。有一天，我们徒劳地寻遍了全家：“这该死的钻到哪儿去了？”我哥和我一边骂一边挨门搜索，终于在一间黑洞洞的房里找着了。出现在我面前的乌檀木脸蛋儿，仿佛迷雾阴霾中露面的神人，白眼珠凸现出来，齿白如象牙，唇红似石榴。嘶哑低沉的嗓音念叨着：“太冷了，太冷了。”我们将他从那里弄出来，那副模样活像是从墨水瓶里捞出来似的，因为他浑身紧裹着女主人的一条黑色大披巾。那天给他买了件巴约纳^①的红坎肩，他乐得不得了。这孩子憨厚，天真无邪，诚实善良，使人联想到非洲拜物教中的天使。

我差不多天天得跟这一家人一块儿用餐，这在我不啻一种酷刑，因为餐桌旁比哈瓦那港的码头还嘈杂。

一开饭，我哥哥就同利卡争论她该吃什么。

“利卡，吃肉。这对你有好处。好好保养吧，看在上帝份上。”

“肉 恶心死了！……我想吃酸樱桃果脯，不喝汤。”

“乖乖，吃肉，喝酒。”

^①法国西南部一港口城市。

“真啰嗦！……我要甜瓜。”

这时,从一开饭就大骂西班牙菜肴的‘懒太太’(他们这样称呼家兄的岳母)翻着白眼,又感慨又喟叹,这都是为着怀念甘薯、木薯、山药、海芋和别的食用植物而发的。忽然,淳朴的老太太被餐桌四周的喧闹吵得头昏脑胀,盛满一盘饭菜,端到自己屋里吃去了。我于顾盼中一失神,冷不防邻座的一个女孩子把手伸入我的盘中,抓吃起来,尔后摸着我的脸,直喊‘好叔叔’。小小子把餐巾一扔,正好落到盛着汤的大盘中,再捞起来,湿漉漉地水淋淋地拽在地毯上。另一个闺女刺耳地尖叫着,桌上当时缺什么她要什么。爸爸妈妈则仍旧讨论关于哪种食物适宜利卡的娇贵气质和挑剔心态的议题。

“亲爱的,喝酒。”

“酒?多恶心!”

“老婆。别喝那么多水。”

“天哪 瞧你多啰嗦 给我拿柠檬软糖来。”

“肉,老婆,吃肉。”

小男孩站出来保护妈妈,说道:

“爸爸笨蛋。”

“小子,看我逮着你……”

“爸爸臭猪……”

“我要带糖的通心粉。”远处传来一声尖叫。

“我想吃鹰嘴豆。”

“安静!安静!”何塞·马里亚吼叫着,用餐刀把儿使劲敲桌子。

空中飞来一块饱蘸番茄酱的排骨,掉在他爸爸衬衣洁白的前胸。何塞·马里亚怒气冲冲地站起身,狠揍了那小子一顿。小东西一蹦老高,蹿了出去,哭声震撼着整个旅店。利卡

怒容满面,小姨子嘟嘟囔囔;“懒太太”闻声赶到,怒形于色,嫌打了外孙子,接着落座继续进餐。众人呼唤鲁佩蒂科,呼唤混血女孩,乱作一团。这时,我不知要求助于哪种思想和哪家哲学才可使我的内心宁静下来。

利卡因为整天美味不离嘴,吃饭时每样菜只尝几口,便一杯接一杯地喝水,等最后一道甜食上桌,才大嚼一通。仆人端上浓如墨汁的咖啡。我拒绝将这种可恶的饮料灌入肚肠,惟恐它剥夺我的睡眠。我焦躁不安,度日如年,企盼着逃出家屋的美好时刻。

随后是抽烟,于是乎我陷入了臭烘烘的烟囱林中,因为不仅我哥哥抽,利卡也点燃了一支;“懒太太”的嘴里更叼着一拃长的雪茄。烟雾氤氲,摇椅晃动,弄得我的脑袋犹如风车一般。我耐着性子,勉强跟哥哥聊天,他扯到政治上来了。终于,解除我苦役的时刻到了,我告辞退席。悻悻于如此苦闷的生活,喟叹着我的失却自由,我以哀怨的目光回顾历史——不,我不能宽恕发现新大陆的克里斯托瓦尔·哥伦布。

九 家兄意欲献身祖国

十月中旬他们住进了租赁的房屋,第一天就点燃了壁炉,因为人人都冻得要命。利卡得了感冒,她的绰号叫“猎豹小姐”的妹子梅塞迪塔斯有点伤风;“懒太太”骤然间害起了思乡病,以挽歌式的哭泣哀求把她送回亲爱的沙谷阿镇,因为在马德里难受得和冻得要死,又嫌住处狭窄,不太亮堂,活像令人

憎恶的牢狱；她时时怀念着气候温和的桑梓之地的宽敞明亮的住宅。那只背井离乡的笨鸟也得了这种病，下第一场雨的时候就一命呜呼了，它的主人长吁短叹，悲痛欲绝，致使我们以为她要随鸟而去。一只燕雀逃离鸟笼，无影无踪，头脑简单的老太太执拗地认为可怜的鸟儿一口气飞回了故国芬芳四溢的森林，任凭哪个人劝她也不信。假如她也能像燕雀一样飞回去该有多好！可怜的赫苏莎太太，真让我伤心！她惟一的消遣即是对我叙述其福地洞天般的故土的事情，讲解如何制作辣酱油，描绘黑人的舞蹈和玛鲁卡^①与圭罗^②的鸣响，还差点儿教我弹拨比林巴欧^③。她足不出户，害怕染上肺炎，也从离不开扶手软椅，吃饭都不挪动一下，鲁佩蒂科给端到跟前，吃不了就给鲁佩蒂科，小黑人边走边狼吞虎咽地消受她的剩饭。

相反，哥嫂和那个小姨子则惊人地适应了新的生活、恶劣的气候以及我们忙忙碌碌的习俗。尤其是何塞，根本不想念大洋彼岸的任何东西。许许多多的恭维、奉承、讨好、巴结使得他像一面大锣似的名声大噪，其踌躇满志显而易见。他频频去国会走动，我惊异于他在议员、记者、政客——哪怕属于五流六流的呢——中间结交朋友；他的言语开始围绕公众事务特别是舶来品这一蛊惑人心的陈旧轴心展开，无须穿石之目便看得清何塞·马里亚渴望跻身于一个什么党派并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此类党派天天成立，随便哪个无所事事的人一时心血来潮即可创建政党。一天，我见哥哥在书房焦躁不安，喃喃自语。经我一问，他诚恳地说他觉得自己是个演说

① 装有少许玉米粒或小石子的干葫芦，是古巴土著人的乐器。

② 南美洲部分地区一种用青玉米秆制作的乐器。

③ 南美洲一些地区的乐器，主要由铁弓子和钢簧片构成，常用来当音叉。

家，头脑里充溢着观念、论据与设想，涌现出数不清的语句和千万个词句；他认为这都值得告知国家。

一听他提到国家，我说，你要首先搞清楚自己十分热爱的对象是什么，因为存在着一个因袭主义的纯属假设的国家；我们的一切运动和一切政治废话所指的国家即是它，实际上它仅仅存在于大人物的贪婪秉性与轻率头脑之中。必须辨别冒牌的祖国与真正的祖国；真正的祖国要在活生生的现实中寻觅，为此，我觉得应该全面观察和思考包围着我们的成千成万的谎言和骗局，在新闻界和政坛的喧嚣嘈杂面前堵塞耳朵，在所有粉饰现实的矫饰景象面前闭上眼睛，然后全身心地投入不懈的思维和执着的观察。必须推倒这种画布围成的虚幻灵堂，在真正的国家领域里奠定崭新的坚实的基础，从而建立崭新的牢固的国家机构。哥哥说他不大懂得我这一套，称我为破坏分子——这表明他的确没听懂我的话。我只好解释道，谈论政治问题时人们总是借用建筑方面的例子，我举这种例子并不意味着我倾向于蛊惑煽动，哪种政体在我都无所谓；对我来说，政治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一种思想体系、科学原则与艺术规则，一种明智而有条理的联合体，总之是一种机制；所以，我刚才那番话同构成整个统治权术体系的个人意外、有害的主观性、捉摸不定的方式、事实上与言辞上的腐败、奸计与敏锐毫无关系。

哥哥对我的解释，要么颇感厌烦，要么付之一笑；他边听边打哈欠，继而乐呵呵地以粗俗讥讽的口吻叫我“玄奥者”，让我拿这些知识去讲给天上的神仙听，因为在他看来，凡人弄不懂如此深奥如此不切实际的学问。然后，他一本正经地请教应该加入哪个党，我说随便哪个，因为所有的党事实上都一样，如果说理论不一样，那是由于那些对谁都无关紧要一文不

值的理论未曾经过仔细的分析。接着，作为实用的一课，我劝他在所有党派中参加一个最为崭新最为鲜嫩的党，他认为这主意十分恰当，高兴地说：“玄奥者，你说对了。”

一家子的熟人和朋友与日俱增，这在弥漫着金钱气息的府第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家室安顿停当一个月以后，哥哥大门常开筵席常摆，以迎接和款待前来拜访的各界名流要人。客人连着客人，引见接着引见。一家之主的哥哥很快意识到应该杜绝某些大大有损于自己声誉的事情，于是，宾朋满座的时候——这样的日子一年当中居多——餐桌上秩序井然，有条不紊，再不见关于酒肉的争吵。“懒太太”的古怪、小孩的放肆。大家推举一人当餐厅总管，要么叫侍者或服务员，这样一来，情况大为改观。高雅的情调慢慢占据了家里所有的地方，逐渐支配了家人的言谈举止；欧洲风尚的迅速胜利在利卡和“猎豹小姐”身上引发的变化不比别人少。我嫂子能够稍微克制一点儿对于蛋黄点心、糖果和奶油夹心巧克力的馋劲儿了。孩子们离开大餐桌单独吃饭，听从混血女孩的指挥。父亲深知他们缺少教养，不会吃饭，不会穿衣，不会说话，不会好好走路，什么都不会，便想补救这一严重的缺陷。利卡也为孩子们的不成体统担忧，一天，她正跟我哥商量这事，哥哥转过脸来对我说：“你必须立即给我找个家庭教师。”

十 我立刻想到伊蕾内

请她做家庭教师再合适不过了，仿佛她就是为此而来的

一样。我的家族获益匪浅，那位孤女亦得利颇丰！这桩两全其美的差事由自己操办，乐得我心花怒放，当天下午我就给甘迪达太太说了。天爷！获悉我哥哥和全家现在马德里，那老太婆是怎么一种反应啊！只见她两眼迸射出惊喜的闪电般的波光，激动不已，连蹦带跳，几乎手舞足蹈起来，我真担心失去控制的神经受到震撼与撞击会导致她突发癫痫。蓦然间，狂喜化为怒火朝我喷涌而来，她喊道：

“哎，我说，你这讨厌鬼，大讨厌鬼，干吗不早说？……你想什么啦？心不在焉。”

我骤然发现她的双眸闪烁着至高的智慧，那是拿破仑的敏捷、罗克·吉纳尔特^①的胆略与一位法国杂文作家的创造才能的完美融合。可怜牺牲品哟！犹如兀鹫从光秃秃的山巅俯视沟壑深处，通过难以置信的距离分辨出罗网业已撕破，高傲地立于贫困之中的甘迪达太太窥见家兄府第有利可图，有肥肉可啄可抓，她那颤抖的嘴角荡漾着微笑，整个面庞呈现出类似于艺术家获得灵感时的表情，欣喜若狂地说：“啊，马克西莫！我多么爱你！你是守护我的天使。”

沟通了残忍的卡利古拉同哥哥清白的一家的联系之后，我不知所措。当我意识到自己为善心所驱使，给亲戚引来了比埃及的七种祸害^②的总和还大的祸害时，已经晚了。我铸

① 此人原名佩洛特·罗加吉纳尔达（1582—1635），西班牙土匪，后遇朝廷招抚，充任官军首领。当时许多民众及包括塞万提斯在内的部分文人对他颇有好感。塞万提斯以“罗克·吉纳尔特”的名字将其写入《堂吉珂德》，还在独幕滑稽剧本《萨拉曼卡的地洞》里提到他。

② 《旧约·出埃及记》载，上帝为了迫使埃及法老允许犹太人离去而给埃及降下十种灾祸：水变血之灾、蛙灾、虱灾、蝇灾、畜役之灾、疮灾、雹灾、蝗灾、黑暗之灾以及埃及人的长子和一切头生的牲畜都必死。

成大错，且无法挽回了。等到甘迪达第一次来哥哥家时，我只有笑，只有笑，聊以自嘲。她作为神灵之怒的代表，浓妆艳抹，珠光宝气，威仪不凡——堪与阿蒂拉^①的威仪相匹敌。甘迪达在这一不幸时刻穿的衣服不知出自何方，我看像是跟哪个开当铺的熟人赁的或借的，要不就是从我所不知的地方弄来的，因为总有一些人的举动带着捉摸不透的奥秘，即使最精明的旁观者也发现不了他们天衣无缝的行为。甘迪达外面的服装不算好却也过得去，加之这个老机灵鬼具有几分贵族太太的气派，足以蒙骗任何人，在不甚老练的人眼前可以冒充社会名流与摩登夫人；她高贵的罗马式脸型和文雅举止那天充分发挥了作用，效果超过了自由联盟年代加西亚·格兰德走红的整个时期。

一见我哥，甘迪达一把搂住，情真意切，激情汹涌，以至我以为会昏厥晕倒。她以感人肺腑催家兄泪下的话语忆起我们的慈母，随口自封为我们的第二母亲。在与利卡和“猎豹小姐”交谈中，她才思敏捷，热情洋溢，斯文风雅，雍容华贵，令这对古巴姐妹着迷、陶醉、倾倒。利卡事后告诉我，她从未接触过这么温文尔雅和蔼可亲的人。甘迪达首次造访中，还向孩子们尽情倾注柔情蜜意，甜言蜜语，显现出一种近乎娇纵溺爱的体贴。“懒太太”的思乡情绪在这位不期而遇的老姐姐嘘寒问暖体贴入微的话语中得到了短暂的慰藉，老姐姐知道辣酱油，把古巴菜肴捧上了天，最后说了一段关于疾病的话。就连何塞·马里亚也落入狡猾的圈套，卡利古拉走后不大一会儿，他问我是否有许多名人要人常常出入甘迪达太太的客厅，我

^①公元前五世纪的匈奴王，以华丽服饰和威严仪表著称。

听了哈哈大笑，笑声之大，可能附近圣马特奥大街的聋哑协会的聋子都听到了。

翌日，我的常客再度光临。一开口就一本正经地说：“咱们真好像已经相识了半辈子！……我看你们跟我的亲生闺女一样。”接着讲述自己的经历、身世与坎坷，其言词之夸张使我不由衷钦佩她的吹牛灵感。她搁置了前往萨莫拉领地的旅行，以便愉快地陪伴这么可亲可爱的一家人；虽然蹩脚管家的过失导致她的利益受到相当大的损失，她仍然不想离开马德里，因为与其过从甚密的这个侯爵夫人那个公爵夫人挽留她。她那令人痛心的疾病史实，值得让荷马变作希波克拉底^①为之讴歌。最后，她在那个第二天以及随后的日子里——以前曼索之家缺少卡利古拉犹如天空缺少太阳——表露了时装方面的渊博知识与精湛手艺，从而加入了利卡和“猎豹小姐”的“国务委员会”。这么一来，事先不征求甘迪达太太的意见，她俩便帽子、料子、带子一概不买了。

“小可怜鬼哟！”她说，“你们别进商店买东西了，什么都别买。人家一眼就会认出你们是美洲人，加倍要钱，真够呛……我负责给你们采买……不不不，孩子，根本用不着道谢。这对我来说不费事，我根本不用做什么。所有的店主我全认识；我是个很好的老顾主，所以买东西特别便宜。”

我向哥哥叙述了甘迪达漫长的奇特的诈骗史，好让他防备家里接受她的帮助以后将面临的经济危险，哥哥笑了好一阵儿，然后只是说：“可怜的老太太，假如妈妈看见她落到这种地步，该会多么难受！……”

过了几天，我又把这事跟利卡讲了，她却反唇相讥，认为

^① 希波克拉底（公元前约 460—前 377），古希腊最著名的医生。

我恶意中伤，怏然不悦地打断我的告诫：“你别夸张……你对可怜的甘迪达太太有反感。这可怜人儿太厚道！……如果不是那些管家太坏，她会非常非常富有……也许财税官给她算错了账！这可怜人儿很爱面子……昨天为叫她收下一点儿小意思，我都跟她急了。是在她那笔牧场租金尚未收到之前先给她点儿钱用。不是牧场的租金——咳，甭管是什么吧。这可怜人儿太厚道……就是不要……说什么也不要。我求她看在慈善圣母铜像的份上收下那点儿钱……我看见你在笑。你别不懂事……这可怜人儿……她执意不收，我生气了，眼泪出来了。这时她也哭了，最后总算没驳我的面子。”

利卡心地善良，纯真无瑕，不谙人间虚伪、尘世龌龊，且以己度人。我喜忧参半地望着这朵纯洁的心灵之花，她未曾受过任何杂草的侵害，甚至根本不怀疑身旁存在祸根。我不忍搅扰一颗清白之心的宁静，而使其染上猜疑的病菌，于是决定尊重这一适宜森林生活而不适宜都市生活的淳朴之情，不再谈论阴鸷的卡利古拉了。

其时，伊蕾内已经从知识、交际、道德诸方面领导起两个女孩和一个男孩。经我同意，准备了一间宽敞的屋子，专供他们师生四人全使用，旁边另一间用于吃饭。我建议他们每天下午外出散步，只在上午坐着上课。青年女教师的谨慎、细致、正派和勤勉赢得了利卡的喜爱。每每提及，利卡都千恩万谢我给家里带来了这么出色这么优秀的老师。哥哥也十分满意。这样便抵消了我因招来灾星甘迪达而感到的歉疚。一心想着有益的工蜂，也就忘了吸血的魑蝠。

十一 怎样描绘我的迷惘？

如何表达家兄的生活给我的生活带来的紊乱与诸多不便呢？我离开这个圈子的打算根本无法实现，因为烦人的亲戚们差不多整天把我留在身旁，有时候是为了商量随便什么事情或连珠炮般的提问，有时候纯粹为的是陪伴他们。似乎少了我这个家一切都会停止，似乎我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万事通。既然如此，履行义务一般的陪餐又算得了什么呢？横竖不过是一天陪一天不陪的，也不用一月陪三十天。别了，我甜蜜的独身生活，我的书本，我的漫步，我的独立，我的用途多样的或做事或看演出或休息的闲暇时光。最扰乱我的莫过于家里的聚会。我养成早早就寝的习惯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而现在，茶话会、聚谈会夤夜不散，吵吵嚷嚷，胡说八道，烦得我简直没法儿说。再者，穿燕尾服历来与我的爱好相悖，我恨不得将燕尾服从地球上一扫而光。可春风得意的哥哥如今变得礼数周全，我不能不穿深恶痛绝的这种服装。

急欲出名的何塞·马里亚渴望所有能够吸引来的豪门望族与名流显贵光顾他家的客厅，但这并非易事。利卡未能赢得定居马德里的多数古巴家庭的好感，人家的名气和风度大大超过她。人们看不见她的慈善心肠，只看见她粗粗拉拉、大大咧咧的乡下人习气，以及在社交准则方面的致命错误。一些针对老实巴交的利卡的流言蜚语及不甚友善的街谈巷议也传到我耳朵里。整个居民区流传着刻

薄而恶毒的笑话，最轻的说她是“用绳套逮来的”。这村姑太天真单纯，有时候出了洋相照旧若无其事，我行我素，也许是没有意识到。然而对哥哥和我劝她逐渐学点社交礼仪以便适应新生活的话却非常重视，没过多久，她的天赋智力便略微战胜了根深蒂固的粗俗。出身卑贱、教育状况糟糕和生长于岛国腹地的荒野山村，这些构成了将利卡调教成欧洲式的名媛淑女的不利因素。尽管各种背景如此，家兄的贤妻以其本能的敏锐与贤慧慢慢走上了新的道路，将学会上流社会里的掩饰、谨慎以及文明、典雅的举止。

何塞·马里亚要我给他引见社会贤达。可我，好惭愧哟！除了两位性情暴躁的教授，我还能引见谁呢？他俩若来，只能是自己烦恼别人也烦恼。我倒是领来了自己的得意门生兼精神上的儿子马努埃尔·佩尼亚。他虽然出身寒门，也受到热情款待。为什么不呢？既然他的一掷千金与摩登的上流社会如出一辙，本人也正在摈弃祖传的卑贱职业；他是能够想象出来的最可爱、最英俊、最机灵、最潇洒、最聪慧、最杰出的人；高居于一切同龄人之上，无一人可与他相提并论。

哥哥对佩尼亚产生了好感，给予了应有的评价。这位一家之主参加了一个徽标上写着“伸爪民主”字样的党，但是他依然不满意，希望首先在客厅看见有头衔的人，哪怕是祭司头衔呢；还想看见政界要人，即使声名狼藉的也行。哥哥也喜欢著名的诗人和文人；利卡尤其推崇诗人，她认为没有什么能比诗歌的抑扬顿挫更美妙。假如我要说利卡同样会做诗大概也不算冒失，因为她在故乡曾经写过《生日贺词》和一些十行诗，它们充分展示了作者心灵的淳朴以及榛莽遍布的荒野景象。有个人从聚谈会一开始就与全家一见如故，不久便每场必到。此人即诗人，那种每

间屋子里都找得出两三个的诗人……

十二咳，什么诗人哪！

他所归属的一类诗人数量很多。使劲往好里说，他在那类诗人里能排在八流或者九流。他年龄二十五岁，脸皮厚；装腔作势，直截了当；名字冗长，由十个词汇构成，是几种混合成分的堆砌，各式各样俗气的簿子本子册子集子上都印着这个名字；此人的四分之三由狂妄与佻傥病组成，其余部分是熨得平平整整的衣领、发黄的胡须和一副刺耳的讲话艰难的嗓音，仿佛一双冷酷的手正掐着他的咽喉。缪斯的这位远亲（我这样粗鲁地说话时毫不犹豫）真叫我厌烦。他的自命不凡、愚昧透顶和谈论艺术与评判作品时的信口雌黄让我恶心和浑身不舒服。他靠着一份可怜巴巴的月薪六千雷阿尔的差事生活，可那神气活现的样子使不少人以为他肩负着执政官的重任。有些人的特征反映在一件事上，有些人的特征反映在一句话里，此公的特征则反映在名片上。

可能是总局局长提名此公为他起草信函，此公便将这看作莫大的荣誉。他本人的名片上这样写着：

弗朗西斯科·德·帕乌拉

·德·拉·科斯塔·伊·

萨因斯·德尔·巴尔达尔

慈善与卫生事业总局局长

先生阁下之私人内阁长官

接下来是地址：烧酒大街一号。

这一串称呼之前有一枚卡洛斯三世的十字勋章图案，并非他本人而是他父亲曾经拥有一枚这个等级的勋章。当此公出于随便什么缘由散发名片时，别人会以为接过了一份图书目录。我想，如果有朝一日鬼使神差，这位诗人的大名要镌刻在艺术殿堂，那将需要整整一面墙。

眼下他的名片改了，人却没改。他属于那种参加这里举办的各种吟诗比赛和奖花赛诗会的幸运者，多次获得主题金奖和紫罗兰银奖。他的赞美诗因具有催眠作用与麻醉功能而属于药物学的范畴，他的叙事诗犹如消除疖疮的良药油酸铅硬膏。他作“小诗”，炮制“大诗”，剪贴拼凑“日耳曼的叹息”及其他一切合辙押韵的东西。他毫不留情地剽窃其他诗人的作品，骗取人家的灵感；作品一经他的手就变得庸俗和狂妄起来，因为他是一套管道蒸馏器，在那里，大诗和小诗的两种崇高意境一经融会便面目全非，都成了空洞愚蠢的言词。他所有的簿子本子集子册子都写着表达疑惑或者感伤的哀诗，抑或尾随着一米半长署名的软化剂似的十四行诗。他跟画报主编软磨硬泡，要求刊登他的诗，由于他不要稿酬而如愿以偿。不过除了作者谁也不读那些诗——他是自己的读者。

这个至今仍然常常拜访我并且赠送我一些叫人头疼或胃疼的诗作的家伙，当时是哥哥客厅的主要摆设之一，即使哥哥不理睬，爱诗爱得入迷的利卡和她妹子也会毕恭毕敬迎接他。自不待言，他们相识两天以后，弗朗西斯科·德·帕乌拉·德·拉·科斯塔·伊·萨因斯·德尔·巴尔达尔先生——天爷！——就已经为她们创作和贡献了一大堆哀诗、哲理诗、沉思诗、梦幻诗，在诗中亮相的有椰子树、热带丛林、吊床、笨鸟、硬木树以及美洲女子懒洋洋的娇态。

然而我哥捡到的一个大便宜则是拉蒙·马里亚·佩斯先生。此公一旦赴会，其他人便一概等而下之了；在这样一颗巨星面前，所有亮光都黯然失色，甚至那位诗人也受到了些许遮蔽。佩斯堪称众人之神，当他屈尊垂顾，就当天国会中发生的什么事情，就国家财政问题，就国王的特权发表高见时，四周一片肃穆。此情此景，即使柏拉图当年在著名的阿卡德莫斯花园讲学时也比不上。这位身为内阁议员并且掌管一个机构的仁兄自命不凡，说出的话都蒙着一层故弄玄虚的官气。出于社交礼仪，我只好谛听议员虚张声势的讲演，他的空谈在我脑海里回荡，伴随着类似于一个空蛋壳掉在地上自行摔碎时发出的声响；礼貌迫使我听着他，心里却鄙夷他，一如我们鄙夷集市上那种叫作“说话脑袋”的鬼把戏。他恐怕不大看得起我，可作为谄达世故之人，总是装作尊重严肃学问的样子，而严肃学问是我的常业。所以，讲话时每当涉及某个重大问题，他便操起掺杂着一丝戏谑几分友善的腔调说：“这一点，请问曼索朋友……”

由佩斯带领，弗德里科·西马拉也来了。此人在马德里如今连石头都认识他，就像从前地下赌场认识他一样。西马拉也是多数党议员，是那种从不讲话却擅长大搞阴谋、佯装孤僻而追逐一切肮脏交易的人。这些人组成的不是一个阶级，而是一个癌性体系；它秘密地扩散到整个国家机体，从穷乡僻壤到各个立法机构。西马拉的政治履历与生活履历都坏得要命，然而却处处受欢迎，处处有朋友；人们接近他是因为他乐于助人，尊敬他是因为他精明狡黠。西马拉不像佩斯先生那样装腔作势，相反，他和蔼可亲，招人喜欢。我跟他时常简短地荒唐地交谈，他向我显露出强烈而机智的怀疑主义倾向；我对政治问题的评论有些与他意见一致——怪哉！这种既是鲜

花又是渣滓的人充斥马德里，同时装点和腐蚀着它。让我们绝对不要企图与这些人为伍而仅仅与之消遣片刻吧。让我们从远处研究他们吧，因为他们身染瘟疫，臭气熏天，传染力显而易见。过于凝神注目的观察者容易在意想不到的时刻沾染上他们毒疮般的犬儒主义。

家兄的聚谈会日渐重要，也有蹩脚的小报称那里“洋溢着良好的气氛”，说我们个个是卓尔不群的精英。何塞·马里亚欣喜地看着贵族走进他的客厅，可我从来不为这有多难。我们荣幸接待的第一位贵族是卡萨·波希奥伯爵，他是特列里亚侯爵之子，娶了一个雍容华贵腰缠万贯的古巴女子。我们期待着不久以后特列里亚侯爵也来，或许，或许还有福卡尔侯爵。

然而，最值得提及甚至载入史册的是，在曼索家的聚谈会上产生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协会。如今这种协会已经普遍建立，它使得人类更加高尚。我指的是“工业伤残者救济总会”。它现在显得生机勃勃，为因疾病或一切事故而丧失劳动能力的工人提供有效的服务。我不知主意是谁出的，可它大受欢迎，短短几夜之间便组成了管理委员会，制定了章程。拉蒙·佩斯先生被任命为会长，他在统计、管理、慈善事业方面堪称巨匠，能把三者结合起来，归纳出填满数字的清单，再将数字化为令人惊愕的教诲。西马拉当副会长，我哥哥是司库；出力最多的萨因斯·德尔·巴尔达尔自荐当秘书。仁慈的上帝哟，在这种事情上诗人能经常派什么用场啊！我呢，尽管竭力推辞，说在这场博爱的慈善的战役中只作普通一兵，仍未能幸免被任命为顾问。我不厌恶这一职务及其宗旨，只是厌恶被迫同那诗人共事的晦气境遇，厌恶随时吞咽他那些难以置信的蠢话；与他打交道等于持续吸入不知什么样的致病的瘴气。

那个可爱的人会让我生病的。马努埃尔·佩尼亚特别恨他，给他取名叫伤寒，躲毒源似的躲着他。

既然谈到了佩尼亚，不妨再说几句。他在聚谈会中颇受器重，大家都推崇其才干与品德。有时候人们话里话外不免稍微带出一点儿甚至两点儿三点儿肉案子的背景，但是众人的礼貌和部分客人的民主作风，更重要的是佩尼亚的斯文举止、端正品行和君子风度，确保了谈话的融洽。真是怪事！……显得最为尊重我和佩尼亚的人是恬不知耻的西马拉！他自称喜欢并且绝不猜疑有才能的人；他这种人嘲笑知识却又敬佩知识分子。不过，我不喜欢西马拉第一个管我的学生叫佩尼塔。他这么一叫，这个称呼便固定了，一成不变了。不管怎么说，佩尼塔这个缩小词本身总带着些许轻蔑的意味。

何塞·马里亚白天仔细回顾头天夜晚大家在聚谈会上的发言内容，专心致志地反复考虑，再三推敲，归纳整理，使其符合党的信仰。

“你认为党怎么样？”他频频问我。

我回答说，党是迄今为止所看到的最好的。他听了以后说：“我希望按照英国方式组建……因为这的确实用，嗯？这里没人研究英国政治，我们生活在毫无用处的翻来覆去之中——真可悲。”

我洗耳恭听，表示赞同，任他继续高谈阔论，任他如同做学问似的向我显示种类惊人的人类狂妄症。

一次，他想起了家事和子女的事，对我说：“你该去孩子们的房间转转，嗯？……看看那个确实优秀的教师表现如何。”

我十分乐意这么做。我去了，不知不觉之中便在那儿呆了两个小时，察看上课的情况，傻瓜一般地注视着老师，她的美、她的才干、她的朴素使我甚为欢心。

十三 她面色总是苍白

跟童年时一样，苍白，身材苗条，婀娜婵媛，腰细，其余部位的轮廓曲线十分匀称；体态窈窕，风姿秀逸……头等丽人算不上，可谁见了可能都会喜欢。我是肯定喜欢的，直截了当地说，甚至有点失魂落魄。对她的五官相貌当然可以挑剔，然而哪个严厉的美学教授胆敢评论作为她的灵魂——她的灵魂在她浑身上下都看得见，在她全身任何地方都看不见；一直看得见，从来看不见；在明眸里看得见，在嗓音的回响中看得见；在她所到之处看得见，在她未到之处看得见——的颤抖的外表她的言谈、仪容仪表散发于她周围的熠熠华彩、她一旦离去所留下的空白吗？……简单地说，她显露的一切都是对自身命运的满足以及性情的恬静和温和。我看到了她清白的良心和正直的道德准则，这是所有举止、言谈、表情、神态的核心。人具有本质与风格。本质表现在性格和举动中，风格不仅表现在谈吐中，还表现在情态和装束上。伊蕾内的衣着式样得体，简单而整洁，经得住最仔细最严格的评判。

从最初的视察教室开始，我就惊异于女教师的清醒头脑，惊异于她准确分辨今生与来世并对后者敬而远之的目光；她的沉着冷静显示出一种由良好的平和气质构成的优异禀赋。她仿佛是一位远离我们萎靡不振的气氛和有害的道德环境而诞生和成长的北国女子。

孩子们一睡觉，伊蕾内便去利卡为她在家里安排的房子休息，翌日清晨以前谁也见不着她。我通过混血女孩得知伊蕾内利用晚上一部分时间料理自己的事情，拾掇衣物，以便经常保持自身的整洁。服饰的整洁增添了她的光彩，如同明净湛蓝的天空增添美景的光彩。正派的贫穷迫使她这么做，说实话，还有比这更好的学校能使人达到完美吗？这一细节吸引了我，成为在交往中她引起我钦佩的主要原因。

另一种魅力是，她待孩子们体贴入微。这些孩子虽说本质是好的，但在她接手以前，任性、不听话、一身坏毛病。她是怎样驯服那三头小野兽的呢？以其敏锐创造了奇迹，以其与生俱来的有关儿童特性的知识赢得了孩子们着迷般的爱戴，她从不体罚他们。说服、耐心、温柔、亲热是她那优异心灵的天然果实。

一天，下课后和伊蕾内闲聊别的事情时，我说起了她从前去我家的那段时光，仿佛看见她还趴在我桌上胡涂乱画，翻阅我的书籍与文稿。尽管只字未提甘迪达太太那些不祥的纸条，这些回忆对女教师也很不愉快。见此情景，我立刻换了话题。

我愚蠢地伤害了伊蕾内的自尊心，一颗或许依然为从前婢子低三下四求人的窘况留下的严重创伤，为娘儿俩的贫穷，为她当时的衣衫褴褛与饥肠辘辘而疼痛的自尊心。

还有更多的魅力。我注意到在伊蕾内身上想象处于次要地位。她清醒的头脑能够摈弃平庸浅薄和华而不实的事物，不像大多数人那样喜欢幻想。这是由于奇特的秉赋，还是由于不幸给予的教诲？我认为两个非同一般的因素兼而有之。我很少在她的言谈中发现热情；只有重大、严肃、高尚的事物才能唤起她的热情。这是相对于轻佻女

子和任性女子的完美的女子，务实的女子，理智的女子。我的境况酷似这样一个人——在人迹罕至的昏天黑地的深壑里踽踽独行之后，发现了金银矿抑或宝石矿，他认为大自然保存这一宝藏为的是让他享用，便拿了宝贝，悄悄带回家；首先独自占有和赏玩，然后公布其发现，让世人赞美，引起普遍的惊叹与满足。从我的这种状况萌生出一些念头，假设摆脱自我而从旁人的角度看，这些念头连我本人也觉得惊奇。结果我发觉我的心潮在涌动，心愿犹如未经驯服的骏马在前蹄腾空直立（我找不出别的字眼）；类似于多血病症状的冲动在我周身扩散，而且……

十四 哎哟,天哪！

那种企图是怎么在我身上产生的？

产生于感情还是产生于理智？时至今日我也不得而知，尽管我力图借助于现在平心静气的状态探究这一问题。

“这位姑娘是个宝贝。”我跟十分满意孩子们进步的哥嫂说。

天气晴朗时伊蕾内和三个孩子外出散步。我非常注意保持这个有益健康的习惯，大多数傍晚都加入他们十分愉快的漫步行列，有时候是恰巧我也要出去，有时候是——我不知道是否偶然——在街上碰到他们。这种巧遇每每发生，无一错过，已经不是巧遇了。同伊蕾内交谈，我察觉到这女子无意作学者，她的文化知识与其性别相宜，但无可争辩地高于当代妇

女所能显示的全部文化水准；她具备一些学科的基础知识，涉及学习问题时她谈得恰到好处，让人不是因为她的通晓什么而是因为她不愿通晓什么而佩服她。

在惬意的漫步中，我们谈一般事情，谈爱好，谈兴趣，有时谈妇女应受教育的程度。她同意我的见解，不接受那些被大肆宣扬的混乱主张；她反感专为女性设置的学科，反感穿裙服者从事适合男子的职业，但同时也谴责大多数西班牙妇女所处的愚昧、迷信、落后的状态。她和我都得出了结论：关键在于找到一个恰当适中的界线。

伊蕾内越是向我展示其十分丰富的内心世界，我在自己与她心灵之间发现的共鸣和类似之处就越多。她不喜欢斗牛，厌恶一切带有马德里下层居民特征的事物；信教信得深沉而虔诚，却又不做祈祷，在教堂一会儿也不愿多待；喜爱美术，为自己缺乏绘画才能而惋惜；希望精心装饰生活环境，营建英国人称为 home^① 的舒适的令人愉快的安乐窝；善于将容易曲解事物的空洞的缱绻柔情置于合理的范围之内，从而运用正常的标准来如实地判断和衡量事物。

等到彼此更加坦诚的时候，伊蕾内给我讲述了甘迪达太太的一些趣闻轶事，笑得我前仰后合。我觉悟到可怜的姑娘跟着一个与自己的正直秉性和高尚情趣截然相反的人得受多少苦啊。我与她之间越来越直率和随便，在连续不断的散步和兴趣盎然的悬谈中，她逐渐给我讲述了童年的往事和许多细节，这些往事和细节既显示了她的才能，又显示了她的高雅情感。

这时候圣诞节即将来临。十二月十五日利卡生了个瘦弱

^① 英文：家。

的男孩,我当了孩子的教父,我们给他取名马克西敏。添丁令哥哥大为开心,他发赏钱送礼物,钱大把大把地花,让我吃惊,我劝他节制些,过度的大方已经接近粗俗。可他只要能听到感激和称赞其慷慨的溢美之辞,便毫不犹豫地掏空腰包。那些日子,“工业伤残者救济总会”正在家里举行大会,任命了不知多少个大委员会,这些委员会选择各自的方案,以便就必须审议的十分严肃的主张及其实施问题尽快发表清晰的意见。幸运的工人哟,当那部尚未组装的机器开动起来,以其值得赞颂的运行使慈善之光普照西班牙四面八方的时候,你们将会多么幸福啊!

圣诞节期间对有些人来说十分欢快,在我却总是非常乏味。圣诞节那个周的每天下午我们都陪着利卡,甘迪达太太从不缺席,一来就显出盲目疼爱利卡母子的样子。她最后一件事是留下吃饭。卡利古拉对家庭厨师颇具谋略的夸奖如果能够得上谨慎的话,则丝毫不是纯精神上的。

一天傍晚,孩子们突然想看戏。马丁剧场离得挺近,正在上演《上帝之子的诞生》和《斩杀无辜者》,我就买了一个包厢的票,伊蕾内、我和小家伙们都去了。“猎豹小姐”也准备去,她戴着一顶大得连脸都看不见的草帽走到楼梯口,却又扭头跑回屋里,说是得了重感冒,不好受。那个晚上我心情舒畅,坐满各种年龄的男孩女孩的剧场的景象增加了我的兴致,我不知道自己的兴致是否来源于内心对人类繁衍能力和人口增长的赞叹。剧场里相当热,挤满观众的狭窄楼厅仿佛人头组成的花环,其间孩子们的脑袋尤为醒目。我从未见过如此的喧闹场面,楼上,一个小孩儿要奶吃,楼下,又一个小孩儿连喊带叫,包厢和正厅脚步咚咚,掌声咄咄,人头攒动,那情景闹得我头昏脑胀,仿佛出现了痴呆的先兆。汽灯发出的红光射向

这个沸腾着热烈的渴望和躁动着强烈的焦灼的地方，不知为什么我觉得此情此景滑稽得类似于地狱，或者类似于狂欢节的一天下午临时制作的净界^①模型里儿童玩的焰火。

帷幕拉起，魔鬼出场，吓坏了佩皮托·马利亚。我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丑陋的妖魔。可怜的孩子藏起脸不看它，惹得姐姐们直笑。大伙儿鼓励佩皮托别怕，他才壮着胆子，仅仅也斜着一只眼，刚一瞅见装扮魔鬼的伶人戴的吓人的犄角，赶紧又闭上眼睛，要求将他带出剧场。幸好这时出场了一位执长矛拿盾牌的天使，三言两语便镇住了妖怪，还踢了它五六脚，佩皮托这才平静下来，又听见剧场一片喝彩声，便不再害怕了。

随着剧情的进展，使伊蕾内和我惊异的是，一个十分严肃十分庄重、富有诗意的事件被弄成了不伦不类的闹剧。出现了一座正在为圣母举行婚礼的教堂，这倒是该看该听的。神父身穿贴显赫镀金纸条的披风，活脱脱一个刚从附近马路口走来的脚夫。一个常在独幕喜剧中亮相的蹩脚戏子扮演的圣约瑟，他想突出马利亚的丈夫这一平淡矜持的角色的庄重，结果却失之滑稽。饰演马利亚的外貌可笑的坤伶不像淑女倒像妖婆，她竭力摆出善良与温柔的容颜，她的服装太不得体，难以适应变形的腰身，致使即将做母亲的征候消失殆尽。这场难以置信的闹剧中最令人作呕的，是一个粗鲁的野兽般的牧羊人向马利亚求婚，在教堂一幕和其他几幕戏中利用圣约瑟的蓄意纵容放肆地口吐污言。和我一样，伊蕾内认为不该允许演这样的戏，认为一个容忍和欢呼此类丑剧的人民的宗教

^①依据基督教义，净界是介于天堂和地狱之间的境界，为圣徒及未受洗礼的幼儿死后的居所。

感情委实可悲。

我接着话茬谈了对整个戏剧事业，对它的一成不变，对它的虚假特征的一点儿看法。之所以聊这些，是因为我想不出将其他更加符合我感情的话题引入交谈的方式。我寻找着过渡的方式，却发现自己出奇的笨拙并觉得懊热，幕间休息时的嘈杂以及对于亵渎神明的闹剧的厌恶搅得脑子里乱糟糟的，弄不清是哪种陌生的躲不过去的力量导致我只能谈论枯燥乏味的跟我的授课内容一样的普通事物。就连伊蕾内的美丽与妩媚，非但没能激励我，反而封住了我的嘴巴，拿无形的神秘缱绻捆绑了我的全部思绪。

聊着聊着不知怎么聊到了伊蕾内的童年，她说起了当马夫的父亲，恍惚记得他那饰有线绣和红胸口的制服，和他戴着三角帽俯身亲吻年幼的女儿的情景。她还记得刚一懂事就觉悟出身边的人都对西班牙王室毕恭毕敬。一个比甘迪达太太仁慈厚道的姑姑非常疼爱她。姑姑从王室领取一份补贴，因为她丈夫、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都曾经当过马夫、宫廷总管、侍卫或者不知什么差。姑姑对皇家的热爱达到了盲目的程度。一八六八年革命骤然爆发时她失去了那份补贴，也失去了理智——因痛心而疯了，不久便死了，稚嫩的侄女落入了甘迪达太太手中。

其实这些事情我不大感兴趣，特别是在我备受急于表露心迹的愿望折磨的时候。出于本能的神经感应，我的头脑领会和接收了那种苦闷的心境，开始用疼痛的阻塞搅扰我。我默默地坐在包厢一隅，与此同时孩子们凝神谛视天使报喜、树碑纪念、伯利恒之行等场面。伊蕾内从我的沉默得知我头疼，便告诉我出去到街上走一会儿，换换空气就会好的。

可我不愿出去。第二次幕间休息时我们谈……谈什么

呢？还谈马夫，谈伊蕾内的姑姑呗。她姑姑偏头疼疼了三天，呕吐、谵妄、昏厥。俄顷，帷幕再起，我看到了山冈、自布景高处经马口铁皮流泻而下的“自然水”瀑布、牧人和一打雪白的羊羔组成的活蹦乱跳的羊群。瀑布与羊群激起观众的狂热，闹得剧场似乎顷刻间就要坍塌。从艺术的角度我很欣赏《纽约全书》的几段唱腔与念白。接着，当漂亮的门廊场景出现在全场孩子们、女仆们和乳娘们惊奇的目光前时，我不由自主产生了跟刚才的观点不太相同的看法。眼见神圣之至的事物被丑化，宗教谓之神秘以使其更加为人崇敬的东西被演成了闹剧，我的批评渴望油然而生，且在某种程度上与该死的头疼不无关系，因为头疼似乎激励着批评渴望，给予我的悲观标准一种同那柄劈我脑壳的尖刀一般锋利的刻薄言词。非常奇怪的是，我的严厉批评涉及我的眼睛赞美备至的事物和给我心灵带来十分愉快的希冀的事物时愈发不留情面。那个吓得佩皮托大惊失色的丑恶妖魔肯定附着了我的躯体，因为我不住地瞅着伊蕾内，为的不是饱览她的完美，而是挑她的毛病并且挑出了一大堆——这是最为严重的。她的鼻子我觉得歪得惊人；眉毛过于稀疏，不足以充分显示眸子的忧伤神情；嘴巴也许——或者不用说也许——太大了一些？接着，我放纵自己残酷的尺度，任其往伊蕾内脖颈以下移动，发现她服装这儿那儿的皱褶过多，胸衣未能呈现美的曲线，腰间的褶子超过标准；同时发现她的衣服裁剪得不是十分精细，手套上有裂缝；耳朵分外红——不知是否由于热的缘故，帽子变了形，头发……还有什么？我冷酷无情地观察，不宽恕任何部位，继续搜寻缺陷，直至最不明显的地方。一旦找到毛病，一种残忍的满足便使我的心灵获得小憩，使我的头疼得以缓解……我劳的这个神真是太愚蠢了！事后我把它嘲笑得多么厉害！可人世

间有什么东西能够抗拒这种剖析啊！然而，体验到批评的痛苦乐趣，为头脑的冲动所驱使撕碎我们赞美的同一朵鲜花，是不幸的事情；还不如成为幼童，怀着疯狂的惊异注视一件粗糙玩具的不足之处，抑或永远混迹于浑浑噩噩的芸芸众生之中。这促使我怀疑美的理想是否纯粹是产生于某人的片面性或推断的因袭主义，怀疑傻子讥笑我们是否笑对了，或者换句话说，傻子是否终究是智者。

“可怜的马克西莫！”落幕时伊蕾内突然问我：“您的头疼好些了吗？”

她的话不啻一鞭子抽在我身上，将我从沉睡中惊醒。我望着她，觉得那一刻她有多么完美，我就有多么笨拙多么狡黠，我的肉体与灵魂混合得就有多么紧密。

“很疼……闷热……吵闹……”

这时观众呼喊剧作者，但叫的不是路加^①的名字。

“那咱们走吧。”伊蕾内说。

还须告诉两个小姑娘全剧已经终结。十分了解剧情的大女孩贝利卡快快地说：“还缺砍头呢……”

伊蕾内说服了她俩，使其相信什么都不缺。于是我们走出来。

“我给您敷几块镇静液布。”穿过圣塔·阿格达大街的时候，女教师说。

给我敷布！一听这话，我觉得她已经不仅仅是完美了，而且简直是纯粹的理想楷模，是天使的妹妹或侄女，这些天使在天国照料羸弱多病的圣者，搀扶他们行走，并且给伤情复发的殉教者包扎和治疗。

^①传说路加是《新约·路加福音》和《新约·使徒行传》的作者。

“镇静剂对我不起作用。我看是不是能睡一会儿。”

“您回家？”

“不。我在何塞·马里亚书房的沙发上睡会儿。”

我这样做了。深夜我醒了，他们给我一杯茶，喝罢顿感头脑清醒，急切想见伊蕾内，可又不敢打听她。正要出门回我家休息，赫苏莎太太似乎猜透了我的心思，对我说：“那姑娘，那个可爱的伊蕾内价值一个秘鲁^①。她太好了！……一直在做针线活儿，刚刚停下。她闭门不出。您以为她在睡觉？躺着看书呢。”

经过伊蕾内房间时我见门上的小窗亮着。是她屋里的灯光！她读什么书呢？

十五 她读什么书呢？

这是我回家途中一路苦思冥想的问题，直至我也阅读片刻之后入睡，这个疑团一直萦绕心头。临睡前我读什么来着？胡乱翻了几本平素偏爱的书，能叫我入迷的美好诗句此时却看不下去。

一觉醒来，再度自问：“她读什么书呢？”在课堂上讲课时，我从教科书的字里行间看见了同一个疑问，就像透过细罗的孔眼看见了光亮。

^①十六世纪西班牙人从秘鲁的印加帝国掠夺来数量惊人的黄金和白银，因而西班牙社会流行这样的谚语。它是对人或事物的最高赞颂。

履行过职业义务，我去哥哥家吃午饭。这座府第起初着实叫我生厌，因为它的居民搅乱了我的生活习惯。可是，如今请你们看一看吧，我已经喜欢上它了。我适应着周围的环境，开始形成第二种生活习惯。人世是我们的模具而不是我们的作品——此乃法则。

哥哥家离我家不远，我用六分钟，走五百六十步就到，方便得很。沿途经由圣灵、圣巴勃罗、圣华金、圣马特奥、圣洛伦索等街道，恰似走过一条天国之路，犹如徜徉于一册《基督年历》之中。哥哥家宅的九个阳台栏杆相连，类似五线谱，这房屋在我眼里壮丽无比！楼宇底层居住的那位粉刷匠的店铺、招牌、橱窗趣味盎然！……泛白的宽大楼梯慈父一般欢迎我；往里走，一股深褐色 醇咖啡的馥郁气味宛若住宅永恒的固定的主人款待我。其时，咖啡与家中所有的人、所有的观念、所有的事件融为一体，即使今天，每当想起那些日子，咖啡便像有感情的气息深深汇入我的记忆，笼罩着它，使它充满馨香。

第一个出现在我面前的总是蹦蹦跳跳的鲁佩蒂科，吻着我的手，喊我“大爷”。那天他告诉我：

“利卡太太今儿个起床了。”

我进屋探望。甘迪达太太在那儿，甜蜜可爱得像块糖，照料着利卡，侍弄着安乐椅上的坐垫，关好门怕风吹着她。与此同时全神贯注地盯着婴儿和母亲。为确保孩子及奶妈万无一失，卡利古拉随时颁布的清规戒律足能像《最新法典》^①那样编纂成厚厚的几大本。奶妈是甘迪达找的，奶妈的衣服是她给的，她叫奶妈一匝匝地缠衣服上的带子，比绑棺材缠得还多，叫她戴上红项链和整套服饰的所有的劳什子；甘迪达给这

^① 西班牙一八〇五年颁布的一部法典。

头胃口好得无法想象的产乳的人牛立了规矩，订了食谱，让她吃饱喝足，我那娇嫩的教子的所有衣服、带子、外套等等的操办，概由甘迪达包揽。

“他的脸活脱脱的像你母亲。”她对我说；“我看这孩子将来能像你一样成为学者。你说说看，还有什么比这小宝贝珍贵？”

我认为这孩子相当丑，长着我们曼索家族特有的喇叭形鼻子，模样沮丧，性情暴躁，撅嘴吊脸，让人看着难受。我觉得他的表情似乎是在咒骂甘迪达太太讨厌的殷勤。

甘迪达则加倍努力照料一切。孩子像一般婴儿那样打个喷嚏，她便垂头丧气，又是关门又是数落，嫌我们走动时扇起了风。一见孩子张着没牙的大嘴打哈欠，她几乎喊起来：“乳娘，喂奶，喂奶！”

乳娘粗壮魁梧，像野人，肤色黝黑，眼睛大而可怖，盯人时一动不动，仿佛以前光见过兽类。她对什么都惊奇；她说话如犬吠，所操语言介于巴斯克语和卡斯蒂利亚语之间，只有甘迪达听得懂。如果说这雌儿丑陋古怪的相貌能够显示出点儿什么的话，那便是野蛮人的狡诈与狐疑。每当她听从甘迪达的指令抱起孩子，费力地从怀中掏出黑乎乎的鼓得如同皮囊的硕大乳房时，我都觉得那家伙会像我们当地的喇叭一样响起来。利卡对她十分满意。背着奶妈甘迪达洋洋得意地向利卡夸耀：

“没有比这再好的奶妈了，没有了……我告诉您吧，利卡，咱们拣了个便宜……多亏我，才找着这圣餐面包似的人！……闺女，这样的好事不是街上转一圈就能遇上的。奶水多足！多懂规矩！……了不起哟，您没瞧见？从不多嘴多舌。”

羸弱且比以往越发懒洋洋但却愉快喜悦的利卡，笑容可掬地深表谢忱。卡利古拉说：

“您保养得多好哇！……气色多好 啊，太漂亮了。”

见了我，嫂子总是那句话：

“马克西莫，给我讲讲事情。”

“这个讨厌鬼能讲出什么事情？”甘迪达揶揄道；讲段哲学吧，我们都会睡着的。”

调侃由她调侃，我还是给利卡讲事情。我谈戏剧，谈时事，谈古巴的新闻。

梳发师进屋给‘猎豹小姐’梳头。‘猎豹小姐’一面让人家梳，一面逼着我汇报最近半月各个剧院上演的全部剧目。我一出都没看，便信口胡诌。‘猎豹小姐’跟我嫂子都喜爱戏剧，厌恶音乐和风俗喜剧。无论什么戏，如果看不见刀光剑影，或者上场的戏子没戴长长的髯口，没穿重重的行头，没披铁片仿制的盔甲，她们便觉得索然无味。这姐儿俩憎恶平铺直叙与平平淡淡，演员的念白若是没被嗝儿打断，若是一概合辙押韵，她们就会睡着。‘猎豹小姐’购买了所有的现代戏剧本，和姐姐呷着咖啡，津津有味地阅读。看完便扔得到处都是——壁炉上有，床头柜上有，凳子上有，地上也有。有时是整本，有时是拆成一幕幕一场场的单篇；零散的纸页杂乱无章，悲剧的结局同诗剧的序幕混在一起，亮相情节的道白跟突变场次的唱段攪到一块儿。那一天除了剧本的狼藉，我还目睹了居室的杂乱。小桌和矮凳上摆着脏咖啡杯。有几只露出杯底沉淀的糖，有几只残存着半杯冷如冰的咖啡水。椅子上，一顶女帽；地板上，一件大衣；壁炉上，一只靴子。一本祈祷书扔在盘子里，几把搅咖啡的小勺丢入细瓷花瓶。这些都习以为常，我亦见怪不怪了。

居室是承包者匆匆忙忙装修的，所用器材富丽堂皇却又俗气十足，花的钱比实际价格多一倍。窗帘幔帐和壁炉上摆着的那些小玩意儿是甘迪达太太当时采购的，据她说买得很便宜，而便宜不是每时每刻都拣得到的。有一天我没在，来了——我认为也是卡利古拉招的——一个卖艺术品的小贩，推销给了利卡六幅毫无价值的画，家里所有的人都赞不绝口，只缘画里的服装颜色花里胡哨，涂抹得有几分像样。

有座音乐报时钟，一小时响一段托卡塔乐曲。可是买回来八天之后停了摆，恐怕没人能叫它恢复报时打点的功能。家里其他表走得也是一团糟，谁都不知道钟点，真可谓小时罢了工分钟造了反。

“马克西莫，几点啦？……孩子，你去看看何塞·马里亚在干什么。我今天没见他。整整一上午他都和萨因斯·德尔·巴尔达尔在书房。今天确实是来古巴邮件的日子，可现在大概到午饭时候了。”

我在书房找到了哥哥，他正拆阅古巴来的邮件，忙得不可开交，萨因斯给他当助手。他俩写好的信件足够装满一艘邮船。

“告诉你吧，”哥哥说，“我认为我肯定能在古巴岛一个有空额的地区当选。部长非要我参加竞选，逼得我实在没办法。我能怎么样？……再说，那里的人给我写信哪……你看从沙谷阿镇来的这些信，你念一念……他们说就信任我……我真挚地感激这些人……亲爱的萨因斯，您歇会儿，咱们吃饭去。哎，同志们，奔餐桌去。”

我们吃着午饭。何塞对竞选和政治十分热心，就餐时也不闲着，将报纸靠在酒杯上，边吃边看关于前一天会议的报道。

“那个西马拉，’趁着喘口气的工夫他评论道；真是了不起的人物。都说他缺乏道德……你瞧，我不愿干预人家的私生活，嗯？在公共场合，西马拉确实活泼和机敏，对朋友十分友好。昨天夜里我们在部长办公室一直待到两点……现在我想得起来的是我们谈到了你。该是你去大学讲课的时候了。过不了多久，你很有可能弄到公共教育司长的职位……行啦，行啦！别矫揉造作地谦虚了。你真是个笨蛋。就你这样，那畏首畏尾的毛病永远也改不了。”

等我哥又专心致志地看他们党许多种报纸中的这一种的时候，诗人萨因斯却抓住了我，一面狼吞虎咽，一面告诉我他为之当秘书的救济总会的进展情况。一个委员会已经发表了看法。讨论将会极其激烈。可以各抒己见。委员们众说纷纭。

他们争论的问题十分重要，不搞清楚的话，救济总会就没有赖以依托的坚实基础。这个问题就是在不改变资方与劳动者现行关系，又没有一项一劳永逸的法律的情况下，确定慈善运动可能达到的效果。

该死的诗人打算对我综述各种看法，被我打断了话头，我怕进食时分心会妨碍健康。我们回到书房，自荐担任其护国公的秘书的萨因斯·德尔·巴尔达尔继续写信，何塞·马里亚抽着烟向我进一步阐明了他的雄心壮志与美妙憧憬。尽管自称平凡和不爱抛头露面，可他想成为政界风云人物的愿望显而易见。可爱的何塞！我觉得他是一个将要叫作“曼索主义者”的党派抑或集团的先驱与首领。我这样说了以后，他哈哈大笑，以其爽朗向我表明这一假设给他带来的喜悦。

“他们处处用既成事实逼我就范。”哥哥说道；我一动不动，一无所求……可是他们非得坚持……对我来讲这确实光

荣，我也确实感激……昨天晚上我收到部长的请柬……这位先生横竖不肯放过我……我谁都不找，他们找我。我想不出门，可人家不答应。”

这番自诩谦虚的表白，是何塞开始患上的政治中毒病的新症状，因为只有野心家才装出一副不四处钻营、一无所求、深居简出的样子，而且如同为其阴谋诡计辩解一样，总能找到借口，声称自己是违心地被迫地盛情难却地作了伟人。借助于这一症候，我在哥哥身上又发觉了一个同样明显的症候，即时常运用政治家们的谈话方式与俗套子，学会这些粗俗话语时的轻而易举表明了他的志向。这种话有“我们看着来了”，“正往那些板凳上落座的先生们”；这一点走题啦”；首先是做个国家”；有深度的大海”；少数派趋向给予”等等演说者在国会的失败叫“让牛顶了”，处于咄咄逼人的质问威胁之下的部长是“圈起来的牛”。我们的国会议员的讲演技巧可谓高矣，但他们也使用马德里下层居民的粗俗语言。家兄这位新党徒同样不放过惟一能够表明许多风云人物的学识的那些深邃格言中的任何一句，例如：“物体倒向倾斜的一侧。”

何塞最为明显的，是思想与生活习惯的迅速改观。淳朴的利卡早就开始抱怨丈夫总不在家，家里只要没客人，便在外边吃饭，夤夜两点才进门。他变得在家里有点儿粗暴和爱嘟囔，对一切有关社交的细枝末节和家中的奢华排场吹毛求疵。仆人稍有疏忽，何塞便厉声斥责妻子。至于可怜的利卡为了改变粗粗拉拉的习惯，为了忘却故乡的语汇，为了使思想言论符合欧洲方式而受的那些罪，就甭提了。不幸的妻子温顺而勤奋，兢兢业业对待丈夫的训斥与苛求，亦步亦趋模仿丈夫的言谈举止，不再管衣服叫“褂子”，管裙子叫“小袍子”，管裙撑

叫“屁股撑”。就在这一时期，人们的姓名开始恢复使用纯正标准的西班牙语，于是利卡改称马努埃拉，她妹妹成了梅尔塞德斯，她的大女儿不再叫贝利卡而叫伊萨贝尔——我母亲就叫这个名字。只有“懒太太”抵制这种新潮，谁叫她赫苏莎太太她就不理谁，还说让她放弃母语等于将她仅存的最后一点亲爱的祖国的东西扔到马德里的街道上去。

就在那天早晨，我在家兄书房发现了令我非常悲哀的疯狂举动其他迹象。毫无疑问，何塞·马里亚的疾病急性暴发，很快将不可救药。桌上摆的几种颜色的花体字写的族徽样品，加上我先前有所耳闻的传言以及一位报纸专栏作家写的蠢话，证实了我的猜测。我不禁好奇地问道：

“我说，你真的要加封爵位？”

“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这些东西叫我厌烦……”他有些迷惘；“他们坚持要搞，我执意不肯。再说，党员们……都把这当成自己的事情……这的确愚蠢，可我怎么去告诉他们说我不要？确实可笑……求求你别耽误我的时间，同志！这批讨厌的古巴邮件实在累得我们喘不过气来。”

我走了，让他跟他的信件和他的诗人秘书呆着吧。我即将成为卡萨一曼索侯爵或者类似什么爵的弟弟。其实这事无论怎样对我都无所谓，我不该操心。之所以挂念是因为它将证实我对家兄日益严重的疯癫举动做出的诊断。在他的心理进程中，在他贪图虚荣的思想演变中，获取爵位这一步势在必行。何塞的个人演变过程重复了一些折衷寡头特有的一系列普遍现象，这些折衷寡头是连接已被摧毁的世界和正在创造的世界的精神与政治危机状态的产物。在个体、微粒、细胞层面上研究历史的哲理颇为奇特。历史学与自然科学一样也需要运用显微镜。

毋庸置疑，这种高贵的民主，这种依附着合法计谋的毛发的妥协的君主制，这种绑缚于一条松弛的绳索和维系于修辞学的平衡杆上的责任与权力体系，这种打碎了旧的贵族阶级并用年轻时站过柜台的人创造出新的贵族阶级的社会，这些鼓足肺泡呼吸着平等的空气且将平等原则不仅贯彻至法律还贯彻至迄今为止世界上最为庞大的军队的组建之中的拉丁语系国家，这些我们谈论过的日子和我们——作为独裁制度残余势力受害者，同时又作为某物的主人，即作为缓慢向我们渗透的一种最高权力的分享者——展开行动的日子，总而言之，一切都呼唤着也许预示着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步骤抑或一个变革。洗过盘子、卷过香烟、鞭笞过黑人、卖过鞋帽、给军队供过粮草、贩过粪便的家兄，即将加入备受欢迎的显贵行列。显贵象征着一成不变的历史权力以及权力的保障、稳定性、牢固性。姑且换句话说：“要么是宇宙乱了套，要么是圣子丧了命。”

想着这些事，我去了伊蕾内的屋子，一见她便忘了一切。我先打招呼，不等听见她的回应就问：

十六 昨天晚上您读什么书？

仿佛看见心爱的秘密被发现似的，她心绪茫然，无言以对；踌躇片刻，支支吾吾地敷衍了几句，含糊其辞地问了我点

什么。我从有利于我的角度解释了伊蕾内的茫然，暗自思量：也许她读的是我的什么论著。旋即想到我没写过任何消遣性读物，如果她看我的书，那大概是《关于精神病与神经官能症的报告》，或《杜伯瓦雷蒙^① 评论》，或《温特^② 译文》，要么也许是批驳海克尔^③ 的“种变说”及其疯狂行径的文章。正是这些论著的枯燥乏味细致地解释了我在这位女友面庞看到的绯红及不悦的神情。我估计她不愿说看了这些书，肯定是怕自己会作为卖弄学问或者冒充博学的人出现在我的面前。

两个小姑娘朝我跑来。她俩俊俏异常，自称是我的未婚妻，抢着让我亲吻。佩皮托也蹦蹦跳跳地跑向我。他刚三岁，什么还都没有学，让他呆在教室是为了叫他老实点儿，省得吵闹。这是个可爱的小家伙，光想着吃，拼命地为生存而奋斗，问他长大想干什么，他说卖糖果。小伊莎贝尔和小赫苏莎十分懂事，爱学习，写字时一笔一画，嘴角和眼睛周围的肌肉绷得紧紧的，一副孩童用功的模样。

当教室用的这间屋子是家中惟一秩序井然的屋子，同时又是最昏暗的屋子，下午三点钟就必须点灯。烛光与朦胧暮色交相辉映下的面容苍白的女教师，在我看来具有多么美妙的诗意和大理石般的恬静！因为你，我的心灵游离其素常的位置，投入了与一切具有良好教养的人不相称的幼稚的漂泊和腾跃之中。这间屋子原本是餐厅，贴着仿栎木壁纸，壁纸接茬处钉着黑木条。靠墙摆着孩子们写字的课桌，离那儿不远

① 艾米尔·杜伯瓦雷蒙(1818—1896)，德国生理学家。

② 威廉·温特(1832—1920)，德国哲学家、心理学家、实验心理学的创始人。

③ 恩斯特·海因里希·海克尔(1834—1919)，德国生物学家，种变说的捍卫者。

有张餐桌，一个防水布面的沙发和几把黑色的椅子。墙上挂着几幅新地图和两幅破烂不堪的旧地图。旧的两幅一是海洋图，一是巴勒斯坦圣地区域图，我记得早年在甘迪达太太家里见过。可以想见，甘迪达将那两张破图兜售给利卡时，要的跟她给何塞家拣的其他便宜的价钱肯定一样。

“伊莎贝尔，”伊蕾内说，“咱们来学不规则动词。”

此情此景不禁令我的神情变得十分庄重。为了在情感上贴近伊蕾内，我得帮她讲课，提供动词变位与后缀变化，地理课上和她一块儿画世界地图。宗教史耗时甚多，我讲述的约瑟及其兄弟们的生平趣味盎然，深深吸引了几个孩子甚至女教师。后来开设了法语课，做翻译练习时我略微帮点忙，如同讲解西班牙语词法和句法时一样。说句公道话，词法句法弄得女教师自己也常常犯迷糊，就像厚道的荷马搞不清这类知识一样。

孩子们一练书写，课堂气氛便稍稍轻松了一些。伊莎贝尔和赫苏莎写字时抹得手指上满是墨水。佩皮托的铅笔和纸是非给不可的，否则甭想叫他安宁。佩皮托在一旁画道道，画图像，不时把他的作品拿给我看，说是马、驴、房子。伊蕾内利用休息的时间做点小活儿，用梭子织什么东西，换取些报酬，聊以增加她那点儿可怜巴巴的财产。我注视着她纤细灵巧的手指。真勤快！勤快是伊蕾内各种魅力中光荣的顶点或巅峰。我看着孩子们的本子，不时地说着：

“再写细点儿，闺女。再粗点儿。现在快点儿……”

蓦然间，我心中升腾起一种无法遏制的欲望，面对伊蕾内问道：

“您满意这种生活吗？”

她耸耸肩，望着我，莞尔一笑，并且……何必隐瞒，我不是

希望这部小说突出千真万确的事实吗？对，我似乎发现了她的疲惫与厌倦。可她寓意深刻的话语却向我表明意志多么快就战胜了低落的情绪。

“必须面对现实，随遇而安。我很满足，马克西莫。眼下我还能盼望什么呢？”

“您前程远大，伊蕾内……天哪，小赫苏莎，别抹啦，别抹啦。你放松了写，写什么样儿算什么样儿，错了再重写，继续写……您身上突出的高贵品质……我说伊莎贝尔，你的胳膊肘往哪儿放？想往屋顶上放？哎呀呀，你好像要拥抱桌子……你的笔别蘸那么多墨水，孩子。你把墨水弄得都快流成河了……那胳膊肘，胳膊肘……可不是嘛，高尚品质……”

说到这我戛然而止，因为同前一天傍晚剧院的情形类似，我感觉头脑堵塞，仿佛某些念头不愿被表达而羞愧地藏匿，躲闪着意欲一口气将它外露的语言。庸俗的阿谀奉承之辞令我生厌，我亦看不出有必要让文学雅趣残酷地予以干预。由于一时找不到一种谈话方式——经过优选的、幽默风趣的、既准确传情又新颖别致的，以便遂我心愿地在我的缁纁与毛孩子和学生娃的缠绵之间筑起不可逾越的分界线，我只好使出沉默的高招，却又不时地赞扬几句。

“伊蕾内，您是我见过的最为完美的人。”

她继续在织物上缠绕又缠绕，对我的赞扬她亦报以赞扬，她的赞扬夸张得过了头，依我看不啻辱骂。她称我为十全十美之人，无懈可击之人，独一无二之人。千万当心所有与我交往者对我的夸奖啊！……不会的，不会有十全十美的凡人。与我过从甚密的人必定能发现我的一些缺点。回答伊蕾内的溢美之辞时，我以为自己的话很得体，并有几分风趣；我毅然讲出几句铺垫性的话语，我觉得她完全听懂了。伊蕾内又称

颂起来,尤其称颂她所认定的我的奇特智慧。“您真了不起。”她说完这句话,双方长时间地沉默。

这天傍晚天气很好,我们外出散步。不知是这天还是另一天的傍晚,散完步回家时我拿定主意,在时间和长期交往这两个因素把我脚下踩着的地面的情况十分清晰地显示给我之前,先不急于实施我的计划。

“不宜走得过快。”我思忖着;事实,事实将会引导我观察到的一系列现象将为我指出稳妥的道路。让我们运用即使办琐碎小事都需要的精细来办这件庄重的大事吧。这样我才有把握不出差错。我遏制着情感,用果断的举动压抑着它。应该继续观察。难道我非常了解伊蕾内?不,我每天都发现她身上有某些我看不清楚的东西。看得最清楚的是她非凡的精明——只讲最恰当的话,其他的一概隐匿起来。让我们给时间以时间吧,正如交往能够发现尚处于迷雾之中的精神区域一样,产生于交往的友情和频繁谈话能够让双方趋于推心置腹,以诚相待,使我对她显示我的意图,使她向我表明她的赞同,无须那些令我的智力与美学体系作呕的庸俗废话。”

怎么想的便怎么做。上午我多半去听课,傍晚也多半跟着她们去散步,做出若无其事甚至冷若冰霜的样子。我越来越喜欢伊蕾内那端庄的审慎。一天我们在“憩息公园”遇到阵雨,我叫了一辆马车,五个人挤在里面回了家。衣服湿透了,滴着水。我很懊恼,怕她和孩子们感冒。

“您不用担心我。”伊蕾内对我说;“我从不生病。我的身体……好极了。”

感谢神灵!它不仅赐予伊蕾内这么优异的秉赋,还给了她健康的体魄,以便让她更加符合家族繁衍的要求。有幸成为这一尤物的丈夫的人,将来不用把孩子的哺育托付给一个

花钱雇来的母亲，也不会看到作为本世纪母性耻辱的那种名曰乳娘的雌儿在家里养尊处优。

“请您多保重，多保重，伊蕾内。”我怀着超常的热望叮嘱她；“这样才会长久保持您的健康。”

我两天没去哥哥家了。事出偶然还是狡诈的计谋？读者随便怎么认为都行。我的柔情富有韬略，对爱的圈套花招也略知一二。经过我觉得十分漫长的两天之后再去时，我发觉伊蕾内的脸上闪现出非常喜悦的神色。

“我觉得咱们都几百年没见面了。”我说；“我多么想念您啊！……昨天咱们谈了话……咱们昨天连面也没见，可我对您说了许许多多事情。”

“您真……了不得。”

“我不想搞错。不过我觉得发现您有点儿伤心……出了什么不愉快的事吗？”

“不，不，什么事也没出。”她赶忙申辩，略显慌乱。

“可我总感觉……不，您不可能满意这种生活，这种与佼佼者不相称的日子。”

“并非如此。”她冲动地说。

“请您坦率地对我讲，把您的想法全讲出来，一点儿也别瞒着我……这种生活……”

“了不得。”

“您应该过另外一种生活，而且肯定能得到您应该得到的。不会有别的方式。”

“什么？我得把我的青春时光全部用来教写字吗？用来看孩子吗？用来教那些我不大懂的功课吗？……”

伊蕾内瞥了跟前桌子上的那些书籍一眼，目光是那样的轻蔑，以至于我觉得书本都感到难堪，感到严厉的驱逐令的

重压。

“您厌倦了，不是吗？您太聪慧太美丽，不应该过这受雇于人的生活。”

我准确说出了她的心思，因而她以亲切的目光向我表示谢意。

“这种情况一定会结束，伊蕾内。我保证……”

“假如不是因为您，马克西莫，’她的语调里充溢着友情，
“我早就离开这儿了。”

“哎，您说什么？……您不满意这一家人？”

“不……我是说……是的……可是不对，不对……”她自相矛盾地嗫嚅着，将这几个字重复了好几遍。

“有点儿不满意……”

“没有，没有，我对您说没有。”

“我们认识时间可不短了。难道我还不能得到我以为受之无愧的您的信任？……”

“能得到。我现在和将来都信任您。’她鼓足了勇气；您是我惟一的朋友和保护人……您……”

伊蕾内面庞呈现出的真挚是多么的美好！她的嘴唇倾吐着真情。

“我非常关心您，还有您的幸福和前程，以至……”

“因为我了解您所以打算跟您商量几件事情……了不起的事情……”

“了不起的！”

我平时没有重视这个形容词，因为伊蕾内用它修饰一切。

“我向您发誓，’她双手交叉，姿态妩媚，神情纯真和诚挚得令人惊奇；我发誓，您叫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那么……”

随着这一声“那么……”我的心几乎要跳出胸膛。如果不是利卡这时候推开门，不知道我还会做出什么事来。

“马克西莫，利卡在门口叫我；你来一下，小伙子……”

原来她是让我写当天晚上的请柬。憨厚的利卡推门推得真不是时候，让我多么败兴！那天下午我没再见到伊蕾内，但是我非常满意，仿佛她就在我面前，不住地说话；她那段我仅仅回应了一个词的表白一直在我脑海里萦绕，似乎她讲了一百遍；我所希冀的美好允诺也仿佛从她那里听到了一百遍。

十七 我带着她

仿佛她的躯体神奇地嫁接到我身上，我感觉她与我心贴心地融为一体。我很高兴，晚上去参加周四聚会的时候愈发高兴。这种欢畅宛若光彩熠熠的灵感，从我的嘴唇，从我的眼睛，甚至我觉得从我的毛孔往外流泻。蓦然间，乐观情绪攫住了我，颇类似于谵妄攫住高烧患者。我觉着一切都那么美，那么令人愉快，犹如我自己设计的一般。我跟每个人交谈，所有的人在我眼里都变了模样，就像客栈在堂吉诃德的眼里变为城堡一样。家兄成了俾斯麦^①，西马拉令加东^② 瞠乎其后，那

① 奥托·俾斯麦（1815—1898），普鲁士国务活动家，长期担任王国政府首相，在国内外推行强硬政策，有“铁血宰相”之称。

② 加东即马科·波尔西奥（公元前 234—前 149），古罗马政治家和历史学家，曾任社会风气监察官。

位诗人使荷马黯然失色，佩斯是统计学上的马尔萨斯^① 和政治上的斯图尔特·穆勒^②，我嫂子马努埃拉则变作一位周游过世界的仪态万方雍容华贵的淑女。只须告诉读者就连那位诗人萨因斯也从我口中听到了和气的言辞，而且我几乎答应将在下一篇文章里评论他的诗作，你们就会明白我的疯狂乐观把我引入了怎样的病态迷乱。听了我的许诺诗人得意忘形，一个个地提及名人，断言我远远胜过康德^③、谢林^④ 以及所有的哲学之父。萨因斯言过其实的阿谀奉承使我睁开了眼睛，矫正了我的乐观弱点。我认为自己的机体出现了紊乱，最能决定性格是否刚毅的那些器官不知出现了什么软化。“工业伤残者救济总会”大为扩展，萨因斯总在外面奔忙，家里常常留下我一个人，这种独处大大有助于我恢复常态。诗人秘书萨因斯·德尔·巴尔达尔一人顶几个人，进行积极的狂热的活动，以增加会员数目，争取政府保护。他把三位前部长和一个在马德里尽人皆知的大人物拉进救济总会。后者堪称永不疲倦的宣传家，一星期能在各个不同的社团讲演六次。

一切进展顺利。仁慈的总会缔造者们的计划一旦完全实现，进展将会更加顺利。首先取得一致意见的是，动用聚敛来的巨额资金印刷精美绝伦的讲稿，以便在乱糟糟的会议上发表演说。如此富于文采的演讲词现在已经失传，实在可惜！西班牙首先是讲演术方面的优秀国家。委员会中提出不同意见的少数人未能就那一枝节问题与多数人达成一致，不过为

①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1766—1834)，英国经济学家，一七九八年发表《关于人口要素的随笔》，简称《人口论》。

②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1806—1873)，英国哲学家和经验主义经济学家。

③ 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德国大哲学家，人类历史上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

④ 弗德里克·威廉·约瑟夫·冯·谢林(1775—1854)，德国哲学家。

了避免事情搁置，任命了一个由宣传委员会成员和执行委员会成员组建的混合委员会，来重新草拟方案。这个庞大的委员会开会以后决定，应该办的第一件事是举行一次诗歌比赛，奖励最优秀的“劳动颂歌”。一等奖颁发一个金菜花，作品印刷五百册；二等奖颁发一个银葵花，作品印刷二百册。得知这一不祥的计划，我便感到危险向我逼近。果不其然，我被任命为评奖委员会主席。他们还想搞一次女士主办的大规模的抽奖活动，再开一个轰轰烈烈的大型晚会，或许是酒会，会上先由萨因斯宣读《协会工作报告》，然后演奏音乐，发表讲演，朗诵诗歌——这些是一系列慈善事业庆祝活动中的乐趣。

我到几个客厅转了一圈，尽量摆脱弄得我晕头转向的那个讨厌的家伙。忽然觉得有人在我肩头轻轻拍了一下，亲切地说：

“老师，您好……刚才见那个‘伤寒’跟着您，我就没靠近。”

“哎哟！佩尼亚，他缠得我太难受了，我看需要一晚上才能缓过劲儿来——咱们坐下吧，我感觉周身无力……”

“您那是发烧——我可不会向萨因斯·德尔·巴尔达尔示弱。他一走近我，我就扭过脸去。他要是还跟我说话呢，我就‘撒他一身碳酸’——就是说管他叫笨蛋。”

“哎，小伙子，你生活得怎么样？”

“您听我说，老师……咱们挪个地方，到那间房子去吧。”

“你要说什么？”

“没啥特别的事。”

“你真的没有追求阿玛丽娅·本德索尔？”

“噶，老师！……都八百辈子的事了，早完了。她让人无法接受。那么多要求，那么爱多心……这么跟您说吧，如果哪

一天我不再骑马从她家门前过，天爷，她会大吵大闹！上憩息公园，我假如不是一门心思照顾她，或者瞅旁人一眼，那可麻烦了……总之，比她姑姑罗萨乌拉脾气还坏。罗萨乌拉就爱嫉妒，老跟丈夫吵架，一吵起来恨不能吃了他。我曾经看见阿玛丽娅将一把扇子咬碎，咬成五十片……您怎么这样想？……就因为有天晚上我在科梅迪亚剧院没找到单人座位，只好在双人座上跟她坐到了一起。曼索朋友，您说她受的是什么教育！写字潦草，说话粗俗，爱做那些毫无意义的事情……，

“就像所有的女人……像大多数……那么，你真的倾心于德贝斯家的哪位姑娘？”

“他家的两位姑娘都在这儿，您刚才看见了吗？和她们在一起我很快活。我常跟那个小的在一起，她十分可爱。姐儿俩很有教养，就是说稍微有点知识……”

“对，仅仅是稍微有点知识。可以不懂的一概不懂，不过倒是对听来的一些事情感兴趣。跟布娃娃似的。那种会叫爸爸妈妈的布娃娃。”

“但是这两个叫的不是爸爸妈妈，而是丈夫，丈夫。特别是大姑娘，十分机灵。可得当心，她知道某些事情！……昨晚听她说话，我吓坏了。说实话，我不知道该怎么跟您评价这姐儿俩，说她们极其标致好呢，还是说她们讨人嫌好。她们有点儿像反射的阳光，或者古代彩色陶器的金属般的光泽。有时叫你头晕目眩，有时叫你眼花缭乱；让人既烦又爱。她们给人欢乐和爱慕。大姑娘阿德拉傲慢得令人无法想象。我看哪怕是一位王子跟她说话，她也会带搭不理的。”

“你等着瞧吧，她最终将嫁给一个高贵的中尉。”

“我看也是。这女孩有些放肆……这毛病她妹妹也沾染

了一点儿。明摆着嘛！还有那个冷漠的妈妈，仿佛是从中世纪哪幅木版画上撕下来的人物……”

“还有那个一尘不染的衣冠楚楚的爸爸，实乃集全部狂妄野心之大成者……”

“哎，这家人的阔绰您注意到没有？”

“我嘛，在关于人的愚蠢行为方面，如今已经没有任何现象能够引起我的注意了。”

“他们的阔绰令人难以置信和不可思议。所有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什么？德贝斯先生有五万雷阿尔，这些钱您数也得数一阵子呢。”

“马德里是麻烦之谷。”

“我认为这两个女儿的野心远远超过父母。遗传法则已经过多地发挥了作用。我不知道将来谁会背上这个包袱。哪个倒霉蛋娶了姐妹俩中的任何一个，就等于一个人跟时装设计师、织挂毯的工人、剧院老板、马车行的宾德、服装行的沃斯^①或者任何一个毁灭人类的人结婚。这两个女孩享惯了荣华富贵，以后上哪儿去弄相当雄厚的资金来维持奢靡的生活呢？老师，这事已经无法补救了，这里不久将一片混乱。现在人们谈论男性青年，谈论学校、咖啡馆、娱乐场所给我们造成的堕落、疏远家人、反对家庭的倾向等等。那么关于女孩子，您能对我说些什么呢？轻浮、奢华以及不甚高雅的早熟使得我们这些拉丁语系国家的姑娘无法组成未来的家庭。以后这里会怎样呢？家庭解体吗？社会组织以原子似的个人为基础吗？花样无节制地不一致地不和谐地翻新吗？国家权力交给妇女吗？……”

^① 沃斯·查尔斯·弗莱德里克(1825—1895)，原籍英国的法国时装设计师。

“永恒的女性的属性与气质，”我庄重地说，“具有不能不遵循的法则。你不要悲观，不能一概而论，你作为依据的那些事情尽管不少，然而总归是个别的。”

“个别的！”，

“你涉世未深。你是孩子。早先的天真在于不了解邪恶，而今正值胡思乱想的年龄，天真则每每与对一切邪恶的了解和对善良的不了解相伴；善良显现的时候不多，它隐藏着，一如一切稀少之物。请相信我，相信我，我给你讲的是肺腑之

言……

我拿手指抠着他燕尾服领子的扣眼儿（此情此景至今仍历历在目），继续说道：“……有许多珍宝，许多善举，许多幸福你没有看到，因为天真蒙蔽了你的眼睛，邪恶发出的耀眼光辉使你变得盲目。确有非凡的人，秉赋优异的人，他们具有大自然所能创造的最为完美的东西，具备教育所能提供的最为高雅最为纯洁的东西。假若不是这样，神圣的坚实的和谐原则就会变得苍白无力；而一旦和谐不存在，多样性及至高无上的一致性都将与我们告别……”

“我没说不……”

他心不在焉，不过依然在听我说话。他伸手从燕尾服口袋掏出一盒烟。

“噫！我忘了您不吸烟……我憋不住了。对不起，老师，我到那边屋里抽一支。您去吗？”

我没有跟他去，因为刚才围到家兄身旁的一伙兴高采烈的人引起我的好奇。我似乎听见人们向哥哥道喜。佩斯先生摆出保护者的架势，那么狂妄，以至于我不明白全人类何以没有忧伤而感激地匍匐于他的脚下。

祝贺之词不绝于耳，吵吵嚷嚷，人声鼎沸，概缘于他们收

到发自古巴的一封电报，称何塞·马利亚的当选已经十拿九稳。

十八 真的，先生们……

我哥说道。关键时刻常犯的心理梗阻打断了他的开场白，停顿片刻他又说：“真的……”

他终于发表了一篇糟糕的吐字艰难的演讲，嘴里出来的话断断续续，仿佛喷泉的出水管堵了一粒石子。我稍微靠近，听见一些零散的句子。“我不愿意走出我的四壁……因为人们在家中也能够为国效力……可是这些先生非要这么做……我把这归于这些先生的善意……总之，这在我是一种真正的牺牲，然而我真的准备捍卫那些神圣的利益……”

从那时起，家里的晚间聚会便呈现出政治集会的景象，这景象给聚会增添了不同凡响的光彩。常来的有三位前部长，许多众议员和记者，他们一开口便滔滔不绝喋喋不休。三室一套的客厅俨然成为国会议事厅的一角。叫喊得最凶的是“伸爪民主”的成员。“伸爪民主”是一个年轻的不安生的党。何塞在偏爱一切妥协这一思想的驱使下已经入了这个党。

何塞的调解精神达到了谰语的地步，幻想将完全不同的事物联接起来并使之整齐划一。他认为这是“真正的英国方式”。“妥协的连续系列”之类的话时常挂在他嘴边，成了他的政治祷告词，因此一切都妥协，而且总能找到实现其撮合思想的办法。没有一种历史性的不可避免的争斗他不主张用贝尔

加拉式的拥抱^①来化解,即是说,让分离主义和统一主义、叛军和官军、君主制和共和制、教会和自由考释^②、贵族社会和平等观念兄弟般地拥抱吧。任何纯粹的思想对他而言都是“十足的过分”。裁决问题时他常说“再别搞排他主义了”。他认为艺术、宗教、哲学等方面都不应该存在排他主义。一切思想和一切艺术或道德理论,均应给与之相反的思想及理论让出自己一部分神圣的领地。美的事物如若不同俗的事物进行贝尔加拉式的拥抱就不再是美的事物。耶稣和基督教先贤们没有试图与异教徒和睦相处,事情做得过了头,是排他主义者。

我十分讨厌那些人的愚蠢言行,便离开大厅,走进家门。诗人、记者、政客让我颇为烦恼,我的心灵祈求我与赫苏莎太太在一起休息片刻。那天夜晚她须臾未离自己那间紧里头的屋子,裹着大披巾坐在扶手软椅上,给陪伴她的鲁佩蒂科讲故事。

“我不想睡觉。”她对我说;“大厅的喧闹和过来过去的佣人的动静吵得我没法睡觉。一到星期四晚上,这个家就像一台矿石粉碎机。天哪,跟地震似的!您不喜欢这些,这我知道。他们多么能吃 吃掉的茶、糖果、冷餐肉、面条、冷饮足能供养一支大军。利卡老实,做不了这种事,再继续下去身体会

①一八三三年,西班牙国王费尔南多七世晏驾,王后克利斯蒂娜作为摄政王,为了维护年幼的女儿伊莎贝尔公主的王储地位,跟觊觎王位且已自封为“卡洛斯五世”的费尔南多的兄弟展开斗争,终于酿成大规模内战。一八三九年八月,交战双方的代表艾斯巴德罗将军与马洛托将军在西班牙基布斯高阿省一个小镇贝尔加拉拥抱言和,签署停战协定。此举史称“贝尔加拉拥抱”。

②排除教会的影响,只凭个人的鉴别力来理解《圣经》文本,并以此为惟一的标准考释基督教的教义与教条。

垮的……如果您答应保密的话，我来说说昨晚的事情……她跟何塞·马里亚吵架了。天哪，吵得可凶啦！……大概因为她不会招待客人。我很清楚，利卡已经在努力逢迎了。可是，何塞脾气变得……我不知道人家揭发出他多少事情，什么光考虑小事啦，在游艺场过夜啦——谁知道是不是还在别的更糟糕的地方过夜……好像有什么发现……”

她把椅子挨近我的椅子，几乎贴着我的耳朵说：“找野娘儿们，懂吗？何塞·马里亚跟所有的男人一样。马德里的这种生活……咱们正在干糊涂事……明摆着的事嘛，一个要当众议员和部长的人……马德里有各种各样诱惑男人的小蹄子……唉呀，这地方的女人真行，把圣胡安的羊羔都能引诱坏！假如我见着她们，我就说，‘不害臊的东西，你们为什么要勾引一个有家室的人，一个淳朴的人，一个非常善良的人呢？……’何塞以前十分善良，可是孩子，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却不认识他了。”

我尽量替哥哥辩解，抚慰赫苏莎太太，力图使她明白我们的习俗在表面的形式与深层的内容之间更注意前者；不应将某些常见的落拓不羁之举当作罪孽的迹象……我能想到的就这些。

“我呢，”她越发压低了声音，“什么也不搀和。他们好也罢，吵也罢，爱咋着咋着。我不离这把椅子，因为我的身体啥也干不了。我这儿有鲁佩蒂科陪着。今天晚上那边又笑又闹的时候，我和伊蕾内在这儿做念珠祈祷，谈过去的事情……哎，这个天使跑哪儿去了？”

她环顾四周。

“嗯，她还没有就寝？我问；这不符合她的习惯。”

“别说了，孩子。她大概在那边——有时候她会到走廊上

稍微看看大厅里的情况。”

我正要去找，她却喜气洋洋地进来了，面色不似往常那般苍白，仿佛很兴奋，双眸炯炯，脸颊微红，就像长跑归来一样。

“您好，伊蕾内。您刚才是在看……？”

“看了一小会儿……在走廊看的……多么气派！多么华贵的服饰！真叫人眼花缭乱……”

“我还以为这个时刻……一点钟，您已经睡下了。”

“刚在这儿陪赫苏莎太太坐了一会儿……后来不由得想看点儿什么，曼索朋友，看点儿我们没见过的东西。”

“噢！那当然好。”想到伊蕾内假如进入上流社会定能光彩照人，想到魅力出众的她穿上华服美饰将会身价百倍，我夸奖道。

“不过，’我又说；这是禀性问题。我和您都不喜欢这些。幸亏我们心满意足，因而不需要这些嘈杂的炫耀的娱乐。我们宁愿在一成不变的有规律的范围内，享受日常生活中平静的乐趣，接受那些自然而然地混合着苦与乐的寻常之物。”

“我的天爷，这人多有本事，话说得多好！”赫苏莎太太叫道。

“懒太太”激动的神情令伊蕾内忍俊不禁，使劲点头，表示同意她的夸奖。

“马克西莫，’老太太冷不丁地问；“您怎么不成家呢？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啊，孩子？”

“不着急，夫人。以后再说吧……”

我望着凝神望着我的伊蕾内，搭讪道：“那几个孩子呢？”

“刚才她们就是不睡。也难怪……这么吵……她们也想看热闹。后来玩儿来着，打闹嬉戏，从这个床跑到那个床，互相扔枕头……不过，这会儿已经睡着了。”

“那您不困吗？”

“一点儿也不。”

“可是现在已经很晚了。”

“我这就回房间去。”

“您去看书吗？我跟在她身后，给她举着灯，问道。

“太晚了……我试试能不能很快睡着。明天……”

“明天 明天怎么样？”

“我是说，明天将是新的一天，咱们再谈那些事情……”

“咱们再谈那些事情……”我重复着，心里感到小说家们称之为“一堆幻想”的那种兴奋，嘴边涌起急于倾吐的话语。

然而，她却一把从我手里夺过灯，滑行一般迅速地进了屋子，跟我道了晚安，偶尔听见反锁房门的声响。之后，她轻轻敲了敲门，好像是召唤我，探询我是否还在外边。她说：“明天您把答应给我的东西带来。”

“什么东西，姑娘？”我问道。在充满热望的一刹那，我觉得自己曾经许诺把全部生命都给她。

“瞧您这记性！阿尼的英语语法书……”

“噢，想起来了……好吧……”

“还有两支法贝尔牌铅笔，二号和三号的。”

“行了，别再要了。您干脆要太阳月亮好了……”

“您别那么了不起……再见。”

“您不要一看书就没完没了地胡思乱想……”

“我都已经睡下啦。”

“这就对了。休息……晚安。”

“哎，怎么回事 您还在那儿，曼索朋友？”

“我以为您睡着了。”

“去您的。我在祷告……别了。”

我走了。伊蕾内那种与我以往在她身上看到的庄重稍稍相悖的幽默使我略有所思，不过再一想，便觉得这一偶然现象不会改变事实本身，或者准确地说，短暂的偶尔的走调无损于她秉性中令人敬佩的和谐。

已是散会时候了，西马拉和家兄却不放我走。他俩向我的自谦全面进攻，迫使我同意做政治家，义无反顾地跟他们走上通向成功和昌盛的惟一的康衢。我以性格、适宜程度、志趣、才干等方面的原因为理由，予以推辞。西马拉大包大揽，说能够设法让我进入国会，填补某个空缺的地区代表的席位。我哥曾经向一位部长暗示过，那部长说：“嗯，行。真的……”我哥主动地善意地处理我的观念与现行的专制制度不相容这一问题，坚持不懈地勉励我做一个人真正注重实际的人，彻底摒弃空想和虚夸，在我的广阔的知识领域寻觅一种妥协方式，一种把理论与实践、思维与实事调和起来的办法。

在场的特耶利亚侯爵跟我哥意见一致。侯爵是乌托邦的死敌，是讲求实际到了损人利己地步的真正的讲求实际者，是将自己不懂的东西一概称为“文字游戏”的庸人。这位老爷对家兄的高论表示赞同，接着给我说了一番乏味的令人生厌的话。他离谱出格地将我奉承一通，最后说像我这样的人应该致力于捍卫有产阶级的利益，反对无产阶级的威胁；捍卫先辈们值得尊重的信仰，反对背离宗教的自由思潮的野蛮入侵；捍卫良好的恰当的治国之道，反对空想家的胡言乱语。我用客套话遮掩着心中理所应当地萌生的鄙夷。关于这个家伙，几年以来我从他的女婿即我的朋友莱昂的嘴里有所耳闻。他放开我的时候说：“回头我给您寄一本小册子，里面有关于游民问题我向参议院提交的法案的相关讲话和附加解释的抄件。请您务必读一读，再将您公正的见解告诉我。”

马努埃拉得知他们非叫我当众议员不可，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只是不理解我对步入仕途的抵制，责怪我性情孤僻，喜欢平庸的默默无闻的生活。她说：“哎，孩子，别那么没出息。”

十九 餐厅的钟打了八点

按照我哥家里那些钟表的混乱状况所需要的计时方法，这钟响了八下，时针却指着三点。太晚了！这个钟点回家我认为真是荒唐，是开玩笑，是对时间的罪恶的劫持。我觉得自己成了噩梦中一个模糊的影子，抑或成了另外一个人，而我的真身则是在安静的舒适的床上梦见这个人。我出了房门，昏昏欲睡的状态使我出现了类似醉酒的症候。我去餐厅喝一杯水，这时惊异地看见伊蕾内屋里灯还亮着。门上边一块长方形的光亮吸引了我的目光，我在走廊中间茫然地站了一会儿。“哎，两个小时前您不是说很困，要马上睡觉吗？这话不是我大声说出的，而是心灵对心灵的轻声发问——半夜三点多大喊大叫不合适。她做什么呢？祈祷？看小说？读我的哲学著作？……

喝完水，我平静下来，对这件事不太在意了。其实，我若苛求伊蕾内，要她的行为符合不现实的条理性，就太霸道了。她比自己说的时间晚了两小时熄灯，这有什么可奇怪的？也许是在缝衣服或者准备第二天的功课……三点半！……这姑娘每天七点起床，才睡几小时呀？可悲的熬夜用功的习惯哟！唉！我一定要叫自己家的人严格实行摄生学的规则。我在街

门口遇到了佩尼亚。我俩把脸捂严实，朝寒气袭人的门外走去。

“老师，您是回家吗？”

“看破红尘的人，我还能去哪儿 你呢，你去哪儿？”

“我也不想睡。还早呢。”

“还早 都快四点了！”

我们急匆匆地走着。我批评他生活无规律，拿黑夜当白天，不利于健康，又说这是很多疾病以及当代人发育不良的原因。他笑了。

“出于对您的尊敬，老师，”他说，“我陪您陪到家，然后我去法尔玛西亚舞厅。”

“你妈妈正担惊受怕地等着你呢！马努埃尔，我都不认得你了。简直让人难以相信你是我的学生。”

“您这会儿好潇洒哟，老师……您不是跟我一样这么晚才回家吗？这在一个抽象理论的研究者是不可原谅的。您居然成为一个赶时髦的人啦！……莫非睡觉之前您要去教室，身穿燕尾服出现在学生面前不成？坏榜样蔓延得多么快！”

他的调侃弄得我有点儿慌乱，但我并不想退让。

“听着，你这不可救药的家伙，”我抓住他一只胳膊，“无论愿意不愿意，我都要送你回家。不许去舞厅，我命令你别去。你必须服从你的老师。”

“通融通融……咱们还是像令兄说的那样，设法对一切折衷一下吧。我不去舞厅了。可是，我睡觉前不吃点儿东西不行。”

“哎，懒鬼，刚才你在我哥家没吃饭？”

“吃了……这是两码事，咱们得分清楚。我不是非得要吃什么，而是想去哪儿遛遛。”

“那你想去什么地方？”

“只要您跟我去吃油饼,我就放弃舞厅。”

“到哪里吃,捣蛋鬼？”

“就在这儿,圣华金大街的油饼铺。夜晚天气冷,喝杯烧酒很合适。”

“你疯了？你以为我会……”

“咱们走吧,老夫子,您和气些吧。您瞧,为了讨您喜欢,我都放弃了我的小圈子。吃油饼也就十分钟的事。完了咱们一块儿回家,就像世界上生活最有规律的人一样。”

他拽着我的披风,要我和他一起走进那个龌龊的地方。他力气很大,我无法推辞,也觉得为一件确实不值一提的小事再继续争执不合适。

“真是随心所欲！”

“咱们坐下吧,老师。”

二十 我觉得像是胡扯！

凌晨四时我坐在一家油饼店的板凳上,面前摆着一盘油糕一杯烈酒！……乖乖,这不是开玩笑吗。然而我真这么做了。谁能自称为自身的主宰,谁能自诩用理想塑造生活而又未在意想不到的时候,被同一个生活的蛮横的强制手段,被在社会的陷阱里突兀地攫住我们,抑或像怯懦的盗贼一般绑架我们的那千百种注定要发生的事情否定呢？可恶的社会轻轻地若无其事地骗去了我的达观与宁静,如果上苍不予拯救,

总有一天，我会在自己身上找不到一丝一毫幸福的日子里构成我那种蓬勃的个体生存状态的东西。

进行这些思考的时候，我望着对面小桌旁的两对男女，为自己混迹于此类人等而惊讶。那是四个表演吉卜赛歌舞的艺术家，两雄两雌，刚从路口的咖啡馆兼剧场出来，他们每天夜晚在那里唱歌。两个女的一肥一瘦，长相滑稽，举止傲慢；身披棕褐色大斗篷，头上胡乱裹着围巾，围巾在脑门上方伸出一块，形同探出屋檐的瓦片；手指纤细优美，穿着鞋的脚亦无可挑剔。两个男的穿着披风和毛茸茸的上衣，戴着宽檐帽子，胡须剃得如同神父，头发梳得如同斗牛士——只是脑后没留小辫子；二人堪称造物主的作品中所能见到的最让人厌恶的一类。四个沙哑的嗓音进行着刺耳的嗡嗡响的充满惊叹词的对话，旁人只能听清其中的粗话和不规范的语句。我头一回这么近地挨着这类角色，所以一直注视着他们。

“那个胖女人真漂亮！”马努埃尔对我说；“老师，我看您兴头蛮高嘛。”

“我？……”

“就像要拿眼睛吃掉她似的……”

“你少说蠢话。”

“她不会给您招惹灾祸的，老师。她也在给您抛媚眼呢。外地把这叫暗送秋波，这里叫眉目传情。”

“你的酒喝完了吧，坏小子？我怀着离开那里的强烈愿望问道。

“那您不喝？”

“我？快把这恶心的东西，把这毒药拿到一边去……”

“您知道吗，老师，我今晚好像精神亢奋，热血沸腾，仿佛有一股电在浑身流动……我渴望施展力量，猛烈地施展力量。

不知道我这是怎么了……”

我专注地凝视着他，思索着弟子的身心状态。以前从未见他这般模样。我非常喜欢他，可现在这副样子令我不快。

“因为，真的，先生，”他接着说，“有时候我们需要做随便哪一种荒唐的事情，来抵消日常生活的单调乏味；就是来点儿暴烈的举动，来点儿激动人心的事情。您把激动人心的成分从生活中去掉吧，这样您便与青年时代永别了。您不觉得假如现在我跟这些人吵起来咱俩会很开心吗？”

“跟这几个人吵！……天哪，马努埃尔，你是出什么问题了。疯了或者酒喝得……”

“说到底，这有啥呀？啥事没有。这些人胆小怕事。咱们大家都进警察局，明天——确切地说今天，您将缺课，也许校长和系主任会出面把您从警察的手里弄出来。”

“假如现在我有戒尺和鞭子，我会像学校老师教训最调皮捣蛋的学生一样教训你。就该这样教训你。自从离开我的教席，你就变得让人有时候很难认识了；你想得说得那么粗俗下流，让我觉得从前白教你了——对此我很痛心。”

“哎呀，不是的，肯定留下了一些东西。”马努埃尔朝自己胸膛打了一拳，又在额头拍了一巴掌，冲动地喊道：“这儿和这儿留下了许多东西，老师，将会永恒保存的东西。只要空间还存在，只要时间还存在，这盏灯就永远不会熄灭……”

四名吉卜赛歌舞艺人起身要走，看见马努埃尔激动的样子，两个男的惊讶得面面相觑，两个女的强忍住笑。我觉得她们类似于堂吉诃德来到那家客栈门前并说了一堆没头没脑的华丽言辞的时候，站在门口的那两位漂亮的女仆。歌手们走了，我看到了光明与希望，因为这下马努埃尔没了寻衅滋事打架斗殴的对手。

油饼店按照马德里酒馆的样式涂成红色。肮脏的墙壁贴着一层纸，纸上是一个接一个的画满女牧童的方块图案，呈现出斑驳陆离的油脂麻花的景象。一个包着黄铜皮的柜台、几把快要散架的椅子、用途不详的古代美洲土著人的一个日晷和一张年历便是全部的陈设。店里油烟氤氲。

“咱们走吧，马努埃尔，在这儿受不了。”

“再坐一会儿……”

“我困死了。”

“可我毫无倦意，好像一辈子都不必睡觉了。”

“你出了毛病。”

“就是刚才给您说的那样——不知是我的肉身里还是心灵中，躁动着一种令人激动的欲望，它挑逗着我，撩拨着我。我想干些什么事情，老夫子，我必须施展我的力量。这种僵化模式普遍存在和乏味的消极行为触目皆是的生活让我烦闷和厌倦。我处于好激动的年龄；在这个我毫不犹豫地称之为佛罗伦萨时刻——因为左右着它的是艺术、激情与狂飙——的历史时刻，我将成为卖弄学识的人。梅迪西斯^①家族的人钻进了我的躯体，就像妖精折磨鬼魂附体者似的占据了它。”

我只能付之一笑。

“说说看，如今你读什么书，做什么事？”

“我读马基雅维里^②的书。他的《佛罗伦萨历史》、《曼德拉蒂》、《蒂托·里维奥^③论》和《王子论》是出自人类手笔的最令人拍案叫绝的书籍。”

“如果事先没有恰当的准备，这会是糟糕的非常糟糕的阅

①十四至十六世纪意大利佛罗伦萨一个名人辈出的家族。

② 尼古拉斯·马基雅维里(1469—1527)，意大利政治家和历史学家。

③ 蒂托·里维奥(公元前64或59—公元17)，古罗马历史学家。

读。那是我的课题，亲爱的马努埃尔。你若不理睬我的劝告，你的头脑将会装满邪恶。你还是学习一般的原理吧……”

“哎呀，老师，请您别说了 哲学我腻烦，形而上学我看不进去——那是文字游戏。本体学^①！天爷，请您把本体学这只催人呕吐的杯子从我面前拿走吧。本质、实体、起因这些苦水，喝一口我就得病三天。我喜欢实事、生活、特性。请您给我谈事件而不要谈理论，谈人而不要谈系统。马基雅维里为我展现了人类本性的丰富而真实的全貌，我情愿拿过去和未来出现的所有诡辩家换他一个人。”

“我们正在冒傻气，佩尼亚，我们在油饼店讨论根本的永恒的课题。咱俩别亵渎知识了，还是睡觉去吧……下次再讨论。你变化很大，长得又茁壮又蓬勃，只是有些歪斜。我必须把你正过来。你身上一些东西我不喜欢，它不是源于我的教诲。或许这是心灵的某种短暂的开花期——显示青春颠峰阶段的开花期……总之，不管是什么，咱们走吧。”

我终于叫他从龌龊的矮凳上起来了。

“我来告诉您一个秘密。”我们经过市场旁边的時候他说。此时，市场里摆放货物的台子和摊位上的声响与昏暗的灯光显示人们伸着第一个懒腰，以便抖擞精神投入一天的劳作。

“我成为这个样子以来……”

“什么样子？”

“就是精力充沛，情绪激昂；肌肉的兴奋要求我做出暴烈的蛮横的激动人心的举动……自从成了这个样子以来，我便嫉恶如仇，看谁不顺眼就深恶痛绝。您知道地球上所有的人当中我最讨厌谁吗？”

^①形而上学的分支，研究一般实体及其重要的属性。

“谁？”

“您的兄长，今晚咱们的东道主，尊敬的何塞·马利亚·曼索先生，传说中的可能的侯爵。”

我痛心于佩尼亚的疾首蹙额，遂竭力替哥哥辩解，说他虽然有些滑稽有些怪癖，本质上却忠厚老实。不料我的圆说反倒越发激怒了佩尼亚，他说我哥的忠厚老实一文不值。我猜想佩尼亚是从家兄客厅的政治讨论中听到了某些刺耳的言语，或者某句影射他那十分卑贱的出身的话，深感耻辱，便不加区分地对提供谈话场所的房东和那些背地里嚼舌根的人一概憎恶起来。我将这一揣测告诉佩尼亚，他说确实听到了大伤其自尊心的言词。然而犯此滔天大罪者，乃封地位于卡萨一波希奥一带的侯爵雷奥波尔迪托·特耶利亚。因此我的挚友佩尼亚等待着恰当的时机以砸烂侯爵的狗头。

“要决斗吗？”我问。我不能容许自己谆谆教导过并且为之确立了十分正统的道德观念的学生，如今给我说要用作为汪达尔主义^①和愚昧现象残渣余孽的野蛮而悲惨的决斗来解决名誉问题。

“您不是生活在尘世上，老师。”佩尼亚反驳道；曼索家的大厅游荡着的是您的幻影，您本人则置身于臆想之中的壮丽的爪哇国。那里的万物统统为本体学法则所制约；那里的人是无形无血无神经的噍类，是幻想之子而非历史与大自然之子，是没有年龄没有祖国没有父母没有未婚妻的生灵。您随便说什么都行，可我认为如果以后我没有机会照准卡萨一波希奥侯爵的脸面揍一拳，将他打翻在地，再踏遍他的全身，我

^①汪达尔人是古代日耳曼人的分支，历史上曾经入侵西班牙。“汪达尔主义”为“破坏狂、野蛮”等的同义词。

就会认为宇宙失去了平衡，自然界的规律也消亡了……您会相信这些吗？还有一个家伙比那位侯爵更让我恼火，他就是吾师功勋卓著的令兄。”

“你也想跟他决斗？哎呀呀，你疯了吗？好哇好哇……你已经向全人类宣战了……马努埃尔，马努埃尔，孩子，消消火吧，否则非得给你穿紧身衫不可。你成了一个华服美饰的花花公子，一个忸怩作态的混世魔王，一个头脑空空的孽根祸胎——属于如今时兴的那种装束与噪音像‘波利奇奈拉’^①、做派像‘胡安先生’^②的厚颜无耻的脂粉气十足的角色。”

我们上楼梯时，哈维拉太太开了房门。儿子不从外边回家她是不睡觉的。那天夜晚，这位风姿绰约的妇人等宝贝儿子等得直打瞌睡，见了我俩，很不高兴，不轻不重地数落了一通。

“哎呀，都几点了，几点了才回家！……噉，还有曼索朋友，您也这个样子？那么稳重那么恋家那么早睡早起的一个人，凌晨四点半才回来？哼，还是老师和长辈呢，算了吧！……”

“是这坏小子，夫人，是这坏小子害的我。”

“哎哟，孩子，你气色这么不好！怎么啦？出啥事啦？”

“没有，妈妈，什么事也没有。”

“哎，你不进屋睡觉？”

① 西班牙、意大利、法兰西等国同名古典喜剧里的丑角，特点是总讨人嫌，性格活泼，举止鲁莽，喜欢跟一切人争斗。

② 一译“唐璜”。西班牙剧作家蒂尔索·德莫利纳（1571—1648）一六三〇年写的剧本《塞维利亚城那个玩弄女性的人与一个泥塑石雕般的客人》中的人物，系渔色猎艳之徒。

“我跟曼索朋友上去待会儿。我想叫他借我几本书，我要用。”

“你用书！”说着，我走进自己的房门；“用书干吗？”

“准备演讲。”

“什么演讲 现在去演讲？”

“您真是心不在焉。我不是给您说过嘛，我想在盛大晚会上发言。”

“什么盛大晚会？”

“‘工业伤残者救济总会’将要举行的盛大晚会。”

“哦，对了。你准备讲什么问题 要啥书随便拿好了。”

我困得要命，便将他撇在书房，自己进了隔壁的卧室。我从床上看见他在书架上翻来覆去地找，拿起一本看两眼放下，再拿起一本看两眼放下。

入睡之前我说：“明天你一定要告诉我为什么怨恨老实巴交的家兄。”

“我不能说，这是秘密……我带走斯潘塞^①的书行吗？”

“好家伙，你干脆把阿拉伯人穆萨^②带走吧，好让我休息。”

在头一觉似睡非睡的迷迷糊糊的状态中，我听见马努埃尔说“他是无赖，他是无赖”。我进入沉睡，脑海里对外界的朦胧印象只有这几个词语在梦乡黑魆魆颤巍巍地闪烁，就像星光在海上闪烁。

① 赫伯特·斯潘塞(1820—1930)，英国哲学家，进化哲学的创始人。

② 这是戏谑之言。穆萨(640—718)，穆斯林领袖，七一一年派大军入侵西班牙并很快占领整个伊比利亚半岛，从此开始了阿拉伯人对该半岛近八百年的统治。

二十一 翌日……

首先我想说点心里话。我即将披露的事情对我不甚有利，或许会把我勾勒成一个对于我们改良主义的社会的优雅之处麻木不仁的庸人。然而，我要把我作为历史学家的义务摆在首位，这样人们可能由于这一坦率而赞赏我的其他叙述中的真诚。咱们就谈这个吧。我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地从哥哥家里脱不开身，成天吃那里的饭，终于吃腻了珍馐佳肴而怀念起自己平日的简单食谱和最喜爱的鹰嘴豆来——正像前面我说过的那样，这东西我觉得是无法替代的。对于鹰嘴豆的欲望逐渐战胜了我，直至无法抵御。我好像一个很长时间没闻到烟味儿的烟鬼，每回经过圣巴勃罗大街那家我常去购物的名叫“食品海关”的商店，眼睛总是不由自主地盯住摆在门口的一麻袋鹰嘴豆，觉得即便生的那也是香喷喷的。有一天我馋得实在忍不住，不愿跟利卡一块儿吃饭，就让管家佩特拉给我做了一盘一般的杂烩——杂烩里面有鹰嘴豆。这会儿我只能说那天把以前的亏欠美美地找补回来了。好了，现在言归正传。

第二天我在书屋遇见了哥哥，他来的想亲自了解孩子们的学习情况。这位未来的侯爵对女教师和颜悦色，对学生则装腔作势地摆出一副十分严厉的模样——我认为此举不合时宜。我本想给伊蕾内说几件经过深思熟虑的事情，这下也说不成了。我发现一家之主的到场、提问与关切弄得伊蕾内颇

为拘谨，好像发蒙发怔，讲课当中接连出错，学生反倒给老师纠正。更讨厌的是家兄也不让我散步，不问愿意不愿意，拉着我去见教育部长，为的是办一件我毫无兴趣的事情。

我终于确信何塞·马里亚不是模范丈夫。这个话利卡以前给我说过几回，我都以为那是荒诞可笑的无稽之谈。唉！一天下午利卡安排伊蕾内、孩子们和女管家乘车出门游玩。在这之前梅尔塞德斯就跟几个女友外出了。我很想和伊蕾内去憩息公园，却只能留在家里陪伴利卡，她特别希望单独和我聊一聊。我在心里对自己说：“马克西莫朋友，做好准备吧，你有事可干了——赶紧温习一下家屋装饰和美味珍馐烹饪方面的知识。”

然而利卡很少提到装修和烹调，从谈及此类事情的鄙夷神情来看，她似乎已经厌恶了晚间的聚会和那些破饭菜。作为妻子而感受的悲伤使她难以关注过眼烟云般的区区小事。刚一触及敏感的痛处她就哭了。我听着她控诉，却找不到一句恰当的安慰的话。可怜的利卡！我过去没有将来也绝对不会忘记她那些被苦楚与诚实赋予了说服力的佻腔佻调的言词和不完整的语句，以及美洲人夸张的叙述方式。利卡异常愤懑，丈夫的所作所为使她心灵备受煎熬，生活苦涩不堪。埋怨和哭泣已经无济于事，因为丈夫对她的怨言与泪水丝毫不予理睬。何塞·马里亚早已变得十分狡猾，十分诡诈，总能找到说辞以遮掩劣迹甚至证明自己清白无瑕。他忘记了妻子儿女，整天在外面蝇营狗苟，晚上的聚会一散就出门，直到第二天午饭时分才能见着他的面；夫妻之间只交换几句关于请客、茶会、饭菜的话。算了算了别说了……

假如没有更加糟糕的事情和更加严重的错误，这些原本勉强可以容忍。何塞·马里亚已经堕落，与西马拉的交往使他

浑浑噩噩,妍媸不分,良莠不辨,就像一个挨着坏水果的好水果似的腐烂了……可怜的女人证实了丈夫的极大的不忠,感到奇耻大辱,一想便脸红害臊,羞于启齿……不过,对我也许能和盘托出吧。是的。一天早晨她翻检何塞的衣兜,发现了一个“不要脸的娘儿们”写的信……问他要钱的信!……想到留给儿女们的钱将要落入臭婊子手里,利卡都快气疯了……

然而这位薄命的妻子在乎的倒不是金钱,而是那个寡廉鲜耻的坏女人……哎呀!她咆哮着。尽管秉性贤慧,如若当面抓住偷她丈夫的骚货,利卡也会臭骂一顿,狠狠抽她几个耳光。哎哟,马德里呀!什么样的马德里呀!在山区代人销售商品,住茅庵草舍,吃素菜、老鼠肉、又硬又酸的杂交橘子,也比梳着时髦的发型、穿着拖地的长裙、文雅地说话、与部长同桌进餐强得多。她在马德里不如在自己神圣的祖国好。在祖国她是村庄的皇后和主人;而在这里,理睬她的只有那些前来吃她喝她的人;吃她喝她之后还讥笑她。所以,主啊,一个人时时处处都得被人强迫着,都得装模作样,都得受罪来按照这里的习俗做一切事情,来忘掉古巴的词语而掌握另外的词语,来学习打招呼,学习接人待物,学习许许多多的蠢事傻事……不行,不行,这种日子她没法儿过。如果何塞不改弦易辙,她就马上领着孩子回老家。

我用来安慰她的就是她以前给我说过多少次的那句话,即不要夸大其词。她的色彩上和程度上经过夸张的想象把问题放大了。她发现的那封信会不会没有她所猜想的罪恶意思呢?……对此,利卡做了一些说明,提供了一些证据。听完她的回答,我对家兄的劣迹确信不疑。他与西马拉的已经十分亲密的友谊向我显示了无数的灾祸,或许还宣告了家兄财产的急剧减少。利卡叙述了我现在写出的这些情况之后,又揭

露了未来侯爵的另外一些令我惊愕的非常卑鄙下流的勾当。这个无耻之徒在自己家里都敢干让全家人尤其是他的贤妻觉得丢脸的事情，那么，他就不敢追求伊蕾内吗？……追伊蕾内！

对，他十分……！提起此事，可怜的利卡气得简直要发疯，只能用吐字不清的话语含混地表达她的愤怒……在她自己家，当着她的面！可不，那是一种不太遮掩的追求……最近索性不顾脸面地献殷勤了……！早晨钻进书房，好长时间不出来……一天夜里伊蕾内正要上床睡觉，他进了人家的房间。算了，干吗还要说叫人很不愉快的事呢！……昨天下午，就在房门前，夫妻之间发生了令人痛苦的一幕……！恰恰就在家庭老师的房门前，善良的憨厚的利卡是怎样强忍着把话硬咽回去的啊！……伊蕾内无疑没有太回应也没有不太回应一家之主的不正当的追求。相反，她不掩饰自己的难为情。她是正派的十分贤淑的姑娘，不能为一个如此下作的男人的胆大妄为之举承担责任。正是在昨天下午她对女主人说想要离开这个宅第，当时两人都哭了……总之，伊蕾内是个大好人……

最后，我——品德高尚之人、无可挑剔之人、学者、哲学家、家族的智囊马克西莫·曼索，被叫来处理这一切。要让何塞·马里亚看到他的放浪形骸的丑恶本质及严重后果，要把这些讲给他听……利卡说了不知多少遍，叫我把这些讲给哥哥听。丈夫如果改邪归正，柔弱的利卡不会记恨，一定会原谅他；对，诚心诚意地原谅他，倘若他能迷途知返。因为她很爱丈夫，她心地善良，感情真挚，和蔼可亲，温柔可爱……利卡不再继续说，也不必再说，这天下午我获悉的情况已经够多的了，对于施展我的劝告才能绰绰有余。

二十二 这些进行着

“这下麻烦了。”回家的时候我想。事情正值演变的高潮，我们介入其自然而然的进展之中，并且肩负着悲惨的责任，或者作为纯粹的证人或者作为牺牲品置身其间；单纯当证人有时候不太妙，当牺牲品就更不妙了。我们已经看到，精神力量——或者，你们叫它性格吧——在一个家庭或一个社会群体范围内的小舞台上表演，结果出现了我们用戏剧术语可以称为序幕时期的东西；如今，那些力量成熟和壮大，开始烦人并争夺地盘，从而先产生推理与谈论，再产生碰撞也许还有猛烈的攻击。让我们具有耐心和准确的眼力吧。让我们保持战斗中十分有用的平心静气吧。如果别人的命运和建议或者自己的利益促使我们扮演总司令的角色，那么就让我们力求实地运用一下在书房里学到的全部战术和在对人类心田心地的观测与比较中获得的全部的洞察力吧。

那一夜，我想着正在发生的事情，推测着将要发生的事情，怎么也睡不着。翌日我跑步来到哥哥家，对利卡说：“你监视甘迪达太太吧，我来监视伊蕾内。”

利卡惊异于我对卡利古拉的怀疑，说她觉得这么亲切和热心的朋友不会做坏事。

“当心，当心那个女人……”我相信自己是对的，便回答道，“虽然这个家帮助了我从前的这位常客，但她的经济状况没有改变，她天天都给自己创造新的困难和需求。她永远不

知足，越有越想有。如今不挨饿了，又想得到从前没有的某些舒适条件 你给她舒适条件，她又要摆阔 你让她摆阔，她还想穷奢极欲。她无法满足。年纪大了，胃口也有点大起来。”

“可是，这些跟咱们有啥关系？小伙子……”

“我告诉你，监视她 看着她，什么也别说。”

“那你看着伊蕾内？”

“对。我认为她贤慧，我把她看作当今的姑娘中的例外。她胜过我认识的任何人，她太好了。但是……”

“你说什么都得加上但是……”

“噫，马努埃拉！你可是不知道美德和贞节如今危险地暴露在什么样的诱惑与邪念面前。你想一想吧，有些纯洁的天使般的孩子一时疏忽，便被诱人的假话空话征服，从一种几乎超凡的功绩的云端跌入罪孽的深渊。蛇咬了他们，将一种叫作疯狂欲望的病毒注入其洁净的血液。你知道疯狂欲望所求何物？奢侈。奢侈就是以前称为怪鬼、毒蛇、恶魔的那种东西，因为奢侈以前又是美姬变童，是艺术品，是高贵的出身，是帝王的威严；现在则是资产阶级伸手可及的迷惑人的妖术，因为随着工业化与大机器的出现，具备了完善的条件来腐蚀全人类的一切阶级。”

“你监视吧，马克西莫。既然你要我说实话，那么我就说你刚才那番话我不懂。不过也许是真的，因为是你讲的……好吧，看着点儿那个女教师……”

“看着点儿那个女教师”这句话印在我的脑子里，印得如此深刻，以至于只要想到自己监视者的角色，我便疑心大增。

此前我已经非常怀疑了——为什么不敢承认这一点呢？我对伊蕾内的信任在没有任何正当理由的情况下略微丧失了些许。这是由于我在学术研究中作为发现真理的基础而运用

的怀疑法，在我心里举着这团邪恶的酵母，它就像一切问题的根源。就伊蕾内这件事来说，怀疑越是折磨我，确信这种思维方式之灵验的我就越想怀疑。正如这一思维方式沿着怀疑之路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一样，我的疑窦将会成为伊蕾内在道德方面获胜的先兆。继我的信任减少而来的，将是她美德与贞操的毋庸置疑；继我的怀疑精神对她的严格审查而来的，将是她那通过了理性的检验的美好心灵的无可指责。另一方面，得知何塞对伊蕾内献殷勤后我所感到的不安，向我表明她在我心中激起的深深的关切与爱慕——干脆一下子全说出来得了。而此前，这种关切和爱慕可能在我的意识里跟感情或者感官的随便哪种怪诞的偏差混淆了。我感到强烈的醋意，所以我也同样强烈地爱着引发我的醋意的人。

我首先决定的是，在彻底弄清伊蕾内是否中了家兄无耻诡计之前，对她隐瞒我的感觉。我进屋探望，见她正陷入沉思，神情极度忧郁，面色比以往时候都苍白，仿佛严重的左右为难的事情堵塞了她的心窍，于是我被困惑与慌乱攫住了。她怎么啦？我使出浑身解数，挖空心思地套问，拐弯抹角地诱引，也未能打开她心灵的宝匣，从只言片语里窥见紧锁于匣中的秘密。在那晦暗的一天，我没有看到她的笑容。她完全否定了以往给我的性情文静少年老成的感觉。我从她嘴里得到的回答只是单音节的词。她盯着手里的针线活，用线绾一个扣儿又一个扣儿。我觉得每一个扣儿都是她头脑里乱糟糟的一堆问题的一个“那么”或“所以”，因为她肯定在思考、权衡、演绎、推理。

我快快地回了家。我忐忑不安，让猜忌和好奇搅得心烦意乱。第二天早晨，待到伊蕾内给孩子们上完课，我对她谈起了我的心事，说道：“您怎么回事我全知道。马努埃拉向我讲

了何塞·马里亚的愚蠢举动。”

她平静地听完我的话，微微一笑。我原本料想一说她会非常惊慌。

“您哥哥十分古怪，太不像您了，曼索朋友。你们俩一个是白天，一个是黑夜。”

我继续谈家兄，谈他喜好虚夸虚荣的秉性，为他辩解了几句，还把利卡捧上了天，并且……

伊蕾内打断我的话，说道：“自从那天的事情发生以后，虽然何塞先生没有再进我的房间也没再跟我说一句话，我还是觉得不能在这个家待下去了。”

我仅仅表示了惊讶，并对她的话作了否定的回答。我知道她说得对。我问前一天我看到的她的悲哀是否是一家之主令人不快的献殷勤引起的，她答道：“既是又不是……说来话长，因为……既是又不是。”

既是又不是！好一个令人叫绝的含糊到极点或者干脆就是胡言乱语的回答方式。

“您还是跟我坦诚相见吧。您曾经说要和我商量一件什么事情，甚至我觉得您还说过‘我发誓您叫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这个话。”

闻听此言，伊蕾内凝眸谛视着我，双目似寒光闪闪的利剑穿透我的灵魂。我从未觉得也从未见过她如此漂亮，显露出技艺精湛的画家在神学或天文学题材的寓意画上描绘的秀外慧中的美女的神宇和风韵。我自惭形秽，自愧弗如，竟至听见下面的话时近乎齰舌：“您怀疑过我……所以您不配让我跟您商量任何事情。”

的确如此，的确如此。头天那些绞尽脑汁的套问和宗教裁判所法官式的盘问她肯定不爱听。她生气时的样子美极

了，我很爱看，以致忍不住说：“我多么喜欢您坚韧的毅力啊。”我表示愿与她建立牢固的友谊。不过说这话的时候我掌握着分寸，没有让她理解为我是别有用心，因为一来时机未到，二来她对何塞的态度尚不清楚，尽管我预感着快要弄清楚了。

我和伊蕾内出外散步。她神情安详，态度和蔼，然而我们的谈话言语浮泛，措词谨慎。我觉得她有所藏掖，不肯吐露，这使我颇为苦恼并且执意要问个究竟。

“我一定以恰当的方式，”我说，“力求重新赢得您的信任，聆听您打算与我商量的那些事情。”

“以后再说吧。暂时……”

“什么？”

“暂时您先别连珠炮般地发问。问的越多打听到的越少。请您少安毋躁，等着我什么时候自愿讲出来。在这方面我不得，就是说没人问，我才情愿讲。至于向您请教的那些问题，如果不是在适当的时候让话自然而然地从心里流露出来，便索然无味。”

这番话逗得我笑了。等到我们在利卡家分手的时候，伊蕾内下面一段有趣的话又让我笑了起来。

“为了成全您，叫您如愿以偿，我再求您帮个忙……如果您能将西班牙历史给我归纳一下，概括一下，写在这么一张纸片上，我就太感谢您了！您知道吗？那十一位阿尔丰索^①把我弄糊涂了，我分不清，觉得他们做的事情都一样。所以卡斯提亚^②和莱昂^③在我脑子里乱成一锅粥，不知道是怎么回

①截止本书脱稿的一八八二年，写进教科书的历史上西班牙境内各个王国的名叫阿尔丰索的十一位国王。

②③ 均为西班牙历史上的王国名称。

事。您能归纳一下吗？……”

“哎哟，姑娘，把西班牙历史写在一张小纸片上？”

“光写十一个阿尔丰索就行。从‘暴君’彼德罗^①到现在这一段我已经完全掌握了……多麻烦哪！同阿拉伯人的那些战争——老是这一套；随后又是这儿的王子跟那儿的公主结婚啦，几个王国合啦，几个王国分啦 左一个阿尔丰索，右一个阿尔丰索，这么多的阿尔丰索……可了不得。我给您说句实话，如果我是政府，就把这一切统统取消。”

“取消历史？”

“取消我刚才说的那些，那些。您可别因为我的异端邪说而生气。再见。”

二十三写在一张小纸片上的历史！

什么时候出过这样离奇的事情？我觉得伊蕾内的突发奇想过于频繁。今天要几乎读不懂的科学院版语法书，明天要她用不着的铅笔和图画；忽而是巴勃莱语^② 诗集，忽而是托斯蒂^③ 的诗歌；现在又是将那些阿尔丰索们写到一张小纸片上……鬼才想得到……哎呀呀，原来她身上没有多少理智的

① 彼德罗一世(1334—1369)，卡斯提亚与莱昂联合王国的国君，一三五〇年即位。生性残忍，尚武好战，在位期间经常与其私生子兄弟们打内战，故史称“暴君”。

② 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地区的一种方言。

③ 鲁伊赫·托斯蒂(1811—1897)，意大利历史学家。

精灵，她的性格里没有我所想象的恒心，也没有我一直认为她具有并为之深感欣喜的那种对于轻浮与任性的鄙夷。唉，没有就算了吧。然而奇怪的是，我对她的挚爱非但没有因未看到本来以为她具备的某种罕见的品质而减弱，相反……仿佛越不完美越像女人；我憧憬的楷模越扭曲越贬值，我越喜欢，并且……

这些是我那天夜晚所想的。我深深地陷入思考，没去参加聚会。翌日，大学里的事忙得我根本无法脱身，从希律^①到彼拉多^②，从校长办公室到教育部。不知花了多少小时。还出席了学生们招待我们三位教授的午宴。回家之前，我绕路来到哥哥家，听了利卡详细叙述的一条大新闻。头天晚上，马努埃尔·佩尼亚与卡萨一波希奥侯爵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口角。礼节问题引发了阶级问题，又很快引发了人格问题；三个问题凑成一个问题，遂使两个年轻人非得在人们称为名誉场的决斗场用刀枪一决高下不可。在该死的争吵中佩尼亚说的挑衅性的刻薄言语，以及他的拒绝解释那些话的起因，致使决斗在所难免。

何塞·马里亚绞尽脑汁，寻找他所擅长的和解方式处理这一争端，不料这一回贝尔加拉拥抱没有像一八三九年那样及时到来，而是直到流血之后才来。一切都已确定，时间是第二天一大早，西马拉和另外一个不知什么阿物儿充当我学生的见证人。利卡很不高兴，我更是痛惜于一个具有明显才华、思想健康、我用憎恶人类的野蛮行径这一观念教育出来的青年，

① 希律，残酷的犹太王。为寻找初生的耶稣，而杀死境内所有两岁以内的男孩。

② 彼拉多，公元一世纪初罗马帝国驻巴勒斯坦的总督，耶稣即由他判决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诉诸决斗这一愚蠢的鲁莽的软弱举动。那一夜我就此事的谈话不便在此叙述。当时我几乎成了雄辩家。利卡衷心赞同我的看法，惊异于这种十分有益的观点未能在社会上占上风，从而大大减少人们的错误和忧虑。

这天晚上，我做了很大的努力，以便不带着糟糕透顶的情绪应答那位让人不堪忍受的越来越讨厌的诗人，也就是“工业伤残者救济总会”的秘书。然而，他在我的冷淡面前碰了一个硬钉子之后，劲头反而更足，依旧老调重弹，拿无法接受的要求来烦我，偏偏叫我参加正在筹备的一个盛大晚会，还得发表演讲，跟另外一些已经约好的其中不乏强手的演讲者比赛。我坚辞不允，自我贬低，说自己演说能力很差，然而这样也不行，因为在场的家兄、佩斯和另外两位表情严肃的人（其中之一从前当过部长）从侧面向我进攻，说讲演无须多么华美华丽，而要言之有物有理；又说我的发言将能赋予隆重的晚会一种歌功颂德者和华而不实的演讲所不能给与的气势；最后他们说，如果我不肯赏光，不给“协会”以“宝贵的支援”；“协会”就将把我的缺席看作是别的讲演、诗歌、音乐都无法填补的一个空白。

这些奉承话对我的犟脾气不起作用，我固执地拒绝参加。于是，我的好哥哥称我为笨伯，利卡说我“上不了台面”；“说话脑袋”的反应则让我感觉挺有趣，他发表了一番相当刺耳的见解，说搞哲学的人对现实没有什么感受，对文明运动也没什么帮助。此公给我讲的这些话，犹如一阵巧妙的责骂，一种醋味的香水，一篇报纸上的文章——就是平庸之辈写给平庸之辈看并构成平庸之辈每天的经常性功课的那类文章。我没有理睬，回家去了。

我想知道马努埃尔·佩尼亚在不在家，哈维拉夫人知不知

道儿子的豪举。我想好一大堆话要给我的学生说，虽然实际上他已经无法后退而只能去决斗，而且，作为现代文化的恶习和令哲学界惊愕之事所引发的强烈的社会关注，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尊重并得到满足。今天我认为对于名誉的盲目崇拜十分荒谬，一如我的同代人突发奇想，要恢复宰杀活人祭祀的制度，将自己的同类当作牺牲，供奉在代表随便哪个原始神灵的泥像面前。然而社会的力量如此之大，以至于我思想上尽管对决斗极端不能容忍，也不敢叫佩尼亚远离那个野蛮场所或者建议他爽约。还能怎么样呢？作为我来说，假若非常情况驱使我走向所谓“名誉场”的话，我觉得那时候我不会也不知如何逃脱。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体现人类软弱，准确地说是体现良知良能迫于环境而做出妥协的重要先例吧——苏格拉底^①曾拿一只公鸡祭过埃斯科拉庇斯^②，彼得^③曾经不认主子耶稣。

哈维拉夫人还蒙在鼓里。马努埃尔很有心计地骗她说要和几个朋友去托雷多市，晚上不回来。于是，这位可怜的夫人很平静。而我无法平静，虽然如今的决斗通常跟演戏一模一样——皆为以见证者或调解者身份参与的那些人的上下其手使然，但是生活中实实在在的规律或惯例以其十分严肃的、与好开玩笑者势不两立的必不可免性，送给我们一场悲剧是完全可能的。

第二天一大早我便出门打听消息，结果一无所获。十点钟，佩尼亚还没回家。我颇为担心，哈维拉夫人却没往坏处

① 苏格拉底（公元前 470—前 399），古希腊哲学家。

② 埃斯科拉庇斯，希腊神话中的医神。

③ 彼得，原名西门，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之一。他三次不认耶稣之事，详见《新约·马可福音》第六章。

想，说道：“他准是坐晚上的火车回来。您想想，一天时间他们啥也看着不着。听说光是那个大教堂里面就够一个星期瞧的。”

我跑着到了哥哥家。神色张皇的利卡告诉我一个可怕的消息，说佩尼亚打死了卡萨一波希奥侯爵。我非常伤心非常恐惧，以至无法恰当地评论这一清楚表明决斗之不公与野蛮的悲惨事件。那位品德高尚、心地善良、智力超群、聪明得可爱的青年，其仪表、待人接物之道、种种美德都能令人萌生爱慕的青年，夺去了一个头脑简单的可能有一万个过失却惟独不傻的倒霉蛋的生命！……因为什么事情？因为几句由必然性引发而由口舌的偶然性体现的平平常常的空话废话，几句就其意义而言不足以使大自然允许拍死一只蚊子或稍微改变芸芸众生的存在状态的话！

哎呀呀，真是活见鬼！侯爵命丧决斗场的消息是萨因斯·德尔·巴尔达尔送来的。这个渠道本身难道还不能使人们有足够的理由产生怀疑吗？……

“对，对，值得怀疑。”利卡对我说；“你快去西马拉家问问。何塞·马里亚今天一大早就走了，到现在我还没见着。他说晚上才回来。”

如果有妖魔就让妖魔一齐上吧，如果人类灵魂以外有邪恶的精灵就让邪恶精灵全都来吧，抓住萨因斯·德尔·巴尔达尔，刀劈斧剁，枪挑剑刺，叫他千疮百孔遍体鳞伤，用指甲挠，拿石碾轧，揪脖梗打，掐气管勒，捣成碎末，研为齑粉，让他万劫不复！让他那种诗人在世上永远绝迹！……这个该死的可把我们吓坏了！……萨因斯你这狗东西，谁告诉你我们麟凤龟龙般的佩尼亚夺去了可怜的卡萨一波希奥侯爵的宝贵生

命？那个没用的贵族就像乌龟有厚壳保护一样有他的蠢话保护，根本死不了。你从哪里得到的消息，你这臭气熏天的诗人、帕尔纳索山^①的瘟疫、缪斯们身上的麻疹？谁骗了你蒙了你，你这说蠢话做蠢事的蠢货？

噢，原来什么事也没有！只不过是佩尼亚的剑锋蹭了那位蠢材楷模的右耳朵一下，划了一道印，流了十四滴血而已！

因为事先约定‘一受伤就停止’，所以决斗到此结束，两位捍卫名誉的男子汉大丈夫功德圆满，握手言和。充当医生的人掏出一小条英国造的绸底橡皮膏，贴在侯爵的耳朵上，使之完好如初。这样，一切顺利完成，人类欢欣鼓舞，至今尚存的中世纪的极其可恶的观念声名狼藉。

西马拉亲口给我叙述了这一切，同时极力夸赞佩尼亚的镇定与勇敢。过了一阵我把好消息告诉了利卡，此前她已经喝了五杯咖啡来压惊。赫苏莎太太大声给上帝道谢。梅尔塞德斯开心得唱起来。就连女管家、鲁佩蒂科和蕾梅迪奥斯也为平安无事而高兴。

吃罢午饭，我和利卡走进书房看孩子们写字。伊蕾内喜气洋洋迎上前来。为什么她脸庞的苍白之色那样少而几乎满面红光？我注意到她精神振奋，美丽的双眸里跳荡着难以形容的孩童眼神般的炯炯波光；与平素相比，情绪昂扬，有说有笑，吐属诙谐，应答机敏。

“对不起，”我说，“刚才我事情很多，没能把‘写在一张小纸片上的历史’给您带来。”

“哦，不值一提的小事！您别觉得过意不去……不值得

^①帕尔纳索山为太阳神阿波罗和艺术与科学九女神缪斯们的住所。

……真的，我不明白您怎么就能容忍我呢……我是过于无礼了……总之，您太实在我太无知。所以有时候我冒昧地问您问题，打搅您。但是，我的话您别当真。您说对吧，夫人，他不用拿我的话当真？”

“ 喂，不对 姑娘，就让他多干点儿，让他帮助您……当然得问他。否则他那些知识派什么用场？”

“ 可是太枯燥了。多枯燥哇！”伊蕾内看着我，笑盈盈地说。她火辣辣的目光直射着我，令我心里发毛身上发冷发抖。

“ 您瞧，您就是不肯参加那个晚会……我不是说了嘛，您最了不得……，，

“ 是上不了台面！”

“ 您是得发言，先生。您命令他吧，夫人，您命令他发言吧。别人的话他不听…… ”

“ 是呀，你是得发言，马克西莫。”

“ 如果您不发言，晚会就将黯然失色。”伊蕾内又说，“我曾经有言在先：‘ 您如果不演讲，曼索朋友，我不赴会。’ 可是夫人又答应到时候带我坐到楼上的包厢去。 ”

“ 是的，我们将去楼上的包厢，那里会舒服些……妈妈说如果你讲话她也去。 ”

一个鼻音浓重、有气无力、把每个音节都懒洋洋地拖得很长的嗓音在书屋门口响起，低声说道：“ 您应该发言，必须发，先申(生)…… ”是赫苏莎太太边说边走进来。与此同时，始而抱住我腿继而吊在我胳膊上的小伊莎贝尔也喊道：“ 你应该发言，叔叔。”

伊蕾内看着我，目光又可怕又温柔……大概她就跟往常那样地看着我，不过那段日子我心神恍惚，头脑为诗意与夸张所充斥，因而在伊蕾内眼里至少看到了掺着海浪的全部苦涩

的希梅托山^①的全部蜂蜜……就从这些又苦又甜的海水中，犹如抓住一块纸板而得救的溺水者浮出水面似的，浮现出几个苦芦荟和杏仁糖构成的语句：“您必须讲话……您应该发言……”

二十四 您应该发言！

没办法，我只好发言。伊蕾内的话里不知有什么威力和不可抗拒之力切断了我的谦逊态度的退路，使我在晚会组织者们的进攻面前无法自卫，孤立无援，最终肯定要投降。势在必行。那么，讲什么呢？

这是那天晚上同马努埃拉、伊蕾内和孩子们散步以后，我回家路上想的事情。快到家的时候，我思忖着选择哪一类主题来做一个精彩的演讲。一进书房看见书，头脑蓦然受到激发，辉煌的灵感从中涌出。我的全部藏书储存的知识宛若一些画家在作品中表现的天国的呼唤，仿佛乘着雷电向我袭来；我从自己身上感觉到知识的各种呼唤、语调和回声，它们都把各自的主题或语句说与我听。我的讲演将会多么出色！视野广阔！概括精当！例证丰富！我想到的题目是基督教的慈善观念——这是人类思想所营建的最美好的殿堂之一。

我将分析依据教理给那种超自然的神力下的定义，由于它我们才因为上帝是上帝而爱上帝，才因为上帝之爱而像爱

^①希腊名山，古代此山以出产蜂蜜与石料而闻名。

我们自己一样爱别人。接着谈一谈那些圣徒……唉，我的记性在这方面靠不住，光记得圣弗朗西斯科·德萨雷斯^①的一段用了修辞学里的渐进法的话：“人乃宇宙间尽善尽美之物；精神乃人之尽善尽美之物；爱乃精神之尽善尽美之物；慈善乃爱之尽善尽美之物……”把基督教的慈善讲深讲透之后，我通过一个以牛顿的美言“没有慈善，美德就是一个空洞的名词”为基础的过渡，进入哲学领域，确立博爱原则；再一步一步迈向政治经济学领域，在那里，关于公众救济与互相援助的理论将给予我极其丰富的素材……接下来涉及社会学……总而言之，东西多得说不完，主题足够给七场晚会做七次演讲。难就难在浓缩上。没有比用很少的话谈论一件大事再难的了。只有旷世奇才握有以寥寥数语的蕞尔空间囊括万里疆域的秘诀。于是我乱了方寸，在这么多的主题和这么纷繁的材料中不知如何选择。思考良久，心里终于明白过来，觉得搬出基督教教义、列位圣徒、哲学、社会科学、博爱、政治经济学等话题来炫耀实属无以复加的掉书袋习气，觉得刚才看见藏书时脑海中涌起的冬烘念头荒唐可笑，思谋着对于书堆的迷恋会把人们引入多么迷蒙的歧途。博雅精深的学问是一种几乎总能醉人的酒。让我们摆脱它吧，尤其是在某些行为中。给每一地点每一时刻带去与之匹配得十分妥帖十分得体的言行并使这种妥帖和得体达到惊人的精确度，这是一门艺术，让我们学会这门艺术吧。我撇开书本，对自己说：“曼索朋友，当心你的所作所为。在那个引人注目的晚会上，如果你像个讨人嫌的庞杂学问的化身突然出现，或者冷不丁搬出一个由重大哲学

① 圣弗朗西斯科·德萨雷斯(1567—1622)，法国高级神职人员，基督教访修会教团的缔造者，曾任日内瓦主教。有《虔诚信教生活入门》和《论上帝之爱》等宗教专著传世。

体系构建的庄严灵台，观众肯定嘲笑你。请记住，你将要面对一群女士讲话。她们和小孩以及参加那种集会的其他头脑简单的人多半希望你赶快说完，他们好听小提琴演奏或者诗歌朗诵。你准备一篇简洁的轻松的讲话吧，穿插点明显有趣的妙语，点缀些许恭维女士的言词——即是说，一旦走嘴说了什么哲学术语，你马上扑几下香粉。你的话要浅显易懂，如果可能还要漂亮和悦耳。再加上两三个比喻吧——这只需翻一翻随便哪位头脑简单的诗人的作品就行。你应该讲得非常简短。请你多多赞美那些热心给穷人操办文艺演出的女士吧。谈些一听就懂的普通事情吧。请记住，如果严重脱离那些即将换上好衣服听你演讲的平民百姓，你的角色肯定演砸，报纸肯定不会再称你为富于灵感之人或娴于辞令之人。”

我对自己说了这些话。说罢，便缄口不语，开始吃饭——这天以罕见的幸运，我也躲过了哥哥那儿的官饭，安静地香甜地享用自己家里做的美餐。

即将举行的晚会和我应承下的事情使我忧心忡忡。这些以某个慈善目的为借口而展示一群渴望出名的家伙的仪式，我从来不喜欢。如果前不久有人给我说“你在慈善晚会上讲演吧”，我会认为跟说“你去飞吧”一样荒谬。然而现在，天爷！我飞了。

还有一样事情比琢磨演讲更叫人不安，弄得我那些日子颇为伤感。一天下午我去了何塞·马里亚家里，是抱定面见伊蕾内并且和她稍微明确地谈一谈的主意去的，因为我开始生自己的保留态度的气了，我也厌倦了自我强加的监视者的角色。感情的勇气在我身上一天天地渐渐增长，致使理智有点儿张皇失措，就像官府在民众的侮慢无礼面前失去威望一样——我以为这个比喻很恰当，因为感情在我体内扩张，一如一

种粗俗的本能要求自由、快乐、改革，并且向我表明它意识到自己的价值，表明它的强悍；而墨守成规的冷若冰霜的理智则略微退让着，时时回顾昔日，抓住陈腐的古训与教条不放。于是，我置身于如火如荼的革命之中，革命是由我隐秘的个人历史注定的法则、我施于自身的暴虐与霸道、我从小至今一直用以自持自制的那种特殊形式的专制主义或曰虚拟的宗教法庭发动的。

那一天民众勇敢得邪乎，就像人们用革命的语言常说的“群众如滚滚洪流”。我的计划的审慎早已在骚乱和喧闹中被冲垮了。想起佩尼亚及其所持的生活中某些时候需要激动人心的事物的观点，我觉得他是对的。必须当一回年轻人，放纵心灵，让它稍稍参与一下历史上称作革命的那种不可避免的除旧布新的有教育意义的进程。

“别做学问了。”我对自己说；把我牵扯进无数苦不堪言的多疑与思虑之中的那些文字研究和词句剖析到此为止吧。拿出行动来吧！做事情吧！干完它吧！问题一旦提出，我的心愿一旦挑明，我身上的全部坦率就会在她身上重复出现，于是我将更好地理解她和赞赏她。而像现在这样是没法活下去的。谁若在对待女子的问题上模仿研究花卉的植物学家，那可有他的好看！笨蛋！你吸鲜花那馥郁的气息吧，你观赏她艳丽的色彩吧，只是别数她的雌蕊，别量她的花瓣，别解析她的花萼。如果那样做，你得到的数据越多就越无知，你知道的将是大自然广袤无垠的作坊里蕴藏的知识中最不值得获取的部分。”我是这样认为的。带着这些想法，我径直走向她的房间。多么叫人失望！伊蕾内没在，孩子们也没在。利卡迎上前来，给我解释女教师不在的原因。她回婶子家去了，打算归置东西。她们好像正搬家。甘迪达太太租了一套非常漂亮的

房子，现正在各个减价品商店逡摸，想买些便宜家具把房子布置一下。伊蕾内在原来的家里帮助婶子整理东西，准备搬过去。

我想去那里，利卡却拉住我，要诉说她跟孩子奶妈之间的龃龉与睚眦。奶妈贪婪无比，脾气暴躁，要求苛刻，让人无法忍受。她天天跟混血女孩蕾梅迪奥斯吵架，一吵就怒气冲冲，连奶水都少了，我那傻乎乎的侄子也逐渐受到损害。她见啥要啥，而利卡对她则有求必应，终于有一天，就连天鹅绒裙子和假珠宝首饰或真珠宝首饰都无法叫她满意了。一不称心，嘴就撅得有一拃高，非得央求才能从她嘴里掏出一句话来。对乳子她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爱意，常说回家去，跟她的“男人和卷头发孩子”在一起。好几件失踪的贵重物品后来都在这个粗野的蛮不讲理的女人的箱子里悄悄找到了。利卡怕她，见她便发憊，不敢在她面前显示自己的身份，也一点儿不敢餞着她。

“让她全拿走好了。”单独和我交谈时，嚤嚤啜泣的利卡说，“只要能把我的心肝儿喂养大。她是主人，我是佣人——我不敢当着她的面吭声，怕她撒野放刁，弄死孩子。”

“瞧甘迪达太太给你弄来的这好人！你知道了吧，她做不出什么好事。”

“甘迪达太太有什么错？一个老老实实的人！……你别夸张……如果我能在这个乳娘不猜疑的情况下另找一个并把这个轰出去，那该多好！唉！马克西莫，你那么善良，帮帮我吧。何塞·马里亚我是什么事情也指望不上了。这个人哪，就跟没有他一样，不来这儿了。那么，马克西莫，小伙子……”

“哎，利卡……那个甘迪达太太是怎么说的？”

“自从卖了萨莫拉地区的田产，她有钱了，几乎不登咱们

的门了……”

“甘迪达太太有钱啦！”我不禁喊起来，比听说曼萨内多讨饭还要惊奇；“卡利古拉有钱啦！”

“对，她富了。小伙子，如果现在你看见她就好了……那钱想花多少就有多少……”

“哎呀，利卡 利卡 我严密监视她，你监视了吗？”

“噫，还是回到现在来吧，你这个爱夸张的人。”

我不知应该怀疑什么。面见伊蕾内的必要，加上一种驱使我密切监视甘迪达太太行动的难以名状的多疑本能，把我带到她的家。到达之后，我心里又害怕又怀疑。我拽动那个声音低沉的铃铛上的油脂麻花的绳子来叫门，直到绳子拽断也没人答应。门房的女人从楼上大声说太太和她侄女去新搬的家了。可是新家在哪儿，门房不知道，邻居也不知道。

我返回利卡身边。伊蕾内很晚才来，疲惫不堪，眼圈发黑，面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苍白。她婶子的新家位于圣巴巴拉现代街区，从那里看得见访修会教堂和萨拉德罗监狱。婶子和侄女那天下午干了很多活。

“我身上这么多土！……”伊蕾内对我说；“我困极了，也累极了。明天见，曼索朋友。”

明天见！等到那个明天来临，伊蕾内也消失了。强烈的好奇心驱使我前往她们的新居，那是用仅仅存在于可怕的卡利古拉永远能够获得的灵感之中的萨莫拉地区的土地销售款租赁和布置起来的。

我来到圣巴巴拉居民区，跑遍了全区新建的街道也没找到她们家。伊蕾内告诉过我，说她们那座楼宇尚未编号，她们那条街尚未命名。我进了几个大门，上了几座楼房打听，均没问出名堂。我觉得自己仿佛彳亍于一座与甘迪达太太的听起

来令人捧腹的土地一样的城市中，甚至想到她那“非常漂亮的房子”也许是在一片尚未开发的荒野中。我返回市中心，将近傍晚时在圣马德奥大街碰见马努埃尔·佩尼亚。他说：“加西亚·格兰德夫人和她侄女这会儿在富恩卡拉尔大街。”

我和他聊了聊我们即将在晚会上的发言就分手了。我回了家，又出来了。已是夜晚……

二十五 我的思绪折磨着我……

整整一夜，出来进去，我都烦恼着痛苦着。不知那个人影是怎么出现在我眼前的。我发现了它，看见它在我前方沿着马路另一侧的人行道，就是审计署那边的人行道独自疾行。装点济贫院门口的槐树挡着，我看不见。我跟着它……它步履匆匆，似乎担心着什么……有时候停下来观看橱窗。当它驻足于一个十分明亮的橱窗前面的时候，我凝神谛视，确认是不是她。不错，是她。身穿海蓝色衣服，头戴深颜色草帽；那草帽活像一只硕大的乌鸦标本，遮蔽着她的脸庞。高雅的略带异国情调的模样与风度使她有别于街上的其他女人。

她从草席店和专卖品商店旁边走过，在“加泰罗尼亚商场”停下来，看了一会儿布料。随后放慢了脚步。刚才有一辆电车脱轨冲上了便道，人们乱作一团。伊蕾内观望片刻，朝对面的人行道走去。走过去的时候稍稍提起裙子，因为傍晚下过雨，路面很泥泞。她在速效药商店门前上了那边的人行道，然后就像一个人不愿让别人等候那样，稍微加快了步伐。走

过圣玛丽娅拱门小教堂时，向里面张望了一下，在胸前画了个十字。她也这么虚伪？……伊蕾内继续前行。巨大的狐疑啮噬着我的心。我走在另一侧的便道上，以便更清楚地监视她。她经过一个路口，接着又经过一个路口。她停下来辨认一所宅第。宅第的墙角立着一根记载用水情况的粗大的壁柱，壁柱上方悬挂着一块绿色铁牌，铁牌上面写着：“蓄水池供水。登记号码 6B,水塔号码 18B”。伊蕾内看了牌上的字，我也看了。这是魔鬼的招牌……她走了几步，悄悄溜进黑洞洞的大门……我吓得呆若木鸡，魂飞魄散，有死到临头之感。正当我呆呆站在对面边道上茫然望着那个阴森森的令人厌恶的窄门时，驶来一辆马车，也停在那里，车门一开，出来一个人……是我哥哥！

小说家随心所欲叙述完荒诞绝伦的情节之后，总会真诚地说：“这时候我醒了。原来统统是一场梦。”我将以同样的真诚和同样的话语结束这段扣人心弦的故事。

不过，清晨折磨我的这个噩梦肇端于头天夜晚我的假设，它本身带有一种说不明白的巨大的可能性。噩梦深深印在我的头脑里，以至当我随后回想梦境中的富恩卡拉尔大街之行时，觉得其情景十分清晰，跟真的一模一样。梦中之事并非一概无缘无故和虚无缥缈，耐心分析一下大脑产生的那些构成梦幻的奇事怪事，或许能够发现一种隐秘的逻辑。醒来后，我沉浸在思索之中，想要穷究现实与我梦中的一系列景况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假若梦是思维和感官的阶段性的休息，那么，我刚才怎么会想到和看到……？哎呀，真是犯傻！都九点钟了，我得去上课，上完课还得准备讲稿以便在晚间举行的大型晚会上发言，可我还稳稳当当地躺在床上，像古埃及法老似的圆梦……两天以来想这想那，顾不上讲演的事，到现在既无构

思也无主题，不知道该讲些什么。我的即席发言一直都糟糕透顶。所以，我只能用自己认为最妥帖的那些简单明了的浅显易懂的词句，随便赶写出一篇讲稿。

紧赶慢赶，傍晚时分一切都已圆满结束。我写完稿子，朗读了三四遍，为的是背下来——背不下来所有的句子，也得背下来主要的句子和恰当的结构。做完这些事情，我如释重负，因为我确信梗概一旦记牢，语言表达就好办了。

时间已到，我换好衣服，带着我本人去剧院吧！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就像一个人押解一名企图逃跑的罪犯似的押解着自己去剧院。我是押送我自己的警察，我必须使用我的自尊的全部力量来防止我自己中途溜回家去。还好，威严之我将怯懦之我抓得紧紧的捆得牢牢的，怯懦之我动弹不得。剧院附近的人都知道这天夜晚那里面举行盛大的隆重的活动。时间还早着呢，门口就已经麋集起很多人，尽管事先采取了防范倒卖入场券的措施，仍有十一二个头戴缀着饰带的便帽的二流子堵在门口倒票，妨碍众人入场，令大家讨厌。马车接连而至，开关车门之声犹如发射枪弹。想到自己的演讲是吸引着这么多人的节目的一部分，一阵忐忑不安之感掠过我的脊梁……演说词从头脑里倏然消失，旋即又清晰显现，接着再次消失，如同剧院大门上方被大风刮得忽闪忽闪却未熄灭的汽灯招牌。

进了大厅没走几步，我便遇到一件让人不舒服的极易移动的东西，就是萨因斯·德尔·巴尔达尔。这东西那天晚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卖力气，其积极性与能动性尽在于是。十五分钟里，我在剧院处处看见他，竟至觉得宇宙的复制能力当晚创造了一打巴尔达尔来折磨和熬煎人类。他在舞台上摆弄乐谱架、布景、道具、钢琴，在大堂摆放最后一刻尚未摆好的花

盆，走进包厢跟不知多少个家族的人打招呼；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有他，我甚至觉得看见他挂在枝形吊灯上，看见他从一个低音提琴盒子上的小孔钻出来。他多次一溜烟似的从我身旁经过，其中一次给我说：“上去吧。正中间第二包厢有马努埃拉、梅尔塞德斯和……再见，再见。”

我上去了。我惊讶地看见利卡坐在紧挨顶层楼座的这么高的包厢里。假如在正中偏低的包厢没有看见何塞夫人，观众十有八九会诧异的。现在的位置对作为晚会筹备场所的家屋的这位女主人而言，似乎是对自己地位的放弃，是十分不恰当和令人奇怪的。伊蕾内正在狭窄的包厢休息间外挂衣服，我走了进来。她向我问好，声音低低的，充满柔情蜜意，宛若给知心朋友吐露秘密或私房话似的。

“我一直不放心，”她说，“怕您……”

“怕我什么？”

“怕您给我们耍花招，最后一刻变卦。”

“哦，我不是已经答应了嘛……”

二十六 她把手指放到嘴边，要我沉默

她的神情我觉得很迷人，那仿佛是说：“咱们肯定要详细地谈一谈这件事和另外许许多多愉快的事情。”

“你知道吗？利卡对我说，何塞·马里亚因为我不愿进正中间的包厢而大发雷霆，说我犯傻……管他呢，爱发火发去呗。我不想当众出丑。咱们坐这儿挺好……你瞧，小伙子，我

们穿便服来的。你别笑。我们在这儿什么都看得见，可谁也看不见我们……天哪，我丈夫这是怎么啦！说我只配去住马圈……什么话嘛！我还是那句话，爱发火发去呗。”

梅尔塞德斯俯瞰着池座，她从未置身于如此五光十色的花花绿绿的场所，热闹的景象使她有些难受。赫苏莎太太也来了，这可是前所未有的稀罕事，与深居简出的习惯大相径庭。

“我来就为听您讲话，孩子。”她集全世界的慈祥于一身，说道，“如果不是因为您即将在这儿显露才华，哪怕天王老子也甭想叫我离开家里那把椅子。”

这位善良厚道的老太太穿着难看的节日盛装，粗大的首饰光彩熠熠，胸前那个镶着亡夫遗像的圆形珍宝盒大约有中等盘子大小。直到这天夜晚我才目睹了利卡爸爸的容貌——一个身着古巴志愿军制服的美髯公。

“好像有竖琴独奏。”梅尔塞德斯对我说。节目的神秘魅力使她心驰神往。

“我看是的。还有……”

“啊，萨因斯·德尔·巴尔达尔的诗太棒啦！……”马努埃拉赞叹道，“今天下午他给我念来着。诗里提到苏格拉底和一个什么人……我说不上是谁。”

“那么，还有谁朗诵诗？”

“依我看主要演员都会朗诵吧。我去叫萨因斯·德尔·巴尔达尔给你们送份节目单来。”

伊蕾内没有开口。她坐在包厢里，离栏杆和离包厢紧里头一样远，与利卡保持着恰当的距离以表明身份的低微，却全然看不出一丝奴颜。假若当时我是第一次见到伊蕾内，她这副谦恭而自尊的样子肯定会迷住我的。出去时，我在包厢里

发红的暗处看见一个物体，一件黑东西，一张脸……认出是鲁佩蒂科，我笑了起来。他望着我，用手指捏住鼻子以克制大笑。他坐着小板凳，身子挺得笔直以表现出严肃和恭敬，胳膊和腿不敢乱动，只有哈哈大笑显示这块黑糊糊的东西是一个人，而他则双手捂嘴要把朗朗的笑声堵住。

“我们没办法，只好带他来。”懒太太对我说：“哎呀，这个冤家对头！整整哭了一下午，要来听您讲演。”

“我看哪，如果不带他来，他会晕过去的。”利卡接过话茬，“可把我们烦透了。‘我要听东家马克西莫讲话，我要听东家马克西莫讲话……’然后哭啊哭，哭个没完。”

我伸手去拧鲁佩蒂科的耳朵时，看见包厢角落有一包红披巾裹着的東西。小黑人见我注视那个包裹，就跑过去抻抻披巾，把东西盖得更严，同时放声大笑，笑得全身都抽搐起来。利卡和梅尔塞德斯也跟着笑……

“镇定的冷静的人，你去吧，你去吧，这儿不需要你。”利卡对我说：“你讲完话再来见我们。”

舞台上寸步难行。萨因斯·德尔·巴尔达尔和帮助他筹备晚会的那些人不善于阻止想上去就上去的人。台上一片混乱，拥挤不堪，站满了搜寻细节以写报道的记者、演讲者和演讲者的朋友、音乐家与音乐家的朋友、朗诵诗的人及其诗将被朗诵的人“工业伤残者救济总会”的成员，还有一大群谁也不认识的人。脸红得犹如熟螃蟹的萨因斯和另一位擅长行善与演讲的人竭尽全力维持秩序，彬彬有礼地驱赶着闯上台的人。

大幕拉开，交响乐结束了一切混乱。救济总会的全体领导成员坐在一排椅子上，椅子旁边一张硕大的桌子后面出现了一位想象得出来的所有人物中最一本正经的人物——马努埃尔·马里亚·佩斯先生。此公需要简单讲几句话，以说明晚

会的宗旨，向那些“为了人类为了穷人而屈尊拨冗给予合作从而使晚会盛况空前”的十分高尚十分卓越的人们道谢。他的演讲堪称空洞、浮夸、烦冗、铺张的文风的完美典范，其外表似枯枝败叶，其色彩如金属箔片；此类讲演在国会能短暂裨益无能之辈，能累垮速记员，能填充名曰《会议时报》的那一大堆纸张。为了弄清佩斯先生的观点，必须拿尖镐凿穿一道厚厚的词汇之墙，即便如此也不见得准能找到有用之物。他是这样说的：

“对于我们的年代而言，对于我们的时代而言，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而言，确实值得赞扬的是，非常让人欣慰的是，极度令人满意的是这么多杰出的人，艺术界和人文科学界这么多卓越的人，这两个知识领域里这么多祖国为之骄傲的人积极主动，自觉自愿，自告奋勇，以……’所有的话一句一顿，那停顿夸张而做作，那抑扬顿挫既一本正经又装腔作势，如捶布机木杵的节奏一般使人生厌。我不再聆听，我得赶快打听节目的顺序，看我的讲演排在第几个，什么时候该我——哎哟，天哪！——登台发言。

没有任何一次晚会的节目像这次这么广泛、丰富、多样、全面。一眼就能看出是萨因斯·德尔·巴尔达尔及其反常的头脑策划的。有我、马努埃尔·佩尼亚和一位著名的娴于辞令者讲话，有音乐学院的名优表演四重唱，有三位杰出演员朗诵著名诗人的作品。惟一朗诵自己作品的诗人是萨因斯，他秉性乖戾，不愿把自己智慧与才华的产物托付给别人的嘴巴。还有一个十二岁的钢琴女神童弹的协奏曲，一名日前抵达马德里的意大利著名乐师的精彩的竖琴独奏。最后，皇家歌剧院一位男高音演唱莫扎特著名的咏叹调《为我的宝贝儿歌唱》；男高音和男中音二重唱《我是海员》……不知是否还有。我觉

得没有了。

萨因斯·德尔·巴尔达尔通知我说，竖琴独奏之后紧接着就是我的发言。这样的安排使我有点儿慌乱，及至看见那个不像好人的竖琴家，越发心慌意乱。那人在舞台紧里头调试乐器，周围有一大帮乐师和意大利皇家剧院的人。我望着竖琴家，主观臆断地认为这个坏家伙身边的那些人当中不会出现什么好事。竖琴家相当富态，长着胖女人的脸，梳着漂亮的分头，歪歪扭扭地涂着鼻涕的短小唇髭也和发式一样分向两边，双侧面颊浮现着胭脂般的红晕。

我独自信步，等候上场。一个记者走上前来问我：“您要讲什么问题？您可否把演说的要点给我谈一谈？”

“四个一般性问题……算了吧，反正您马上就会知道的。”

“那个佩斯先生筹备这场晚会多么不容易呀！”

又来了一个记者，说道：“乐曲《你走吧》结束了。那个佩斯先生会吹巴松管……哎呀，您瞧这竖琴！真大啊，曼索朋友！这东西要是一响，那该多来劲……”

“叫人很难相信。”第三个记者说。此人系花花公子，说得再详细一点是我的学生，一个过分天真的小伙子，为协会成员……“居然有人倒卖门票！只有西班牙才出这种事。省长已经下令抓了一个。如果知道是谁把票给了他们而没在票房出售，那才新鲜呢。那些全是单人座的票……”

一些熟人陆续到来，在我身旁形成一个热闹的小圈子。

“曼索先生，您什么时候上场？”

“竖琴之后。可惜我的讲演中旋律非常贫乏！”

“假若我是您，我就要求往前安排。”

“那又能怎么样？先也罢后也罢，横竖我的讲话相当糟糕。”

“伙计,伙计,您怎么老往坏处想…… 这么说讲不好了?”

“咳,无所谓!……”

“您清楚地知道……”

“喂。那个头脑简单的人可是不知道自己有多大能耐。”

“曼索先生,请您告诉我,您能同意把讲稿给我以便登在《述评》杂志上吗?……我们将在十五期刊出。之后如果您愿意,还可以少量印刷……就是小册子……”

“喂,伙计 讲稿太短了。”

“嘿,短了更好!……无论如何,我在杂志上用是不成问题的。”

“你们在谈什么?”

“没谈什么,诸位,没谈什么。当着这些人的面,在竖琴独奏与一大串诗歌之间,能谈什么正经事?四个一般性问题……,,

“朗诵某某人诗歌的演员马上就要登台……那诗美极了。它的作者昨天下午给我读来着,真让人拍案叫绝呀……”

“是的。不过诸位现在请看那诗是怎么朗诵的。”

“这人有癫痫病,脸都绿了。”

“他的血管不进裂就是奇迹了。”

“这是关于海滩的那段描述,听出来了吗?”

“堪称一流……”

“现在到‘火烧茅屋’了……太棒啦!”

“这诗属于无聊人写无聊事。”

“多好的诗!很有特色!”

“不过,这朗诵的方式……唉,那些意大利演员哪!……”

“转折句变换语调的时候,他的嗓音跟老太婆似的……”

“太好啦!太好啦!”

最后我们全体鼓掌，手都快拍烂了。从池座传来的掌声犹如雷鸣。忽然马努埃尔·佩尼亚出现在我周围的友人圈里，他双手插进衣兜，宽檐帽戴在后脑勺，活像一个走出赌场的浪荡公子。

“你好，堕落分子！……”

“老师，您真好——那么镇静自若。”

“你呢，发憊了？”

“发憊？……我都快成等候处决的死囚了。”

“你讲什么问题？”

“想起什么讲什么……”

“一点没准备？”

“滑稽就滑稽在这里……”一位朋友开口道：“曼索，恐怕您不会相信，关于即将发表的演讲，直到今天上午他还连主题都没有呢。”

“到现在也没有……咱们等着瞧结果如何吧。我是这样设想的——今天下午我看了维克多·雨果的诗，从中采集了十二个人物的形象。”

“丑八怪和色鬼的形象……对吗？”

“形象个个如同青松的树冠。有这我就足够了……我将要讲那些名媛淑女，讲女人对历史的影响，讲基督教……”

“讲女基督徒，是吧？……”

“对。还有慈善……说说看，诸位，‘慈善融入苦难一如河流汇入海洋’这话是谁讲的？”

“夏多布里昂^①。”

^① 弗朗西斯科·雷纳托·夏多布里昂（1768—1848），法国作家。

“不对,伙计,我觉得是格拉特里神父^①。”

“不是不是。曼索,您知道吗……?”

“我记不得……”

“算了,我就把它当成我的话来说。”

“哦,对了!……那句话是维克多·库辛^②讲的……”

“不管谁讲的……老师,您快要登台了。”

“竖琴之后登台……喏,竖琴来了。”

那个意大利人及其意大利式的跟班从我们旁边走了过去。我这位大功告成的先行者用手指做着体操,仿佛要掐捏空气。

一阵期待性的寂静震撼了我,让我想到类似的寂静所造成的一种沉默而骇人的闷闷即将展现在我面前。俄顷,弹拨乐器奏响,声音宛若抓挠空气,空气被抓挠痒痒了,发出儿童般的颤悠悠的笑声。继而我们听见一阵同时拨动全部琴弦的抢弹,雄浑而激越,好像撕扯一块布料。接下来的声响似细小水珠的滴落,又如迅猛的强烈的风雨呼啸而来。最后是一连串华丽的铿锵的和谐得不可思议的旋律。

“乖乖,这人弹得太好了!”

“噯,真棒!”

“此刻呀此刻,多么美妙动听的乐曲!哎,这曲调选自哪里?”

“是《北方之星》里的一支幻想曲。”

“多么灵巧的手指!”

“活像蜘蛛的腿脚在网上爬。”

^① 阿尔丰索·格拉特里(1805—1872),法国哲学家和神父。

^② 维克多·库辛(1792—1867),法国哲学家,折衷唯灵学派的领袖。

“那个头脑简单的先生多么激动！……您瞧，曼索，他分向两边的头发摆动得多么厉害。”

“哎，你们看见那个男人隆起的腰部了吗？”

“他哪儿是什么男人，根本就是长着胡子的女人嘛……从前游艺会上的那种女人……”

“嘘！……静一静，先生们，笑声也太大了……”

独奏完毕，掌声响起。我的心似乎揪了起来，眼前似乎模糊起来。我的时候到了。我机械地走了几步。

“先别上。他要返场，再弹一支乐曲。”

“太高兴了！……能再活五分钟。”

我佯装出高高兴兴、泰然自若、勇气十足的样子，给自己鼓劲。这些虚假刺激所引起的反射的效力通常很短暂，悲惨的时刻到底还是来了。意大利人退场，在观众的呼唤中又上场，终于，彻底退场。我看见他擦着光亮的西红柿般的绛色脸庞上的汗珠，听见簇拥着他的那些乐师的祝贺。我用手分开这伙人往台上走的时候，两条腿不住地颤抖。

我犹如一个即将被吞噬的人，站在龙的面前——舞台上的花沿灯是冒火的龙牙，一排排的座位是折叠着的龙舌上面的褶皱，剧场穹顶下红彤彤热乎乎臭烘烘的空间是一张血盆大口。然而，恰恰是对于险境的正视似乎使我恢复了勇气和力量。我想，害怕这些头脑简单的人是十足的犯傻，我的演说还不至于差到让我尴尬的地步……

我抬头望去，在那上方，在那扇油漆得很糟的顶窗之上，看见了翘首引颈企盼着的一群人的脑袋。

二十七 伊蕾内的脑袋高出另外三个

或者说，至少她的脑袋是我看得最清楚的一个。当我以不太有把握的口气开始讲演的时候，包厢里那些源于阿拉伯人的花花绿绿的东西在我眼前挤眉弄眼，晃来晃去。瞄准着我的望远镜和许多摇动的扇子让我分心走神。楼下靠近舞台前部的一个包厢有一位憨厚的女士，不停地摆弄着手中的大扇子，旁若无人地打开合上，合上打开；要么拿指头在巨扇上来回使劲划拉，发出讨厌的响声，仿佛是给我的一些句子加画着重线，又仿佛是放声大笑来揶揄我。可恶的注释与评论！每当我即将恰当地完整地圆满地结束一句话时，大扇子就“欵拉”响一下，我的神经便绷得像铁丝一样紧……可我没有办法，只能耐着性子继续讲，因为我不能像在课堂上对待学生那样给扇子女士说：“请您别捣乱……”

我讲下去，讲下去。这篇简洁的演说，一段接着一段，一句挨着一句，干净利落地清清楚楚地正确无误地渐渐呈现出来，呈现得轻而易举——正是这个轻而易举，此前耗费了我那么多气力。渐渐呈现出来，是的，并非是令我不满意地呈现出来。我一面讲演，我的批评功能一面评论：“我讲得不错，不错，先生。我正在喜欢我。讲下去……”

我怎样评说我的讲演呢？将它抄写在此不够妥当。我们所拥有的许许多多徒劳的努力争取订户为特征的杂志中的一种全文刊登了我的演讲，谁有兴趣可以找份杂志来读。并

未显露多少新意,也不包含任何一流的思想,只是一篇适合公众——所谓公众,姑妄言之,就是总和等于‘一个人也没有’的许多人的麇集——口味的又简短又平常的讲话,无非是谈了对于贫困现象及其原因和贫困与法律、习俗、工业之关系的一些看法;接着,简略介绍了慈善机构,主要说了说那些以保护儿童为宗旨的团体。讲话的这部分表露出些许感情,在台下引起悦耳的窃窃私语。可是其余部分则严肃、庄重、冷静、精确。我所说的一切都是我熟悉的和非常熟悉的事情,不太牢靠的材料和临时抱佛脚拼凑的东西一点儿也没有。整个演讲都是过硬的——合乎逻辑的条理贯穿于各个部分,冗词赘句一概没有;其内容具备精确性与平稳性,而绝无夸饰夸诞之词和追求轰动效应的惊人妙语。

我这样毫无顾忌地赞扬自己,是因为当我声明我的演讲里连一丝一毫演讲光彩都没有时的坦率态度授权我这样做。仿佛我是在宣读一份学术报告或者财政咨文。这一缺陷的效果我从听众身上看得很清楚。是的,如同透过一块布料上面的空隙一般,通过讲话当中的停顿与间歇,我看见那条长着一千只脑袋的巨龙,看见许多包厢的女士和先生忘记了我,视我的演讲如过眼烟云,而在那里聊天。相反,我发现池座头排有两三位教授,他们眼镜的反光射向我,他们点头表示支持我的见解……那把烦人的大扇的“欵拉”声仍然抓挠着我清晰明晰的语言,一如钻石尖划过玻璃表面。

演讲接近尾声。我的结论是,官办慈善机构解决赤贫问题的作用微乎其微;而私人的积极性和那些在基督教观念的指引下组成的团体则……算了吧,我的结论少有新意,对此读者和我都知道。现在我只需说后来我讲完了——这是我还有部分听众所企盼的。一阵机械的、例行公事式的、缺乏热情却

颇具好感与尊敬的掌声为我送行。就像我期待和希望的那样,结局不错。我,慎重和真实 所众,友善和彬彬有礼。我满意地向大家致意,正要退场的时候……

那个系着呼啦啦摆动的带子从屋顶飘落下来的东西是什么!是一个五颜六色的物件儿,一个由绿树枝和红花边构成的玩意儿……天爷,是花环!它没扔好,掉到了舞台的花沿灯上。

不知是谁把它取下来。不知是谁把它递给我。这个大得出奇的花环上有破布似的树叶,有奴仆衣服上的纽扣一般的橡实,有比斗牛场标记上的劳什子还多的带子,有向日葵那么大的康乃馨花,有金字,谁知还有什么……我收下了这个不合时宜的赠礼。我不知道自己是如何收下它的。我心慌意乱得不知自己在做什么,差点儿将花环戴到了与我擦肩而过时对我说‘受之无愧,受之无愧’的佩斯先生的秃头上。

观众唧唧啾啾的议论告诉我,千头龙和我一样认为赠花环之举十分不得体,十分不恰当,十分滑稽可笑;而且从上面往下抛时抛得那么糟糕……我真想把花环扔到池座中去。

“那是他家里人送的。”我听见不知什么人说。

我迷惑不解,继而怒从心起!……这下明白了刚才那黑小子在披巾里头藏的是怎么了!就跟我看见了似的!这多半是‘懒太太’的主意……

我拿着破布般的枝叶编织的这个讨厌的东西走下舞台。其实,对这种事最好一笑了之。于是,我就这么做了……

晚会继续进行,我之后的节目是一段钢琴曲。与此同时,我身边很快围上来一圈朋友,我听见一些人的祝贺和另一些人的谗言与婉言。

“太好了,曼索朋友……您的见解鞭辟入里。”

“我非常爱听……真的非常爱听。别谦虚,您别谦虚。您应该满意。”

“获得桂冠的演说家!……真了不起。”

“太可惜了,您的声音稍微小了一点儿!十一排以后几乎听不见。”

“太好了,太好了……极其热烈地祝贺……您如果再稍稍热情一点儿就更好了。”

“哎,讲得多好多棒!……多清楚哇!”

“噢,好家伙,您还说事情挺轻松呢……”

“很好,亲爱的曼索,很好。”

“曼索先生,好极了!”

“老兄,你的声音可以再有力一些。要精神饱满,精神饱满……”

“你听我说,下一次你的胳膊要挥动得更潇洒一点儿……不过,你刚才的演讲人们非常爱听。女士们听不懂,但她们很爱听……”

“这么说,花环和一切都……”

竖琴家也来祝贺,主动地自我介绍,以便能够“荣幸地跟一位杰出的教授握手”。

他的恭维迫使我不太情愿地说了一些话来称赞竖琴,来评论它美妙的效果,来谈论它的演奏之难,从而将弹拨这种乐器的人置于其他一切音乐家和舞蹈家之上。

我跟这个意大利人和另外几位乐师以及我的一些朋友聊着天,没有留意接下来的节目是什么,可是萨因斯·德尔·巴尔达尔诵读的诗句所散发的迂腐穷酸之气,就像附近一家熏香店逸散的气味一样传到了我们闲聊的地方。他矫情的自鸣得

意的朗诵，不断向空中喷吐着令女士们和蠢货们惊叹不已的肥皂泡。肥皂泡迸裂，迸裂声各式各样，或似疾言厉色，或如号啕痛哭，或若唉声叹气，或像讲经布道。在嗡嗡回响于我周围的废话中，我们听到“你们相信吧，你们等待吧……崇高的无边无际……神秘的梦境……你好，神圣的信仰……”等等。从一些零散的单词和飘忽摇曳的短句里，我们推测出巴尔达尔先生栖身于“宗教的庇护之下，荡桨于人生之海”他的灵魂“奋力撕扯着奥秘之面纱”；这个十足的滑头即将砸碎把他束缚于“人所固有的邪恶”之上的锁链。我们还听见许多“希望的灯塔”“避风港”“呼啸的狂风”“疑窦之海湾”一类的语汇。这并不意味着巴尔达尔当上了船长，而是他迷恋于此道，热衷于登上他的灵感的那艘没有目的地的航船。这一切统统是纸上谈兵的海难和纸上谈兵的风暴。

“此人的船肯定将会突然搁浅！……”

“你们就让他划船去吧……可惜如今没有苦役犯人划的大船了！”

“可是你们听，鼓掌多么热烈！……”

“哦……只要女性存在，不服老的缪斯们就有忠实的捧场者……听众给予这种平庸之作的掌声，比给予某公那字字珠玑的诗歌的还多。世道就是如此。”

“艺术就是如此……咱们走吧，他已经来了。”

“你是说巴尔达尔来了。现在谁还容得了他？”

“我害怕生病。我的胃算是没救了，这个催吐剂一样的诗人老让我恶心……咱们躲一躲吧。”

“各自逃命吧。”

我担心巴尔达尔的袭击，也走开了。我出了后台，在楼下的走廊遇到很多人，他们是将诗人的朗诵这段时间当作舒适

的幕间休息，而来这里抽烟的。有的人淡漠地祝贺我，有的人好奇地注视我。在这儿我得知那位本应出席晚会的著名演说家在最后一刻因为腹痛而没有来。剩下的节目不多了。一部分观众肯定已经十分腻烦，认为晚会的主办者们稍微慈悲一点儿，尽快结束这一不近人情的聚会是恰当的。

我在楼梯上遇见了哥哥。他衣服扣眼儿插着一小束鲜花，手里揉搓着一张《通信报》，正在拜访各个包厢的来宾。

“你刚才的演讲真是哲学家的演讲。”他装出亲切的样子说，“只是里面很多玄奥的理论，我们这些肉眼凡胎的草芥小民听不懂。遗憾的是你没有理会佩斯在最后时刻给你的死亡率的资料，以及欧洲主要国家的首都居民中穷人的千分比的材料。我研究过这个问题，各个小学为我们提供了四百一十四名儿童的情况，每所小学有四分之三的孩子……”

“你到上面咱们家的包厢去过吗？”我这样问是为了切断他的思路，叫他少提那些不吉利的统计数字。

“没去，也不想去。糟透了！你说呢？……‘悬挂’在那个破包厢！多么不恰当！多么傻！多么笨！我老婆一天就让我出一百回丑……哎，你呢？……花环的事怎么样？”

家兄的放声大笑使我脑子里又出现了刚才收到的那个讨厌的赠品的样子，心中的不快也就无法掩饰。

“真是些愚不可及的人！……我敢打赌，这主意是‘懒太太’出的。至于马努埃拉，堪称固执的化身，只要我想得到什么东西……”

我替利卡辩解，哥哥不高兴了，说我以学者的愚蠢助长了他妻子的固执与妄念。

“哎，何塞……”

“你是又一个窝囊废，又一个窝囊废，请你搞清楚。你将

一事无成……因为你从来不了解形势。你今晚的讲演，瞧见了吧，是求真务实的，是富于哲理的，是什么什么的——你随便咋说都行，可是别人不爱听。你所写的一切东西永远也甭想打动公众，你成不了大器，你出不了名，你就一辈子当你的破教授吧……就是你，就是你在我们家宣扬可笑的谦虚、哲学家式的拘谨与畏缩、有条有理的愚蠢和固执。”

“哎呀何塞，何塞！……”

“我就这么说了，同志……”

我们正谈到这里，忽然听见从剧场传来一阵喧嚷。开始我们吓了一跳，然而很快明白过来——哦，是掌声，显示着巨大和高涨的激情的热烈掌声。

“哎，怎么回事？”

走廊早已空无一人。大家都回到各自的座位，要看看这种狂热因何而起。

二十八 佩尼亚在演讲

人们这样说。我想听听我的学生的讲演，立即丢下哥哥，登上全家人所在的高处的包厢。我进去了，没有一个人扭头看进来的是谁。四位女士着迷地出神地陶醉地观赏和聆听着演讲人，只有小黑人看了我一眼，凑到我身边，摩挲着我一只手。我悄悄走上前去，从她们四人的脑袋上方望着剧场。我从未见过如此全神贯注，如此兴致勃勃，如此凝神谛视于一点的群众。我确实很少见到口才方面比佩尼亚更伟大更辉煌的

例证。

观众入迷了惊呆了。一位青年以勾魂摄魄的口才，即由高尚的思想、大胆的比喻、洪亮的嗓音和抑扬顿挫的腔调所体现的外在魅力融合而成的半人半神的才能，将各色人等聚集而成的杂七杂八的群众吸引进或者说仿佛是捕捉进一张好感之网。愚者与智者，男人与女人，轻浮者与深沉者，统统混合于同一声欢快的呐喊里。讲演者以其崇高的精神之弦的美妙振动，呼唤着人类灵魂中最重要的情愫，全场观众没有一个人不回应这一令人赞叹的呼唤。赫苏莎太太转身面对着我，我从脸上发现她跟傻子一样。我甚至觉得就连醒目地挂在老太太胸前的她那画像上的丈夫，也在象牙牌或瓷牌上兴奋不已。梅尔塞德斯也望着我，面部表情在说：“确实很好。”利卡和伊蕾内的脑袋一动不动，激情已将她俩变作泥塑木雕一般。

而我应该透露的是，马努埃尔让我感到的惊讶以及目睹一个曾经是我学生的人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时的喜悦，使我喉咙哽咽得说不出话来。是的，我可以把这个麟凤龟龙般的英俊青年那天夜晚大把大把地获取的荣耀的一部分，哪怕是一小部分当作我的荣耀。大自然赋予他驾驭言语的超凡魔力，我把他杰出的才华变为瑰宝；我给他的天资以艺术的服饰，否则其天分会显得邈邈和粗鲁；我教他见识什么是伟大的典范和典范如何形成，这次他用以取得十分惊人的效果的那些基本方法与技巧中，许多即源于我的教诲。因此，每当他讲完一段，观众报以雷鸣般的掌声时，我的手都快拍烂了；我还想走近演说家，紧紧拥抱他。

佩尼亚讲了什么？我现在说不清楚。什么都讲了，什么都没讲，内容不具体。他那些雄辩的感人的题外话，犹如精灵

的逃逸和虚幻之城的漫步。然而，看得出他在顽强努力着，以便将虚幻置于一个合乎逻辑的方案与布局中。我仿佛看见他用牢固的缰绳缚住了一匹在高岗上前蹄腾空直立之后狂奔而来、嚼子和皮鞭一概奈何它不得的烈马。虽然与别人一样沉迷，我依然明白这篇华美的演讲如果书写成文，便会显露出一些缺陷和自相矛盾之处。我的热情并未削弱我的分析能力；我一面高兴得颤抖，一面剖析穿着十分华丽十分厚实的血肉之衣的逻辑骨架……

噫，既然讲演者的主旨在于打动听众，并且业已完全地最大限度地达到了目的，分析不分析又有什么关系呢？多么叫人赞叹的句子结构！多么洗练的概括！多么出色的陈述！多么富于变化的语调和节奏！多么难以仿效的使嗓音服从于意识并以两者的结合取得极其惊人的效果的秘诀！多么丰富的色彩与意味！最后，多么有节制有风度的手势！多么有力而温柔的语气——从不慷慨激昂，不流于背诵或照本宣科，不单调地干巴巴地说句子！比喻接着比喻，虽然不都是有新意的比喻，甚至个别比喻如同抚摸得过多的花朵似的略微发蔫，听众还有我却认为它们新鲜、优美、值得称道。有些比喻具有迷人的新意。

然而他讲的是什么呢？是他自己曾经说过的那些事情，即基督教、妇女的解放和对妇女的颂扬、自由，还稍微讲了一点十九世纪伟大的理想。他提及的有天主教女王伊莎贝尔^①捐献首饰、哥伦布“使文明臻于完整”、司蒂芬孙^②用火车头“让世界各地结亲”……我听到了那些著名的陵寝、林肯、“黑

① 伊莎贝尔一世（1451—1504），西班牙卡斯蒂亚王国女王。

② 乔治·司蒂芬孙（1781—1848），英国工程师，一八一四年研制成功新型蒸汽机车。

人的基督”慈善会修女、安达路西亚^①的天空、牛顿、金字塔、戈雅^②的怪癖等等。这一切串联和编织得十分巧妙，听众跟着他从一个惊奇走向另一个惊奇。人们痴迷而惊愕，有时还被如此大量的信息、如此多变的语调、如此漂亮的转折弄得喘不上气来。

佩尼亚演讲结束的时候，简直可以说剧场都要塌了，掌声震撼得一切木质构件嘎吱作响，几乎散架。最前边的人冲向舞台，好像要拥抱演讲者。女士把手帕举向眼睛以擦拭泪水——激动甚至兴奋时就会哭泣，这在她们是常事。佩尼亚退场，然而掌声使他返回，三次、四次、不知多少次。佩斯先生不想放过在这么隆重的场合露脸的机会，怀着慈父般的热心拉着佩尼亚的手走到台前，把这位青年介绍给观众。有人说：“是个孩子。”有人说：“真乃奇才！”我向旁边包厢里的人喊道：“他是我的学生，先生们，他是我的学生。”

利卡扭头对我说：“太可惜了，他妈妈没来听！”赫苏莎太太以为我觉得相形见绌而丢面子，慈祥地看着我说：“您也讲得很好……”而我已经不记得自己的讲演和那个糟糕的花环了！

“真遗憾，咱们没带两个花环来！”

“哦，对了，马努埃拉，你们做得也太不合时宜了！……”

“别这么说，小伙子，你应该得到更大的奖赏。”

“马克西莫，”赫苏莎太太担心我会因别人的成功而悲伤，更加慈祥地说：“讲得也非常好……大家，大家都讲得好……”而另一位女士一言不发，掌声平息后她回到座位上。我看了

^① 西班牙南方的一个地区。

^② 弗朗西斯科·德·戈雅（1746—1828），西班牙著名画家。

她一眼，她两颊绯红……刚才也流过泪。

“多好啊 多好啊！”利卡不停地欢呼；“这个孩子是奇才。伊蕾内，您觉得他刚才讲得怎么样？”

伊蕾内看了看我，说出一句美妙的话来：“名师出高徒。”

“这小伙子，”我说，“将来能成为大演说家。他现在已经是大演说家了。仿佛大自然想把他塑造成当代人的楷模。他是为他的时代而裁剪和铸造的；他适合他的时代，就像一台机器的主要部件适合这台机器一样。”

“旁边那个包厢的一个人说，马努埃尔不出十年就能当上部长。”

“当然。想当什么就能当什么。他是幸运儿。降生时所有的仙女都看望过他……”

“我看咱们该走了。我非常累。您呢，妈妈？”

“依我说，咱们走吧。”

“那我们不听男高音了？梅尔塞德斯忧伤地问。

“孩子，以后我们去皇家剧院听。”

众人站起来。伊蕾内在包厢前部给大家递外衣。等所有的人都穿上了，她也拿起自己的外套。我先关照赫苏莎太太、利卡、梅尔塞德斯走出包厢，再关照她。她把别针衔在嘴里，展开大披巾准备披上。伊蕾内向我道谢。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她依然在哭。是我的撒谎的眼睛的错觉！……我们出来了。小黑孩吊在我胳膊上迫使我身子朝右边倾斜，他的嘴巴好凑近我耳朵，腼腆地悄悄地说：“谁也没有‘大爷’，您讲得好。我东家马克西莫超过所有的人；他们要说不是……”

“闭嘴，傻瓜。”

“那是他们不懂。”

我必须陪着家人，没法去台上紧紧拥抱我亲爱的弟子。不过我很快就能在他家见到他，在那儿畅谈今天夜晚的巨大成功……

而我那搁在舞台上的花环！搁在那里更好，我心中暗自把它赠与竖琴家。利卡不支持我的主张，上车时她说：“伊蕾内说得对，你不招人喜欢……干吗不把花环拿着？你觉得受之有愧吗？……当然受之无愧。主意是我出的，你以为如何？”

“不对，主意是我出的。”懒太太马上反驳道。

“别吵了，女士们。我们承认是你们二位的主意，这也无法否定那主意糟糕透顶。”

“你恩将仇报。”

“你过于清高。”

“当时由于时间紧，我们没能选到更好的东西。利卡挑选的是花朵。”

“我挑选的是绿叶。”

“我挑选的是粉红色带子。”

“如此说来，你们的鉴赏能力全都差极了。”

“罢，罢，罢，以后我们再也不送你什么了。”

“哎哟，你太傲慢了！”

伊蕾内沉默不语。她紧挨着我坐在前边，马车一摇晃，她的胳膊肘轻轻蹭着我的胳膊肘。假若我对思维游戏的喜爱再多些，我将会说这种摩擦能冒出火花，火花传到大脑将产生意识燃烧或幻觉爆炸……赫苏莎太太随着马车的摇动睡着了。利卡笑道：“妈妈已经到了福地洞天。您呢，伊蕾内，刚才您也睡着了？”

“没有，夫人。”女教师略微生硬地回答。

“因为您一直没做声……你呢,马克西莫,怎么不说话?”

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好长时间没开口了。我现在不知道当时是否回答了利卡一句什么话。我们终于到了家。没有发生任何值得提及的事情。大家普遍倦怠,人人走向自己房间。我有话要跟伊蕾内讲。我向赫苏莎太太道别时感觉伊蕾内在我后边,我转过身,走了几步,她早已不见踪影。我去餐厅找……没有;在利卡的小会客室找……也没有;我问蕾梅迪奥斯……她说伊蕾内小姐已经进了房间,关了门……嚯,好快哟,我的天!……算了,算了,我也回去了。

小黑人鲁佩蒂科悬挂在我胳膊上,让我俯下身子听他耳语。他总是这样悄悄地跟我说话,听着他细柔的亲切的声音,宛若人类清白与善良的最纯正的精华沁入我的心脾。小黑人这回话很短,而天真又纯朴的自豪溢于言表:“是我把花环从商店拿回来的。”

“很好,孩子,祝你顺利。再见。”

上楼以前我想给哈维拉太太道喜。这位老实巴交的妇人此刻激动得无法自己。她也去了剧场,从顶层楼座目睹了爱子的辉煌成功。佩尼亚本来为她订了包厢,可她不要,而让给了几位女友。她担心母爱会使她做出过分猛烈的举动,那样就要出洋相了。在顶层楼座只有一个女仆陪着,她泪流流得无拘无束。听见掌声和看见观众的狂热时,她觉得自己升腾到了天堂。结果,憨厚的哈维拉太太昏了过去,差点儿被送进急救站。这会儿我一贺喜,她兴冲冲地拥抱了我,说我作为那位大自然创造的奇才的老师,理应分享他的一大部分胜利。

“在那里,哈维拉太太继续说;人们只有这些话,‘这孩子将来能干大事……’‘或许有一天会让他当众议员和部长。’

‘好一个堂堂的男子汉……’曼索朋友，您说我那时是不是神魂颠倒了。我跟傻瓜一样发呆和流泪。我恨不得站起来，倚着顶层楼座的栏杆喊：‘他可是我的孩子呀！是我生了他，用奶水养了他……’幸亏我晕倒了……总之，那会儿我疯了，心跳到了嗓子眼儿……我确实在一个很高的包厢看见您跟女士们。我瞧了您半天，看看您是不是也能瞧见我，我好给您打个手势说：‘我们都在这儿呢。’可是您没朝这边看……哦，现在想起来了。您讲得也十分的棒。我旁边有个非常爱生气的人挑您的毛病……我差点儿跟他打起来。包厢的女士们给你扔花环的时候，那个找茬儿的人喊道：‘给那家伙……得，得，得……’我得对您说实话，从高处的座位听您讲话啥也听不见，因为您的声音那么低……听不清，所以我就渐渐睡着了。给您扔花环的时候我惊醒了，于是我拼命鼓掌……后来是诗朗诵。多么优美的诗啊！我喜欢得呀……！听美妙的诗就好比有人给我挠痒痒，让人又想笑又想哭……不知道我说清楚没有。”

她继续聊着。我疲惫至极，想回屋去。已经很晚了，马努埃尔还没回家。我是想当天夜里见到他，以我的赤诚之爱的全部热忱祝贺他。然而，他迟迟不归。我渴望安静、平静、歇息，便进屋睡觉。

二十九啊，黑夜的忧愁！

悲哀的阴沉的幔帐，谁将你覆盖于我的身上？死亡之思，

你为何缓缓地令人恐惧地从我的心头升起，就像蒸气从炽热的湖面升起？还有夜晚的时辰，你们受到了我的什么凌辱，而要残酷地一小时又一小时地折磨我，用你们尖锐的分钟的节奏来刺我的脑袋呢？还有睡眠，你为何用猫头鹰似的金黄色眼睛盯着我的眼睛直至我的眼睛惶悚不安，而不愿以你神圣的气息吹灭我脑海里燃烧的火炬呢？但我不应斥责别人，只能斥责你们——从一种敏感的虚假的推理中导出的苍白无力的遁词……

臆想，那个晦气的夜晚你是我的痛苦的缘由。你将一种意念糊为纸鸢，整整一夜都在放飞；是缺乏教养的喜欢得宠的四处钻营的你，过度加热了我的头脑，将我的神经绷得跟我在晚会上听过的竖琴的弦一样紧。当我以为永远禁锢住你的时候，你砸碎镣铐，跟你一样同为无赖的狐疑和自爱沆瀣一气，无情地把我兜在毯子里摇来荡去，抛向空中，以此消遣取乐。因此，黎明时分我那忧郁的灵魂又疲惫又慌乱，情愿付出他身上可能稍有价值的任何东西而换取些许睡眠……

其实，我的失眠与伤感无法清楚地理性地予以解释。谁若把我的悲哀归咎于我的自尊心受到了马努埃尔·佩尼亚演讲的令人惊愕的成功的伤害——相形之下，我的演讲是慈善事业的成就——那就错了。我确实很后悔搀和进晚会里去，可我不会嫉妒我诚挚钟爱着的弟子，也从未想过要在辉煌的演讲场跟他争夺奖杯奖章。我深深的忧伤的原因是一种不幸的预感，这预感战胜了我心中具备的反迷信的全部力量而控制着我。这是以十分模糊然而诱人的材料为依据的估算，加上令人信服的推理，便能做出最让人伤心的断言。我证明那些材料靠不住也没有用，臆想会立即给我提供带有无庸置疑标记的新材料。起床时我对自己说：“我就像勒韦里尔发现新

行星^①那样发现了我的不幸。这位杰出的天文学家仅凭计算而没有观测就发现了海王星，因为天王星轨道的偏差告诉他存在着一颗人类当时尚未发现的天体。结果他用数学方法确定了这位遥远的神秘的太空旅客的存在。同样，我猜测我的天空有一颗未知星体，我没见过，也没人向我提供过关于它的情况；不过，计算告诉我它是存在的，所以现在我将运用我的全部数学知识来发现它。我一定会发现它。我亲爱的星球天王星反常的轨迹向我预示了这一点，这种反常只能是物体引力使然。我感觉到深深的哀戚就是因为那颗遥远的陌生的天体的力量已经及于我身。我的理智宣布它是存在的，只差我的感官予以证实。将来的结果或者是证实，或者是我自视为神经错乱。”

我说了这些话。然后我去了教室，几个学生向我祝贺。那天我闷闷不乐，课都没讲，只问了学生一些问题，学生回答得对不对我也不知道。我急着去哥哥家，不等工友打下课铃就出了教室。来到他家，见到的第一个人是马努埃拉。她很神秘地对我说：“出新鲜事儿了。你知道吗，甘迪达太太正跟何塞·马里亚在办公室呢。好事情……”

“可怜的何塞，要上这个牛皮大王的当了。”

“你闭嘴，小伙子。她如今可有钱啦！……刚卖了一些土地……，”

“土地！……大概是她鞋底子沾的尘土吧。利卡，利卡，

^①一七八一年发现天王星。后来观测到它的公转轨道反常，人们断定是由轨道外一颗未知行星的引力所致。英国天文学家亚当斯和法国天文学家勒韦里尔依据万有引力定律，分别计算出这一未知行星的位置。一八四六年，德国天文学家约翰·戈特弗里德将望远镜对准勒韦里尔所指的方位，果然发现了一颗新的行星，即海王星。

这里面有名堂……我去保护何塞。卡利古拉实在可怕，或许说了一大堆谎话来骗他。他那么大方……”

“别去，别管他们……哎，小伙子，加西亚·格兰德夫人来了。’是她，的确是她。她走进利卡这间靠阳台的房间，神情似乎有些疑惑，一边往里走一边摩挲着长长的衣兜里的什么东西。哦，肯定是在抚弄她的猎物——最新掠夺到手的硕果！她发绿的眼睛流露出的巨大贪心得逞和如壑的欲望刚刚满足之后的那种神色是多么得意啊！……她假装亲热地看看我们，威严地坐下，又摸摸衣袋，信口说道：‘好了，这些票据我已经兑换了……何塞真是太好啦！……’”

“您在这儿，讨厌鬼？听说昨天晚上你讲得不怎么样啊，好像很多听众都睡着了。我听人家是这么说的。表现似乎出色的是那个佩尼亚，就是你的街坊，肉铺老板娘的那个孩子……咱们谈别的事儿吧。亲爱的马努埃拉，您知道吗，我得扫您的兴了。”

“扫我的兴？什么事？”我憨厚的嫂子吓坏了，高声问道。

“闺女，我觉得我应该把伊蕾内领走。您也知道，我这么孤独，身体这么不好……再说，我的家境已大为改观，我是觉着……让伊蕾内做受雇于人的家庭教师确实不合适……既然她有我这个婶子……”

“阔婶子。”

“谈不上阔。然而过舒服日子还是绰绰有余。您这样认为吗？您不觉得我应该领走她，让她陪伴我照顾我吗？……”

“当然应该！……”

“她是我惟一的亲人，我养大的，将来是我的继承人……我现在身体特别不好，特别不好。马努埃拉，请您相信我说的话……”

她挤出一小滴眼泪，眼泪消失在一道皱纹里，没有流过这

道皱纹。

“我并不是要把伊蕾内马上带走。”甘迪达太太接着说，“那样就太绝情了。她可以再待几天，把课教完……或者，如果您同意，她可以留到你们找着接替她的人为止……这由您和她决定。她非常感谢你们，以至……离开这里时她大概会掉些眼泪。她喜欢那几个小女孩。”

我觉得马努埃拉迷惑不解。

“奶妈怎么样？我的常客饶有兴趣地问；还那么任性，那么……”

“噫！”马努埃拉喟叹道；“您别提了，甘迪达太太……叫人无法容忍，无法容忍。她是魔鬼。”

我丢开她们，任凭她们谈论乳娘，自己跑向强烈的好奇心驱使我去的那个地方。伊蕾内正讲语法课，我听见她那悦耳的声音在说：“假若你爱过 也许你爱过 如果你们爱过^①。”

我的焦灼妨碍了我的呼吸。我上气不接下气地问她：

三十 “这么说，您要从我们这儿走？”

“对。”她语气坚定地说。同时直视着我，仿佛要将明眸中蕴涵的全部光辉光华倾洒在（我感觉如此）我身上。

“真的 那什么时候走？”

“今天就走。必须这么做……”

^①这是西班牙语动词“爱”的几个时态的几个人称变位所表达的意思。

“您可真行！……哎，您是不是对这个家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

“您别瞎说。我不满意这个家？您应该说我感激涕零才对。”

“那么……”

“但是我必须走，曼索朋友。一个人不能一辈子都这样。既然我得离开这个家，一下子离开岂不更好？我过的每一天对我来说都很痛苦……什么也别说了，我拿出勇气，做出决定……”

“真了不起！”我傻子似的大声说，并且重复了她最爱用的这个形容词。

“对，先生。我不干……不当老师啦。”说着，她笑起来。

她脸上没有显露十分高兴的神情吗？要么是显露了，要么我是世界上最笨的人，连她的表情她的心思都看不明白。伊蕾内的兴高采烈使我迷惘，因为我们已经到了一切都令人迷惘的地步。我只问了一句：“有什么计划吗？”

“是的，先生，我有些计划……而且非常好。怎么，您以为只有学者才订计划？”

伊莎贝尔和梅塞迪塔斯这两个小女孩出神地看着我们，忘记了搁在膝盖上的手和手里拿着的翻开的书本。她俩也许在享受着这种课间休息，如果我们聊一整天，她们一定会非常感谢我们。

“不是不是不是。我祝贺您有了计划和结束这种生活……关于这一点可说的话太多了……不过，您继续上课吧，回头……”

“回头咱们再谈？……对，先生，我也想和您谈一谈。可是，要说的话那么多……”

“过一会儿……在这儿。”我说道。说这话时，我想起了演员在舞台上经常说这句话时的严肃表情。

我以世界上最自然的方式变成了一个过于重感情的人。我现在觉得自己当时面无血色，声音颤抖。

“这儿，不行……”她说道。她以心慌意乱回报我的心慌意乱，同时看着学生们和语法书，仿佛意识到了自己的教学职责。

“这儿，不行”从她嘴里说出来的时候，带着恋人们常有的戒备与慎重的意味，听起来美妙悦耳。这种本能的谨慎和精明，女性第一次运用就非常娴熟，跟运用了许多年似的。

“真的，这儿不行。”我重复道。

主动性我没有了，都在她那里。她对我说：“在我家，我的新家。哎，您是不是该去看看我们哪？”

“明天就去。”

“稍等稍等。到时候我会通知您。”

“那能否快些？”

“我看可以。没有我的通知，任何情况下您都别去。”

她把用钢笔写在一张小纸条上的地址给了我。我听见门口有人小声说话，于是我们四个人开始激昂地朗读动词变位！

利卡快快不乐地走了进来。我们听到渐渐远去的何塞·马里亚的声音，我明白他们夫妻吵架了……但是家兄一走——他一般在外边吃午饭，争吵便告停息。我和马努埃拉吃午饭的时候，她大声说：“甘迪达太太匆匆忙忙地走了。这是怎么回事？……我还从未见过她这么着急地要走。她不太高兴。只消对你说她都不想留下来用餐就够了……这事弄不明白。世道要完。我不知道自己怎么搞的，马克西莫。甘迪达

太太今天让我费了一番琢磨。她那么急急忙忙的……我询问她的新居,她却打岔,谈起别的事情。算啦,算啦,如果你说的那些情况不是真的,那她就是一个爱虚荣的人……”

我缄默无言。不,没有缄默无言,但也只说了一句:“咱们很快就会知道。”

接着,利卡在叹息中郁郁不乐地继续进食,而潜心沉思的我几乎一口未吃。

何塞·马里亚回来得很晚。他办公室的事务似乎成了他在某个时辰待在家里的借口。他对我和马努埃拉和颜悦色,可是一眼就能看出他的和善是装出来的……他给我们说天气好极了,又掏出几张在憩息公园的花园举办的不知什么慈善活动的请柬,撺掇我们去。马努埃拉不想去,我也不想去。

“那你不走?”她问丈夫。

“当然不去。我这儿有事。”

表面看起来他事务缠身。接待厅和办公室拥挤着一大堆各种各样的经常四处求告的人,有些是失业职员,有些是希望弄个一官半职的人。哥哥出名以后,外面大片大片的官迷业迷之云每天都往家里降下丰沛的谋事求职者之雨。审计官员、当铺的警卫员、消费品税征收员以及数不清的过去当过、现在当着、将来想当什么的人纷至沓来,请求举荐。持朋友名片者有之,携熟人信函者有之,自我介绍者有之。自私自利的何塞·马里亚善于躲避任何一种麻烦事,只要他的自尊心不鼓励他予以过问。他几乎总是手段高明地摆脱一大群烦人的央告者。有时夺门而出,将这伙人晾在接待厅;有时叫他们改日再来。然而这一天,仁慈的家兄想要毋庸置疑地证明他对贫穷阶级的关怀,一个一个地接待了他的包围者,给

每个人以希望，对他们的困难表示同情，对他们的意愿予以鼓励。

“ 好吧 您给我个条子 ……我已将条子给了部长……您瞧局长给我的答复 —— 问我要条子……哎呀，是您昨天忘了给我条子！……我觉得咱们把条子写错了，因此局里就……您最好再递一张条子……我已经记在条子上了，老兄，我已经记在条子上了。 ”

这个大滑头发条子、要条子、送条子、递条子，整整弄了一下午。与此同时，伊蕾内在收拾东西，两个多小时没出屋。只有两个小女孩陪着她，帮助她打包捆行李。不一会儿，我便看见她的用绳子捆好的大衣箱在走廊上放着。与马努埃拉告别时，伊蕾内满面泪痕，鼻子和两颊绯红。两个小姑娘被自己的伤心吓坏了，躲到书屋哭得鼻涕一把泪水一把的。

“ 多傻啊！…… ’伊蕾内说着，跑去给她俩最后的吻；以后我天天都来的…… ”

告别的气氛是亲热的，然而马努埃拉有些木然，不为令人心酸的激情所动，平静地送别这位曾经是自己女儿的家庭教师的姑娘，陪她一直到门口。

这时，何塞·马里亚走出办公室。就像施了魔法，所有的事务和所有的条子已经全部处理完毕。

“ 哎，您这就走？他兴冲冲地说；我也要出去。您坐我的车走吧。”

“ 不用，先生。谢谢，不用，绝对不用。’伊蕾内一面拒绝，一面跑下楼梯；鲁佩蒂科跟我去。”

何塞·马里亚跟她下楼了。我和马努埃拉走近阳台的玻璃窗朝外看……

结果，伊蕾内没能拒绝我哥哥献的殷勤，上了马车，何塞

随后也上去了。只见双座四轮马车立刻启动，朝圣马德奥大街飞快驶去。

“看见了吗？看见了吗？……”利卡充满愤怒的双眼盯着我，跑去坐到摇椅上，嚷道。

“看见什么？你别贸然下结论……还没有……”

“什么还没有！……这太可恶了……脸皮多么厚！让她坐马车……所以他才在这儿待了整整一下午……等她呢……马克西莫，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天爷，多么卑鄙！……假如我以前没看见……你别打哈哈……哎呀呀……我一肚子的火，我成了母狼啦……”

她晃动着摇椅，用突然呈现的懈怠之态表达痛苦，一如别的女人以猛烈的打砸之举表示痛苦。

“我要死了，这样没法儿活了。”利卡连哭带叫；“马克西莫，这事你说说。当着我的面，在我眼前，这样献殷勤……这叫没皮没脸。这么不害臊的行为我不会原谅。”

“哎呀，嫂子，不就因为这点儿事嘛……你消消气儿，咱们看看事态的发展再说……”

“傻瓜，我能掐会算，我的嫉妒长着一千只眼睛。”说着，她拼命晃动摇椅，我觉得椅子都快翻过来了。“我一点儿证据没有，但是这里面有名堂，有名堂……我以前给你说我觉得伊蕾内挺好的。其实根本没有教养！她骗了咱们，骗的方式最……你听着，我曾经发现她……唉，我真蠢！可我能看出一个女人什么时候做过见不得人的事情，她遮掩得再好也白搭。伊蕾内欺骗我们所有的人。她是伪君子！”

三十一 她是伪君子

这句话撞击着我的心扉,犹如铁锤重重地砸在铁砧上,使我整个人为之震动。

“哎呀,利卡,你消消气,琢磨一下……”

“我不是在估计,傻瓜 我是在感觉,我是在掐算 我是个女人。”

“你看见过什么没有?”

“最近伊蕾内的课上得非常糟糕,她在退步,跟螃蟹似的。什么都讲错……一天下午。”此时我对这类事情比较重视了。
“我发现她在看一封信,我一进屋,她赶忙把信藏起来,眼睛红红的……从那以后就老往她婶子家跑……脸皮真厚!现在我慢慢明白了,她婶子也不是啥好东西……”

“她看一封信!可是,那信怎么就一定不是你丈夫写的呢?”

“不知道……我从远处瞥了一眼……瞥得跟闪电一般快。词句没看清,不过你听着,我好像看见那上面 P 和 H 这两个字母的写法很特别,跟何塞·马里亚的字一样……这个姑娘,这个……不对,不对,这里头有名堂,这里头有名堂。今天晚上我必须跟我丈夫把话说清楚。我回古巴。他想养情妇,想倾家荡产,想断我孩子的活路,我可是他们的母亲,我要回故乡去,在这个国家我会憋闷死;我不愿意叫人笑话,我不愿意让那些小蹄子拿我的钱去摆阔……妈

妈！妈 妈！”

就在步履蹒跚的赫苏莎太太气喘吁吁地出现的时候，憨厚平和的利卡又气愤又妒忌，情绪突然激昂得达到极限，以至我们觉得她活不成了，都想将她入殓。利卡在不断发出令人心碎的呻吟的母亲怀里放声大哭，哭罢便昏了过去；之后神经失控，四肢抽搐，又伸胳膊又缩腿脚，痉挛得非常厉害，我们摠都摠不住，只有力气很大的乳娘才制伏了这位薄命妻子的失去控制的肌肉。利卡终于平静下来。作为最后的一幕，我们给她服了一杯椴树花浸剂。

“咱们走，我的好闺女。”赫苏莎太太说；“咱们回老家，老家没有这些吵吵闹闹的事情。”

从中午到深夜，我都在那儿陪伴利卡。我告退的时候何塞·马里亚也没回来。第二天下午，当我下课去他家看是否又出什么事的时候，却发现马努埃拉十分平静。原来昨夜她晚归的丈夫见她非常悲愤，便进行解释，解释得想必令人十分满意，因为这位苦命人现在已经怒气全消，甚至有几分愉快。她属于上帝创造的最容易打动的一类人；她如此坚决地服从最后一刻的感觉，以至于会因为任何事情激动，又会因为任何更小的事情息怒。正如一口气就能吹灭蜡烛一样，一句话就能使愤怒和欢乐在她身上交替出现。她的轻信一直强于她的多疑，所以我不明白蠢笨的何塞·马里亚怎么就不能让她总是高高兴兴的。那一天，他倒是做到了这一点，因为这位未来的侯爵在人生的关键时刻还是能够运用些许聪明的或者准确地说是狡猾的手段的。他也挺高兴，跟我提起这件悬乎事的时候说道：“看样子，你们全是这个家里的傻瓜。就因为我心血来潮跟伊蕾内说过两句玩笑话，还有昨天用马车送了她，你们就理解成……你们真笨。你有学问，见解深刻，能分析人心，你说

说看，如果我这里边有鬼的话，我会这么毫无掩饰地去做吗？”

“没有，我是相信什么事情也没有。真有的事情，人们终究会知道的，因为任何坏事如今都无法逃脱宣传机器的惩罚，这种惩罚确实轻微，对有些人说来等于虚幻，不过在缺少其他惩罚的情况下，舆论惩罚具有它的意义……既然咱们谈到这里，你能不能对一件我迷惑不解的事略加说明，能不能告诉我甘迪达太太装饰新居和摆阔气的那笔小财从何而来？……”

“好家伙，我怎么知道？她拿到这儿一些提前贴现的票据……我把钱给了她。没有多少，少得可怜。只不过她太爱夸张——这你知道，数钱时拿一角当一元，花钱时拿一角当一分。你要我说她哪儿来的票据，我确实不知道。也许卖了地，也许收了什么租金……总之，我不知道，与我也无关。我估计她布置的新居可能就是楼层很高的一间小屋，里面挂几件不值钱的衣服……可怜的老太太！算了，不提这事了。你认为昨天的会议如何？你如果在场就好了！部长出来时两手抱着脑袋。左派团体跟一部分右派合并了……西马拉的声明你听说了吗？我们……”

“我什么也没听说。”

“后天的邮件多半有我的证书。如果你不愚蠢的话，就可以接受部长向我许诺的职务。”

“仁兄，你别拿这个烦我……还是谈甘迪达太太……”

“你也别拿甘迪达太太烦我。”

我明白了，他不喜欢这个话题。我记住了。

“喏，这是刊登晚会消息的报纸……瞧，这份报纸说你‘认真’——这是修饰那些不怎么样的演员的形容词。那一份把你捧上了天。真是得失相当啊！至于佩尼亚，则众

说纷纭。大家一致认为他口才很好，可也有人说如果将他的讲话挤压一下，连一滴精华都没有。你愿意听听我的看法吗？我觉得那个佩尼亚像是饶舌的鹦鹉。杰出的演讲艺术在这里才有意义，而他那种讲些空洞无物的漂亮话的西班牙式的能耐一点儿用处也没有！已经有人说要放宽年龄限制，推荐小小的佩尼亚当众议员……好像我们这里没有老成持重的人和两鬓斑白的人似的……我对你坦率地说……那小毛孩子及其讲话方式让我腻烦……若论在教堂的台上讲经，讲得老太太们痛哭流涕，确实没人比得上他……可要是在国会讲演……好家伙，快拉倒吧！用这种方法出名实在令人遗憾。归根结底，他讲的是什​​么？十字军、克里斯托瓦尔·哥伦布、慈善会戴着白头巾的修女……好家伙，拉倒吧！依我看，到头来我们讲话要用诗体，再发展到配上音乐，最后我们国会的会议就成了真正的歌剧……你去美国的国会听一听看一看，看人家那儿如何处理问题。有的演讲者活像正在算计或筹划什么的醉汉。可是你再看看人家的实际效果……确实惊人。这里啥都没有，啥都没有；这些讲演者，这些二十岁的优秀人物，这些议会诗人能损坏我的神经。还有那个什么小佩尼亚，让我讨厌。我恨不得叫他去公路上砸石子，以便改造成为脚踏实地的人。当然，对所有那些跟我谈论人类理想、进化演化、轮回转世的人，我都恨不能打发到哈瓦那港口扛麻袋，或者到红河镇^①挖矿石，以便树立两三个关于人类劳动的概念。好家伙，快拉倒吧，别说不。你们拥戴我做独裁者吧，你们明天赋予我专断的权力和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的能力吧。那么，我的第一道敕令将是把小演说家、哲学家、诗人、小

^①西班牙城镇，当时盛产铜矿。

说家及其他蠢货笨蛋囚禁起来。这样，社会就能真正纯洁真正富裕。”

“何塞！我怀着幽默的热忱，甚至怀着激情慨叹道：‘你是我见过的最大的笨伯。’”

“那你就是埃及的第八种灾祸。”

“那你就是蠢驴巴兰^①。”

我觉得他生气了……我也是。

“所有的人被监禁。你们会看到这有多好。”

“是的，全国将成为牲口圈。”

“对……我们将会看到这种情景，那时我要说……”

“你就说‘唉——’得了。”

“好家伙，这些知识分子的浅薄、自负、放肆实在无法容忍。他们什么也不干，毫无用处，是一群白痴……”

他越发生气。

“可是，无知识者的浅薄，’我说：‘除了无法容忍，还能造成灾难，因为它能建立和完善一种平庸粗俗的学派。”

“你看，咱们让如此有知识的人统治得多么糟糕。”

“你看，咱们让如此没有知识的人统治得多么糟糕。”

“不对，先生。”

他脸色苍白。

“对，先生。”

我面红耳赤。

“你最……”

“那你……”

^①《圣经》载，巴兰是著名的巫师。摩押国王重金聘请他诅咒以色列人，他反倒为以色列人祝福。

哥哥气得哆嗦，一摔门出去了。摔门摔得那么重，整个府邸都震撼了。尔后我们又见面时，他绷着脸不跟我说话。我呢，这场孩子气的争论过后，回想起来只是心里不舒服并有点儿内疚罢了。我惋惜于哥儿俩之间应该永存的和睦与交流被些许微不足道的事情破坏了；假若发现家兄略微表露出捐弃前嫌的趋势，我都会赶紧做出真诚地永远地与他和解的举动。然而何塞始终双眉紧蹙，满脸怒气，两人擦肩而过他也对我不屑一顾。

三十二 我与哥哥之间飘浮着一片乌云

乌云中将迸射出雷电吗？我决计竭力避免电闪雷鸣。我把这件事跟短短一天工夫还不到就重新陷入忧虑与悲哀之中的利卡谈了。她与丈夫的和解效果甚微，以致不和的幽灵很快取消了和解，自己耸立于被废黜的婚姻之神的祭坛之上。那场平平常常的兄弟勃谿之后的翌日，整整一天我都陪着嫂子，耐心听她倾吐怒言，无穷无尽的怒言……是的，丈夫再也骗不了她了，她已经渐渐察觉到他的奸诈；几句软话些许温存再也哄不住她了……丈夫生活中肯定有什么事情激怒了她。何塞已非昔日之何塞。

伴随着哀叹与抱怨，我们挨过了漫长的痛苦的下午和夜晚，因为利卡早就停办了恳谈会，如今谁也不接待。何塞·马利亚一天在家只待一小会儿，因为他收到了证书，交给了国会，宣了誓，当选为糖蜜委员会主席。这位优秀的地区代表全

心全意致力于议会保护者与政治保护者的神圣义务，其余什么都无暇顾及。就这样过去了四天，这四天我觉得乏味和腻烦，因为伊蕾内没有送来说好的叫我去她家的通知，而我顾虑重重，无论如何不愿违犯一项我视同命令的指示。一天之中大部分时间我陪伴着何塞的被遗忘的自尊自重的妻子，她在一个劲儿地倾诉委屈的同时，趁着我一直在家，劝我和她妹妹结婚。多么好心好意而又无法实现的主张！作为被涉及的第一人，我承认梅尔塞德斯十分贤惠，可我对她一点儿爱意也没有，而且我觉得她很少有可能相得中我做丈夫，更相不中我做未婚夫。

我们主题单一的谈话，非常令人恼火地让奶妈给搅黄了。这个奶妈贪婪无比，心肠狠毒，常常使马克西敏处于饿肚子的危险之中。我厌恶和痛恨所有的乳娘，对这一个更恨不得不惜一切代价予以惩治，她的野蛮超过慈善机构介绍给人的任何一个乳娘，她的违法行为之严重超过她的所有同行。我和利卡一直担心出什么问题，果不其然，就在我们意想不到的时候坏事降临了。

一天早晨，我正准备出门去学校上课，鲁佩蒂科气喘吁吁地跑来了。

“利卡太太叫您赶紧去那边。奶妈离开有一会儿了。现在孩子没奶吃……”

“我早说过……这下可好……那何塞·马里亚老爷呢，他在干吗？”

“老爷昨晚没来家。小厮刚才出去找了……我家太太让您快去……给她另找一个奶妈。”

“我？……我上哪儿找去？……哎，咱们走，去那边！……马努埃拉夫人在干什么？”

“在哭。她们几个拿瓶子给娃儿喂奶，可是娃儿不吃，拼命哭。”

“好好好……我现在就去找奶妈……”

我下楼梯时，一位上楼的女仆交给我一封信。苍天的法力！是伊蕾内的。我撕开信封，取出信笺，展开……我浑身颤抖得如同挺立于暴风雨中的一株纤细的芦苇。我读道：

您今天就来，曼索朋友。如果您不来，您这个朋友将永远不会原谅您……

伊蕾内

字迹模糊不清，仿佛是一只受恐惧和危险驱使的手匆匆写出的。

大慈大悲的上帝呀！这么多事同时向肉眼凡胎的区区之我压来！找奶妈，救伊蕾内……肯定得救她……从谁手里救？有危险……什么危险？

“您怎么了，亲爱的曼索？”望弥撒归来的哈维拉太太问道。

“没啥大事……您想想，夫人……找个奶妈……赶紧去救……”

“着火了？”

“没有，夫人，只是那个奶妈……”

“就是令兄那个孩子的奶妈？没有比这种女人再坏的了。您看我，虽然以前身体瘦弱，也不愿不给马努埃尔喂奶。那阵儿医生告诉我喂奶绝对不行，丈夫也责怪我。结果我的孩子十分健康，我呢……这您也看见了。”

“您是否知道哪个……”

“试试看吧，试试看吧。我去外面找……哎，对了，曼索朋

友,我顺便问一句,昨晚您看见马努埃尔没有?”

“我怎么会看见,夫人?”

“他到现在也没回家。我想他们是在弗尔诺斯镇晚上聚餐……唉,这些孩子!不过,您也太刻苦了!……可怜的马克西莫先生,不吃也不喝!……您学习吧,学习吧,一定学到做父亲为止。”

“夫人,如果您能行行好,替我到外边找一个被人称为奶妈的那种母夜叉的话,就……”

“行,我去找……您让我想想。一个街坊给我说过,她知道……哦,想起来了……是个生头胎的少妇,做佣人的,孩子殇了;她在一位市政府委员家帮工,这委员管新生儿的统计,老婆死了……他多半对人口增长有兴趣……我去那儿看看……我觉得她奶水足,她是黑白混血人,大个子……有点儿小偷小摸。我还知道一个,人很漂亮很聪明,是卡佩亚内斯舞厅的舞女,结了婚,不过没和丈夫住一块。她会唱很多哄小孩入睡的催眠曲,显得挺文静……我这就赶快去,披巾也不用摘了。您从另一个方向找,一定不能放过孔塞普西奥·赫罗尼玛大街的马迪亚斯雇工市场,那儿聚集着所有寻找雇主的奶妈,据说是个出产奶妈的工厂和牲口集。哎,先生,您别愣着,拿上《通信报》,看看上头的广告。‘应聘双亲之家乳娘,看见了吧。您赶紧去省政府,那里设有体检站……您如果找着一个,可不能相信外表……您带着一个医生去,挑一个又笨又丑的举止像男人的……乳房要又黑又长的……千万当心那些长得好看的,她们往往最次……别不检查奶水,还要注意牙齿的好坏。我从另一个方向走,找到就告诉您。再见。”

这位善良妇人的热心给了我希望。我呢,先去哪儿?不能犹豫,我向马努埃拉家跑去,边跑边想着伊蕾内,想着她匆

忙书就的字迹潦草的来信，眼前不断出现那只写信的颤抖的手，心里想象着受到不知什么凶神恶煞威胁的女教师。而我的学生们那天没有上课。本来我该讲《善之内容》了。

我见到的马努埃拉心急如焚。膝盖上搁着孩子、身旁围着母亲和妹妹的她，成为这幅悲戚之图上最凄楚最感人的形象。马克西敏牛犊似的嚎叫。利卡一个劲儿地要他从细口大肚瓶里吮吸，他却拼命将那个冰凉的不舒服的东西往旁边扒拉。此时，三个仓皇失措的女人向天国所有的圣徒祈求帮助。她们早已给几位朋友家送去口信，请他们帮忙打听找个乳娘。然而，一家人主要寄希望于我，于我的世上罕见的善良，于我的仁慈之心。唉！

三十三 幸运的仁慈之心！

你是放之四海而皆宜的济世之物，你是服务于别人的袖珍机器，准确言之，你是我们叫作‘利他主义’的那种已被完全摈弃的宗教的一名忠实的牧师。你开花，却没时间将花朵置于高尚与慷慨之杯以飨众人；你长刺，而把刺揣入自己的衣兜来扎自己……这是我在前往准能找到侄儿所需之物的省政府的路上想的事情。原本打算面见一位与我颇有交情的青年名医奥古斯托·米基斯，但未见着，他的朋友们说他或许在省府。真幸运，他果然在那里负责乳娘们的体检。这一吉利的巧合大大鼓舞了我，使我认为马克西敏得救了，于是赶紧来到这个父道主义机构。这一机构堪称范例，它和别的范例一起，

将会证实我们的政府全面地照管着我们，假若不是政府在与
我们有关的一切方面照料我们，在从摇篮到坟墓的每个阶段
都亲热地将我们揽入她的怀抱，我们将会多么悲惨。只消说
政府为了给我们提供一切连乳房都给我们提供就足够了。

我曾经见过非常英明的政府机构中管理医生的部门、管理
教师的部门和管理另外许多行业的部门，却不知道还有管理
乳娘的部门。当迈进那间根本不明亮也不干净的大房子，
看见一个哺乳纲动物连队坐在一排固定在墙壁的板凳上，包
括奥古斯托在内的两位医生给她们检查的时候，我惊呆了。
这群牲畜般的娘儿们令人十分厌恶，我第一个念头是考察一
下她们严重扭曲的人性和她们的肮脏与卑鄙。一眼即可看出，
那些早已将此类营生作为职业的女人跟另一些迫于不幸
和贫穷而进行如此屈辱的交易的女人不同。有的是贪婪的父亲
陪着，有的是丈夫或者情人陪着。漂亮的面孔极少，队列中
绝大多数是表情抑郁神色狡黠的丑八怪。她们是掺杂着乡村
渣滓的城市渣滓。我看见戴着珊瑚串项链的短粗的脖子、吊
着精致的银耳坠的黑乎乎的耳朵、胡乱遮住滚圆的商品的许
多红色印花布头巾、仿佛包着彩票箱似的球形的膨胀的不合
身的黑粗布裙子、黑色长袜、家做的系带凉鞋、穿在脚上显得
短小的鞋、高勒皮鞋、赤脚。墙上巴斯^①、桑塔·马利亚·德·聂
瓦^②、冷河^③、卡布埃尼加^④、塞普雷洛斯^⑤等地的区徽，以及
作为装饰性营业执照的一首十一音节诗也贴得不是地方。那

①西班牙桑坦德省的一个山村。

②西班牙塞哥维亚省的一个山村。

③西班牙阿维拉省的一座城市。

④西班牙桑坦德省的一个城镇。

⑤西班牙阿维拉省的一个市。

位风格绮丽的诗人没啥好讴歌，便以这首诗讴歌乳娘，称其为“母亲奶头的替身”。

跟我一样到此给小孩想辙的人陆续进来，接洽商谈和讨价还价的声音不绝于耳。有的“替身”在夸耀自己的货物，如同卖酒者夸耀自己皮口袋中的佳酿。有些检查若换个地方能把正派女子吓跑，她们肯定觉得触摸乳房的硬度以鉴别里面是肌肉还是脂肪的方法很奇特。人们像在马市上一样说“让我们看看牙口”，观察她们的外表、步态和抬蹄动腿的架势。松软下垂的乳房呀，假若上帝没有让我看见如此之多的你们，没有看见这儿的你们从紧紧裹着的薄纱里羞答答地露出来，没有看见那儿的你们一旦红头巾一解便皮球似的倏地冒出来，没有看见你们被教授或助产士的老练的手指挤出奶汁，该有多好！屋子一边，一位医生检查着乳晕；另一边，米基斯仔细察看完许多片玻璃，两片一组分好，将一滴滴珍贵的生命之液夹在每组两片玻璃中间，使之均匀形成极薄的一层奶水，拿到窗前对着光端详。

“这个里头全是水……”他说；“这个还行……奶小球很多……您好，曼索朋友，您来这地方找什么？”

“我来要一个……快点儿，米基斯朋友。给我一个最好的，什么价钱都成。”

“您结婚了还是给别人的孩子做了父亲？”

“确切地讲是第二种情况……我很急，奥古斯托，人家正等着我……”

“这事可不是闹着玩儿。您稍等会儿，亲爱的朋友。”

他瞥了我一下，右眼却没有离开可恶的玻璃片。他的一瞥是那样的狡黠和不怀好意，使我忍俊不禁，尽管我没有心思开玩笑。

当准备好器皿再次往上面滴乳汁的时候，米基斯装作要给我身上洒的样子，说：“如果您不闪开……”

该死的米基斯！总是嘻嘻哈哈的，也不看看情况有多么严重。

“亲爱的，我很急……”

“我更急。您以为每天来这‘银河’^①遨游一趟很惬意是不是？……我真想抛开这些劳什子，让别人来干。接下来还得用奶油计进行化学检测……因为有假的，朋友。您瞧见了么？有的乳房就像毒药箱。我们在这里监测是为了儿童。可是，虽然我们尽了力，未来的一代人不一定知道，对，不一定知道，先生。二十世纪的人会很快乐，二十世纪将是花花公子的世纪。”

“唉呀，米基斯，都晚啦，而……”

“喂，桑切斯，桑切斯。”

桑切斯就是另一位医生。他走了过来。

“把那个女的，就是咱们先前检查的那个女的叫来。只有这一头奶牛有点儿价值。塞哥维亚^②人……在那儿，就是少只耳朵的那个——小时候一只耳朵让猪咬掉了。”

“她好吗？”

“相当好，初产妇，十分单纯。她给我说她是牧民，不记得怎样有的孩子，也不知道谁是男的梅丽贝娅^③……这种人就这样。愚昧的女人往往比梅尔林^④还懂得多。她在那儿。您瞧她的脸，从来没洗过……我看为了交差，您不妨……您是

① 在西班牙语和欧洲其他许多语言中，“银河”一词的字面意思为“牛奶路”。

② 西班牙中部的一个省。

③ 梅丽贝娅是西班牙一四九九年问世的一部悲喜剧中与阔少爷卡利斯托相爱的小姐。这里戏称的“男的梅丽贝娅”借指蕾古斯蒂娅娜的情人。

④ 古代西欧凯尔特民族神话中的巫师，据说无所不知。

给侄儿找吧？”

“说得详细些，是给侄儿兼教子。”

“有时候教父比父亲还强……请您告诉我，何塞·马里亚真的变成了浪荡公子吗？……现在我天天看见他。他是我的邻居。”

“您的邻居？”

“对。我如今住在圣巴巴拉那一带。三天以前我们那座楼的三层搬来了一位女士……”

“甘迪达太太！”我低声说道。我觉得米基斯这个坏家伙仿佛往我心里注入致命的毒药。

“我妻子说她看见那位女士和一个姑娘上楼。姑娘是她女儿吗？”

“侄女。”

“挺漂亮。令兄每天下午都去……我听人家说的。他在楼梯上碰见我时，装作不认识，不跟我打招呼。”

“家兄非常古怪。”

我说这句话时面带凶相，目光迟缓地悲哀地落在地面上，心里让另外的事情塞得满满的，以致不再看体检、令人厌恶的畜群和医生……

“给您叫来了。”桑切斯先生十分亲切地说。随即给我介绍一个牛人，牛人装在一条墨绿色裙子里，裙子使她活像一只旋转着的陀螺。“她挺好。您别理会耳朵的事，那是小时候让猪咬的。别的方面，血液很好……牙齿很好。哎，姑娘，把家什亮出来。没有感染的迹象。”

我马马虎虎打量了一下，便准备领她走。她乌鸦似的嘎嘎叫了几声，我没听懂。就像乡下人拉住缰绳牵回在集上买的牲口一样，我拉住这位牧民肩上的披巾，说道：“咱们走。”

“ 再见,曼索。”

“ 米基斯,再见,万分感谢。”

出了门,我发现缰绳后面除了这头母牛还有另外儿头牲口,即父亲——也裹在棕褐色的粗布里,一如狗熊裹在它的皮毛里,头戴圆形宽檐帽,脚穿家做的皮凉鞋;母亲——镶嵌在绿黄黑三色裙子构成的一个圆球的轴心上,双鬓搭拉着一小卷一小卷的头发;两个弟弟——肤色如干橡实,身穿沾满泥点子的哗叽衣服,模样又脏又野,一个戴着皮帽,一个头上扣着形如大筐的东西。

到了街上,领头的那个粗野的充当父亲的人拦住我,狗一样地叫道:“说说看,先生,给小姑娘出多少钱?”

“ 因为我们是正派人。”朱开化的母亲呕吐似的嚷道;“我的蕾古斯蒂娅娜可不是随便什么地方都去的。”

“ 先生,”一个弟弟野兽般地吼道;“我给您当仆人行吗?”

“ 哎,先生,”掌握着蕾古斯蒂娅娜的命运的那个人又说,“ 是大户人家吗?”

“ 大得都有九个阳台和四十多个门了。”

五个人的嘴巴张得大大的,大得不能再大了。

“ 那在哪儿呀?您能给小姑娘出多少呢?”

“ 不会少给的。你们很快就会知道女主人是多么善良。”

“ 女主人善良吗 带我们去吧,快带我们去……”

“ 马上就去。我让你们坐车去。”

我打开车门,想到如果将这批粗笨粗俗的货物全部装上,事后马车就得熏蒸消毒……

“ 不行,姑娘和母亲跟我坐车,男人步行。”

“ 别价别价,先生,让我们都坐车吧。”他们齐声呼喊,带着拦截大型客运马车的乞丐们的哭腔。

“不行，不叫我坐车我女儿就不去。”爸爸过分威严地说。

“让我们都上车吧！……我坐后边。”一个弟弟说；“告诉我吧，先生，您能收我做仆人吗？”

“那我就坐前面。”另一个弟弟喊道。

“说吧，先生，给我多少钱？”

他们逼迫着我，使我张皇失措，因为他们与其说是用嘴巴讲话还不如说是用前蹄讲话，他们的追问和表情弄得我喘不上气来。最后，为了尽快收场，我让他们全部上车，把他们送到哥哥家。

进门的时候，我嘲笑着我自己和我在放牧这群牲畜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我想说“这事到此为止”，并且去我的好奇与渴望驱使我去的地方。然而真要那么做的话就太不得体了。我留下来，直至看到马克西敏如何接纳新奶妈和马努埃拉怎样应对那个蕾古斯蒂娅娜的无法驯服的父母及兄弟之后才走。我嫂子只顾照管孩子，看他是否好好吃新乳娘的奶，而没有仔细留意乳娘带来的一长串人。坐在前厅的父亲腰板挺得笔直，等待着试验的结果；两个弟弟被鲁佩蒂科的目光吓得跑到走廊去了；寸步不离女儿的母亲怯生生喜滋滋地察看眼前的一切，似乎又惊愕又高兴。这座府邸在她眼里如此神奇美妙，她肯定以为置身于国王的宫殿。

而马克西敏呢，哈哈，可遇着乳汁丰腴的女神了！一个劲儿地吮吸。我们满意地看着他恰当的善嚼的姿势、不顾一切的贪婪、抓住黑乳房害怕别人抢走的憨态。利卡喜泪横流。

“你是天使，马克西莫。没有你的话……你领来的奶妈多好啊！我会更喜欢她的！……她很可爱。我们马上就拿她当王后对待。她母亲吗？……多好的人！她父亲？一个圣徒嘛。两个弟弟？小可怜哟！我吩咐过了，叫人给他们全部管

午饭……穷人……我真可怜他们……必须好好保护他们，对。她母亲说他们一点儿吃的也没有，一点儿雨没下，一点儿收成没有，只得要饭……多好的人……”

我觉得一切如意。这里不需要我了……我走着。过道、楼梯、马路，我觉得你们是多么漫长啊！

三十四 神秘之家，我终于迈进你的大门！

我登上你粉刷一新的还散发着涂料气味的楼梯；扶手和房门上的油漆尚未干燥。在一层我看见一块写着“米基斯大夫，三点至六点应诊”的铜牌，再往上遇到一位下楼的烧炭夫，接着又碰见一位挎着大篮子的面包师和一位带着样品箱的做宽檐帽的女裁缝。我在心里问他们每一个人：“你是从哪里来的吗？”

我终于拉了那个门铃上的圆环，门铃发出的颤音吓了一跳。一个陌生的女仆给我开了门。我讨厌这个女仆，不知为什么觉得她是丧门星。我置身于一个明亮的家屋，家屋那么崭新，崭新得仿佛那一刻我是第一个使用它的人。家具很少，仅有三把椅子和一个沙发。不过，我倒是看见墙壁上挂着豪华的帷幔，两个阳台之间嵌着一张漂亮的靠壁桌，桌上摆着一些枝形烛台和一个铜座钟。看得出房子远未布置完毕。甘迪达太太由一种保护性的微笑陪伴，气宇轩昂地出现在紧挨阳台的房间的门口，她也说修饰工程没有结束。

“唉呀，孩子……就这么接待你真难为情……这不成了舞

蹈学校啦！这些修椅子的真肉！打十七号开始就弄家具，你瞧，还是这样；一会儿说今天，一会儿说明天。稍等，孩子，稍等。别坐那把椅子，它坏了……当心，当心点儿。另一把也别坐，有点儿歪。”

我走向第三把。

“等会儿，等会儿。这把也……梅尔乔拉会给你从屋里端个软椅来的……梅尔乔拉！……”

上帝和梅尔乔拉让我终于坐了下来。

“伊蕾内……？”我问她。

“大概你不能见她……她有点儿不舒服。”

我的全部注意力、全部分辨力和察言观色之术，都不足以看破肌肉的褶子、堆积的皱纹、眼睛的眨巴、嘴角呈现的哭相、一丝假笑勾画于甘迪达太太那张酷似埃及人的面孔上的遮蔽内心世界的迷雾。要么我是十足的白痴，要么这张古老脸庞上的黯淡的横肉遮挡着某种高尚的情愫。我弄不清楚，我真笨！我调动起自己的全部才干，使其力度与敏锐度达到极致，以便获悉我想要的秘密。

“原来是不舒服……”我揉着眼睛嘀咕道。

我的常客正想说什么，伊蕾内出现在我们面前。来得太好了！

“怎么样，闺女？”婶子问她。我看出婶子生气了。

“挺好。”伊蕾内生硬地回答。“马克西莫，您身价真贵呀！”

该死的卡利古拉！毫无疑问，她企图让我偏离目标，分散我的注意力，用经不起推敲的托辞使自己横插于我与伊蕾内之间。

“哎呀呀！”她大声说，其矫揉造作之态令我惊讶。“你没看

见报纸是怎么说你的？……把你吹上天啦。听着，伊蕾内，去把早上送的《通信报》拿来，就在我的衣柜上。”

伊蕾内去了。我注意到——我注意着她的一举一动——她用的时间超过了从衣柜上取一张报纸所需要的时间。她终于拿着报纸来了，将报纸搁在我面前。报纸上有张纸条，上面用铅笔写着这样的话，似乎是匆忙写下的：“您来晚了。您办事从来不及时。我不能当着婶子的面说话。我身边正在发生了不得的事情。您现在告辞吧，就说一周之内不会再来。然后过了三点钟您再来。”

我佯装看《通信报》，将纸条悄悄藏好。我觉得伊蕾内身体十分虚弱。脸上极度的苍白和忧郁的神色证实真的发生了不得的事情。纸条上的话让我警惕起来，便扯些与我无关的事情，如新居很豁亮，很好看，很……

“哎，你知道吗，马克西莫？”卡利古拉突兀地问，“昨天夜里我们家闹贼了。天爷，吓死我了！”

“什么？”

“闹贼。对，我没说错……一件非同小可的事。那个梅尔乔拉睡觉死得像块木头，她说啥也没听见啥也没看见……我来给你讲……我如今睡觉特别不好，神经不管事儿了……大概是深夜两点钟，我听见一扇门有响动，就起床去叫伊蕾内……后来她说当时她睡得死死的……我吓得呀……你不难想象。结果，我在家里到处叫喊。梅尔乔拉说我看见鬼了……可能是我的神经……但是我敢发誓，月光下……因为我没找到该死的火柴……月光下我看见一个人逃跑……”

“从窗户跑的？”

“不是，从楼梯那边的门跑的。”

“有人叫门，婶婶。我觉得好像是裁缝。”

“哎,梅尔乔拉不在吗?……是的,马克西莫,我们吓了一跳……可怜的伊蕾内听见我的喊声,惊恐万状地跑出来,到处找火柴……没找着。梅尔乔拉笑话我们,说我们发疯了……”

“哎,您不是看见……?”

“好家伙,我看见的是……幸好我们什么也没丢。我检查过了,连根线都不少……非同小可的事情。”

“这么说,那些贼光偷火柴。”

说这话的时候,我的心灵为悲观情绪所刺激,陷入了十分离奇的思索之中。我的思绪从悬崖坠入谷底,找不到一条坦途。甘迪达太太的叙述真实吗?……如果不真实,那她此举有何意义?有何坏心?有何目的?……

然而,我首要的任务应是执行女教师手中的颤抖的铅笔制定的方案。我起身告辞,声称一周后再来。出了门便在卡斯特亚纳大街、萨拉曼卡居民区和雷科莱托斯绿化区一带转游,以消磨神秘约会之前的时间。三点半,我再次拉响门铃,伊蕾内亲自开门。家里没有别人。

“谢天谢地!”我在几小时以前梅尔乔拉给我搬来并且现在依然原地未动的扶手软椅上坐下来,说道,“您终于可以告诉我了,那些不得了的事情是什么?……”

“真是不得了!……”

她嘴唇哆嗦得多么厉害!她的肺叶缺乏空气有多么严重!她脸色多么惨白!说下面的话时嗓音里带的恐惧与痛苦是多么明显!

“如果您不救我,如果您不向我证实您关心这个苦命的孤女……!”

我不知道,不知道我的心内体内究竟发生了什么。我埋藏于心底的情爱,正要像蓦然间碰到千百个孔眼的压缩气体

那样宣泄和喷涌，却遇到了阻碍，由对于那个不安全的偏僻地区的畏惧以及据我看来客观情况所要求的节制构成的阻碍；因此，当浪漫主义最为普通的原则要求我屈膝跪倒，高唱一曲那种剧院效应颇佳的动人哀歌之际，我的怯懦只能使我尽量平淡地说：“说说看，说说看……”

说这话时，我闭着眼睛晃着脑袋。这是我在课堂的姿态。是习惯而不是意愿使得这一姿态如此根深蒂固。

“哎呀，您还看不出来吗？……您不明白我婶子把我关在这里为的是把我卖给何塞先生吗？这是人们所见过的事情中最不得了的事情。这房子谁租下的？何塞先生。谁给那间紧挨阳台的屋子置办的家具？何塞先生。谁天天下午或晚上来这里，给我送许许多多的礼物和小玩意儿，给我许诺什么未来什么别墅什么城堡？何塞先生。谁以其讨厌的爱情追求我，逼得我喘不上气来？何塞先生。倒霉的是这个人发疯似的爱着我。现在，我处于夹缝之中。一边是我深恶痛绝的东西，即令兄；一边是自尽——我已经决定结束我的生命，曼索朋友。如果今天您想不出解救我的办法，我发誓，对，我发誓就从那个阳台跳到大街上去。”

我呆呆地听完她的话，含含糊糊地说：“我曾经猜到过这些事。假若一开始您不禁止我来这儿，也许您可以避免许多苦恼。”

“因为我……”

我正要谈自己的看法，却想起一个模糊的神秘的问题，或许就因为这个问题没弄清楚，我对事情的整个过程不是十分明了。于是我提出这个决定性的问题。

“伊蕾内您告诉我，我力图拿出长者的腔调；您为什么匆匆忙忙离开他家？在那儿想必不用害怕家兄的诡计。您很

有头脑，怎么就没想到甘迪达太太租下房子把您弄来是把您带入了陷阱呢？我曾经猜测到这一点，可我无法干预如此棘手的事情……为什么您急于放弃那份体面的安稳的工作呢？……”

“在那儿他也纠缠我。”

“但是，恰恰在那里，您拥有强大的防卫手段对付他。而这里……，”

“因为我婶子骗了我。”

“不会的。甘迪达太太谁也骗不了。她好比人老珠黄、演技衰退、丝毫不能让观众满意的坤伶。由于骗人骗过了头，这个不祥的妇人刚刚开始扮演卑鄙的角色便无意之中露了馅。对金钱的异常强烈的欲望连她心中那些理应最能抵御腐蚀的情感也腐蚀了。我本以为您不会落入设置得如此笨拙的圈套……您是主动跳下深渊的……这会儿您别拿一些牵强的理由来辩白；鼓足勇气吧，告诉我您离开那座府邸的主要和根本的原因。这个原因我不知道，但能猜到。说出来吧，否则我将不信任您，而对您的信任是保护您所必需的。伊蕾内，没有比半真半假更为错误的了。一个通过不完整的含混的暗示向我表露心迹的人的事情，我是没法儿管的。我不愿意避免一件坏事却又愚蠢地引发一件更坏的事。从约见辩护律师的那一刻起，您就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全都讲清吧，不要隐瞒任何情况；以您的坦诚激起他的勇气和信心吧。您若踌躇犹豫，他就没有勇气和信心。一个曾经与您过从甚密的人对我说：‘你不要相信她。她是伪君子。’请您将这句话生在我头脑里的根拔掉吧。那么，我很快就会为您效劳——从来没有任何男人能像我这样给一个无依无靠的女人效劳。”

我给伊蕾内说了这些话。我的话颇具说服力，有点儿尖

锐，又彬彬有礼。说的过程中，我觉察出每个字在她乱糟糟的心里产生的强烈震动；话未讲完，我见她已是忐忑不安，接着十分悲哀，最后恐慌万状。

我认为我说得对。

“您是承认的，我以朋友的口吻说；即在求助于我以便脱离陷阱之前，应该给我讲清一件事，对吗？一件与家兄毫无关系的事……为了更清楚些，姑妄言之吧，就好比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事情。”

她忧伤而谦顺，低下头，就像濒临死亡似的答道：“是的，先生。”这一恭恭敬敬的肯定的回答刺伤了我的心，仿佛重重的一击将我从头到脚全部砸烂，只觉得五脏六腑彻底崩溃，似乎生命殒灭，魂魄俱销。我竭尽全力才抑制住悲痛……我不敢看眼前的伊蕾内——神情沮丧，面带自杀者的难以名状的颓唐与罪人的无奈。我字斟句酌地说：“既然我需要了解的事情不是也不可能是令人羞口的，您就别再叫我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了。”天哪，我实在不该这么说！只见强烈的痛苦突然攫住了她……她的面庞是悲戚一词的写照，继而是羞臊的代名词，接着是恐惧的同义语……忽然她像个悔恨自己过错的女人似的痛哭起来，站起身惊恐万状地跑了，逃了，从屋里消失了。

我不知所措，迷惑不解，惊愕不已……我听见她在旁边的屋里嚤嚤啜泣。我拿不定主意是否过去看一看，犹豫片刻，终于跑了过去，只见她失态地坐在大椅子上，脑袋支在靠壁桌冰冷的石头桌面上，哭个不停。

“我不愿看见您这样……没有理由这样……”我轻声说道，同时控制着自己，以免像她似的哭泣。“您也许比一个应该帮助您的人判断得更准确。我当然……”

她右手捂住脸，左手示意我走开。

“您甭管我……曼索。我不配……”

“不配什么，姑娘？”

“不配让您保护我……我太下贱……”

她哭得越发厉害。

“哎呀，您理智些吧……咱们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冷静地审察一下这个问题吧……”

正如可以想见的那样，我此番冠冕堂皇的话没起任何作用。她用左手想轰我走。

“不，我绝不走……哪儿能走哇！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不能走。”

“我不配……以往我表现得那么不好……”

“哎呀，姑娘……”

我无法减轻她的悲恸，也问不出一句明明白白的话，便回到客厅，踱来踱去，不知踱了多长时间。转身的时候，我看见镜子里的自己愁眉苦脸，束手无策，这副模样让我很害怕。我不知在客厅转了多少圈儿，不知我的思潮在脑海里翻了多少个儿，只觉得踱过的路足以绕地球一周，想过的事情等于人类在漫长的思索进程中可能想过的全部事情。哭泣没有结束，十分悲哀的局面似乎也没有尽头。忽然，门上的弹子锁发出响声——有人开门进来。

我听见与甘迪达太太的嗓音刺耳地混合在一起的梅尔乔拉的嗓音。这个该死的到底回来了。好事等着她呢！……她走了进来。

我描绘不出加西亚·格兰德夫人推开客厅门看见我时的惊讶与诧异。敏锐的目光倏忽一闪，想必就已察觉了我的愠怒和她即将面临的风暴。而我觉得她那张由于衰老而类似于漫画

形象的罗马皇帝般的脸从未像如今这样可憎可恶，她高高隆起的鼻梁、直线般的眉毛、大嘴巴、圆下颌、彼德里奥^①式的厚厚的下巴肉——这肉垂得老长，一说话就抖动，仿佛起着谎言仓库的作用——从未像现在这样惹我恼火。她第一个念头和第一句话是：“哎，怎么回事？……你落下什么东西了？……”

我没有回答。愤懑堵塞着我的嘴……甘迪达太太的下巴肉抖动着，眉毛起伏着。她走近通阳台的房间，推开门，看见伤心的侄女，随即又看看我。她吓坏了，吓得什么也对我说不出来。我依然踱着步子。沉默与眼神很好地代替了我和她之间的有声表达……第一阵愤怒过后，卡利古拉大概从她的狡诈那里讨得了些许力量，因为我觉得她在鼓足勇气充英雄。她装作郑重其事地恼怒的样子喊了几声，然后坐下，也不瞅我，径自说道：“我喜欢……好像每个人不知道他在家里该做的事情似的，无须外人来干涉……”

在掐死她与用讥讽和睥睨的优势态度对付她的颀颜之间，我宁愿运用后者。我发出一阵神经质的大笑，大笑可能会减轻使我的心我的嘴颇为痛苦的怒气。接着十分轻蔑地对我的蚊子说：

三十五 拉皮条的人

“什么，小伙子？”

^①彼德里奥（15—69），古罗马皇帝。

“拉皮条的。为了叫您听得更清楚，这个词我是用希腊语说的。”

“噯！你们这些有学问的人即使骂我们也跟一般人骂得不一样。”

“肯定有人会来跟您谈话，谈得比水还清楚。”

“谁？”

“初级法院的法官。”

无论讪笑还是轻蔑的表情都掩饰不住她的恐惧。我依然踱着步。又沉默了许久，这其间我看见凶恶的卡利古拉的一只手有节奏地拍着椅子扶手……大概她的机智启发她想出一个简便方法，即岔开话题，代之以另外一件毫不相干的她在其中能够扮演受害者角色的事情。

“你总是那么不随分从时，那么……喜欢高谈阔论。不请自来，来了就咋呼。你最好管一管与我们大家息息相关的事情，别像今天这样拆我的台……是的。如果我知道怎么回事，知道马克西敏没了奶妈，还不赶紧去利卡家马上给她另找一个？唉，你真怪！好像没我这个人似的……这简直算得上失敬，对，是失敬，先生。你知道得很清楚，我跟你，跟马努埃拉本人一样关心孩子……坦率地说，这事忘了告诉我，我很痛心。你是一如既往地那么英明！不来找我，不告诉我这事，自己到省政府去找……我都知道了，知道你将一大家子野人领回家……我恰巧认识一个无价之宝似的奶妈。瞧我，关心别人落下的结果——除了自讨没趣还是自讨没趣。”

我呢，踱步，踱步，踱步……就像一个人听连篇的蠢话一般听她唠叨。

“所以人们惊异于我们脾气变坏，惊异于一件又一件的堵心事加上常犯的小病和神经疾患使一个苦命妇人处于人世间

最悲惨的境地。由此产生了一些看似有别于真相的事情。只要是在我们这些属于某个阶级的人所不可或缺的义务与尊严的范围之内，每个人在家里都可以做自己认为恰当的事情。然后来了一个不了解原委的随便什么人，刚看到一点儿情况，也不打听一下，就径直审讯和判决。一位喜欢被宠爱、喜欢哭哭啼啼的姑娘用她的愚蠢言行使得问题越发复杂。那个学者激动了，要扮演绅士的角色……假若解释一下的话，大家就会平心静气……”

她的啜吸让我感到说不出的难受。我忍无可忍了。

“夫人……”

“什么事？”

“您行行好别说话好吗？”

“太无礼了！你给我行行好走开好吗？我是在自己家里……我很尊重你的家族，我以前很爱你的母亲——她是天使，她是造物主无与伦比的作品……唉，你不像她！假如她死而复活，来到这里，会给我做出应有的评价……我说我以前很爱她，而现在，面对你的无礼，怀念她对我来讲非常重要。你的无礼可能会达到叫我无法原谅的程度……因为这是一种酷刑，马克西莫，一种十分可怕的事情。你对我的所作所为无法形容。跑到我自己家里来辱骂我！……不顾忌我的满头白发……忘记了你母亲的在天之灵……”她的下巴肉剧烈抖动，仿佛在焦急地摇晃着里面储存的够用一年的所有虚情假意、谎话鬼话、圈套骗术。与此同时，竭力召集一支泪水别动队来保卫她。费了很大气力之后，泪水终于涌出眼眶。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绝对不信，”她抽搭着，响亮地擤鼻涕以人为增加眼泪的流量，“绝对不信你会做出这样的事。别的不说，你应当尊敬我。在对我这个你可以视为第二母亲

的苦命老太太形成不好的看法之前，你应该仔细了解情况，应该问一问我……我已经准备好了，可以回答任何问题，帮你澄清事实……你想知道伊蕾内为什么哭吗？你不要问她，问我吧，我来告诉你。……如今的姑娘可不像从前的姑娘那么深居简出，那么温顺。噫，糟透了！……没法儿看住她们，没法儿阻止她们千方百计卖弄风骚，跟男人勾勾搭搭。你想不想叫我给你用一两个词描绘一下伊蕾内？……她是一只死苍蝇^①……你肯定不信，我知道你不信，知道你会拿我扎筏子。但是，我的责任和我对她的关心是第一位的。在那里，就在利卡家里——一个管束之严如同修道院的地方，这个很会骗人的闺女，你相信吗？有个未婚夫，真的。没有比这些傻丫头更善于掩人耳目的了。利卡，你，还有天天去那儿的我，都一点儿疑心也没有……咱们能怀疑什么呢？眼见得她举止庄重，性情温顺，做事……那么……不料这些温顺的姑娘遮掩起自己的丑事来心眼蛮多。未婚夫！我们搬家的时候我发现的这事。如果你要我给你证实……”

我心中蓦地燃起的怒火如此猛烈，以至刹那间我不认识我了；我一辈子任何时候都不曾像此刻这样感觉自己变成一个粗鲁粗野粗暴之人，一个喜欢报仇雪恨和一切丑陋、无耻、卑鄙、下流事物的庸俗之徒。不知道此类沉渣是如何泛起于我乱糟糟的心里的。

“你要我给你证实吗？”甘迪达太太按照鬣狗的方式重复道。她以其本能的灵敏察觉出我瞬间的卑鄙，以为自己一贯的卑鄙会被我短暂地接受。“你要我给你证实吗？……我们

^①比喻一个人表面上不动声色，不哼不哈，可对涉及自己利益的事情毫不含糊。

搬家时，在乱七八糟的箱子里我忽然看见一捆信……没有署名……你认得出来吗？……”

她双手抓住椅子两侧的扶手准备站起来。我犹豫片刻……天哪！揭破神秘之谜，获悉谜底！……不，绝不以这种方式！

“夫人，您别动。”已经恢复常态的我果敢地喊道；“我什么都不想看。”

“也许你知道……常去他们家的许多讨厌的人当中的哪个……来回传递情书的是那个可恶的混血女孩……可是，这些宝贝儿是采取什么方法将下流事做得天衣无缝呢？……我非常害怕，非气死不可……这个我为之奉献了一生的姑娘……唉！马克西莫，你不理解这种巨大的痛苦，一位母亲的痛苦，因为对她来讲我是母亲，关心女儿的母亲，一直为女儿做出牺牲的母亲……她对我的报答你都看见了……”

她的厚颜无耻再次耗尽了我的耐心。

我没有看她，她的面孔我无法容忍，我尤其反感她颤抖的下巴肉和酷似恺撒的宽阔脑门，脑门上弯弯曲曲的皱褶形状怪异，就像落到火上的许多蛔虫扭结和盘绕在一起。

“夫人，劳您驾，请别说话。”

“行，再哭我就自个儿哭，再叹我就自个儿叹。游侠骑士兼形迹可疑的哲学家，这与你何干何妨？”

这时又传来伊蕾内悲怆的哭声……一桩折磨人的秘事初显端倪，就跟另一桩更加折磨人的事情在我心里连接上了，弄得我肝胆欲裂。我的面子与品德在怨恨与恼怒的波动中摇曳，一如火苗在没烧透的木柴上摇荡。我的心思那么专注，专注得我都糊涂了，不知怎么办了。伊蕾内情绪过于激动，好像极度焦躁，我想过去看看。然而难以言喻的厌恶使我打消了

这个念头。甘迪太太站起身，用一种既烦人又悦耳的语调说：“可怜的孩子这么悲哀……我责备了她……我现在不能不管，得给她喝一杯椴树花浸剂。”

她走了出去。而我依然踱步又踱步。周围一片戏剧气氛。我预感到尴尬，即在戏剧的虚拟世界里称为情节的那种东西……丁零！门铃！门！……我哥哥！……

三十六 这姑娘是我的！

他从进门到出现在客厅所用的若干秒钟流逝得多么令人恐惧！……他进来了，一看见我……没有，从来没有一个人会如此张皇失措。我自觉可以有效支配我的能力以凭借这些能力妥当行事……死苍蝇是否值得我奋力保护的问题于我何干何妨？我，正人君子，准备跟她的敌人也是我的敌人开战。那就装填弹药，然后再看……

惊讶多于慌乱的何塞顺嘴溜出一句话：“你来这儿到底找谁？”

我发现他做着前所未有的努力以廓清头脑，掩饰来意，保护其自尊心的侧翼。

“噢！”他装作吃惊的样子大声说，“太巧啦 咱俩都来拜访……碰到一块儿了……真的，我给你讲过我打算来。”

这个滑头没有意识到自从跟我争吵之后，我俩一直不说话，他不可能给我讲过要来这里。当发觉自己说走了嘴而陷于尴尬的时候，他改变战术，笨拙地聊起两三个话题（此时梅

尔乔拉又搬来一把椅子，原来那一把不够我们两个人坐），然而一开口便慌里慌张，前言不搭后语。甘迪达太太在通阳台的房间的门口出现了，她与家兄一样慌乱，用下巴肉而不是用嗓子说道：“很抱歉，亲爱的曼索哥儿俩，不过我太忙……我马上就来……”

说罢，她就像不太愿意响应呼唤和接受祈求的幽灵似地消失了。我哥哥则非常愿意让我相信他是第一次造访，所以我不等幽灵再度出现便对他大声说：“您终于在这里见到我了……”，

然而，他见我表情严肃，便偷偷地看我一眼。我俩面对面坐着。

“哎，这房子挺好。我以前没见过。你以前来过这儿吗？”

“我是第一次。”

“今天下午的会议冷冷清清……关于预算的讨论死气沉沉，会议厅只有三位众议员。可是各部门一直都有潜在的不满情绪，结党营私现象之严重连上帝都害怕。情况确实令人无法容忍，再加上昨天司法部长出的那个洋相……糖蜜委员会尚未公布报告。桑切斯·阿古迪亚将提出与多数委员不同的意见。他执意保护家乡的阿拉糊^①……”

我沉默不语。他多半惊慌不安，肯定预感到将发生激烈的冲突，便想提前用阿谀奉承来软化我。

“哦，刚才我忘了！”说话时他满脸堆笑，但那笑容让人觉得别扭，就跟看见耶稣基督提着手枪一样。“我该向你道谢。马努埃拉给我讲了。要是没有你，可怜的马克西敏今天会饿死。昨晚我一直回不了家，因为……真讨厌。都深夜两点半

^①一种甜食，用杏仁粉、核桃仁粉、面包屑等加入蜂蜜和香料制成。

了我还在糖蜜委员会。后来跟波希奥去他父亲德耶利亚侯爵家吃晚饭。可怜的老先生昨晚病情恶化，我们几个朋友只好留在那里。今天早晨我回家的时候，那个无赖奶妈的事把我气坏了！你领来的这个看样子挺好……不过你听着，我在那儿遇到了一大家子人……那个父亲虚情假意地跟我攀谈，他说：‘我知道侯爵老爷您要当部长了。您给我们这些上帝的子民们一点儿东西吧……’这就开始提要求。你猜怎么着，这老小子要的东西可不一般。你数着点儿——村里的专卖品商店和掌印人的职位给他大儿子，邮局给二儿子；他自己要捐税官的职务、镇长的职权、消费品税的确定权、慈善事业的管理权……我捧腹大笑，萨因斯·德尔·巴尔达尔则答应推荐他当主教。”

何塞哈哈大笑，笑他讲的故事的可笑……而我一直沉默不语，表情严肃。彼德里奥皇帝^①未到之前我不想开火，因而我焦急不安，闷闷不乐。不过狡狴的妇人也许早就拿定主意不露面，让曼索兄弟俩爱咋办就咋办。何塞突兀站起，蓦然间雅兴大发，要赞美甘迪达太太挂在客厅墙上的两帧大幅铜版画。

“哎呀，你看见了吗？真是一幅好版画。《‘勇士号’轮船在萨因特一马洛触焦失事》。多逼真的浪花！似乎要溅到我脸上了。那一幅呢？《“梅杜莎号”轮船遇难》，是杰里果^②画的……好嘛，这儿全是海滩。”

这时候座钟打点，响了十一下。其实才五点钟。

“这个钟与我家的那些钟步调一致。”他坐了下来；“它们

^①这里借指甘迪达太太。

^②杰里果（1791—1824），法国浪漫派画家。

全得了主轮软骨症……先生，我喜欢这种待客方式。如果甘迪达太太不很快出来，我就走。”

演戏，纯粹是演戏。他十分清楚这个家正在发生某种严重的事情。我的突然出现，我的一言不发，我的阴沉面孔使他畏惧，因而他想保全自己。

“你待在这儿？”

“是的。你也待在这儿。”

“兄弟，你这话言重了。”

“咱们必须谈谈。”

“你有事对我说？”

“对，有事。”

“那你听着，我不明白。我刚到这儿才一刻钟。”

“我本来希望甘迪达太太在场。但是，既然那位夫人没脸站在咱俩面前……”

何塞顿时面无血色。我想尽量温和地提出质询，不用暴力或拳头进行推理。我的敌人是我的哥哥。困难的危险的较量！

“那你就快点儿说呀。”仰仗面部肌肉的收缩他强装欢颜，故作诙谐地说。

“三言两语足矣。你一直在演戏，假装是今天头一回来这里。实际上自从甘迪达太太搬到这里，你天天下午和晚上来。这个妇人——我将建议地区法官过问她的事情——和你这位一家之主及国家议员一起设置了一个圈套……不甚正经——我要慎重下定义——的圈套……对付那个没有父母和任何亲戚的可怜的正派的姑娘……”

“别说了，别、别说了。”家兄佯装发怒，说道：“你活像一个游侠。你是她的父亲？哥哥？丈夫？或者哪怕是未婚夫？”

……如果都不是，那你搀和一件你不明就里的事情，说三道四，目的何在？你是以博爱者的资格干预此事吗？”

“是以无倾向者、无所谓者、无关紧要者的资格。我是经过此地的随便什么人，听见痛苦的呐喊，前来救助……救助随便什么人。我以人的名义讲话，这是进入有人受苦受难之地并在上帝与人间法律到来之前首先迅速实施救助行动所必需的惟一的名义。关于我参与此事的权利，我再没有什么要说的了。”

“可是，咱们看看……必须把事情……”何塞结巴起来，他落入自己思想与见解的错综复杂的迷宫里，不知从哪里出来。

“你不能负责……首先应该考虑的是……”

“问题在于你的行为与骑士的称号不相称，与一家之主的身份更不相称。就在自己家里你企图猥亵给你的孩子做老师的姑娘。你一无所获……为什么？大傻瓜，你以为只要……？你需要做些对不起妻子的事情，这在那个家是办不到的。你便勾结这个下贱老妇，利用她的贪婪，两人布下陷阱……然而你也看见了，登门拜访也好，馈赠礼物也好，许诺许愿也好，亲切热情得跟糖蜜委员会一样甜津津的也好，你都没能如愿以偿。受到你逼迫和她婶子束缚的姑娘从其美德那里获取了足够的力量来保护自己……”

“哎呀，贤弟，你听我说，让我说两句……应该如实把问题摆出来……我来给你讲……你开始高谈阔论，那么再见……荒唐事……你等等……你听着。”

“正人君子不这样行事。如若你有激情，你战胜激情；如若无法战胜，你设法与它庄重地周旋。总之……”

“总之你不了解情况……苍天在上，马克西莫，你说的那些……不是那回事，不是那回事……”

“那是怎么一回事？……”

他痴呆得厉害，不知如何钻出隐身其间的一大堆谎言。他口干舌燥，满脸通红，神经质似的快速地吸着纸烟，还递给我一支。我说：“哎呀，好家伙，你现在知道了吧，我不抽烟而且一辈子也没抽过烟？”

“真的。那么咱们讲吧……那天下午我从委员会出来的时候，偶然来过这里……但不是你说的那事，第一是明确定义……因为这样，事情就跟可以闹得沸沸扬扬的道德问题一起提出来了……这里没有你所认为的东西……我首先要对你说，伊蕾内……不是我把她往坏里想……你不了解情况……显然，当不知道的时候……至于君子风度方面，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还没有谁教训过我。咱们直截了当些吧……看在上帝的份上……”

“对，直截了当。你听着，何塞·马里亚，由你和甘迪达太太策划的她出主意你出钱予以实施的不甚高尚的阴谋业已败露……，”

“你等会儿……从我保护残疾人一事不能推断出……兄弟，你得讲理呀。我们不懂哲学，可是我们会推论……因为你……咱们通情达理些吧……”

“对，咱们通情达理些。何塞，不甚高尚的计划已经败露，你无法使其顺利进展。你认输吧。你给甘迪达太太的钱只当是玩股票赔了一笔。这事就算完了，不必再提。警察介入这场违禁的游戏，将权杖往桌上一放，说：‘请你们遵守法律。’这警察便是我。如果认为此事已经结束，我就很快予以赦免；如果此事继续进行，我就很快予以惩罚。”

“得了！得了！得了！……你根本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你真固执……你让我给你解释……不能把事情看得那么

严重……得了吧！……”

“你知道我的武器是什么？是宣传机器和公开报道。它们是两把双刃剑，既伤害你也伤害受我保护的人。但是不要紧，她是无辜的。上帝一定会照顾她。这样，我用以威胁你的有宣传工具，有公布丑闻，还有法官。”

“得了吧，根本不是那回事……”

“怎么不是那回事？……咱们走着瞧。请你牢记我刚说的话——法官……”

“哎呀，别胡扯，什么法官……”

“相反，如果这事到此为止，如果你答应我不再踏进这个寓所，那就平安无事，你妻子一无所知，你可以安心从事政务。”

“兄弟，我听着呢。’家兄两臂交叉抱在胸前，装出好汉的样子大声说，“我不知道该怎么想……咱们真露脸！……你这什么意思？我一直耐着性子听着，现在忍不住了……嗨，照你这么说，我成罪犯了，成不知什么东西了，成……？你那些高深的理论让我恶心……只能叫人笑掉大牙……说到底，这一切有什么？……什么也没有，只不过是鸡毛蒜皮……就因为一件没他妈任何意义的小事，闹腾出这么大的动静、这么多权衡与斟酌、这么多蛊惑人心的歪理邪说。这些学者真是白痴……我在家里一时心血来潮，对伊蕾内说了两三句无关紧要的话，这也不行？……苍天在上，兄弟！或许在这个第宅，我也给她说过两三句或者三四句无关紧要的话呢……苍天在上！这也算理由？……我不知该如何听你说……”

“咱们一言为定，这事已经结束。’见他进行的是撤退中的搏斗，我高兴地说。

“可是根本没有开始，什么事情都没有，一概是你的主观

臆断……坦率地讲，我不知朋友们是如何容忍你的……你若有家室，那妻子会跳高架桥自杀，孩子会咒骂你。你太爱吹牛，傲慢狂妄、卖弄学问、乱管闲事到了极点。算了，不说了，假如我不了解你的优点……”

“咱们一言为定，你不再到这里来。”

“你傻……好像谁爱来似的……你完全可以那样认为。若说这里有啥东西使我花钱的话，兄弟，你就多用善心来解释吧，将它归因于对这个穷苦家庭的怜悯吧。你说，施恩于人应该公开进行呢，还是稍微隐蔽一点好些？至少我学到的是行善要悄悄地进行。你们哲学家对此有不同的理解。”

“你品德高尚……说吧，最终你是要求我设法给你奔走一个圣徒的称号来吗？……”

“关心残疾人时，帮助他们克服人世间的困难的时候，我总是帮人帮到底，不半途而废，也不在乎事后有人诽谤和歪曲我的行为……我藐视流言蜚语。当我问心无愧之时……，”

看到这个很会做戏的人被自己扮演的角色弄得异常激动，而且居然企图将丑恶至极的诽谤者的角色转嫁于我时，我忍不住笑了。他想跟我交换其虚拟的位置，变成法官，对我说：“喂，小同志，谁能给我保证骑士派头十足和满嘴仁义道德的你，不是怀着不可告人之目的到这里来的？……我觉得你属于那种蔫儿坏的人。这倒好，一心一意积德行善的人被看作道德败坏、奸诈狡猾、心术不正而身为哲学家、学者、伦理学教授的公子哥儿则成了端庄纯洁的姑娘的真正追求者……真……”

他在我面前，用手杖在高过我头部的空中写着他的话。手杖没有触及我，但我知道写的是什么。

“我曾见你在伊蕾内的房间转来转去，散步时像只雄孔雀似的跟在她身边，高谈阔论，虚夸轻狂；我曾见你觑着脸傍依着她，竭力卖弄你的学问……我真的从未想过她会喜欢你……你太不招人喜欢了……”

他走过去站在镜子前，抻了抻衬衣领，整了整有点偏的领带。

“闹来闹去，结果是一位伦理学教授爱上了一个姑娘！……兄弟，你拉倒吧！……你的表情跟神父一样严肃，你的外貌令人肃然起敬，仿佛你的眼镜片后面一个是柏拉图一个是亚里士多德……你的性格怯懦……看在至尊至善的圣母马利亚的份上，马克西莫，别给女人献殷勤了……你干不了这个，你永远讨不到女人的欢心。”

这种嘲笑使我蒙受耻辱，尽管嘲笑者几乎毫无威望。

“我不理解你对伊蕾内这个小可怜的荒唐的兴趣。她肯定会笑话披着善良这件外衣的你……因为——真的，假如你披上另一件式样更好并能严严实实遮掩你的卑鄙企图的外衣……”

他挥舞着手杖，在客厅踱来踱去。

“何塞，你听着，”我说，“请你痛痛快快地走吧。离开战场，让我们安宁。如果你非要讨嫌到底，我就奉陪到底，绝不动摇。我在你自己设置的圈套里捉住了你，你在我面前无法辩解。你走吧，这件不愉快的事情已经结束，从明天起咱们还是兄弟。”

“没有，没有，我确实没有什么不愉快，也没有怨恨……”他结结巴巴地说着，言词与满脸的怒容自相矛盾。“你以为我会拿你的愚蠢言行当回事吗？不，兄弟，我不往心里去，我问心无愧……以前我得以保护了一家穷苦人，如今咱们就看你

怎么做了……我一定走……”

“那就痛快点儿……”

“我一走，你便能够充分发挥你复仇者的作用。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小同志，因为闪光的不一定是金子。我不是想伤害可怜的伊蕾内。我不是作为博学的哲学家而是作为慈父或兄长去关心她的。比如甘迪达太太跑来对我讲，说她发现了一捆信……我劝道，姑娘家都这样！她们当然要爱上随便哪个不起眼的人……当然遮遮掩掩，当然要千方百计藏着掖着，要说千百种甜言蜜语……比如甘迪达太太给我说：‘伊蕾内哭了。伊蕾内出事了。伊蕾内不守妇道……’我开导说，青年人嘛，爱幻想……常读小说的女孩子就这样。老太太的傻话我才不往心里去呢……比如我亲眼看见一个人傍晚和夜间围着宅院转……咱们能把他怎么样！有狐狸精就有花花公子。我当时真想上前扇他两巴掌，确切地说想吓唬吓唬他。如今这差事交给你了，由你这个怀着侠义心肠保护她的人干了。咱们看看你用道德的说教与责骂能否轰跑那个小敌人。你把眼镜朝他们扔去，叫基督或者苏格拉底从镜片后边出来。要是他俩出不来，别的什么能否出来……”

他笑起来，笑得跟被判刑的人一样。

“……另外一件事。兄弟，你叫法官来，叫你用以威胁我的那个法官来，对他说：‘法官先生，这是我未婚妻的一个未婚夫，请您将他投入监牢，把我送进傻子院……’就这样，对。碰到难题了吧。”

坦率地讲……我正要回敬他几句，但一转念，还是不回敬体面一些。

“我走了。我服从你，好兄弟。你待着吧，回头给我讲点儿有趣的事，咱们可以乐一乐。”

我看到他准备离去。这时我忽然想说些什么，但却没说，好让他一走了之。他对我一句话也未讲就出了门，嘴里哼着小曲，心里窝着火。我很满意这个结局，我的目的已经达到。我了解哥哥，因而完全可以断定他服输了。他对家丑外扬的畏惧保证了我的胜利和他的放弃计划。我暂时赢了，而且更重要的是一没有大吵大闹二没有诉诸暴力我便达到了目的。没有发生悲剧——这是让所有的人极为欣慰的事情。

何塞了解我，想必他明白一旦老毛病再犯，我将公布丑闻，法院将予以追究，马努埃拉将得知此事。她可能会要求分割家产并回古巴……面对这些即将发生的巨大危险，狡猾的注重实际的家兄只能止步。胜仗，而且是不战而胜，因为被说服而不是被打败的敌人过早地撤退了！这或者是高超的战略，或者是我不知道的什么。

三十七 入夜

甘迪达太太用尊贵的手亲自端来一盏带罩子的灯。把灯往桌上放的时候，她以有气无力的怯懦的嗓音对我说：“他已经走了……天哪！我以为会大闹一场呢……你们俩确实很有分寸。厚道的兄弟之间……可怜的姑娘……”

“怎么啦？”

“发烧了，烧得挺厉害。我们安顿她躺下了。你想过去看看她吗？……这会儿稍微平静些了，可是刚才还说胡话来着，说了许多粗话。”

“请楼下的米基斯上来……”

“我们给她喝了锦葵花煎的汤药。我觉得她出点儿汗有好处。昨天夜里闹贼时她大概着凉了，得了重感冒……”

“请楼下的米基斯上来……”

“我看恐怕没有必要。你坐下。你好像犹犹豫豫的。伊蕾内刚才说胡话时叫过你的名字。”

“还是请楼下的米基斯上来……”

“必要的时候再叫他……你想进去看看她吗？这会儿好像睡着了。明天我给她说你进去看过她，她会非常高兴的。假若没有你，谁知我们会是什么样子！”

这么多的甜言蜜语使我焦躁不安。我走进通阳台的房间，这房间由几根漆成白色和金黄色的铁柱子之间的一个大洞与卧室相连——这是新型楼房中一种十分时髦的建筑样式。我在大洞里停住脚步。卧室几乎黑黢黢的，不过我看得见裹着白被单的伊蕾内的身体的轮廓。犹如一尊头部业已完成而躯干只经过初步加工的雕像。她面朝墙壁躺着，胳膊一点儿没露，我看见的是背部。她的呼吸困难和急促，伴随着一种似祈祷而不似谰语的喃喃之声，使我想到草丛间涌出的并且忧郁地打破森林的寂静的一泓水量不大的清泉的淙淙之音。我屏气凝神，想听懂只言片语，然而很奇怪！我一倾心谛听，她即停止喁喁私语……我再听，她再停，如是数次，屡试不爽。她的心声心曲，我无法弄懂一丝一毫。

“可怜的姑娘非常难过。”甘迪达太太对我耳语道，“其中缘由你来听我讲吧……”

“我都知道……您认为我知道得不够？……”

“不够。不光是因为你哥哥……她的胡话多么可怕！”

……居然说起了匕首、毒药、左轮手枪，是作为自杀工具提到的。”

我一步一步地靠近伊蕾内少许——好奇驱使着我，慎重阻挡着我……终于，我从近处看她了。她满脸通红，嘴半张着，头发散乱、卷曲、呈环状，在脑袋周围分为两绺，形成类似于神灵的护顶光轮那样的黑色圆环。在近处，她的窃窃呓语跟远处一样听不清楚。那是灵魂与梦境的神秘对话。

我惊恐地退出来，回到客厅，在一张名片上给米基斯写了两句话，请他上来。做完这件事，我打算回家吃饭，过一会儿再来。卡利古拉猜出了我的心思，十分殷勤十分亲切地说：“如果你愿意，可以在这儿和我一块儿吃午饭。我可没有你家的那些好东西给你吃……”

“谢谢。”

“没良心的……都是爱你疼你的这个人的过错。你很清楚，对我来说，没有比看见你来我家更高兴的事了……”

如此的温文尔雅和体贴入微令我恐慌。我没想到她会这样。

“你倒是坐呀……有啥急事？……你想象不出你那讨厌的哥哥一走我是多么的高兴……现在我可以给你敞开讲了，马克西莫。噫！他害得我和伊蕾内好苦啊……叫人难以忍受。”

我盯着甘迪达太太，为的是取笑她的颀颜，并观察一个与众不同的灵魂是以怎样的线条和色调显现于脸面之上的。

“为了让你了解一下……他坚持认为这个可怜的姑娘会爱上他……好像爱情可以手到擒来……你可是想不到他有多么温存，多么狂热，愿望有多么强烈……几小时几小时地注视着伊蕾内，跟傻瓜似的，还给她戴特别俗气的花儿……再就是

馈赠礼品。天天下午都拿新东西来，首饰啦，稀罕物件啦，不值钱的小玩意儿啦。门铃每时每刻都会响……丁零！一位店员送来两件衣服……丁零！一个伙计送来许多帽子……这儿就像是那个抵挡诱惑的圣安东尼奥·阿巴德^①的家。可怜的伊蕾内又坚定又勇敢，忍受了许多痛苦；我也一样，因为……你能设想到我极其困难的处境。我不能抓住何塞·马里亚的胳膊把他推到门外去。我欠他的人情……就跟欠你们家族的人情一样。我告诉你，我们经受了巨大的磨难。伊蕾内一直给他脸子看，最近甚至骂了他。你不知道，她的脾气特别火爆……至于礼物，全扔掉了，有些砸坏了。噢，对了，由于何塞·马里亚的固执……他那么讨厌……送来一些东西，以后会来要钱的，而且……”

我怀着真正的愉悦注视着她——这似乎不可能，但确实如此。我活像一个博物学家，在脚下的枯枝败叶中意外看见一种陌生的爬行动物，它长着极丑的鞘翅和湿漉漉的令人作呕的软体肉身；博物学家没太在意这东西丑陋的外表，只想着它的奇异；他愉快地观赏着这虫豸蜿蜒于泥淖之中，或排出气味刺鼻的臭脓，或竖起锐利的尖刺；使他高兴的不止这些，还有一旦向别的学者展示其发现时他们的惊讶之状。我就是这样怀着心理学家的兴趣观察甘迪达太太的；在惊骇于她的蜿蜒、尖刺、触角、涎水、鞘翅、细长腿之前，我惊异于大自然无限的力量和永远旺盛的生殖力。惊骇惊异中，我不知是否出于某种本能的自我保护意识而将手移向衣兜，因为她那滑稽的下巴肉抖动起来，预示着一阵大笑。老太太十分和气地说：

^①古埃及隐士，活了一百零五岁，一生抗拒多种诱惑。

“小伙子，别犯傻……怎么着，你以为我会问你要钱吗？……哎哟，真有意思！……不是的，你把心放进肚里，让魂回归身体吧。我们如今不是那种情况了。的确，何塞·马利亚欠我一点点儿……”

听说家兄欠她一点点儿……这么说吧，我没有心思笑，我的心正处于人世间最悲哀的状态，但她的话我听着太可乐，便微微解颐。此话足以让坟茔开颜，叫灵车起舞。

“那他必须还您……理所应当，天经地义。”

“不，小伙子，我不愿惹麻烦。你知道，一涉及你们家的人……我常常做出牺牲……咱们不谈这个。再说，眼下我也不需要，除非这孩子缠绵病榻……”

“我看她很快就会好。”我大声说，心里却嘀咕：“蚊子，我已经听见你嗡嗡叫了。”

“明天她能好吗？但愿如此！可怜的孩子！你只要两三天不来看我们，我就发现她非常心酸……的确，一提起马克西莫，她就有说不完的话。我把她嫁给谁都行。一个像你这样的人，一位知名人士……而且你品德高尚……堪称男中魁元……，，

“哦！谢谢……我都脸红了……”

“我说的是实情。伊蕾内一旦得知你对她的关怀，会欣喜若狂的，涵盖全部意义的名副其实的欣喜若狂。”

“居然是涵盖全部意义的名副其实的……好生了得……”

“假如给她送礼的人是你，那肯定……”

啊！我不能再听了。我打断甘迪达太太的话。或者她缄默，或者我封住她的嘴，二者必居其一。必须要前者，为此最好的办法是远离她的下巴肉的作用范围，到户外去。既希望出去又希望进来和必须进来，真叫人难以忍受！伊蕾内吸引

我，卡利古拉排斥我。我的深情厚谊与我的深恶痛绝，我的天堂与我的炼狱同在一处……我出来了，想着各种事情，全是同样辛酸的事情，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我的脑袋从未像现在这样觉得憋闷和 壅塞，打个物质性实体性的比方吧，仿佛思绪在头脑里盛不开装不下，要从眼睛和耳朵溢出来。在乱糟糟的脑袋里，令人忧郁的真相大白占据着统治地位，它包含着事实，事实犹如照亮我灵魂的光芒和煎熬我脑浆的烈火。我平生第一次赞美错觉——灵魂出演的给我们以快乐的卑鄙喜剧，我说：“遭受感官欺骗的懵懵懂懂的傻子们是幸运的，因为他们生活得很快活……！”

真相大白降临于悲哀的历史时刻，它仿佛改变了我以前的心境。我所看到的是它源于我的多疑，一如穗源于茎茎源于籽。同样，疑虑之树上常常绽放确切之花。那是酸楚的花朵和供学者倒霉的味觉消受的苦涩果实！还得说一遍，像草芥一般生长并被谎言与假象抱在柔软的胸前晃悠着的乡巴佬比我幸运一千倍……让我们调查一下吧。慷慨的大自然为其规律的探寻设置了困难和危险，千方百计让人得知它不喜欢被人类研究。似乎它想要的是其儿女的愚昧以及随之而来的他们的幸福。它的儿女即人类却执意要知道得超过应有的限度，发明了进步、哲学、实验、艺术及其他邪恶的工具，用这些工具着手开垦地球，把原本如舒适的净界一般的地方变成充满焦躁、动荡、争斗的地狱……所以……

我在街上走着，潜心思索着这些悲观的非正统的我承认有悖于我身份的大道理时，碰上了——仿佛是跟又硬又重的物体的极其猛烈的碰撞，纯粹的精神碰撞，因为我没受伤，我的身躯没有触及另一身躯——一个比我年轻、比我高大、身体

各部位连同素质与天赋完完全全比我强的人。我站在他面前，他站在我面前，彼此没有说话，双方略显拘谨。碰撞的震撼在他在我一样巨大……蓦然间，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比胆汁还苦的苦水从我心中涌上嘴边，随着这样几个词吐了出来：“马努埃尔！……你在这里 要到哪儿去？”

我的目光射穿了他，我感觉头脑超凡的清醒。我明白了关于巫师和具有特异功能者的全部传闻，对事件与情况的整体把握赋予他们占卜的特殊本领。我瞥了一眼，读懂了面前的人，就像阅读附近路口张贴的戏报一样读懂了此人。

他呢，像任何一个说谎说得不熟练的人那样犹豫着，回答道：“那个那个……碰巧……我正要去米基斯家就诊。”

“你病了？”

“嗓子……老是嗓子。”

“这么说是嗓子？……”

我用我觉得如同铁钳的手抓住他的胳膊，说道：“假话！你不是去米基斯那里看病。这个钟点儿他不应诊。”

“但因为是朋友……”

“马努埃尔！马努埃尔！……”

我的目光再次穿透了他。后来他对我说他当时惊呆了。我突然想到一句话，这句话一出口他便心慌意乱。我是这么说的：“那好，我也是米基斯的朋友，咱俩一块儿去，你看病时我等着。然后咱们出来，我有话对你说。”

“不……可是……好吧……总之，如果您愿意……您这么急吗？……咱们走吧。不，不……”

三十八哦，泄露实情的说谎者！

“你，你，你是狡猾奸诈的少爷、巧舌如簧的花花公子、鬼头鬼脑的轻浮小儿！你，你，你是偷盗我的希望的窃贼！你是那个薄情寡义地抢在我前头的人！你是那个在我刚刚启程之际就已凯旋的人！这些事我怀疑过，但没有相信。如今我相信了，我感觉到了，我看见了，可我仍然觉得没有把握。孽障，你葬送了我的幸福！堵塞了我的道路！我想掐死你，对，我掐死你！……”

这段话对于我的心绪来说合乎情理，对于我的凄苦处境而言也出奇的贴切，毫无疑问我应该说出来，说出来才符合描写此类题材的戏剧的规则与传统。然而没有，我没有说。见马努埃尔的慌乱证实了他在撒谎，我便以人世间最大的轻蔑对待他，说：“我不想打搅你。你独自去吧。”

于是我继续走路。没走几步就觉得他跟在我身后，又听见他叫道：“老师，老师……”

“你有什么事？”

这时我们位于奥尔达雷萨大街的中央，巴尔基约大街在此与它相连。一辆下行的有轨电车差点儿将我们二人撞倒。

“你有什么事？”危险过去之后我又问。

“我跟您走……我得告诉您……”

他以昔日的热情和信任拉住我的胳膊。我只管嚷道：

“伪君子！……”

“干吗？……”他厚着脸皮说，“咱们谈谈……我知道今天您到那里去过两次，第一次是上午，第二次是整整一个下午。”

莫非他看出了我的恼怒、我的惶惑、真相大白刚刚置于我的悲伤至极的状态……！不可能。必须假装我完全了解他和伊蕾内的事，假装我对此事兴趣不大。我就像拿指甲抓破自己肚皮时的卡顿^①一般，非常痛苦地对他说：“你是堕落分子和浪荡公子。你该……”

“老师，坦诚相见的时刻到了。”他坦然自若地说，“这事您听谁讲的？”

我佯装镇定——天知道我费了多大气力装的——地答道：“傻瓜，还能听谁讲？听她本人。”

“啊！已经……！我们曾经商定要向您披露我们的秘密。我们争论过由谁披露。她说：‘你告诉吧。’我说：‘应该你告诉。’”

他俩的尔汝相称和热恋中的亲切争执刺痛了我的心。我默默咽下这口气，答道：“她对我怀有极其高尚的信任，向我坦白了我怀疑的事情。”

“您怀疑过……有可能。但是，老师，我们采取了各种防范措施，避免任何人发现我们的秘密。这样更有味道……”

“浪荡公子！……”

我强忍着才没有把他臭骂一顿……强烈的好奇在我身上萌生，我没骂，而是向他提了不知多少个问题……这桩公案的

^① 指马尔科·波西奥（公元前95—前46），古罗马政治家，通常称作“乌迪加的卡顿”。乌迪加是古代非洲迦太基附近的城市，卡顿反对恺撒失败后在那里自杀。

梗概、背景、细节呀，你们逐渐显现于我面前，显现得多么悲哀多么可怕啊！怀疑你们时我忧虑，看见你们被证实时我恐惧。我从这个泄露实情者的嘴里仿佛听《圣经》选段似的听到了你们；你们逐渐构成我的完美理智的灵台，我的心也随之穿起丧服。你，构思——这部爱情小说发轫于斯的构思；你，情况——关于一对善于伪装的男女如何掩饰而把小说藏掖得严严实实的情况最后还有你，描述——对于小说中的炽烈情愫的逼真描述。你们三者犹如光秃秃的令人恐惧的骷髅莅临我的心间，时而以空眼窝里射出的洞察一切的目光恐吓我，时而以狞笑和啮噬令我毛骨悚然……想着这些，我和马努埃尔到达我家，进门，上楼。死亡与实利主义！当马努埃尔对我说“她特别爱我”的时候，我用力抓住楼梯的铁扶手，以至觉得它仿佛在我手里像柔软的蜡烛似的折断。

在我的家屋，我看着已经坐在椅子上似乎等待我继续提问的学生，宛如看一个最可憎最讨厌最凶恶的人。将他赶出去！……不行！那么一来我就露了馅，而我还想依然戴着假面具，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不过，我是得用巧妙的方法轰他走。

“马努埃尔，”我说，“我今晚事情很多……要给译自斯宾塞的那篇文章写个该死的前言……我得开夜车……我请你别叫我分心，因为咱们如果开始聊天，一晚上的时间就白白过去了。”

“吃完饭您要工作吗？”

“必须工作。”

“您不出去？”

“不出去。”

“那我走……曼索朋友，为了结束咱们刚才谈的事情，我

再说最后几句话。这件事将带来严重后果，我是说它不是我生活中一件短暂的偶然的事情，不是一次奇遇，而是严肃的非常严肃的事情。”

“如此说来,你也……”我略感轻松,问道。

他双手抱头，胳膊肘撑着桌面，瞅着一本恰巧在眼前的翻开的书。

“我也，”他轻声说，“特别爱她。”

马努埃尔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灯光明晃晃地照着他略显苍白的过于沮丧的面容。“亲爱的老师，必须向您面陈一切。我将需要您的忠告和有益的友情。起初我当作消遣的这件事，一来二去，一来二去，渐渐成了天下最严重的事件……我心乱如麻，头脑发热，性情暴躁……得跟我妈说说这事……”

“这就对了。”

那只猫和往常一样跳上他的膝盖。讲述一件不好说的难以启齿的事情时，没有什么比抚摩小猫这种机械似的动作更能帮助人摆脱支支吾吾结结巴巴的尴尬，从而福至心灵应付裕如。马努埃尔不住地摩挲着猫的脊背，抚弄得小宠物尾巴直挺神经兴奋，顺着他的左臂往上爬，直至身子蹭着他的脸……我竭力掩饰对那件事的密切关注，所以为小猫不来和我玩耍而遗憾,因为——请你们完全相信我——调弄小猫这种不假思索的消遣也最有助于遮掩心潮的激荡。

“您听我说……老师……事情如何联系起来的，如何一步一步地一件小事一件小事地发展到以前看起来很遥远的不可企及的地步……这些令人难以相信。”

我百无聊赖，翻开书胡乱看了两眼，又在一堆报纸里翻来翻去,装作找一件丢失的东西,还拿手掌拍桌子……

“如果说我陷得比乍看起来要深的话，老师，那也是令兄

的错。自从您在他府里把他介绍给我，这位先生就由于某种原因让我反感……”

“你有些言行也……”想到善于掩饰的人不应一声不吭，我便小声抱怨。

我拿起一张纸，好像这就是我要找的东西，又装作聚精会神的样子读起来。原来是一家鞋店的广告，不知怎么夹在了报纸中。

“您哥哥！……多么无耻！他和加西亚·格兰德夫人这位专干邪乎事的老太太一起……您知道他俩策划的阴谋吗？……”

“小伙子，知道。”我低声说。我的声音大概更像呻吟。
“我知道……不过，我们不应该这样评判他们的意图。”

“怎么不应该？……他们差点儿将她关起来了……幸好我……三天前的夜晚我从我家出来，决心要闹一场乱子……当时我失去了理智，亲爱的曼索，愿意干任何荒唐鲁莽的事情……”

“悲剧 暴力！……青年人的狂热。”

这些零散的无意义的词句从我嘴里出来，一如气泡从沸腾的液体里出来。我的面容大概类似那种以真人的脸面为模子制作的石膏像，可我拿那张广告挡在前边，马努埃尔看不见。几行逗人发笑的瘸子似的字母从我眼前经过，是些“女式搓花革高勒皮鞋，五十四雷阿尔”之类的话。

“那天夜里我带着左轮手枪……事先我买通了女仆梅尔乔拉。我钻入她家……躲藏起来……如果您哥哥来……我杀死他……”

我再次朝马努埃尔望去，从他脸上看到青年的果敢、爱情的力量以及人类心灵能够包含的所有值得以诗歌和小说来描

绘的情愫。我觉得他活像卡尔德隆^① 笔下头戴软帽、身穿短外套、腰间佩剑的骑士，而我就在这位骑士身旁……啊呀，幻觉之神！请你将此情此景，将人世间最为忧伤最为沮丧的这一形象从我眼前拿走吧！

“可是家兄没去……”我说。

“我和伊蕾内等候他。别人都在睡觉。夜色美极了。我们悄悄来到阳台。多好的夜晚！多好的星空！多么静谧的苍穹！……接着我们欣赏一条条若明若暗的街道。聆听马德里的鼾声——催人入眠的马德里蜷伏在它那汽灯星罗棋布的大地上……老师，人生有时候……”

我在原地旋转一周，好比让疾风扇了一记耳光的风向标……我弯腰去捡一张不曾掉落的纸……

“……有时候，老师……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人生的全部精髓、上帝、永生、美丽、整个道德领域、纯洁思想、完美形式都装在一只杯子里，喝一口即可尝遍……”

我有机会说点什么幽默话来使心里轻松一下了。于是，从我的痛苦中冒出一句笑话：“你成了研究形而上学的专家……和细口大肚瓶似的诗人……”

我笑了，一定笑得跟走上绞刑架的人一样。我假装脖子特别痒，便蜷曲身子，缩作一团，好用手去挠。我觉得抓出了血，与此同时马努埃尔在说：“第二天清晨我又去了……”

“带着手枪？”

“我忘了带……激情搅乱了我的理智，危险和障碍全然没有看到……”，

宛若说话机器，宛若按照电流指示发音的电话机的冷冰

^① 彼德罗·卡尔德隆·德·拉·巴尔卡(1600—1681)，西班牙剧作家。

冰的金属,我说道:“罗密欧与朱丽叶。”不知此话从何而来,因为我头脑里已经空空如也。

“我一直待到拂晓。其他人都在睡觉。我溜出她家时天快要亮了,我弄出了一点响声,甘迪达太太跑出来喊‘有贼!’”

这些话我是在自己卧室听见的。我进卧室为的是寻求庇护,以躲避心中萌发的报复冲动……我差一点儿就要喊叫,就要说出一切……出卖一个本应与我一起埋入坟墓的秘密将使我身败名裂 我出汗了,汗滴硕大、冰冷、沉重,如同橄榄山^①的雨点。我在黑暗的卧室继续扮演寻找东西的角色,被自己的双手弄得惶恐不安,极度痛苦地无声地喊道:“灵魂哪,你毁灭吧,宁肯毁灭也别披露心迹。”我觉得我在黑魑魑的屋里转了两三圈,又过了一段我也说不清自己做了些什么的时间,因为我真的失去了自我意识与自我感觉,只记得当时仅有少许零散的词语和不完整的概念抓挠着我的脑子,我可能说了“窃贼……甘迪达太太……”“没找着火柴……”或者其他类似的胡言乱语。

当神志重新清醒的时候,我出现在书房,看着马努埃尔……我的女管家佩德拉这时进来了……

“后果极其严重的恶作剧。”我声若洪钟;佩德拉,开饭。”

马努埃尔看看他的表,我看看我的表。

“我的表八点二十,快了。”

“我的,八点零七……慢了。你想吃饭吗?”

“谢谢。您对我有何忠告?”

“事态严重……得想一想……”

我感觉自己平静了一些。这时他向我吐露了某种在如此

^①耶路撒冷附近的山岗。耶稣临死前曾去那里祈祷。

关键的时刻我搞不清对我是喜是悲的事情。我思想错谬，感觉纷杂，二者显得不合时宜。极大的混乱主宰着我的心，乱作一团的理智躲在谁都找不到的地方。见马努埃尔匆匆忙忙的样子，我挺高兴，答应改天再谈同一件事。他就走了……

三十九汤盆前只有我

我看见长着尖鼻子的圆圆的鹰嘴豆整齐地从我面前列队走过，随后是一块香喷喷的炖肉，接着有马拉加^①的葡萄干以及不知出自何方的小面包和芥末葡萄酱。讲到这里，我不能隐瞒一件我当时认为甚至如今依然认为是非常奇怪、反常、罕见的事情。说起我当时吃了饭这件事的时候，我倒是很乐意遵循遇到这种情况时的惯例，即毫无食欲，恨不得连胆汁都能吐出来而不是想吃什么鹰嘴豆；然而，我对于事实的热爱迫使我必须讲真话：那时我有食欲，我安之若素地进餐。由于早饭吃得少也罢，由于别的原因也罢，反正我没有辜负面前的梁肉。我完全清楚这与那些谈论爱情的十分严肃的作家，甚至那些研究心身平行论的生理学家的论断有所牴牾。不过无论怎样，我是如实陈述，谁愿意得出什么结论就让他得去吧。惟一显示我心烦意乱的是我进食时的心不在焉，不知道吃进口中的是什么东西。我由此推断，关于精神因素在消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有很多话可说。这个问题先放在一边。

^①西班牙南部城市。

后来我在书房度过了一段极其苦闷的难熬的时间。无法从阅读中得到慰藉，没有一个作家，即使他再伟大，能够吸引我的心灵，使之不再注视它的不幸。心灵热烈地依恋着自己的不幸，就像狂热的信徒依恋着他所崇拜的教义教条，无法使之分开。如果用空想幻想勉强缠住心灵，将其哄到别的地方，它也会高明地逃脱，通过神秘的途径返回，重新注视其目标……夜深了，似乎痛苦自身已经力量罄尽，此时我的神经开始倦怠，头脑开始疲惫。于是一切均为凄惨的感觉和死亡在即的意识……凌晨，我的头脑因为缺觉而焦躁亢奋，这种死亡意识便成为真正的癫狂，且并发偏执症。我觉得我将在黎明时死去。我开心地想象着朋友们获悉噩耗时的惊讶和那些真正喜爱我的人的悲痛。我呢，则从神秘的冥府平静地观看人们的惊讶与悲痛！置身于一个根本没有物理学一般属性的范围、区域或者空间，我觉得自己已经完全不了解以前所熟悉的事物，但却仍然了解我自己。病态心理呢，还是对于虚幻之境的狂热，我弄不清！……

随后我思忖着报纸报道我的意外逝世所用的言词。先是导语，接着将我奉承一通。这种奉承庸俗、普通、公式化，仿佛从商店买来的，犹如平民百姓用的薰衣草。然后大概会说：“仙逝的前一天曼索先生还以完全强健的体魄从事日常工作，在往常的那个钟点回到家，津津有味地用餐……因而朋友们格外为这一悲哀事件而诧异。”

罢，罢，罢，我的想象在适宜呓语和发狂的黎明时刻勾勒的这幅凄楚阴森的图画，被我不幸具有的好胃口弄得走了样。人们将在我桌子上看见几张四开纸，那是我动笔为译自斯宾塞的文章撰写的序言……我的吹捧者们将称这一残篇断简为“天鹅之歌”……想到这里，想到人们会给我办一场文学晚会，

在晚会上朗诵诗歌和发表讲演，我便特别不愿死，抑或说如果死了也要复生，为的是不让萨因斯·德尔·巴尔达尔及其他蹩脚诗人、拙劣演说家、晚会策划者以我为代价而大出风头……罢，罢，罢，去活吧！

想着这些，我睡着了，睡得很酣畅。值得赞美的睡眠哪，您把我的身体力量和精神力量补充得多么饱满！您将我所有的失调之处调理得多么和谐！您使我的生理机能恢复得多么平衡！您给予我整个人以多少沉着与冷静！我起床稍微迟了些，然而感觉头脑清醒，精神振奋。借用一个虽然由于那么多诗人和神学家用过而略显陈旧却十分优美的神秘主义比喻，我要说，有位天使下凡进入我的梦境，给予我安慰。但是，我不记得做过任何梦……万一万一做过的话，那也是极其模糊的为我办晚会的情景。

精神力量和我在我的良知良能中发现的某种威力，使我体力充沛，行动敏捷，积极活跃……我去上课——我希望讲课；我暗暗怀着一定能把课讲得相当好的自信走上讲台。千百个生动的清晰的概念向我的头脑涌来，仿佛要争先恐后地化作语言从我口中吐出。好吧，好吧。我想保存那天讲解的内容。我自觉满腹经纶，惊异于自己的喋喋不休和滔滔不绝：“人乃微型宇宙，其本性包含着经过完美概括的宇宙的各种结构……

“人是微缩的宇宙这一点不仅表现于生命进化的全部过程中，有时候也明显表现在人的一个孤立的举动中，这种举动天天发生并因其表面上的毫无意义而几乎不值得去留意……

“社会与哲学之间存在着牢固的联盟。哲学家经常在社会上活动。形而上学是精神空气，人们像肺呼吸空气一样呼

吸着它却又没有意识到。

“有时候一个孤立的普通的事物经过仔细分析即可反映出普遍原理，犹如任何一面镜子能够映照出广阔的天空。哲学家在社会上神秘地行事，是这个大舞台上隐蔽于幕后的布景师，其任务是不断探索真理。

“哲学家发现真理，但不享受真理。基督是哲学尊贵的永恒的象征，他经历迫害和死亡——虽然只死三天就复活了并继续献身于世界的治理。

“思想家发现真理，然而享受真理和运用真理的美妙长处的是行动家，即要么养尊处优要么身处险境要么忙于一般事务的通达世故之人。

“从整体上看，哲学是理性对于邪恶和愚昧的或慢或快的胜利。

“总而言之，它该是什么就是什么。事物的道理能战胜一切。

“在默默无闻的静修中，没有生活乐趣和青春乐趣的探寻理性的神父用看不见的力量驾驭一切。他将表面上的转瞬即逝的财富让与通达世故之人、轻浮之人、思想懒惰之人，自己占有永恒及深奥之物。他置身于外部世界与自己良心这两个一样广阔的领域之间。

“良心是创造者、缓和者和修补者。如果将它比作一棵树，那么可以说它能开出十分艳丽的花朵，花朵的芬芳会散发到整个外部世界。这棵树结出的不是利己主义的酸果，而是可以分给每一个饥饿的人享用的香果甜果。

“此花此果弥补了社会上组织原则的缺乏。因为当前的社会患着个人主义疾病。没有团结。假若没有这条良心修补与监督的原则，全面的崩溃将很快到来……”

我讲了那么多，讲到最后自己都有点茫然。我看见几个学生打哈欠，但是其他人专心致志地听着。下课的时候，几个学生对我说听得不大懂。他们属于那种喜欢卖弄学识的人，恨不能一天之内掌握所有的知识，而且特别缠磨人，问问题能把老师问得七窍生烟。这一回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回答说，如果你们是‘挑出来的’，多打几巴掌多拧两下慢慢就懂了。如果不是，不懂就算了，根本用不着管它。我所谓的“挑出来的”，是指那些皮肉不大善于领悟和欣赏宽容厚道的老师所施与的掐拧、嘴巴、戒尺击打的学生，因为对待脑袋像榆木疙瘩、皮跟犀牛一般厚的人，即使拿鞭子抽，也休想叫他学进去一个字。

四十 胡扯，胡扯

我这样说是因为我的讲述里有些非常奇怪的事情，奇怪得大概没人相信。并非由于故事里加进了些许神奇的作料，或者叙述技巧超出了以令人愉快的方式讲出精心琢磨的实事所必需的程度，而是由于变得跟想象一样淘气的事实安排了一系列事件，这些事件表面上有悖于再度使我迷惘的事实的自身规律。这个玩笑始于我那次全面违犯理想主义、文雅进餐甚至滋味鉴赏规则的不合时宜的食欲，继之以我在讲台上的口若悬河，直至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哈维拉太太来到我家给我说，她已与那位叫作庞塞的临时和暂时的丈夫断绝了一切关系。据她讲此人碌碌无为、挥霍无度、一身恶习，早就

使她腻烦透顶，而今终于了断。十分懊悔于那段很长的放荡生活的哈维拉太太，希望用一种非常正经的表面上无可指摘的生活来使她忘掉那些不检点的日子。正在进入一个充满希望的天地的前途要求她这样做。肉铺已经转让。遗忘的修补力如此之大，连哈维拉太太自己都不记得这辈子曾经称过猪肉和排骨。周围的人和亲戚朋友也不记得了。

没有什么能像流逝时留下钱财的经商的昔日那样快地进入历史。我看到这位朋友明显地努力以争取做到优美张口、轻声说话、选择文雅词句、避免带出忒忒忒的腔调。她的服饰非常符合这一开始于舌头的痛苦及咽喉的操练的脱胎换骨计划。我觉得这一切很好。

对我极为坦率的这位夫人告诉我，她用一部分资金在“憩息”公园附近那一片楼宇之间空地很多的居民区购置了一份优良的不动产——一座小楼，计划将底层和车库留给自己，其余的房间出租。

她准备把三层的一套很漂亮的住宅租给我，租金跟圣灵大街这套一样，我若不同意她会生气的。

“谢谢，非常感谢……不知如何报答您……”

夫人还有话要给我说。

那些日子她颇为寂寞，就做羽毛扇子来解闷，扇子做得又好看又鲜艳，还高兴地送给我一把。

“嚯！谢谢，谢谢。十分漂亮……哎哟，您这双手真是……”

还有事呢。夫人很随便地坐在正对着顶端摆着“先贤们”塑像的那个书架的椅子上，说她对我的感激是无限的，只因我以教诲给她儿子开辟了一条辉煌的道路……

“夫人……千万……我……您别再说了……”

仿佛认识马努埃尔的人都争着赞扬他和给他让路，即便十分强大的嫉妒也与他丝毫无涉。所有的大学和公司都抢着要他。今后凡是想取得圆满成功的晚会必定少不了他。据说要放宽年龄限制以便国会吸收他。佩斯和西马拉已经许诺让他当一个地区的众议员。可以肯定马努埃尔不久便会成为议会里满腹经纶的口若悬河的演讲者，过几年就能当上部长。夫人打算将其新居装饰得极其典雅极其华丽，因为……

“曼索朋友，您可以设想一下，我儿子以后得举办茶话会，说不定哪天还会给我娶个什么爵什么爵的千金小姐来……我不喜欢华而不实的东西，虚假的客套我也做不来，我这么不拘礼节……可是，为了不让我儿子屈才，我只有勉为其难。”

我觉得一切都很好，包括哈维拉太太其人在内。她就像报刊的沙龙专栏评论员谈到中年妇女时所说的那样，日益漂亮。这个夸张在她是真实的。岁月似乎没有在她身上经过；经过的肯定是负岁月，负岁月行进的方向与在众人身上经过的岁月的方向相反，从而使她接近韶光韶华。

跟我总有说不完的知心话的夫人托我了解一下马努埃尔的情况，看看能否发现为什么这些日子他老想心事，经常后半夜才回家，而且郁郁寡欢，食欲不振，脾气暴躁。

“当然，他不是愚弄我，……要么是他在恋爱，要么是我太笨，不懂……人家告诉我，在您哥哥家和另外一些人的家里，所有的姑娘，以那些公爵侯爵的女儿们为首，都非常喜欢我亲爱的儿子……”

这位邻居还没说完，因为我的每一件事情……

“您只需给我捎个口信就行。曼索朋友，您受到的服务确实太差劲。那个佩德拉人倒不错，就是太笨，管不了一位绅士的家。您需要得到比现在好一些的服务，需要讲究一点……

不知道您听明白没有。”

“夫人,我的家境……”

“什么家境不家境……您理应讲究些,排场些,您这么优秀的人物是国家的骄傲,不应该过这样的生活……”

肯定她是怕在热情地周到地关心我这方面做得过了头,所以说完这话就走了,临走时告诉我第二天即星期日请我吃午饭。

在我列举的当时认为与我头天晚上的好胃口一样难以置信的事情中,包括我刚才讲述的这一件。然而还有更奇怪的事情,就是我在何塞家见他和马努埃拉一块砸松子。天爷!不禁让人觉得鸾凤和鸣的天空一直艳阳高照,从未出现过一片哪怕是最小最薄的乌云。妻子兴高采烈,丈夫欢乐快活,尽管我似乎看出他那嘻嘻哈哈的外衣下的狐疑和像是期待的神情。他以过去从未施之与我的亲热接待我,还跑去关上一扇门,怕刮进门里的劲风把我吹感冒了。这天的一切均值得庆贺。奶妈表现得很好。

家庭医生说她奶水丰腴。虽然她那一家子仍然在哥哥邸宅吃饭,却尚未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事情。利卡、梅尔塞德斯、赫苏莎太太这三个人张罗着给蕾古斯蒂娅娜做奶妈工作服,什么活儿都顾不上了,光在那儿翻箱倒柜找布料、选饰带、争论是做红的好还是蓝的好。无论穿什么样的工作服,我领来的奶妈都和牲畜展览会上荣获一等奖的那头披红挂彩的母牛非常相像。

当利卡单独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她说:“何塞·马里亚不知怎么回事,最近对我很温柔,成天‘好老婆好老婆’的。现在又想叫我和他去巴黎旅行。你听我说,为别的我倒不是特别乐意去,只是为了给你买件礼物,比方一套完整的男士梳妆用

品，像我昨天看见的那种，每一件上面都画着丰饶杯^①。不知道，不知道哪个好心的天使触动了何塞的心灵。他多么讨人喜欢！多么和蔼可亲！可是我心里不踏实，一看见他那么和颜悦色，我就像热锅上的蚂蚁……”

继这件难以置信之事而来的，是这一天所发生的所有难以置信之事中最大最怪的一件。这一件确实非同一般，我敢肯定我的读者中谁的相信之喉也没有这么宽敞，能够吞得下它去。不过我还是要将它讲出来，并且要竭力表白它假象似的真实。

谁还有力气惊愕谁就惊愕吧。荒谬的是甘迪达太太从我手里弄去了钱。异常聪明的她办法想得出，手段使得出，管我要钱胆子又大脸子又拉得下，这些不难理解；可若说我主动给她钱！……连我自己无论如何都不相信，尽管我那掏空的衣兜雄辩地向我证实了这件事！……我也不清楚是怎么搞的。这是阴谋，是圈套，是打劫。主要是客观情况次要是我的软弱使然。我拒绝详细叙述此事的枝节，否则将会遮蔽读者中那些认为自己可能遇到类似麻烦而毛骨悚然的人的高超判断力。

前一天夜晚即那个糟糕透顶的夜晚，从甘迪达太太家出来时我说过一会儿再来。我没有再去是因为佩尼亚向我披露心迹之后，我有些厌恶那个寓所及其居民。当我再去的时候，是我的良心的强烈冲动驱使我去的。伊蕾内出现在我面前时我很苦恼，她的目光使我再次感到昔日的迷惘，然而如今我心中具有强大的力量来掩饰我的迷惘。她的身体极差，烧是退了，可它造成的后果尚在。我迷惑不解地自问：虚弱和痛苦增

^①希腊神话中形状似牛角象征优裕富足的杯子。

加了还是几乎彻底摧毁了她的美貌？她是造型艺术的惯例所要求的最佳形象，或者就艺术创作而言毫无意义？精神恍惚使得我忽而把她看成前者忽而把她看成后者。她问候我时声音发颤，我几乎没听明白她的话。她羞涩地拘谨地坐到我旁边，在一个针线筐箩里翻找起东西来，与此同时我问她米基斯是否来过和开的什么药。甘迪太太围着我俩打转转，殷勤至极。我以与其十分相配的颀颜之态对她说：“现在请您让我们单独待着。我和伊蕾内有话要说。请您待在外边吧，爱待多久待多久，越久越好。”

“你的事情多么重要！……再见，再见。你们不想有障碍……”，

她笑着走了。这间通阳台的屋子只有我和伊蕾内二人了。屋里堆着许多乱七八糟的东西，还有另外一些放在墙角，好像依法封存似的。我看了看这一切，然后将目光投向阳台的玻璃窗，看见一个漂亮的奇特的鸟笼里有只金丝雀。

“那是何塞先生特意送给我婶子的礼物。”伊蕾内说。这是她在寻常的谈话中找到的一种便捷的避免慌乱的方式。

“那您呢，感觉如何？我像医生一样问道。

“一般……特别好……”

“这叫人怎么理解 既一般又特别好！”

“这只金丝雀挺漂亮……您若听见它唱歌就好了……”

“这就跟听见一样了……我想听的是您唱歌……您若能坐到那把椅子上，回答我两三个问题就好了……”

“马上就来，曼索朋友。您容我找一件正给婶子做的活儿。是一件在家穿的大褂，她拆了，又缝上，后来又拆，又缝。这是大褂的第三个版本了。您稍等……我的针线活儿找到了。”

四十一 善于掩饰自己的姑娘背着光坐下

伊蕾内早已将阳台的窗扇关至一半以减弱白天强烈的光线，她的面庞便处于昏暗之中。这一举动显示了她熟练的掩饰技巧。

“请讲吧，您是什么时候第一次见到马努埃尔·佩尼亚的？”

她埋头做针线，我看不清她的脸，只听见她小学生似的怯生生答道：“一天晚上他跟您进餐厅喝冷饮的时候……”

“那些日子他和您说过话吗？”

“没有，先生……一天下午……我领着小女孩散步回来时他正要出门，在下楼梯……我不知怎么绊了一跤。”

“一天下午……那天下午我在哪儿？”

“您在门房跟一位教授朋友谈话。”

“这大概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圣诞节以前……后来，我和鲁佩蒂科出去时又看见他一次。他跟上来缠着我搭讪，说了许多蠢话。我那时特别不好意思，不知该怎么办……第二天……”

“他给您写了一封信，肯定是很长的信，叫那个混血女孩交给您。这些杂交的种族真可怕！……半夜您关上门，在房里看信……”

“是的。”她依然做着针线，没有抬头；“您怎么知道？”

“另外几个夜晚您也长时间地看马努埃尔的信和写回信，

睡得很晚……”

许久,她才怯生生地答道:“是的,先生。”

“我哥哥家里有许多客人聚会的那些夜晚,您和他常常在走廊不太明亮的地方匆匆见上一面……”

她以微笑给予我肯定的回答。你们看吧,我在这里变成了世间最仁慈最富于长者风范的人,就像旧戏舞台上那种专门为人祝福和解决一切冲突的老年调解人。我由自己的善心任意支配而不太清楚是什么精神因素促使我扮演这一角色。我对她说:“这里涉及的是我的一位挚友和我非常喜欢的学生。喜欢归喜欢,我不能原谅他在这个问题上对我保密。或许是您比他还要坚决地主张让你俩的爱情处于黑暗之中……您很会保密,这我早就知道。我没有完全受骗。我发现您有心慌意乱迹象,就断定您的生活比一般日常生活的内容多了点儿什么。现在,我就像那些老年神父帮助第一次去忏悔室的怯懦的小伙子一样,来帮助您忏悔,以证明您没有骗我。您见到了马努埃尔,他属于那种热恋中的姑娘所能欣赏的最能给人好感的小伙子。双方满意,彼此愉快地眉来眼去,之后通信联系。在这种以心换心的鸿雁往来中,您的心,即我们现在正谈论的这颗心,逐渐得到了自天而降的琼浆玉液般的甘露的润泽……您可能觉着我这是诗兴大发。我接着往下讲。书信是一种简短的对话,因其短而弥足浓烈和密实;眉来眼去是偷偷摸摸的,因其稀少而弥足炽热和深邃。情书与目光一直维系着两人的初恋。我愿意并且必须承认,你俩的激情洋溢着甜蜜、诚实、高尚和人类心灵的最纯洁最正当的宗旨……马努埃尔的品质想必对您还产生了另一种效应,因为他是一个前途远大、社会地位极佳的青年,想必您感觉您的自尊心得到了满足,想必您还感到野心的某种刺激……干吗不坦率说

出来呢？热恋的女子多半喜欢将对于爱情的憧憬置于实实在在的范畴……就是这样……事情一清二楚……并且给想象增添一种极其显赫的东西，比如成为一个杰出的富裕的人上人的妻子……”

我看见她把头低得离手上的活儿更近，近得几乎快要把针扎入眼睛。一滴泪水从眼睛滚落下来，去冷却卡利古拉的大褂的第七个版本。伊蕾内一言未发，我的胆子则由于她的缄默而壮大起来，我又说：“那时候您的心尚未坚定不移。您爱着，但没有达到那种狂热的程度，即容不得反对意见并往往提出或成功或死亡的两难推理的这么一种程度。时间一天天过去，你们的爱由情书、眉来眼去、一两句话的交谈延续着，没有太大的进展。然而转变的时刻，或者就像人们常说的失去销子^①的时刻注定是要到来的。在您而言，转变和失去销子的时刻随着那场晚会，随着那个著名的夜晚来临了。那天夜里您看到您的偶像以其才华而声誉鹊起，沐浴在荣耀的光辉里……那天夜里马努埃尔与其命运签约，使辉煌前程的大门洞开……伊蕾内，想象着与晚会上的英雄，与杰出的演说家，与即将担任众议员和部长的人缔结百年之好，该是多么煊赫，多么幸福！……”

这一回我击中了要害，她流下的不是一滴而是一股激流般的泪水，泪水淹没了已经变形的大褂。伊蕾内拿手绢擦拭眼睛，哽咽着说：“您知道得……比上帝还多……”

“咱们正说到那天夜晚您丢失了销子。”我调侃道：“咱们继续谈。从那一刻起，您便开始让一种无法控制的令人迷惘的爱情弄得焦虑不安，您的心强烈地渴望更加热切的满足。”

^①比喻失去自控，发疯发狂。

意中人即将脱离凡人之界而成为神仙，您的心灵、头脑、乱坠天花般的幻想亦随他而去。马努埃尔将是您梦境中的天使，将是您富裕的英俊的丈夫……我认为我讲清楚了……我仿佛在读一本书，可我仅仅在泛泛而论……耐心一点，我再说片刻。于是您萌生了离开家兄府第的愿望……我说错了吗？那时候您需要马上解决处所问题。晚会之后马努埃尔可能越发情意缠绵，也许是他撺掇您争取独立。您认为要坚决采取行动。您的女人的本能，您的心计、您的能力不允许您充当一个微不足道的被动角色。必须行动起来，伸出双手，接住神明送来的珍宝……可是现在有一个十分奇特的问题。是神灵还是魔鬼允许家兄设置圈套，让您实现热望，离开那座府邸，获得自由，方便地和马努埃尔联络？归根结底，您二人应该多多少少感谢何塞·马里亚——他租下了这个寓所；感谢甘迪达太太——她将侄女领到这里，以便伙同何塞·马里亚重演圣安东尼奥的诱惑的故事。您落入陷阱而没有怀疑其中有什么，您也相信了我的蚊子忽然财运亨通的谎言……好了，您达到了目的，跟马努埃尔可以交谈。他贿赂女仆，潜入这里。我哥对您的诱惑造成短暂的困难，您召我来克服这一困难。我进行干预，搬掉了横在路中央的这个大障碍。幕后躲着的马努埃尔大获全胜。现在，还有什么事要做？您和马努埃尔该拿主意了。”

最后这些话我是喊出来的，因为金丝雀开始大声鸣叫，我说话几乎听不见。伊蕾内站起来，茫然不知所措……她转身面对金丝雀，命它住嘴，见鸟不从命，便对我说：“我不关阳台窗户它就不住嘴。”

说着，她将半开的窗扇又关了许多，屋里几乎完全黑了。这位长于遮掩的姑娘是想待在暗处，省得让人瞧见面颊泛起

的红云……她没有再拿起不过是不愿正视我的借口的针线活儿，而是坐在墙角的一个小板凳上继续哭泣。

我暂时不想再问。我不能用这种以提问和推理使她忏悔的方法苛求她，使之坦白其余部分。其实也没有不清楚的问题了，整个故事我已了然，仿佛是从书上读到的。故事的结局凄凉和模糊，确切地说没有结局，一如等待判决的案件。这一判决可能是幸福的抑或十分悲惨的。我应该参与其中呢，还是与之相反，巧妙脱出身来，让罪犯们尽力而为自己去想办法？……可怜的曼索！或者是我毫不体察人世苦难，或者是伊蕾内希望我成为救星，给予她可靠的帮助。过了许久，她才呜咽着说：“您知道一切，好像能掐会算一样。”

这句不太恭敬的夸奖促使我进行了反省。我不想隐瞒反省的内容，因为它很重要，也许能够解释我生活中那些明显的自相矛盾的言行。我在伊蕾内这件事情上显得十分蠢笨。当我面前只有一些个别的孤立的事件时，我对这些事件进行了一般的观察和分析，表现出很强的分辨能力。我获悉伊蕾内与我学生之间的事情不过是凭借模模糊糊的猜疑罢了，而从马努埃尔这一方得知确切情况之后，我便对一切及其细枝末节都一清二楚，从而能向伊蕾内描绘她自己的感受甚至揭露她自己的秘密。先前常人机智的缺乏和后来推理能力的过剩，概缘于我的应用理智与我的理论理智的区别。前者由于是远离现实生活的人的能力而没有用处，后者因为是在学习和研究中培养的本领极其灵验。我听伊蕾内忏悔时给她说的、那些使她惊愕的话，全是以人类高尚的精神世界里积累的科学知识为依据而做出的假设。我其实才仅仅显露了记忆和随机应变能力，她就叫我算命先生！这个思考前人思考过的问题的可悲的思想家的占卜本领委实高超！这个理论家围绕着

他的偶像，精明地有条理地怯懦地进行思想猜谜，而那个真正符合人之常情的人，概念混乱，感情上随心所欲，不懂条理却具有敢作敢为的本能、坚强的意志和惊人的魄力，他直奔目标而去，发动进攻！……请你们把我看作慢条斯理研究准备攻占的要塞的地形图的一位从未闻过火药味而只会纸上谈兵的战略家吧，请你们将佩尼亚看成从未摸过兵书的一名列兵吧。当战略家运筹帷幄之时，列兵披甲执锐冲向要塞，奋力拼杀将其攻克……这是最可悲的……

停止哭泣的伊蕾内把我从沉思中唤回，对我再度恭维：“您是无价之宝……是世界上最好的人……马努埃尔对您十分尊敬，认为没有比曼索朋友再高的权威了……假若您说这会儿是黑夜他也信。他只做您吩咐的事情。”

“小鸽子，你的心思我看得出。”我暗自笑道，“现在你希望我帮你出嫁……你担心，你很有道理地担心会有障碍……哈维拉太太将首先反对，其次是马努埃尔本人……这些列兵一向如此……胜利以后，英勇拼杀夺取城堡以后，不太努力守卫它。马努埃尔属于波拿巴^①派……亲爱的伊蕾内，我发现你办事滴水不漏……这么说你是想让我当调解人、外交官、和事老、媒人……我就差做这个了。”

我这是在心里说的——有些话是要在心里说的。这时候我似乎听见通往客厅那扇门有响动。我的算卦本领再次面临考验。甘迪达太太好像躲在单薄的门扇后边偷听我们说话。为求证实我打开门——果不其然。夫人见被人发现，一下子慌了神，赶忙挥动手里拿的大掸子装作掸门上的灰尘。

^①即拿破仑的家族。

“马克西莫,今天你可甭想从我们这儿逃跑。”她对我说。

“怎么,夫人,您要把我关进笼子吗?”

“不。我是说今天你得留下来和我们一块儿吃饭。”

伊蕾内从所在的墙角对我点头,表示肯定。

“好吧。”我答道。

“在这儿你可吃不上你们家的山珍海味……告诉我,爱吃乳鸽吗?我有乳鸽。”

“我什么都爱吃。”

“昨天有人送我一条鳗鱼。你爱吃吗?”

“除了您,哪儿有什么鳗鱼?”

我没说出口。这句话也是在心里说的……随后她拍拍衣兜,里面许多钥匙哗啦哗啦地响。我像麦秆上的麦穗一样颤抖起来。

“我得出去找些东西……听着伊蕾内,回头我给你做你特爱吃的蛋糕。”

我看看伊蕾内,她用手绢堵住嘴,笑得要死,苍白的面颊上却流淌着泪水。掺和着笑声与哭泣的蛋糕啊,你是多么苦哇!

四十二 多么苦哇!

“我得出去。梅尔乔拉马上来。”卡利古拉边进门边说,“哎,怎么啦,孩子 哭什么 马克西莫,你指责她了……没什么,没什么,小事一桩。你去厨房吧,一干活儿就把不愉快的

事儿忘了。你要做蛋糕吗？听着，马克西莫会帮你做，他啥都懂……你知道你还能够做什么吗？取出餐具、桌布、餐巾，这些东西全在大箱子里。拿着钥匙。高兴点儿吧，傻丫头……那是什么？哎哟，马克西莫，一说你要到这儿来，这个哲学家似的姑娘就魂不守舍！……马克西莫，你一定不喜欢杂烩菜。我将给你吃一顿法国风味的午餐，吃完你就知道有多棒！出奇的好……喂，伊蕾内，火点着了。所有东西都要煎炸烧烤，别炖也别瞎凑合。等着瞧吧，小伙子准会吃上瘾，下回还想来。再见，再见。伊蕾内，你可听好了，等我回来的时候一切都得做停当。”

“我婶子搞的这算什么名堂！”屋里只有我们俩时伊蕾内说，“她会饿死您的。这儿啥也没有，连叉子都没有……她所说的餐具就是还装在箱子里的一些大小不一的盘子。至于餐厅！连一张能坐三个人的饭桌都没有。到现在我们一直在一个小铁桌子上吃饭，这桌子缺条腿，拿饼干盒支着……您若看见准发笑……我向您发誓，我宁愿吃一千次孤儿院里难以下咽的大锅饭，也不愿再跟婶子一块儿生活。”

我永远忘不了当时在她脸上看到的厌恶表情。

“您可是自愿来这里的……我又提起这个话题。”

“不错。但当时我以为是暂时的，”她以一种我觉得从未有过的坚定语气答道，“我到这里如同人们为坐火车而到火车站一样。”

接着，她呈现出我从未见过的傲慢与高贵的神情，以令我惊异的果敢态度说：“请您相信，我或嫁或死，一定很快离开这里。”

我深感震惊……

“可是无论怎样，咱们还得给甘迪达太太帮一下忙，否则，

等咱们说完话恐怕就要到哪家饭馆去吃了。”

她笑了，打手势示意我跟着她。她领我看了餐厅，餐厅是一间值得入画的屋子。一个没了玻璃而挂着绿布帘的旧书柜充当碗橱。可别以为那里边放着餐具，除非把下列物品看作餐具——制成标本的两只小鸟、两个铜墨水瓶、一个类似于理发师展示其劳动成果用的木质人头像、一只瓷狗、两三个价值可疑的盘子、一只阿拉伯便鞋、一个剑柄、一个老鼠夹子以及其他不值钱的小玩意儿。这些是夫人的古董中没有卖出去的部分。

“这是我婶子的博物馆。”伊蕾内挖苦道；您现在瞧瞧这个华丽的餐厅，她说这属于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因为这边有两个雕刻的小匣，那边有幅狩猎图。两样东西那么破旧，人家说啥也不要……您瞧，式样多么新颖的家具。吃饭坐椅子那是老规矩啦，如今我们在这儿是坐箱子盒子，您猜我们的饭往哪里摆？……举行隆重仪式的日子，摆在从靠阳台的房间搬来的小铁桌子上；平常日子呢，摆在那把大椅子两个扶手之间架的一块木板上。今天是个格外隆重的日子，我去把厨房的桌子搬过来。您甭担心厨房少了桌子不成，这个家的厨房很少用，我觉着今天大概以冷餐食品为主。曼索朋友，中馈之事与大学课程一样重要……您学着点儿，等以后成了家……”

我完全明白了伊蕾内对婶子家的惧怕和“或嫁或死……”这句掷地作金石响的话语。她抢过我想起的这句话，强调道：“您这会儿明白我刚才说的话了吧？这样的日子是生活吗？……我不奋斗解救自己，谋求生计，谁会管我呢？”

“确实如此 确实如此！”

“我左思右想，反复考虑……像我这种情况很难谋生……”

一个孤单的穷女子，没有父母，没有领路人……”

见她如此诚挚坦率，我非常高兴。

“现在，如果您愿意，”她又说，“咱们去把桌子从厨房搬来。朋友，必须干活。要不……”

她领我到厨房，厨房有两样事情让我惊奇，一是非常干净，一是除了火上坐的带鏊的小锅呼呼冒汽之外，不见可食之物的任何征候、迹象、标志。

“这倒是。”伊蕾内说，“应该给我婶子说句公道话。她整天在厨房又擦又洗。来吧，曼索，您抓住那边。”

“我一个人搬吧……完全搬得动……”

“别，别。我想活动活动。我爱这样。您就听我的吧……抓住那头。”

我们抬起桌子，我一步步地退着走，她笑我也笑，就这样将桌子抬到餐厅。

“行了……现在铺桌布摆餐具……得把那几个大箱子打开……您试一下那些钥匙，因为平时只有我婶子会开。搬运过来的箱子装的东西还没取出来呢。”

“钥匙拿过来……咱们去开。”

艰难地试过几次之后，我们打开了三个箱子，找到装餐具的那个。取出压在箱底的餐具之前，必须先拿掉上边的十二卷一套的《基督年》、几条床单、一个绣花绷子和一些叫不上名的东西。

“好好好……我们有盘子了……汤盆……这恰恰是最不需要的……不过也拿出来吧……总之，还不赖。现在缺的是刀叉……我和婶子有几把叉子就能凑合，可不知我们的客人能否……哦，对了！另外一个箱子，就是搁我婶子曾经拥有的田庄的公证书、老契据和文书的那个箱子里面，想必有套刀

叉……如果没有，博物馆有把据说是托莱多的短刀^①……”

我忍不住笑了……餐桌终于摆好，看上去还不错。桌布干干净净，是新买的，在几件崭新的玻璃器皿的映衬下显得漂亮极了。

“现在就差最主要的东西了。”伊蕾内说：“咱们看看她如何收场……这将是一出很滑稽的喜剧，了不得……待会儿您注意听她进门说什么……就跟听……”

她干累了，坐在椅子上。两把椅子是我找遍全屋才找来的。她一只裸露的胳膊肘支撑于桌面，太阳穴倚着拳头，端详起桌布的条纹来。我站在桌子那边，端详着她的大褂的条纹。大褂是一件浅色夏装，浆得那么挺括，以致无论她走到哪里，衣服都奇怪地颤抖，发出的窸窣声能……还是别谈这个吧。

“您觉得怎么样？您觉得这种生活这个寓所能否让人愿意继续过下去？……我希望以任何方式获得解放不对吗？……最奇怪的是，我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然而，我的性情如此不同，我与这种混乱和贫穷如此对立，仿佛从小到大我一直生活在皇宫里……”

“作为贤淑的姑娘，您有多得用不完的方式获得解放。您不应该怀疑无须鲁莽地通过错误的道路自己就能解放。”

“曼索朋友，道路摆在我们面前，应该去走才对。我不知道为我开辟道路的是上帝还是谁人。您听着，我来讲……”

她将两只胳膊都支在桌子上，抬起头，犹如埃及的狮身人面像那样面对着我，讲叙了这些我永志不忘的事情：“您听我说，您知道我小时候上学的时候想些什么，有什么憧憬吗？……不知是不是由于看到别的小姑娘勤奋学习，或者由于我

^①托莱多是西班牙中部城市，出产的刀剑久负盛名。

非常喜爱我的女老师的缘故……告诉您吧，我那时的幻想就是读许多书，学会所有的东西，掌握人类的全部知识……多傻呀！我十分用功，学到了一点儿皮毛……不得了的……想当学校教师的愿望一直持续到我从家庭女教师学校毕业为止。当时我觉得我是在社会的门口探头张望，看见了门里的一切，我问自己：‘我用我的知识能够做什么？……’不行，我没有当学校老师的命，尽管看起来不是这样。当您给我婶子说叫我去给何塞先生的孩子上课时，我欣然同意，并非我喜欢这项工作，而是为了离开这座不得了的监狱，不再看这里的一切，去呼吸另外一种空气。我在那里得以歇息，至少生活平静，然而我的幻想却没有歇息……”

我大错特错了！以前光看表面，认为她为理智所控制，缺乏幻想，将她看成性情平和、处事稳重、学习刻苦、作风正派，没有怪癖的北方女子……现在让我们听一听吧。

“……我一直十分内向，曼索朋友。所以别人不太了解我的思想。我十分喜欢单独和我自己在一起，考虑我的事情，谁也别来问我脑子里想些什么！……在何塞先生府邸，我圆满履行教师职责，维持自己的生计。可是，唉！朋友，您不知道我为了克服悲伤和对于教书的抵触情绪忍受了多少痛苦……多么让人讨厌的职业！教语法教算术！跟人家的孩子周旋，忍受他们的烦人的言行……这需要了不得的勇气，而我具备这种勇气……然而当时我满怀希望，信任上帝，我对自己说：‘你再稍微忍忍吧，忍忍吧，上帝一定会让你摆脱这些，把你带到你应该去的地方……’”

纰缪！愚蠢的纰缪！以前我还拿她当……还是别说了，咱们往下听吧。

“那阵子我多么感激您对我的关怀呀！可是，由于我以前

一直回避向您讲述我的想法，因而您不太理解我……您把我看作教师并且夸奖我，而我却厌恶书本。您无法想象我过去多么厌恶书本，我如今多么厌恶书本……我是指那些不得了的语法书、算术书、地理书……”

而我当时居然认为……！天哪！我们的学问是干什么用的？是用来把我们在涉及个人与情感的所有问题上引向谬误的吗？……我一边听她叙述，一边惊异于自己错误的巨大。不过，我不愿坦白错误和承认愚笨。相反，此刻我显得很机敏，因为有了刚刚获取的确切材料，我可以再度恣意地高谈阔论一番，就像几小时以前精彩应对一样。

“您听着，伊蕾内，我操起讲大道理时不可或缺的那种腔调，摆出十分自信的架势说：您方才所言并不让我非常惊讶。当时我在不太了解您心思的情况下，就已发觉实质与外表差异相当大。这方面我们有某些实例，您明白吗？所以，您也许瞒过了其他所有的人却没有瞒过我……您对课本的憎恶遮掩得不如对其他或多或少不得了的秘密那么好。对此我十分确信，以至我觉得可以继续阐述并且正确勾勒您的思想演变——姑且这么说吧——过程。您天生具有高雅的气质、名媛淑女的仪态、诸多才能，我称这些才能为交际性的，它们构成取悦于人的艺术，享受锦衣玉食和优哉游哉的生活的艺术，谈话的艺术，恭维别人和接受别人恭维的艺术——一概是优美的妖媚的精致的艺术。您缺少培育这些本能与才能的环境和氛围，正因为如此，您想要它们，企盼它们，渴求它们……您看着吧，神明会通过多么出乎意料的途径将它们送到您的面前。您必然地履行了为青春和美貌制订的法则，坠入了从前叫作爱情之网的那种东西里面……很自然的事情。而且除了自然，如今看来还十分及时，因为……咱们直言不讳吧。如果像

我认为的那样，马努埃尔娶了伊蕾内——这是他的义务，伊蕾内将如愿以偿，将成为——您来给我数着点儿——一位风云人物的夫人，一座奢华的她在其间尽可以妄自尊大的府邸的贵妇，马车、仆人、包厢和千百种舒适设施的主宰……”

“您别说了，您别说了。”

她羞赧了，笑了，拿手捂住脸。

“要说。这也不意味着您走的是邪路。相反，较高的文化一般会导致道德方面的较大优势。您将成为优秀的母亲、贤惠的妻子、慈善的女士，您雍容华贵，堪称楷模……您将来一定熠熠生辉光彩照人……”

“您别说了，您别说了……”

此时我具有了前一段时间理解她时所缺少的敏锐的洞察力，从而在她身上清楚地纤毫无遗地看见与我曾经臆造的那个理想人物根本无法相容的资产阶级野心。她对于社交的渴求在本质上是多么普通多么平常！……正如此刻展现给我的那样，伊蕾内是那种我们姑且称作庸中佼佼的人，是从寻常模子里倒出来的有人追求的女子，是情趣上乃至正派作风上都依据平凡样板塑造的姑娘，是当代社会的填充物。我幻想中的形象要比她高大高贵高尚多少啊！这形象就是以前我站在归纳和概括的颠峰看到的伊蕾内，那个始于投身正经学业的童年止于成为基本务实的教育者的女教师，那个集温和、稳重、真诚、正直、理智、条理、洁净等等于一身的现代弥涅瓦^①。

“我可以向您肯定的是，”她说，“我的愿望一直是世上最崇高的愿望。我希望像别的女人那样得到幸福……有不愿要

^①古罗马神话中的智慧、艺术、科学、工业之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

幸福的人吗？没有。我看见别的女子嫁给优秀的富裕的青年人，我为何不能呢？我曾向上帝祈求过这件事，曼索。为了获得准许，我给上帝和圣母做了那么多的祷告！……”

她信教也信得过于虔诚！……知道这一点，我对她就完全看透了……厌学，渴望跻身于人数众多的普通上流阶层，暗中喜欢平庸浅薄的事物，表现为向上帝祈求马车、别墅和免税收入的不健康的虔诚，情感炽热，意志薄弱，心地狭隘——这就是随着发现的进展她逐渐显露的东西。在所有这些瑕疵之上，耸立着一种无与伦比的掩饰艺术；艺术控制着瑕疵，同时保护着它，使之免受好奇之人的窥探；仰仗这一艺术，友好的伊蕾内得以向我展现出与其性格截然相反的性格。

从前的安贫乐道、心平气和、胸襟坦荡、恰如其分今日哪里去了？从前我在她身上看到的北方女子的那种文静和可贵的稳重——这些和另外一些品质使我觉得她是我在世界上所见过的人当中最为完美的一个——如今哪里去了？唉！那些美德存在于我的书本里，是我的思维与概括能力、我与单一性及美妙的定律的经常接触、我只鉴赏典型不鉴赏真人的致命弱点的产物。结果，自己制造的偶像自己亲手打碎，弄得我十分痛心！……假若不是甘迪达太太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出现于我们面前，真不知我内心的酸楚还会达到何种地步。

“哎呀呀！……亲爱的孩子们！我都看见了，你们干得很好……桌子摆好了……天哪，这么阔绰！哎，马克西莫，你真要留下来吃饭？我本以为……因为你一向那么古怪，从来不肯赏光……”

伊蕾内强忍着没有笑出声。我支吾搪塞着。

“我不是没啥招待你。为了预备你在这儿吃饭，我带来了……”

她从一个头巾里开始一样一样往外拿纸裹着的東西：一块香菇熏火鸡肉、一张馅饼、一个血红的口条、一块野猪头肉和其他冷餐食品……卡利古拉去厨房取盘子盛买来的这些东西时，一脸鄙夷神色的伊蕾内对我说：“我婶婶就这个样子……有点儿钱就买冷餐肉，别的不要，说美食习惯她改不了。只有没钱的时候才做着吃……”

少时，我和伊蕾内到阳台观望。午饭等一会儿才得，我俩不知如何打发这段时间，因为她和我都不想说话。

“伊蕾内您说，我非常关切地问：‘万一马努埃尔现在变心，并且……？’”

我一句话未完，她已脸色骤变，显得又痛苦又羞涩，俄而答道：“您只需这样想一下就能要我的命……如果马努埃尔……哎哟！……那我会悲恸欲绝……”

“假若绝不了？……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

“我就自尽……假如尚未完全死，我有勇气自杀，一回自杀不成再来二回……您是不了解我……”

千真万确 然而，我已经开始了解她了，是的，已经开始。

甘迪达太太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打断我们的交谈。她对我说：“给你喝瓶香槟酒，是去年人家送我的……你一尝就知道好极了！咱们马上开饭。梅尔乔拉已经来了，这就去煎肉和烙小饼。”

“正餐吃小饼！……婶婶。”

“你懂什么，傻丫头？我不爱吃剩饭……讨厌杂烩菜。马克西莫，你和我一样吗？”

“一样，夫人。一切由您安排……”

“等会儿你们就过来。几点了？”

再寒酸不过的藜蕾了！缺乏两样使筵席令人惬意的东

西，就是欢乐与肴馔。梅尔乔拉先端上难吃的小饼，我真不知是怎么下咽的。然后是一盘又少又干的肉，甘迪达太太给它取了‘元帅猪排’这样的美名。

“味道好极了，马克西莫。马德里除了我，谁也不会做这道菜……，”

“要不我怎么说传统烹饪技术正在逐渐失传呢！”

伊蕾内向我挤眼睛，撇嘴巴扮鬼脸，嘲笑婶子操持的午餐和小气的饭菜。原先说的乳鸽和鳗鱼连影子也没见。

“你尝这香菇熏火鸡，”卡利古拉说，“是拉蒂先生专门给我做的……待会儿我让你吃个法国菜，你肯定特别喜欢……来吧，开香槟酒……”

“哎，夫人，这可是苹果酒哇，而且还不是最好的……”

“我告诉你，这酒是秀山公爵^①本人的。你懂哲学不懂酒。”

“哎，怎么回事？……又吃一次小饼吗？”

“这是刚才我说的那道菜……‘普罗旺斯^②浇汁豌豆’……梅尔乔拉的绝活。”

“夫人，如果您允许我说实话，我就说这道菜我看就像医院用来外敷的糊状止疼药……不过，还算咽得下去……”

“没良心！……你尝尝馅饼……伊蕾内，你咋不吃？……她天天这样，靠空气活着，跟避役虫一样。”

的确，伊蕾内只吃了很少一点儿面包和那道有名的“元帅猪排”。从她的纳食有节，我转入对一个永恒课题的再度思考。

① 指法国元帅让·朗内斯(1769—1809)，他于一八〇八年被拿破仑封为秀山公爵。

② 法国一地区。

“有谁知道，我在心里给自己说：一种完全善意完全冷静的批评是否能够促使你申明，那些推测和想象出来的牵强附会的完美一旦成为现实，就会化作天下最不完美的事物……曾经让你欢欣鼓舞的理智型妇女之说，难道不是愚蠢的思想游戏吗？言词有双关的，概念也有双关的……你到现实中坚固的大地上来吧，认真研究一下女人型女人……如今你视为瑕疵的，不就是秉性、年龄、环境的自然流露吗？……你是怎么琢磨出的那个不是由各种情愫、能力、弱点、美德，而是由书籍的章节和百科全书的篇页构成的比冰还冷的北方人形象？你观察一下活生生的事实吧，别光抱着课堂上讲的道德准则嘟嘟囔囔牢骚满腹，把实际上仅仅是人们偶尔显现的瑕疵和无处不在的正常事物的性质与形式叫作严重缺陷。激情是青春的固有成果；令你惊愕的掩饰艺术是这位少失怙恃无可依傍的姑娘在孤独烦恼的生活环境里获得的一种特性；强大的自卫本能赋予她这一艺术，以弥补亲人的天然保护的欠缺；这种掩饰是她生存斗争中的有效武器；她以其谨慎在天地尘世间保护自己。你所厌恶的那种野心不过是她无依无靠的生活本身的产物。她已经习惯了一切靠自己，因而产生了自己努力争取一切的渴望。在感情的重负下，她有过令人惋惜的弱点；她的机智与审慎为其性格所战胜……应该考虑到她与之较量的诱惑是多么异乎寻常——梦寐以求的风流倜傥的美男子诱惑着热恋中的她，富裕的有地位的青年人诱惑着贫困中的她；爱的满足和穷的改变！这两块大磁铁吸谁吸不动呢？当代社会的功利主义精神肯定使伊蕾内感到它的影响。她是一位给自己开辟生活道路的无依无靠的孤女，她的爱情蕴涵着第一等的务实精神……”

我不知还说了什么！我厌烦冰凉的无味的饭菜、嘎吱作

响的就要散架的椅子、把柄快要掉的餐刀、做戏做得近乎神奇的让人难以容忍的女主人，便从令人反感的餐桌前站起来。

伊蕾内陪我至客厅，我们坐下，可是没说一句话。黄昏将尽，忧郁的阴暗笼罩着我们。一整天没见心上人，她默默无语，闷闷不乐。我亦如此，因为上面说的那些事又弄得我心神不定；从前我臆想之中用以装饰她的那种完美消除之后，我越发关心她喜爱她了。一言以蔽之，我觉得她是我狂热崇拜的偶像。多么奇怪的矛盾！认为她完美的时候，我以彼特拉克^①派诗人的方式，怀着几乎驱使我做十四行诗的冷静而感人的勇气爱她；认为她不完美的时候，我怀着新的、被蹂躏的、比我和我的全部理论都强大的缱绻情意爱她。

激起我爱慕之情的，有她以软弱告终的热情，有使人永远猜不透她心思的十分重要的保密措施，有不成功便死亡的决心，甚至有功利主义的毛病，有她的一切；就连她由于词汇贫乏而用“了不得”来修饰一切事物的可笑的车轱辘话，也令我陶醉。啊！做马努埃尔式的人，做男子汉，做亚当，要比做我从前所做的那个手持条理之剑把守理智天堂的大门的天使强多少哇！……然而，为时晚矣。

屋里很黑，借着透射进来的薄暮时分的些许微光 and 外面街灯的几缕昏黄光线，我看见伊蕾内极为漂亮，漂亮得都让我害怕起自己来。我心里说：“我得赶紧离开这里，千万别让我的感情压倒理智，说出或者做出谢天谢地截止现在尚未说过做过的蠢话或蠢事来。”我确实察觉到，假若我体内奔涌的潜流泄出一部分，我就有陷于尴尬的危险。我觉得我像是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和浑浑噩噩的堕落者，还有点儿像道貌岸然的

^① 佛朗西斯科·彼特拉克(1304—1374)，意大利诗人，擅长写十四行诗。

假斯文……我客套了几句就走了……因为若不走的话……曾经有过正人君子一时倒霉突然跌进愚蠢言行这条臭水沟的事情。

四十三 哈维拉太太猛烈攻击我

她吓得我战战兢兢，因为从未见过她发火，她一向非常和蔼可亲，极其宽宏大量。星期日六点钟我刚一进门，她就气势汹汹跑过来，抓住一只胳膊将我拉进她家通阳台的房间，关上门……

“哎哎哎，夫人……”

我莫名其妙，一时也无法十分恰当地解释她的粗鲁举动。我以为她要催逼我做什么事，旋即又觉得她是催逼自己做什么事。她跟下乡巡回演出的喜剧演员似的比划着，艰难地喘着粗气，只能用单音节词和断断续续的句子不太准确地表达她的意思：“我……生气……我快死了，上不来气……曼索朋友，您知道我是咋回事吗？……我撑不住了，要死了……您知道吗 马努埃尔，多么混帐，多么没良心的孩子！”

“哎呀，夫人……”

“您说说他干的这些事像话吗？……真能把人气死……他想娶个小学教师……”

“小学教师”这个词，她是扯着嗓子吼出来的，就像挨了致命一击的人垂死挣扎时的嚎叫一样。

“……娶一个粗俗的邋遢的穷鬼……天哪，我的天哪！多

么丢人！……简直难以相信，那么聪明那么优秀的小伙子……噫，这就跟巴拉巴斯^①的事情一样……要么就是天罚，天罚……曼索先生，您没有火冒三丈大发雷霆？好家伙，您是铁石心肠，没有感情……哎，您明白了吗？……— 一个小学教师！……就是给拖着鼻涕的小孩教字母的那种……我给您说吧，我气极了……他会把我气出点儿什么毛病的……他告诉我这事的时候，我当时怎么就没把他这样……没把他掐死呢……您瞧这个不可救药的人……永别了，人生；永别了，前程……天哪！天哪！您没生气，您平心静气……”

“夫人，咱们吃饭去吧。您消消气，随后咱们再谈。”

佣人禀报饭已做好。进餐厅之前，我的邻居以世间最郑重的语气对我说：“我信任曼索先生。您是希望，我的救星。”

“我……”

“没什么，没什么。您在我儿子看来就是人们所说的绝对权威。绝对权威——是这么说吗？”

“是这么说。”

“那么，如果您不从他头脑里去掉那个愚蠢的想法，咱们的交情就算完。”

上帝把那些日子我遇到的所有不愉快的事情都安排于我在别人家吃饭的时候发生。论肴馔的丰盛与上菜的规矩，哈维拉太太的筵席跟甘迪达太太的筵席几乎完全不同，差别大得从未见过。我邻居的餐桌上摆满珍馐美味，全都盛在明晃

^①古代巴勒斯坦地区的一个犹太人，犯叛乱罪和谋杀罪而被监禁，同耶稣关在一起。逾越节前夕，总督彼拉托斯提议犹太民众在巴拉巴斯和耶稣二人之间选择一个，由他予以释放。众人选择了巴拉巴斯。哈维拉太太引用这个故事，以说明儿子择偶时宁愿挑不好的。

晃亮闪闪的新盘新盆里。这顿盛宴更对彪形大汉和饕餮之徒的心思，而不太合爱挑剔难侍候的美食家的口味。从哈维拉太太的食欲不大看得出也不大看不出愤懑的后果，我发现这一天她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中其他任何一天无异，同样是一副特别不打算饿死的样子。她的不多的话语是为了鼓励我多吃，说我啥也没吃 为了夸奖厨娘 为了训斥马努埃尔，嫌他说话声太大，吵得我们头昏脑胀。马努埃尔是我们喝过汤以后进来的，笑吟吟的。我知道他见过了伊蕾内，但无法猜测在哪里见的和怎么见的。可能就在卡利古拉家中，因为马努埃尔可以很容易地欺骗甘迪达太太，甚至我行我素，根本不用理她。整个吃饭过程中，哈维拉太太不放过任何一件找得出茬儿的小事斥责儿子，她美丽的双眸喷射出的闪电和尖刻辛辣的训词裹挟的雷霆一古脑儿冲他而去。她对我毕恭毕敬，希望我将佳肴全部吃掉——这是不可能的；她亲切地殷勤地照顾我款待我。我和她稍微谈了谈她与孩子的冲突，便起身告辞，临走时我说：“这事您交给我吧……我来料理。”她说：“我信任您。但愿上帝因您积德行善而赐福予您……我一想这事就……一个小学教师！我都害臊。人家会怎么议论！……弄得叫人没脸出门。”

离开哈维拉太太家的时候我看见马努埃尔正要进房门，便告诉他我在我家里等他。太太和我来到楼梯口，从她笑眯眯的脸上看得出她满怀希望。她低声给我说：“这就对了。训斥训斥他，严厉一些……您就说我家里不要女教师和女文学家。让他考虑考虑他的前途和人生道路……好像没有侯爵的女儿供他挑似的……我这方面呢，他如果把那个雌儿娶进门，我就去死……他甭跟我甜言蜜语，我不会原谅他的……”

“我来料理，我来料理。”

四十四 我的报复

马努埃尔来到我面前时，似乎十分着急地问道：“您跟妈妈说过了？”

“说过了。你妈很生气，她反对你娶伊蕾内。她确实在理。如今你们母子看样子即将跻身于上流社会，你应该有个适当的婚姻。你知道，可怜的伊蕾内……”

“又可怜又贫穷……可是我爱她。”

小猫跳上我的膝盖，我多么惬意地抚摩着它啊！……随着手指在这只不安生的动物脊背上有节奏地摩挲，我心中萌生出多么清晰和充满理智的思路！……我筹谋好一个方案，并且立即将它付诸实施。

“坦率地告诉我你的想法……一点儿也别隐瞒，我要的是实情，纯粹的实情。”

“您给我出出主意吧。”

“主意？先说说你的感受和想法……”

“亲爱的老师，既然您问我的感受，我就老老实实告诉您，我爱着，我憧憬着，我已不能自己；然而如果问我是否打算结婚，我将同样老实地回答，这一点我还未能拿定主意。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如今到处都能听见压倒一切言论的对婚姻的抨击和漫骂。再说，我俩这么年轻……曼索朋友，一切情况都应该考虑和权衡到。”

“你是不是有点儿疑虑，”我竭力做出平静的样子问；“担

心伊蕾内作为妻子，与你的憧憬和你如今的热情不相称？

“没有，我没有疑虑……或者因为我非常爱她，爱情蒙蔽了我的眼睛；或者因为她是世上十全十美的人，我觉得和她在一起我会幸福。”

“那么……”

“另外，您也知道……我母亲反对。您了解伊蕾内，在何塞先生家里与她相处过，您对她有什么看法？”

“跟你的看法一样。”

“她那么贤慧，那么有才能……没什么，没什么，曼索朋友，我和她同甘共苦，风雨同舟。”

“你认为将来不会后悔吗？”

“您这话叫我犹豫了……看在上帝的份上。您发问的方式有些异样，您的目光如同刀子……我哪儿知道将来会不会后悔！……您想一想我们所处的时代和生活中发生的巨变吧。观念、感觉、甚至法律本身，一切都处于剧变之中。我们不是生活在安定的时代。既无法预料又令人惊讶的反常的社会现象层出不穷。我要说，社会是一艘大船。风会从意想不到的地方刮来，掀起重重波浪……”

我思忖着。

“结婚！您有何见教？……”

“你能照我的吩咐去做吗？”

“我发誓，能。”他斩钉截铁地说，“世界上没有谁能像我的老师这样有效地指挥我。”

“那我如果说，你别结婚呢？……”

“如果您说我别结婚，”他迷惑不解地看着地面，然后用一声叹息结束了他的迷惘，低声说，“我也照办……”

“假若我说不叫你结婚之外，还叫你跟她彻底一刀两断，不再见她呢？”

“怎么这样……”

“对，就这样。我不会劝告你采用模棱两可的方式，你只能指望我出一个彻底和断然处置的主意。若不结婚，就干脆决裂。出别的主意在我不啻鼓吹不义，怂恿堕落。”

“可是，您也知道这事……抛弃……离开……您不能撺掇我做卑劣的事。”

“那么，你结婚吧。”

“如果真要……”

“我准许在特殊情况下你拒绝与她缔结百年之好。我同意你将这桩草率的婚事看作你人生道路上的障碍……你可以等一段时间，等到你声名显赫的时候，一个十分理想的对象，即那些拥有万贯家产而又渴望被人称为部长夫人的女子当中的一个出现在你面前……你家道小康，不过你的财产尚未可观得使你能够希望满足日益增长的现代生活的要求。社会财富总体上迅速增长，奢侈竞赛达到难以置信的程度。十年或者十五年以后你也许认为自己贫穷；谁知道，谁知道你占据的官位是否对你的品德构成危险。三思而行吧，马努埃尔，考虑考虑你的前程，不要被一种仅仅持续几星期的率性牵着鼻子走。请你确信，如果放宽年龄限制，三个月之内你肯定进入国会；一年以后，杰出的演讲才能就能使你取得一些成功；你将在各个委员会和大型政治辩论中大显身手；锻炼两年也许能成为某个党魁的代理人或者龙骑兵营的上校；不久你准能统领一小队令政府恼火的勇士；我看你二十六岁就能当副部长，不到三十岁当部长。到那时……你想想看，随便娶哪位西班牙的或者美洲的富翁的千金都会增加你的财产，并且……我

不想再说这将对你有多大的帮助了……”

他专心地惊异地听着。我主意不改,接着说:“……现在,咱们来看问题的另一方面。可怜的伊蕾内……她是个贤慧的姑娘,很可爱。然而咱们不能让缠绵的感情牵着鼻子走。情天孽海带来的不幸世上比比皆是。灾祸该降临就降临,谁知道怎么降临的。咱们假设你现在受到实证论思潮的启示,认为你的爱情小说已经完成,便突兀地结束了它,一如一位没有心思构想结局的腻烦的作家草草收场。受害者痛哭,痛哭,然而泪河终究是最容易干涸的河。即使催心剖肝般的悲痛,过一段时间你再看,也会像夏天的乌云一样消散……一切都会过去;快乐是精神世界的法则。何为宇宙?宇宙即是服从遗忘这一最高法则的一连串硬化、冷却、变化。那样的话,这位姑娘躲藏起来,身体变坏。一年过去,两年过去,她变成另外一个姑娘,越发漂亮,越发有才干和魅力。结果呢?她不记得你,你也不记得她。诚然,她的贫穷可能将她推向堕落,但这与你无关,因为神明会关心穷人的。这位聪明美丽的姑娘将会遇到一个保护她的善良的正人君子,一个悄悄地满足于海难后的剩余物的老光棍儿……”

“我的天哪!”不等我讲完,马努埃尔便冲动地喊道:“假若不是我把您当成世界上最严肃的人,我会以为您在开玩笑。您不可能……”

我的话如果不是被我的学生提前识破的一种计策,那将成为极其严重的不仁不义之言。他抢在我的计谋之前,向我显露了我想了解的东西。他的心地善良我已确信无疑……

“您别说了。”他站起来大声说:“我要走了,有些话我不愿听……”,

这时候,我径直走到他面前,两手按住双肩将他摁到椅子

上,然后我也坐下,说道:“马努埃尔,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你认为我刚才是开玩笑,从这一点我就看出你能够正确评价我。我本来摸不透你的想法,就编了这些说辞来套你的话。现在轮到我吐真言了……你不是想要忠告吗?那你听着……我一不问你等待这一忠告等得多么着急,二不问你何以认为将在良心之外找到行为准则,我只告诉你,你若不与伊蕾内结婚,我就没你这个朋友;你的老师对你而言已经死了;我对你的喜爱都将变成鄙夷;以后想起你时我只会诅咒与你为友的这段时光……”

他一把抱住我,激情汹涌之中只是说:

四十五 “我母亲……”

“她由我负责……我来抚慰她,让她理解……你母亲不了解伊蕾内,不知道她的长处。我要给你母亲说,对先慈的怀念赋予我保护这位可怜孤女的责任,因为我的家族从前欠下了她家的人情债……是的,我说出此事,请你和你母亲知晓。这个小学教师如今是我妹妹——她的苦难促使我给予她这一称谓,连同这一称谓给予的还有我光明正大的保护,我的保护将出现在一位男子汉的尊严和一个家族的名誉需要它出现的任何地方。”

我精神亢奋,嘴里每吐一个字,心中便涌出另一些更加掷地有声的词。

“你母亲的忧虑荒唐可笑。让我们抛弃门第吧。若论门

第，你、你母亲和你们佩尼亚族谱上所有的人将会多么难堪哪。”

“对。”他激动地喊道，“打倒门第论！”

“咱们不要讲什么你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了……你得到的可是一个宝贝呀！她这个未婚妻能促使你飞黄腾越，到达你凭才华或许无法到达的地方！……是的。她可真是清白无瑕，举止娉婷，妩媚动人。马努埃尔，别理会你妈。你镇静些。哈维拉太太会让步的，你把她交给我负责。”

随后我们聊了些闲话。马努埃尔走了以后，我又悲又喜。我知道自己做的是善事，这使我相当愉快，以至能将间或涌上心头的苦楚压下去。

哈维拉太太当天夜晚就上楼来问谈话的结果，但我不想明说。

“他让我说服了，夫人，说服了。”我只有这句话。

她一再强调我在这个单身寓所过的日子像神父，都怪管家没有料理好。

“您不听我劝嘛，曼索朋友，所以过得不好……这不像大教授的家。那个佩德拉给您弄什么吃？破饭菜，小零食；这些粗劣东西不能给脑子提供营养……我真该天天来给您做饭！……另外，您需要一套好点儿的房子。哦，尊贵的先生！咱们搬到阿尔丰索七世大街去住倒不错。我负责给您收拾房子，归置得整整齐齐的。您别谢我，别谢……我这人大大咧咧，有啥说啥。您是应该过得好些。当然如此……”

这种客气话后来又重复了两三回。有一天，芳邻知道了儿子的主见和我的劝告，便像非洲豹似的找我大吵大闹，说了许多可怕的咒人的话，还跑到我跟前指手画脚，挥舞起来的拳头一次次地在我眼皮底下晃动。最后我听清了下面一些话：

“好哇，您……大家瞧瞧这个骗子伪君子，他不劝马努埃尔打消脑子里的荒唐念头，倒撺掇他把那个女教师给我弄进家门……曼索先生，您是个滑稽可笑的人。”

平素她同我说话随随便便，我现在也报以随随便便，于是斗胆顶撞道：

“您才滑稽可笑呢，哈维拉太太。您认为我会鼓动您儿子做有损于他名誉的事情，您就滑稽可笑。”

“您别这么讲，因为我正生气着呢……”

“您怎么生气都行，但在这个问题上您别指望从我这儿听到别的意见。”

“哎，马克西莫先生……您是怎么想的？我儿子他可是铁了心，要把一个头号穷光蛋给我往家弄呀……”

“夫人，您等等。即使您再高贵，也不能把我保护的姑娘——告诉您吧，伊蕾内受我保护——当成微不足道的人。她可是曾经帮过先父大忙的一位大名鼎鼎的绅士的女儿。我知恩图报，只要我活着，这位父母双亡的小姐就绝对不能被任何一个黄口小儿小瞧。”

“吓！吓！吓！咱们这儿还冒出个堂吉诃德式的侠客来……您知道您正变得让人讨厌吗？我儿子……”

“不如她。”

“比她强，比她强 您听着——比她强。”

她嗓门出来的音节一个比一个高，喊得我颇为紧张。

“过去您帮了我的大忙……可现在这事……不管它，曼索朋友。”

“我无论如何得管。两个年轻人将来一结婚，事情就了结了。”

“我不准他结婚。”哈维拉太太双手叉腰吼道。

“您一定会准的。”

虽然这位友好芳邻怒气冲冲，不急不躁的我却忍不住用幽默的腔调谈论这一严重事件。

“嚟！好家伙！……这位贵妇好盛气凌人呀……！莫非令郎是科堡·哥达^①家族的什么人不成？……”

“侠士，别给我们取外号了。我们是水滴^②或者不是水滴都与您不相干。说句有用的吧，您要知道，大海由许许多多小水滴汇聚而成。我们家没有傲气，倒是有正气。”

“那么，我家也有正气……乖乖！不得了哇！贵公子得到的是真正的金玉之人，并世无二的淑女，集才华、美貌、懿德于一身的非凡的姑娘……一位御辇侍从的女儿……”

“御辇侍从的女儿！……”昔日的肉铺老板娘略显迷茫地重复道，“那种在国王马车旁边听差的人……骑着马跑来跑去……多气派！……真没想到……”

“告诉您吧，佩尼亚夫人，等哪天我去国务部查阅一下掌玺大臣公署的档案，给我保护的人弄个堂堂的男爵头衔来……男爵不会有人小瞧吧。”

“真的‘好家伙。’”一丝笑意掺入她的怒容；这么说是男爵……上帝一赐福，连水都会身价百倍……”

“对，夫人……”

“她会成为您所期待的一位真正的男爵，不过若要选丑女，没有人比得过她。她当老师以后我只见过一回……天哪，那么瘦小！简直是根细木棍。从未见过这么不讨人喜欢的姑娘。她属于那种轻浮的女人。我儿子怎么就觉得她……”

① 指德国当时的撒克逊—科堡—哥达公爵。

② 水滴(gota)与哥达(Gotha)谐音。

“您儿子眼力非常好。您的眼力差极了。”

“我不喜欢卖弄学识的人……女硕士，多恶心！知识归男人，油盐酱醋归女人。”

我觉得她说这话时气已经消了一些。

“您接着夸，”她说，“接着夸您的宠儿吧。她是那种自幼就脾气不好的人……如果她进我家门，我觉得我不会容她……，”

“您不会那样凶的……您准能接纳她，很快便会十分喜欢她。”

“真的吗？……”她洋洋得意地大声说，“我慢慢看出来，教授先生没啥能耐，而且很像笨伯。”

“那有啥办法……首先，劳驾您派女仆来给我熨两件衬衣。彼德拉病了……”

“啊——行 先生。”她热情地回答，同时站起来。

“再请您帮个忙……这是我的上衣，缺几个纽扣……”

“行，行，行，给我吧。”

她开始在屋里转来转去，好像是找活儿干。

“还要帮几个忙。这有我的几件衬衣，换上新领子一定不错。”

“当然 给我吧。”

“今天您在我这儿，可我还不知道吃什么……”

“天爷！没问题！您下楼去……或者您爱吃什么我送上来……，”

“我下去……今天上来个女仆把这里稍微收拾一下倒不错……可怜的彼德拉……”

“我亲自上来。还有什么事？”

“必须同意马努埃尔的婚事。”

笑容、满足以及热忱帮助我的愿望同她的无法理解的高傲搏斗着，然而听到她半喜半嗔的回答我挺高兴。

“我不情愿……我就这样！……”

“得了吧，您准会同意的。”

“这些我拿走。”她麻利地收拢起我的衣物，以善理家务的女人的目光检查着。

“我马上就来……带一个女仆帮我干。天哪，这家成什么样儿了！不过您瞧着，您瞧着我们很快就将它归置得跟后明星一样亮堂。”走到门口，她异样地看了我一眼。

“那件事……那件事。”我喊道。

“我就不愿意……您很想听我说同意。这个好人挺讨厌……，”

四十六 他们结婚了吗？

当然结了！既然结婚是合情合理的必然的结局，为何不结？良知与天性以各种呼唤要求这样做。我尤其盼望他们缔结良缘。斑鸠一样温顺的女教师想必会感激我一辈子，因为若不是善良的曼索及时帮助，她肯定不能如愿以偿地获救。可不是嘛，就在我规劝马努埃尔·佩尼亚的那天夜晚，他还犹豫不决呢。他的爱固然强大，但他的迷惘、忧虑以及那些没有头脑的朋友和他亲爱的妈妈的影响同样强大。所以，我踌躇满志于只凭几句打动人心的话就圆满解决了一起棘手的纠纷。我不爱自吹自擂，我要继续叙述……然而我不愿交代不

清，所以倒叙少许。就在女邻居说着我讨厌之类的话走了不到二十分钟，门铃响了。一位女仆说：

“夫人请您下去看几件家具。”

“行，这就去。我在换衣服。”

俄而，又听见‘丁零丁零……’。

“夫人请您下楼看看幔帐。”

原来，正忙着选购家具和材料装修新居的哈维拉太太如果事先不同我商量，一样东西也定不下来。对她而言，在上帝创造出来的和不再创造的一切器物方面，我是人类全部知识的集大成者。特别在鉴赏与审美问题上，我随便一句话即是法则。

我下了楼。她家客厅摆满了从各个名店买来的豪华家具，一位法国幔帐商人介绍着窗帘门帘和各色布料的样品。

“您觉得怎么样，曼索先生？哎，您拿主意吧……这种扶手椅是不是太大？教皇坐还行。人们创造了多少东西呀！像铁丝编的另外这种呢？如果我坐上去，我的钱就跟我永别了！……全都不一样，每个部件的式样和颜色都不同。我喜欢配套的东西……曼索先生，这些幔帐好像跟神父的袍子是一种布料。不过，是否时兴决定一切……”

我先发表意见。满面春风的夫人打消了购买被我否决的几件有俗气之嫌的器物的念头。

“马克西莫朋友先生，您想不想去新居转一转？……”过了一会儿她说，“因为若没有情趣高雅的人加以指导，我不知道那几个画匠会干得怎么样……那个……我叫他们给我在餐厅画许多死野兔、死鹌鹑和一头死鹿，不知画得怎样了。据说如今把盘子粘贴在餐厅的屋顶作为装饰。从前盘子是用来吃饭的。我不懂得这些时兴的事物，您给我参谋参谋。最好您

就待在新居那里，按您的想法指挥一切……对，就这样。您爱咋弄咋弄；去掉什么，增加什么，您看着办就是了……我寻思着将椅子吊在客厅的天花板而把大吊灯安在地下说不定也算一种时髦……您听我说，曼索先生，我这会儿忽然想到一个主意。今天下午您什么事情也没有，咱们去新居怎么样？我新买的马车等会儿就送来，今天我第一次坐一坐，咱们第一次坐一坐，回头您告诉我车的款式典雅不典雅，座位的弹簧软不软，马好不好……您将看到那房子多气派，虽然一切乱糟糟的，到处是石膏和垃圾。天哪，那些画匠和粉刷工真能磨蹭！您都看见了，所有新买的家具我只好塞到这儿，弄得客厅满满登登，人也没法儿走。那么，咱们过去看看？”

我一切应允。夫人起身去更衣，少时差人叫我去看时装师让她试的一件礼服是否合适。

“我觉得非常好。您穿着再……”

“再合适没有了——我就知道您是这话……我穿啥都合适是不是，亲爱的曼索？我仍然远远胜过那边至少四个爱出风头的女人。”

脱下礼服，夫人身上穿的比风俗习惯所要求的少了一点，尤其是在异性外人面前。

“哎，您这家伙，别走开。熟不拘礼，熟不拘礼嘛。大家都知道我不是假正经。能看见我什么？什么也看不见。您是知道的，我这些地方……”

说‘我这些地方’的时候，她双手轻轻摩挲着美丽、白嫩、丰满的肩膀，继续道：“……不用不顶事的劳什子……那些玩意儿是为我熟悉的某些美人儿预备的……她们太瘦了！算啦，我不想生气。”

她很快穿好衣服。

“草帽嘛，’她看镜子似的看着我；我不想戴。我的脸不必遮挡……是吗？……安德蕾阿，把头巾拿来……快点儿，姑娘，教授先生等着呢。”

我决意让她高兴，就陪她首次坐上新车得意洋洋地在宽阔的马路上驰骋，我笑她也笑。我趁着途中聊天的机会，稍微提了提那个著名的“准许”问题。一听这话她生了气，尽管没有以前那么厉害。她嚷道：

“得了得了，您这是在逗我的火……我觉得您挺讨厌。我若听您再说那个小学教师……我就吩咐停车，把您扔在马车道当中……”

在新居我看到的東西光怪陸離。有漆成藍色的門、畫着奔鹿的屋頂、繪有金色小天使的柱墩、隨處可見的彩色玻璃、邊緣為莧菜圖案中間為綠樹枝圖案的紙、門窗邊框上畫的銀白色橡實、畫着仿佛患有癆病或者浮腫病的仙女的圓形花窗、漂浮在硫酸鐵中的天鵝以及許許多多烏七八糟的飾物。若將這些破玩意兒全部清除須放一把天火才行。木已成舟，我只能吩咐修修补补一番，而在芳邻面前则对其豪宅的装饰大加称赞。

我们还看了她给我预备的房子，我觉得挺好。她全然不问我的爱好与意愿，抢先对各间屋子进行安排。

“这儿是工作室；前边这间作图书室；曼索先生的床铺搁在那边，既背风又远离楼梯的嘈杂；这里是盥洗室。我给您安上带水龙头的管子，让您更方便些……咱们眺望一下吧。这才叫观赏风景呢。您学习学得头昏脑胀的时候，就到阳台上放眼远望，整个‘憩息公园’一览无余。我的教授先生从这儿可以向远处那座天使小教堂表示爱意，也可以吼叫着跟‘憩息公园’的狮子争吵。”

我确实深深地感激亲热的慷慨的芳邻。我不禁向她表示了我的谢忱……然而只要稍微一涉及那个令人畏葸的问题，她就怒气冲冲。可是第二天我发现她略微温和些了，不再说“小学教师”如何如何，而改称“那位可怜的姑娘……”夫人及其女仆们下午为我收拾房间时我旧话重提，她不太生气地说：

“您真讨厌……您磨叨——对，是磨叨 您磨叨不成的事情，谁也休想办到！……可是，我不听甜言蜜语，不听……咱们别提这事了。您要再说我就走……”

“哎，夫人……”

“闭上您的嘴。我要是一生气，就操起掸子……将您轰出门去。”

她威胁要把我从我自己家赶走，仿佛她已经占领和接收了我的家，认为这是她的而随心所欲支配一切。我无法抱怨，因为哈维拉太太趁彼德拉半瘫在床的机会，领着女仆把我家归置得焕然一新。我从未见过身边如此整洁，衣物和简朴的家具看上去赏心悦目。我在家中几个地方，在壁炉上和盥洗室，突然发现一些不属于我的有用的奢侈品，都是哈维拉太太从自己家拿上来，不声不响送给我的。

她的亲热和殷勤给了我新的机会来取悦于她。与此同时，她在儿子婚事上的怒气趋于平息。我略施狡狴，又是向她汇报新豪宅装修的情况，又是听凭她关怀我照顾我，极尽逢迎讨好之能事，终于有一天下午她对我说：

“亲爱的曼索，为了不再听您磨叨……就让他们结婚吧……您没有从我这儿得到的是……您保护心爱之人的作派有点儿像上帝。”

四十七 她纠缠着我

千百次地感谢肯定希望我生活愉快、希望以仁慈之心与我和解的亲热的芳邻。补偿法则呀，那些在学问的荒原上过着枯燥乏味生活的人大概不认识你；然而走进现实沃野的人们……！别作玄远之想了，继续讲述吧。

一天早晨我很疲乏，这时门铃响了，来人是我觉得比往常黝黑几倍的鲁佩蒂科。

“我们太太请您马上去……”

“我有活儿可干了。什么事 我这就去。”

见到利卡，发现她因为我长达三天没去她家而惊慌不安。我三天不去这种情况确实有些奇怪。我解释说太忙，她却指责我忘恩负义，家庭观念淡薄，着实可恶云云。

“小伙子，听我说叫你来干什么吧。你得陪彼德罗先生……”

“彼德罗先生是谁？”

“哎呀，你真马虎！就是蕾古斯蒂娅娜的父亲，那个非常厚道的人嘛……你得给他搞张票，让他看看博物学展览。”

“还有比他和他全家更好的博物学展览吗！”

“别说傻话，他人挺好。你陪他在马德里转转吧，这个老实人啥也没见过。他的一个孩子要安顿一下……”

“他所有的孩子我们都给安顿到……街头去吧。”

“你的怪话咋就那么多！奶妈好极了。马克西莫，你很会

办事……唉，你这样的人世上无第二呀！……”

“那何塞·马里亚呢？”

“他？老毛病又犯了。这儿见不着他。封侯爵的事情好像办妥了。”

“给侯爵夫人请安。”

“给我请安……这种事情……”

尽管谦虚善良，爵位她还是喜欢的。人类依然是当初被创造出来抑或自我创造出来时的人类。没有什么能改变它。

“我喜欢平静的生活。”她说；何塞·马里亚越来越暴躁。不过，他常常愣神儿，小伙子……糖蜜委员会的事情已经结束，如今粗糖委员会的事又来了。”

俄顷，我们看到家兄出现了，一见面他就没有好气地对我说：“听着，马克西莫，那个野蛮部落是你领来的，你想办法把他们弄走。这是蝗虫成灾蚜虫成灾呀，我不知道该咋办。他们搅得我都要疯了。有些事你也……那男的要门票，跑到国会找我。女的要求给她那两个小狼崽子安排工作……反正他们是你带来的，你负责将这种祸害从这里赶走。”

“穷人十分善良……”利卡低声说。

“你们轰他们出去好了。”我回答道。

“别，别，别 她的奶会回去的！”利卡惶恐地喊道；你小点儿声，天哪……他们会听见的……”

我想宣布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就小声讲了马努埃尔·佩尼亚的婚事。马努埃拉听了一再表示惊愕，我哥哥则丝毫不为之所动，只说了句“我早已知道了”，便拿起一张报纸，旋即又放下，点燃香烟，以此来拙劣地掩饰他的愤懑。随后他去工作室，在走廊碰到滑稽可笑的彼德罗先生。宽沿帽拿在手里的彼德罗不知向我哥哥提了什么过分的要求，他突然忍不住

了,顿时暴跳如雷……

“听着，你这下三烂，你以为我能容忍你的愚蠢言行吗？统统给我出去。你马上离开我家，把你那群牲口全都带走……”

天爷，这一下吵闹得天翻地覆！所谓彼德罗先生——只有我嫂子授予他这一头衔——或者彼德罗大叔顶撞说谁也不能污辱他；大叔自尊自重的妻子居然傲慢地宣称她跟女东家一样是贵妇人；那两个男孩一溜烟冲下楼梯，跑出门外；蕾古斯蒂娅娜哭得涕泗滂沱。魂飞魄散的利卡几乎要跪下求我安抚这一家人，以免舍侄再遭大罪。与此同时，我们听见同萨因斯·德尔·巴尔达尔一起在工作间的何塞·马里亚不住地跺脚，由于萨因斯起草信函时不知出了什么纰漏而叫他白痴。

萨因斯终于得到了公正的待遇，我想。没有办法，我只好抚慰彼德罗先生及其妻子，说了许多好话软话客气话，并且当天下午就领他们参观了博物学展览。我给两个孩子买了靴子、帽子、箱子、面包。利卡送了奶妈的母亲一份厚礼，晚上我领她那乡巴佬爸爸进了一回咖啡馆。第二天，我们好言相劝，送了数不清的礼物，我又郑重承诺给大儿子在镇里的邮局或专卖店找个事儿做，这才终于将他们打发上火车。我们买的车票，还买了丰盛的食品供他们途中打尖。

我这种为别人效劳的令人遗憾的奔忙什么时候到头啊！

“这是糟糕透顶的事情。”我嬉戏似的模仿甘迪达太太的用词习惯在心里说，“一边讨好慈善一边讨好利己主义的人是幸运的。”

四十八 婚礼举行了

是一个星期二……提及此事我不太愉快，所以现在不说它了。婚礼之前有些事情不应该忘记，且举一例。甘迪达太太从马努埃尔本人嘴里获悉他的打算之后，绝处逢生，看到了在佩尼亚家里做寄生虫的美好前景。然而，我的常客本性难移，这个节骨眼儿上非得演几出异乎寻常的戏不可。这样，就在她去利卡家“倾诉苦楚并在朋友的怀抱中寻求慰藉……”的那天，人们欣赏了她的表演。

仅仅想一想将来离开善良姑娘的日子便满腹悲哀。她这把年纪，若没有极其亲爱的侄女——加西亚·格兰德家族这根独苗的温馨的陪伴，该如何是好？不过，上帝夺走她的乐趣和精神支柱之后知道怎么办……我们为受苦而生，我们在痛苦中死亡……当然，想到侄女时来运转洪福齐天，她会抑制甚至淡化自己的悲哀。哦，是的！最主要的是伊蕾内有个好归宿，婶子失去陪伴苦死闷死也无妨……离开婶子而去跟一个男子生活之际，可怜的姑娘准得大哭一场！……她那样怯懦，那样自卑……有一件事情我的蚊子不满意，那便是马努埃尔不甚高贵的出身。她承认小伙子的懿德、才干、灿烂前程，然而，唉！卖肉的，卖肉的；肉，肉；肉欲，肉欲……伊蕾内将嫁给灵魂的三大敌人之一。一个老太太总有某些事情无法适应，即使人们对本世纪的文明，对平等和才华的高贵谈论得再多。总而言

之，这是糟糕透顶的事情。出于仁慈和宽容她将拿马努埃尔当亲儿子，却容不得哈维拉太太，因为有些事人确实做不到……她可以宽待小伙子，但宽待小伙子的妈妈——没门儿！假若她别那么粗俗也行呀！……噫！卡利古拉不能，不能战胜自己的顾虑……或者，如果愿意的话叫作担心也成。她的神经十分脆弱，她的感觉十分灵敏，承受不了与某些人交往的痛苦……算了吧，各人家各人当，众人人家上帝当……

此外无须赘言的是，加西亚·格兰德夫人的一切财物都是侄女的，就连当作家族的纪念品而珍藏的贵重物品和稀罕的艺术品也打算给她……老太太要这些干什么？……她箱子里令人惊异的珍宝有的是，它们在年轻夫妇的家中能派大用场……还有地租的余额……也给他们。天爷，不是她需要侄女倒是侄女需要她了！今后准有她接济伊蕾内的时候。

听罢这番话，利卡伤心起来，“懒太太”直擦眼泪。甘迪达太太留下吃了午饭。从这天开始，她恢复了对家兄府邸一天一趟的系列造访，从而进入了一个寄生时代，寄生时代大概只能等到这个招惹麻烦的魔鬼和盯着别人钱袋的鳄鱼去见阎王才会结束。

我原本希望不再看见伊蕾内，这样我会较为平静一些。不料有一天马努埃尔非要带我去他家，我无法推辞。曾经当过孩子们的老师并且后来在某些方面当过我的老师的那个少妇见到我非常高兴，而且不掩饰她的高兴。不过她的喜悦属于手足之情的范畴，年轻的佩尼亚不会起疑心。佩尼亚也以自己的方式表现了他的喜悦。我们聊这聊那聊了很长时间。交谈中伊蕾内向我展示了她的瑕疵的多样性与程度，致使我在辨别她的每一种缺点时再次体

验了充溢于心中的强烈酸楚……她说了许多有趣的小事，件件都像射穿我的利箭；她那轻浮的欢乐犹如毒药一般缓缓沁入我的心田……

自从发现她和马努埃尔的恋情以来我就十分苦恼，猜测并担心无疑能够明察秋毫的伊蕾内看出我心底埋藏的对她的爱慕及我的想入非非。若果真如此，再加上我暗中感到的难堪，我在她眼里一定是天字第一号的可笑之人。这使我忧心忡忡，惴惴不安，有时候暗自思忖：“怎样才能消除她头脑里的这种想法呢？我觉得她肯定有这个想法……她非常聪明，非常机灵，比全世界所有的书痴书蠹懂得都多。她不可能，不可能不明白我的……既然已经明白，那么，她将多么尖刻地嘲笑可怜的曼索！他们俩在身旁无人的卿卿我我之际又会多么辛辣地揶揄一通呀！假若我能剔除她这个念头，或者至少在她头脑里播撒一些如果膨胀起来便会抵御和抑制这一念头的其他思绪，那该多好哇……”

伊蕾内无比亲切地跟我说话时，她那双我觉得能够洞察我内心最深最隐秘之处的眼睛盯着我，嘴角还漾出一丝证实我的担心并且越发让我忐忑不安的讥讽的笑意。她这样看我的时候，我仿佛听见她心里说：“我在解读你，曼索；我把你当成一本用最明晰的语言撰写的书而解读。就像现在阅读你一样，从前，当你以哲学家的方式爱着我的时候我也阅读过你，可怜的人哟……”

一想这些事，我便立即感觉周身的血液朝脑袋上涌。我在寻找时机以摧毁伊蕾内的“了不得的”念头，哪怕是用诡辩摧毁也好。终于……不知谈话是怎么进行的，我觉得是佩尼亚说我应该成家，她表示赞同。于是，我看到一个良机，一个惟一的借口，便抓住了它。

“我成家！……此事从未想过……我们这些献身学业的人自幼修炼，如今已经变得冷漠而生硬……我是说，我们不知不觉地成了神父……独身生活的习惯结果造就了一种长久的心态，即对友情带来的恬静愉快以外的任何情愫都无动于衷。”

对这一观点我不太有把握，也就无法准确措辞。

“因为……我们到了不认识友谊之外的其他情感的程度……这是由于学业将我们在情感方面的全部能力都据为己有；我们爱上了理论与问题……女人作为属于另外一个世界和另外一门知识并且与我们无关的问题跟我们擦肩而过。有时候我试图改变我的情感及意识的结构，鼓动我的灵魂吮吸对别人而言是涌出丰沛的生命源流的甘泉，却未能成功……我不愿意也不需要成功。我认为自己置身于一支从事永恒的仁慈的高尚职业的人组成的宏大队伍。独身主义也是人道的，千百年来它一直被用来证明心灵的崇高。”

这一派胡言乱语起到些许作用了吗？为了效果更好，我跟伊蕾内提起她给我几个侄女教课的那段时光，谈了她所激发的我对孩子们的父爱。显然……我们职业的类似、友谊……没啥，没啥，啥事没有。

我见她看着我。我敢肯定她在心里说：“别骗人，亲爱的曼索，别骗人。你要知道，你像末等生一样失去了理智；如今，即使搬出全世界的大道理也休想叫我改变看法。我们小学教师比哲学家懂得多；他们现在除了骗自己，再也骗不了任何人。”

四十九 那天我病了

真不凑巧！我指的是婚礼那天。当时我不想去……咱们统一口径吧，就说我得了重感冒，起不来床。雨很大。灰色的悲哀化作淅淅沥沥的冰冷的细线自天而降，拍打着地面。一切完毕之后哈维拉太太上楼来看我，我因而得知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无非是必不可少的仪式、祝福、来宾的好奇，新居的午宴、新郎新娘前往不知什么地方……我觉得是前往比亚利兹或布尔戈斯或波尔多，一个名称以字母 B 开头的地方^①。不宜去那里。我立即起床，病体霍然，令哈维拉太太愕然。她告诉我，她决定翌日迁往新居。我们谈到伊蕾内，芳邻承认自己开始喜欢她了，说以前我夸她也许是对的，既然儿子很幸福，其他事情就无关紧要了。又说别的姑娘们全都怀着仰慕之情望着她心爱的马努埃尔……一种无损于任何人的母亲的骄傲！婚宴之后，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的一对新人乘坐自家马车去火车站……马努埃尔仪表堂堂，气宇轩昂！……可比伊蕾内强多了。马努埃尔十全十美，无可挑剔。善于掩饰的女教师肯定比梅尔林的本事还大，因为她弄到了西班牙全国最英俊最出色的小伙子。

天哪，甘迪达太太哭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家兄何

^①比亚利兹和波尔多是法国城市，布尔戈斯是西班牙城市，三地的外文名称 Biarritz、Burdeos、Burgos 均以 B 开头。

塞那天也感冒了，没能出席婚礼。侯爵夫人——这是利卡的又一个称谓——及其妈妈和妹妹还有其他许多要人参加了。这些要人的名望不如我，所以我将此话没好气地对芳邻讲了。她固执己见，非得称所有的来宾为名流。我们争辩起来，最后我说：

“我敢打赌，小黑人鲁佩蒂科也在场。”

“他打扮得太漂亮了。跟拿墨斗鱼的黑汁染过一样……这件事您就笑话吧……马克西莫先生，等以后马努埃尔出了名，我们在家里举办茶话会的时候，您将看到大人物登门造访……将会门庭若市……”

她那灵巧的不知疲倦的舌头还说了多少话我就不记得了。从当天起她就开始操持搬家的事，省得呆着寂寞。趁着我和几位朋友去托莱多市出差的两天工夫，哈维拉太太亲自动手，十分麻利十分细心地把我的家具、书籍和其他东西搬了过去，我回来时一切均已安顿妥当，我便舒舒服服住进了新房。我确实无法报答如此之多的恩惠和似乎已经超越一般友谊界线的日益增长的亲热。因为我从前的女仆不幸一条腿依然不能动弹，另一条腿也不大灵活，我的家继续由哈维拉太太掌管。她对一切都极端热心，从而引起一些心眼多的朋友与邻居的背后议论。我认为这些风言风语很可笑，有一天便坦率地跟她提及。

“您让他们去说好了。”她非但不像平素那般大大咧咧，反而略显慌乱，“咱们别拿它当回事。别人不向您表示您理应得到的尊敬，不赞赏您的才华……而我情愿敬重您赏识您，让我尊敬的马克西莫先生处处顺心事事如意。这是公道，仅仅是公道；我还要说这是补偿，补偿——是这样讲的吗？我老被这些文雅的词语弄得小心翼翼的，生怕说得不对出

洋相……”

芳邻一番话深深感动了我，使我浮想联翩，惋惜遗憾；这些话永远镌刻在我的脑海里。她的情谊源于书生在大老粗心中常常激起的那种看不见说不清的钦佩吗？此类稀罕的极其引人瞩目的事例我见过。哈维拉太太已使“知识乃人类之盐”这一奇怪的格言得以传扬。无论这句格言是什么意思，我都把芳邻的殷勤归因于她略微豪爽的性格和她那种从感情的更新中吸取活力的反复无常的情愫。所以我暗自思忖：“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很久，总有一天她会忘记我。”然而非但没有变化，没有忘记，相反，我发现她在谋求关系的更加密切，将我的一切越来越多地视为己有，主要是在作为套近乎的关键的精神方面和家务方面。我习惯了她温柔的陪伴和她在我生活中的一切重要事务上的热情帮助，以至于觉得如若缺少这位街坊的深情厚谊，我多半会感到十分需要它。所以我不知不觉被人领上斜坡，顾不得预计将来会怎么样。

现在我不愿不讲的是马努埃尔和妻子在爱情之旅中尽情享受之后回到家里的情况。据哈维拉太太说，他俩如胶似漆，缠绵和缱绻得叫人无法容忍。他们把那著名的蜜糖吃得太饱太饱了。我真诚地希望这种柔情蜜意尽量长久。我觉得伊蕾内越发漂亮，越发丰满，面色红润，十分健康。什么事情都跟我直言不讳的哈维拉太太有一天对我说：

“看来快有孙子了。将来孙子一多，我就叫他们到别处住。我不愿自己家成为育婴堂。”

伊蕾内对我一直恭恭敬敬。尽管我不应再惊异于任何事情，然而，见她跟芸芸众生如此一致而与我臆想之中的形象——天爷！——越来越不同，我仍感惊讶……难道她没有同别的女士一起组织摸彩、文艺演出、晚会等慈善活动来筹措款

项，以周济数不胜数的济贫院吗？我还得知她主持着一个由申请高级宗教职务的女士们组成的委员会，而且她丈夫告诉我他将他的一笔钱花在了对上帝的九日祭和教会的庆祝活动上。好像要让我的了解更加全面似的，一个星期日的下午，我看见她裹着黑头巾，簪着压发梳，插着康乃馨，打扮得怪里怪气的。她是去看斗牛。被我问及是否爱看这一野蛮活动时，她回答说已经喜欢上了这种娱乐，倘若不是因为马匹受伤的悲惨场面，她在斗牛场会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高兴……

最终判断——伊蕾内同所有的女人一样。她没有与其时代、民族、环境不一致。仿佛亲眼所见……出嫁以来她再没有摸过一本书。

不过，咱们为她说句公道话吧。这个当过教师的女子在家里发扬着她的优秀品质，不但给佩尼亚府第引入了异样的风气从而与婆婆发生过不止一次的争吵，而且表现出管理家政的高超本领。加之机灵、谨慎、富于谋略、时而退让时而坚持，便渐渐博得了婆婆的好感。伊蕾内无疑具有出色的交际才能，她熟练地掌握了与人交往的艺术。马努埃尔晚上开始在客厅接待一些显贵和另一些希望成为显贵的人。

伊蕾内款待各类名流何等周全，吸引得要人何等倾心，哄骗笨伯何等巧妙，从一切事情中为丈夫捞好处何等精明，均令人称赞。得知这些，我瞠目结舌，哈维拉太太目瞪口呆。

“伊蕾内心眼可多啦。”有一天她对我说：“比您懂得多。”

比我懂得多——这是比一座教堂，比全世界所有教堂、庙宇、寺院、圣殿、神社加在一起还要巨大的事实。最有趣的是，一向把与其共处的人管得服服帖帖的哈维拉太太慢慢让儿媳管住了……几乎对儿媳怀着某种类似于畏惧的尊敬。旁

边无人时，我和她常常谈论伊蕾内的待人接物，不免啧啧惊叹。

“她天生就是要做出人头地的人。”

“我不是跟您说过嘛，马努埃尔拣了个大便宜。”

“如果一直这样，不走入歧途……”

“噢，她可是个好人，一位天使……”

有时候我们怯生生地小声议论，以此互相安慰。

“再看吧，看能持续多久。我不喜欢那么多的茶话会，那么多的应酬，出那么多风头。”

“我也不喜欢……但愿……”

“有些事情可以预料……”

我们的轻率应该受到谴责！她和他相亲相爱，瑟琴和谐。爱情，青春，充满欲望、恭维、假话的社会氛围，这三者在他们幸福的心中培养着野心，依据这一罪孽的现代式样与用途，即伴随着对家庭道德和收入的限制来发展野心。这犹如太阳升起一般自然。我还是留着嘟嘟囔囔的职业性牢骚另找机会发泄才对，现在发泄文不对题，结果只能使人误以为我说话不合时宜和喜欢卖弄学识。道德的纯真与纯净不恰当地滑稽地出现于所有这些人的生活中。关于政治生活，我无话可讲。从他的选民手里接过议员证书的那一刻起，马努埃尔就顺利地进入了政治生活。我的学生经过对手们的完全允许，伴随着妻子的暗自激动，进入一个圈子；在这个圈子里，善良之人或者戴上虚伪的假面具从而免受伤害，或者累得要死，以至不堪重负，完全摔倒在地。

五十但愿他们活着！

但愿他们享受！我走了。

活力、青春、财富、欢乐、友人、掌声、快感、狂妄、成功……属于他们；早衰、单调、悲哀、孤寂、冷漠、痛苦、遗忘属于我。我跟那个愉快的地方日益疏远，我认为那里的气氛似乎与我病态的心不相称，在那里我觉得憋闷。此外，每当眼前出现年轻的佩尼亚夫人，即我学生的妻子和非但不是我的学生反而是我的老师的那个女人时，我都悲不自胜，痛不欲生。万一通过交谈我又发现她的一个缺点，这种发现便会成为添加在我内心的火焰上的燃料。她越不完美就越富于人情味，越富于人情味就越被我痴迷的心神化，而在此之前，我早已从心里的固定基座上永远剔除了偶像崇拜的狂热。偶像崇拜类似于野蛮人对一个有灵性的物神的膜拜。我每天寻找千百种借口不下楼吃饭，不参加聚会，不陪他们散步，因为见到她不啻感觉自己变得十分愚笨和懦弱。这种神经错乱终于改变了我的形态。我不是我，抑或至少我觉得我不像我。有时候我是曼索先生的走样的影子，如同日薄西山时分阳光像人们拉皮筋似的所拉长的人影。

“哎，您怎么啦？哈维拉太太有一天问道。

“没有什么，夫人，我什么也没有。正因为如此我要走了。在两个虚无之中，我宁愿要那一个。”

“您全身挺得跟蜡烛一样直。”

本书由西班牙文化部书籍、档案与图书馆总局资助出版

内容提要

大学教授马克西莫曼索是一个性情含蓄、忧郁多思的学者。他以自己的学识和耐心将邻居肉铺老板娘的儿子马努埃尔调教成一个知书达理、风度翩翩的优秀青年。与此同时，他出于同情和爱怜帮助孤女伊雷内，介绍她到自己哥哥何塞家当家庭教师。渐渐地，他对她的怜悯发展成热烈的爱情但他理智、含蓄的学者气质使之不能直抒胸臆表达爱心。他只是在暗中默默保护心上人，把她从心怀鬼胎的何塞手中解救出来。不料从小受尽贫寒的伊雷内却因向往上流社会而爱上了社交界新星马努埃尔。真相大白后曼索强忍失恋的痛苦，尽一切努力为这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扫清障碍。最后马努埃尔和伊雷内幸福地结合了，但他们高贵仁慈的曼索朋友却心力交瘁地与世长辞了。

作者简介

佩雷斯·加尔多斯（1843—1920）是十九世纪西班牙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与文学巨匠塞万提斯并称为西班牙文学史上“一对并峙的高山”其作品被誉为近代西班牙小说的顶峰。加尔多斯自幼便显示出特殊的才能 六岁为文七岁做诗，读大学期间便为报刊杂志撰稿，并由此走上文学创作道路一生共创作一百余部作品。作为作家他一直把深刻认识和忠实反映客观世界看成自己的职责，尽管他的作品有浪漫的气质、抒情的色彩甚至荒诞神秘的表现手法，但其内容却始终扎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其基调始终是“为人民发出呼声”。由于其文学创作上的巨大成就于一八九七年当选为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院士。加尔多斯晚年双目失明但仍口述写作，直到临终为止。

“这意味着我的大限已到，即将从活人中消失。我结了果实，我如今是多余的。一切业已履行其法则的事物都要消失。”

“您的果实我没见着哇，曼索朋友。”

“这有可能。尊敬的哈维拉夫人，看得见的是存在的事物的不甚重要的部分，看不见的是一切主要的部分、一切法则、一切原因、一切有效成分。我们的眼睛除了是显微镜还能是什么？”

“您愿意我叫医生来吗？夫人非常惊慌地问。

“这好比在一朵花掉瓣和腐烂的时候您要叫园丁来。您拿起剪子，铰掉我吧。阳光、水、空气已与我无关。我现在属于昆虫类。”

“您去洗澡吧。”

“不久我将永恒地洗澡。”

“没啥，没啥，我叫医生来。”

“不必了，我已经感觉到了精良的麻醉剂的作用。我来摆个姿势……”

哈维拉太太哭了。她那么爱我！当天米基斯就和一位著名的精神病医生来了，后者向我提了几个问题，我没有回答。见两位大夫离去，我大笑不止，哈维拉太太更加害怕，就坦率地表明了我引以为荣的她对我的炽热爱慕之情。听着她的话，我仿佛听着一篇面对我的灵台在高高的讲道坛上宣读的《马克西莫·曼索谏》……我休息的愿望太强烈了，以至再没有起床。芳邻给予我亲切的周到的不可估量的照料。一天早晨，她独自陪着我，四周一片寂静，我平静地安详地死去，她惊恐万状。

依然是那位从前将我带至阳间的罪孽深重的朋友，重复

了一遍读者早已熟悉的作为我转世前奏的那套魔法，以及用球形瓶、墨水滴、点燃的纸施行的妖术，又领我离开了尘世。

“神人，”我对他说；“您愿意彻底结束我今世的性命，收回这具您过去为了消遣而将我投入其中的肉身吗？最乏味的事情！……”

当我浑身裹着红彤彤的烈焰从他手指间滑落的时候，安静使我觉悟出我已经不是人了。

见我永远地走了，哈维拉太太号啕大哭，哀号惊醒了全楼的居民，包括马努埃尔在内的几位邻居上楼来到我家，异口同声地说我从活人中间消失实在可惜可怜……我的新生活如此之好，以至我对阳间人的惋惜和怜悯超过他们对我的惋惜和怜悯，看到他们由于我的离开人世而忙忙碌碌，我甚至忍俊不禁。可怜的人儿！家人友人哭我，有的还去报社交涉，要把给我写的哀辞悼词登上报纸。萨因斯·德尔·巴尔达尔一得知噩耗，就提笔为我赶写出——哎哟！——一首挽歌。这篇急就章让我和净界的同事们大为开心。此类东西都能到达这里，并且获得恰如其分的评价。

家兄、利卡、梅尔塞德斯、赫苏莎太太和鲁佩蒂科悲恸了不知多少天。马努埃尔脸色蜡黄，跟生病似的。伊蕾内留了些许眼泪，两个星期里像受了惊吓一般，老觉得恍惚看见我在门口探头，看见我掀窗帘，看见我鬼怪似的在楼里所有昏暗的地方转游，打死她也不敢黑夜一人进屋。她也迷信！

但是，大家逐渐恢复了常态。最后一个缓过劲儿来的是我那非常善良、非常朴实、非常真挚的亲爱的哈维拉太太。根据传到我这里的消息，她不止一次前去拜谒埋葬着我曾经借用的那具肉身凡胎的地方，那地方上面压着一块石头，竖着一个牌子，牌子上的文字说我曾经是个学识渊博的人。

关于甘迪达太太，我得知她听了几百次弥撒；每当走进她见天在其间扮演类似于肥沃田野里的蝗虫的角色的佩尼亚邸宅，总要长吁短叹地提及我，以便牢记我的美德。不知通过哪些爱嚼舌根的天使，我获悉为了给我做安魂弥撒别人交给她的钱不计其数；换个人支配这笔开销，那炼狱中的亡灵早就超度空了。而平时靠连篇的鬼话只能从我哥和佩尼亚家骗些小钱聊以度日。我们这里所有的生灵对卡利古拉明效大验的聪明才智的赞扬自不待言。

斗转星移，时过境迁，大家渐渐忘掉了我——岂不快哉。最稀奇的是我所写所教的东西几乎荡然无存。这些地方能看到一件滑天下之大稽的事情，一位亲密的朋友或者热心的弟子在学人济济的所有会议上称我为“不可忘记的曼索”，若问我的著作何处有，他却踪影难觅。遗忘是全面和确实的，尽管那些轻率的套话让人以为并非如此。我曾经多次下凡访问人脑——因为我们被赋予探视圆颅方趾们的思维的宝贵法力——并且钻进许多我过去的学生的低下的理解力里面，搜寻我的学说。在这种大脑勘察中我发现的东西又少又差，而为了获得这些又少又差的东西，在另外几个爱管闲事的精灵的帮助下，我翻检了由每天通过阅读、研究、实践得来的较为奇特较为新鲜的知识构成的新储备。

从马努埃尔·佩尼亚那里我找到了极其丰富的源于实践的知识。我教给他的东西，压在一大堆从国会以及从充满纯粹的行动和意志的训练的政治生活中学到的既明晰又实用的知识下面，几乎看不见了。马努埃尔在我们姑且称之为民用力学的这门技艺上创造着奇迹，因为在认识和掌握力量、寻找有效组合、克服压力、调配材料、进行危险而优美的跳跃等方面，无人可出其右。我也在某人辽阔的内心世界转了一圈，除

了我知道的发育及成熟的情况，未见任何特别之物。一次，我忽然发现我的思想与我的说不清什么东西的痕迹，觉得非常害怕和悲哀，便像一只在没人居住的阁楼里突然被人撞见的动物似的逃走了。后来我终于弄明白那只是一个掺杂着算术计算的冰冷的记忆。通过我们拥有的电话我获悉了这句话：“不，婶子，别再望弥撒了。我坚决勾销那一页。”

我很少远行至家兄何塞的思想所在之处。那里只能找到平庸、刻板、常见的观念；一切物品都具有便宜货的特征，它们新鲜和容易记忆，一旦一批新货物即从白天夜晚的谈话或读书中产生的平淡无奇的东西到达，它们就迅速消失。那里有一句口号“道义与节约”，犹如小瓶子上的标签。何塞再没有别的思想，也不会讲别的事情。

何塞依然驻足于人类知识的那一顶点，仿佛得到了点石成金之术。道义与节约！凭借这一妙方，家兄将一群拿他当高人的梦游症患者团结于自己周围；更好笑的是，他博得了这些忙碌于自己所不甚了了的事情的群众的强烈好感，在他们当中声誉卓著，从而给自己铺设了一条通向权力的直道。将来我哥会当部长吗？我害怕他当部长。为了尽快达到目的，他花很多钱开办了一家报社，报纸的读者只有那群梦游症患者。萨因斯·德尔·巴尔达尔主持报社，几乎包揽了全部稿件的撰写，对此有人说，这是能够想象得出的一种最烦人最讨厌最具催眠作用的日报。为了完成任务，这位浑身措大习气的诗人劳累过度，患了一种将其置于吾侪驻地边境的疾病。得知此事，我们这里一片骚乱，居民们个个义愤填膺，大家密谋策划，要采用一切能够采取的措施，阻止他进入我方地界。仁慈至极的上帝下令延长诗人的阳寿，于是我们的愤怒得以平息，他们那边的人亦笑逐颜开。只有万能的主人的智慧可使人

人皆大欢喜。

有一天我在一块云彩上睡着了，梦见我还活着，正在甘迪太太家吃饭。此乃予尘缘未断之心的病态迷乱！睡醒后我十分悲戚，过了一段时间才恢复了与此间神圣生活相称的平静与安详。在这种神圣生活里，可以慢慢获取直至绝对拥有一种无限和极大藐视的态度——藐视那些尚未结束尘寰生活中的“久久等候”并非常烦恼地期待着进入此间生活的生灵的一切举动、表现和愿望。

称心如意的状态和称心如意的区域！在这里，我可以怀着成年人看待儿时让自己眉开眼笑的玩具之际那样的轻蔑，眺望伊蕾内、家兄、佩尼亚、哈维拉太太、卡利古拉、利卡及其他不幸的小人儿！

一八八二年一月至四月于马德里